

民衆文庫
棒喝主義目錄

第一章	棒喝主義 (Fascism) 的觀念	一
第二章	棒喝黨誕生機緣	七
第三章	第一棒喝黨的產生	一五
第四章	棒喝黨的發展	二五
第五章	棒喝黨內閣的成立	三三
第六章	棒喝黨政府的對內政策	四二
第七章	棒喝黨政府的對外政策	五〇

目

錄

570-81
648

2

月

民衆文庫
政治哲學目錄

第一章	何謂政治哲學	一
第二章	政治理想	六
第三章	政治理想與政黨之關係	一一
第四章	國家本位的政治理想	二一
第一節	性善說的國家主義與性惡說的國家主義	二一
第二節	國家主義與理性之關係	三四
第五章	個人本位的政治理想	三九
第一節	民主主義之起源	三九

三

【三】

第二節	自由之本質·····	四三
第三節	平等之本質·····	四七
第六章	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	五六
第一節	政治理想上的社會主義·····	五六
第二節	馬克斯主義係科學抑係哲學·····	六一
第七章	結論（社會連帶主義之提倡）·····	七一

民衆文庫
自由主義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上)	八
第三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下)	一五
第四章	羅馬時代的自由主義	二一
第五章	中古時代的自由主義	二七
第六章	自然法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三四
第七章	經濟思想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四〇
第八章	日本的自由主義	四六

錄

目

二

第九章 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五—

第十章 新自由主義……………五七

民衆文庫
都市政策目錄

第一章	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	一
第二章	都市計劃	九
第三章	都市的美觀	一三
第四章	衛生	二〇
第五章	獨占事業	三三
第六章	社會事業	四〇
第七章	財政	四九
第八章	都市的將來	五九

民衆文庫
日本政黨史目錄

第一章 議會前的政黨……………一

第一節 日本政黨的特長……………一

第二節 自由黨的起源……………四

第三節 民選議院的運動……………一一

第四節 改進黨的起原……………一四

第五節 自由黨和改進黨的對照……………二二

第六節 集會言論的壓迫……………二三

第七節 自由黨員的暴動……………二五

目
錄
〔二〕

第八節	自由黨的解黨……………	二八
第九節	立憲帝政黨……………	三一
第十節	後藤的大同團結……………	三三
第二章	議會初期的政黨……………	三六
第一節	自由改進兩黨提攜的時代……………	三六
第二節	超然內閣和政黨的提攜……………	四〇
第三章	最初的政黨內閣……………	四四
第四章	政友會的緣起……………	四七
第五章	桂時代……………	四九
第一節	政黨的消長……………	四九
第二節	憲政本黨內部的紛爭……………	五一

第三節 立憲同志會·····	五三
第六章 憲政會的成立·····	五六
第七章 原敬政友會·····	五八
第八章 清浦內閣以後的政黨·····	六二
第九章 田中內閣時代的政黨·····	六六
第十章 濱口內閣成立時的政黨·····	六八
第十一章 無產階級政黨的概觀·····	七〇
第十二章 吏黨史·····	七四

民衆文庫
政治思想史目錄

第一章 緒論……………一

 第一節 政治思想的起源——禁律 (tabu) 及祭式……………一

 第二節 政治思想的本質……………六

第二章 希臘及羅馬的政治思想……………一五

 第一節 太古的政治思想……………一五

 第二節 希臘的政治思想……………一七

 第三節 羅馬的政治思想……………二八

第三章 中世紀的政治思想……………三三

 第一節 耶穌教的發生與法王政治 (papacy) 的勃興……………三二

第二節	條頓民族的政治思想	三六
第三節	封建制度	三九
第四節	封建制度崩壞的各種原因	四二
第四章	革命期的政治思想	四八
第一節	新興中等階級革命的先驅的宗教革命	四八
第二節	北美合衆國獨立的意義	五三
第三節	法蘭西人權宣言與革命的影響	五七
第五章	現代的政治思想——一	六二
第一節	個人主義的政治思想	六二
第二節	社會學及於政治思想的影響	六六
第三節	心理學及於政治思想的影響	七二

第六章	現代的政治思想——二	七八
第一節	社會學的國家觀	七八
第二節	關於主權說的論難	八四
第三節	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	八八
第七章	結論	九四

民衆文庫
基督教社會主義目錄

目	錄
第一章	初期的基督教……………一
第二章	再洗禮教派……………五
第三章	聖西門……………九
第四章	拉梅內……………一三
第五章	金斯黎和摩里士……………一九
第六章	基督教共產村……………二四
第七章	近世的社會運動……………三二
第八章	基督教無政府主義……………三九

第九章 基督教和社會主義……………四六

附錄 基督教共產村另一紀載……………四九

民衆文庫
經濟學上的主要學說目錄

第一章 斯密司的國富論·····	一
第一節 斯密司的生涯及其思想的發展·····	一
第二節 國富的結構·····	一〇
第三節 價值論與分配論·····	一四
第四節 斯密司的資本論·····	二〇
第五節 斯密司經濟學之歷史的地位·····	三八
第二章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四一
第一節 人口論的由來與結構·····	四一
第二節 罪惡與貧困的根本原因·····	四五

第三節	食糧增加率與人口增加率·····	四九
第四節	人口制限的種類·····	五四
第五節	人口制限的作用方法·····	五七
第六節	移民論·····	六三
第七節	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與修正·····	七二
第八節	馬克思對於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	七九

民衆文庫
西洋社會運動史六講目錄

第一講 總論.....一

巴勃夫的平等宣言——高德文的政治的正義——聖西門——傅立葉——湯文——歐洲革命

及其影響——拿破崙第三專政——第一國際勞動協會的成立——普法戰爭——凡爾賽共和

政府——巴黎自治制——國際勞動協會的分裂——二派的主張——巴枯寧——勞動協會運

動的消滅——社會民主主義的興旺——工團主義的發生

第二講 社會主義思想之發端.....一三

第三階級的組織——英國的產業革命——近代憲法的起源——斯密亞丹——高德文對於法

律的見解——原始時代的生活——皇室的起源——階級和國家的產生——法國大革命的起

因——盧梭的思想——巴勃夫——巴勃夫的叛亂及其露盧梭與摩勒爾對於巴勃夫的影響——高德文與巴勃夫主張的異同——階級爭鬪的創說者

第三講 理想家社會主義……………二一九

理想家社會主義——聖西門的身世著作及其新宗教——恩格爾對於聖西門的批評——聖西門終年時的困苦及其弟子——傅立葉的身世著作及其共產會的計劃——傅立葉對於近代英

國思想家的影響——哥當的鑄造工場——湯文的身世——勞動教育——組織共產村——全國勞動交換組織——全國民全階級合組——人口論的影響——合作事業——卡倍

第四講 歐洲革命時代……………四三

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情況——梅特涅與神聖同盟——拿破崙戰爭的影響——比脫洛的暴動——湯文的改善運動——法皇波旁——里昂暴動——黑旗的象徵——歷史家基佐——布朗的勞動組織論——蒲魯東的甚麼是財產——德意志的理想派與唯物派——馬耳與衛脫令

——共和政府——國立工場的失敗——拿破崙之稱帝——英國普選運動——德國的專制主義
 與改革運動——斯拉夫民族大會——歐洲革命的結果——俄國農奴解放運動與美國黑奴解
 放運動——基督教社會主義

第五講 第一國際勞動協會……………五五

路易布朗的事蹟和著作——社會的理想——聖西門與路易布朗對於財貨分配的意見之異同

——蒲魯東的事蹟和其志願——財產是贖物——社會思想的三要點——國際勞動協會——

巴枯寧派與馬克思派思想的衝突——國際勞動協會的消滅——巴枯寧思想的背境——俄國

的制度——無政府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同——無政府主義的派別——無政府

共產主義——個人的無政府主義——斯提奈的事略及思想——宗教的無政府主義——托爾

斯泰的著作

第六講 社會民主主義時代……………七五

【四】

拉薩爾與全德意志勞働者協會——修魏芝衷——勞働者教育團體——林波克納與倍倍爾
愛依修娜黨與拉薩爾黨的對立——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働黨——社會民主黨隆盛時代——示
威運動與平民病——海提爾與拿皮裏科暗殺的企度——俾斯麥的壓迫——民主黨的堅忍——
民主黨的復興——新武器新兵法——民主黨與革命主義者的分離——英國的社會民主同
盟——法國的勞働黨——英國的社會主義勞働黨——意大利勞働黨——社會民主主義在社
會運動史發生的三種新現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唯物論——修正派的興起及其對
於馬克思學說的批評——英國的獨立勞働黨——法國的獨立社會黨——工團主義——勞働
總聯盟——美國的世界勞働產業的團體——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第三
國際

民衆文庫

棒喝主義

高島素之著
龍紹臣譯

棒喝主義

第一章 棒喝主義 (Fascism) 的概念

若問何謂棒喝主義，恐怕誰也難於回答。不待說他是棒喝黨員信奉的主義。然而單是這樣還算不得一個滿足的回答。因為棒喝黨不是由於一個有嚴密意味的主義，有理論體系的主張而成。棒喝黨的中心，並無何種特殊的主義，主張，只不過是首領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 自身而已。像棒喝黨的十誡之中，就有在他們看來「墨索里尼常常是正當的一條。」因此，只要墨索里尼，一下命令，他們雖踏



湯赴火亦所不辭。棒喝黨員的根本精神，可以說是在於絕對服從墨索里尼。

所以棒喝主義，歸結可說是墨索里尼主義。然而首領墨索里尼自身常標榜着「蔑視一切思想的思想」，所以可說連主義的理論，一些也沒有。他與他的黨員無論處理何事，皆以行動爲其第一方策。而且他們的行動，因爲不是像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之行動，是由於很了不得的理論中出來，所以由理論上去觀察，常常發見首尾不一貫的謬誤。

棒喝黨在理論上的特色，不能求之於他們的言論。看來剩下的方法，只有推究他們的行動，就其中所窺的傾向鑑定其「梗概」而已。然而他們的行動一方間接的承繼了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派的直感主義，他方又是出自清濁兼收，寬宏大量的墨索里尼的胸中，所以由他們的行動而鑑定其理論，也非易事。對於棒喝黨的贊成反對，恰如盲人評象一樣，結局都是莫名其妙。

世人通稱棒喝主義的時候，都是漠然指棒喝黨的運動及其反自由主義的傾向等而言。因為這種獨裁的，反自由主義的傾向，是他們的行動中所必表現最顯明的現象之一。然而，棒喝黨却不特僅有這等傾向。所以若單以此等傾向來推測棒喝主義的全貌，勢必陷於羣盲評象的結果。在政治上主張極端獨裁主義的棒喝主義，在經濟上則又是認個人的努力之有力性，高唱以資本私有與個人企業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這一點，在乍看之下，似有矛盾，然而棒喝黨究不是發昏的行動，他有牢不可動的必然性。

意大利向來都是陷於小黨分立之弊。內閣變更無常，政局常在動搖。墨索里尼也許對此曾生痛感。所以他喊着：「棒喝黨革命的意義，是使一般國民從國家的有機體說中解脫出來，成為尊重個性的偉大人格者，樹立一個把活力付與國家的政體，」而熱心於確立英雄的獨裁政治。

反之，意大利的經濟發達的狀況，還未曾達到可使經濟集中的程度。即是意大利境內尚未出現一切現代的大資本的獨霸制度，如信託公司（Trust），企業聯合（Syndicate）同業同盟（Cartel）等所代表的經濟形態。其天然資源之缺乏，比日本尤甚，其產業發達的程度也極幼稚。所以資本之集中，及資本之集積，尚未見有何等進步，換言之：可行集產主義的經濟要件，尚未具備。所以意大利的政治家不能不以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以圖促進資本的集中及資本的集積。

不特此也。墨索里尼原來是一個工團主義的信徒（Syndicalism），這也是他不採用集產主義的一個原因。因為努力於工會運動，而被瑞士政府驅逐了的墨索里尼，遂往遊法蘭西，始與革命的工團索勒爾（Georg Sorel）等主義者相結交。且深受其感化。所以後來當他執政之後，就採取工團主義的經濟政策；在各地組織同業的產業團體，再以此等為單位，實行圓椎的組織，而以「棒喝黨」產業團體同盟為其

最高機關。

由此而論，棒喝黨可說是國家的工團主義。即因他一方在政治方面，採取極端的國家主義獨裁主義；他方在經濟方面，則採取革命的工團主義，同時採納資本主義之善的部分。棒喝黨的政策，棒喝黨的行動，並不受一定的主義，主張所制限。而是臨機應變的，所以若把其細點，一一加以檢查，則可發見極多的傾向，結局還是不能得其要領。但是從他們的行動的主要的傾向看來，可以說他是國家的工團主義，這是公平觀察者等所公認的。所以對於「何謂棒喝主義」的最簡單的答案，不能不說是國家的工團主義。

日本所謂急進思想家的一派，似乎單把棒喝主義解作一個反動主義，暴力主義。固然，棒喝黨帶有多少反動的傾向。他的確是對於政治的自由的一種反動，對於非國民的社會主義的一種反動。棒喝黨政府的成立，同時就是表示有產階級的德

摩克拉西之被克服，小兒病的社會主義之被克服。然而棒喝黨所以不得不攘臂奮起者，實因為有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已經暴露了不可救藥的破綻，而所謂赤化分子又暴露了非國民的態度與現實的無能。所以棒喝黨決不單是保守的反動。

棒喝黨不特不是單純的保守，而且有一脈的新氣象存乎其間。吾人若觀其推翻德謨克拉西，讚美直接引動，採取一半工團主義的棒喝主義，實不能不感有一種革命的空氣。這是所謂英雄主義以及從前的國家主義裏面所感不到的一種新氣味。

關於棒喝主義的一般概念，至此大約已經明瞭了。但要更進一步來理解棒喝主義，就不能不詳悉棒喝黨的誕生及其生長的过程。唯其在理論上，不是由人建設的，所以這一層工作尤其是重要的。實際說來，除了循察棒喝黨的行動以外，沒有別的方法，能夠正確理解棒喝主義的概念。所以，不辭冗漫之嫌，把棒喝黨的成立經過及其發展至於今日的情形，歷述如下：

第二章 棒喝黨誕生機緣

一切事物都是歷史的產物，這可不必借馬克斯(Karl Marx)的口吻來說明。因此，吾人若蔑視歷史的情形，便不能說明墨索里尼的出現及棒喝黨的誕生。歐戰前後的意大利實陷於極其混糾的狀態。當時意大利的政情，壞到這地步，所以即無墨索里尼的出現，也得靠着一人起來施行革命的手術。雖謂「時代造英雄」，究其實他也是時代的驕兒。

意大利這國家不單在歐戰前後，即自古羅馬滅亡以後，可說幾無平和的時代。羅馬滅亡以後，意大利就成爲小國割據的形勢，不斷的互相攻略。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嘗力唱「惟權力爲正義」之說，這也不過是對於紛糾的國情

而發的嗟嘆而已。昔英雄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嘗率義勇兵助維克多爾厄曼努厄爾 (Victor Emmanuel) 遂於一八七一年成其國家的統一，然而統一以後的意大利還是不能說有順調的發展。

原來意大利的憲法，是一八四八年為敷設撒地尼亞 (Sardinia) 立憲政治而制定的，及統一後，未行大加改正，還在供人襲用。然而意大利的議會政治，從頭即是非常腐敗；選舉干涉，官權濫用，買收投票，暴力橫行等，所有的罪惡，無不依大規模而推行，這或許是由於憲法太過於德謨克拉西，而發生的怪現象。意大利的君權，決非如英國君權之微。但是所有政治上的決定及行動，實際上皆是一任於閣員之手。憲法上雖未曾明記，實際上閣員對於下院負責任。若不得下院的信任，內閣即不能成立。上院與下院的權力，在憲法上雖然同等，而實際上上院不及下院多多。因為這種關係，所以大膽妄為的罪惡，隨着選舉而重來，政界之墮落達於極點。加之意大利在

經濟的並無何等天惠可言，又以人口的激增，益使經濟的苦痛日趨於深刻化。

一九一四年歐戰勃發之際，正是意大利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陷於絕境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推想當時決定參加大戰或不參加大戰，在意大利是非常重大的問題。

外則有聯合國與同盟國雙方引誘其參與必死的戰爭，國內則有社會黨一派之猛烈的非戰運動。困苦顛連的結果，意大利竟至加入聯合國，投入戰渦中，這是開戰後一年的事（一九一五年五月）。

意大利之所以參加聯合國，或許因為聯合國當時曾許意大利以一種有利的約束，即是戰勝後，關於亞得里亞海的問題，及擴張亞非利加殖民地的問題的解決。意大利國民想着獲得亞得里亞制海權，久為歷史的熱望，這是許多人所知道的。一方顯著的人口過剩，當然有擴大殖民地的必要，這也是不移的定論。所以用此等香餌來勾引意大利，也是極自然的結果。

參戰後的意大利，繼續作其頗動人的活動。依意大利方面說來，在大戰中，聯合國方面，犧牲最大，而且奮鬥最烈的國家，是意大利。這不單是他們的自畫自讚。依公平的觀察，到某程度為止，可以說是真的。假若當時意大利再遲一個月纔參戰，也許德國的軍隊乘英軍尚未得着地盤之時，在巴黎附近，已經將法軍擊破。一九一五年十月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之間的總攻擊，將奧匈全軍覆沒的，也是意大利的軍隊。而且當時法軍的防線是在大平原的西部戰線，反之，意大利軍隊作戰的東部防線，尤其自西北以至於東南，其中三分之一，是千古不溶的冰原。其另三分之一的防線，則東西橫互亦是自四千尺至八千尺的山岳，與他平行的另三分之一的防線，自西北以至東南纔是平原而已。當時意大利的軍隊實在帶那邁特鑿山洞，造塹壕，苦戰着。不只如此！東部戰線與西部戰線相比較，在最長的時候，有西部戰線之三倍半，就是在最短的時候，也有西部戰線的二倍半。而且在西部戰線，有法國全軍，印度，坎拿

大，澳洲，亞非利加等處的殖民地軍隊，及北美合衆國的軍隊合力對抗德軍，然而東部方面則只有意大利的軍隊與奧匈軍相戰。結果在此次大戰，意大利軍隊死者五十萬，殘廢者亦五十萬，以意大利來說，這不能不算爲過大的犧牲。

如此奮鬥，如此犧牲的意大利，大戰終局後，究得了何等的報酬？他的所得，實在太少。尤其自一方面的人看來，也許有謂戰後的論功行賞，並不見得像意大利自己所憤慨的那樣薄。照維爾塞（Versailles）條約的決定，意大利可得威尼西亞（Vene-

tis）以北的提羅爾（Tyrol）。這提羅爾地方是由兩州合成的。南方是以特楞特（Trent）爲中心的特楞特寺領地，北方是以美藍（Meran）爲中心的附近一帶地方。其中南部地方的風俗習慣皆與意大利相同，即使合併於意大利，並無不可。然而北部地方，非常德意志式，在大戰中，對於哈布斯堡（Habsburgs）皇室曾有極忠實的貢獻，所以意大利得此亦不能稱爲甚佳的獲得物。其次意大利除得了威尼斯

(Venice) 東北部對岸的伊斯的里亞 (Istria) 及其底基地方，位於亞得里亞海北方東岸的刻索 (Cherso)、盧新 (Lussin)、依尼奧 (Unio) 諸島之外再加以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地方的數個都市。

但是縱令在這些方面得了許多酬償，但是這些却不能滿足意大利的慾望。因為意大利心裏的慾望，是在獲得亞得里亞海的制海權及對於亞非利加洲方面的發展。但是這個慾望，在和平會議被毅然拒絕了。因此，一時鬧到意大利全權代表離席，退出議場，繼以達農齊奧 (Dannunzio) 之占領阜姆 (Fiume)。

參戰的結果竟違反他的期望的意大利，又不免遇着可憂的國內混亂。即是社會主義的一班人看見對外失敗的結果，他們就拿着這結果來笑罵參戰論者，乘國內的混亂，作開始策動，逞其野心。此等藉社會的變動，以獲其漁人之利，同時又受俄國革命成功之間接的與直接的之刺激的社會黨，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總選舉之時，遂

一舉而獲得百五十餘名的議員，其數雖亞於憲政黨（百八十九名），面其在下院之勢力，亦大有不可侮之勢。社會黨既博得此大成功，遂以已握天下政權自負，公然批評革命及革命後的社會，當國王攜勅語臨議院時候，則全部退席，國王退席時，則一面齊唱革命歌，蜂擁入議場，其非國民的態度有非人所忍言者。

總選舉以後，社會黨及社會主義者竟暫為萬能者。就是在議會以外，地方長官也幾乎完全失其權力。非社會主義的人們，事實上已經不能行使他們的財產權。地方上的工會的首領們，其權力有如中世的暴君。此種狀態最初只見於波倫亞（Bologna）非拉臘（Ferrara）等一二州，不久即擴大以至於意大利全土，而且革命的熱度亦隨之而增加。

一面總選舉以後，非社會黨分子立即糾合起來，組織尼提內閣，然而威令不行，次年三月雖實行大規模的內閣改造，結果不能維持久長，到了六月即行瓦解。其後策

士佐力提 (Giolitti) 雖繼起組織國民派與社會黨的聯立內閣，結局國內的風潮，竟非政府之力所能阻止。不待說，當時佐力提內閣是負各方面的輿望而組織的，然而民衆不能再事忍耐以待他的巨腕來解決一切，他們想用直接行動來改善他們自己的環境。七月，八月過了，一到九月，全國已經陷於革命狀態。職工占領工場，農民占領土地。赤衛軍組織起來，被占領的工場裏而貯藏着武器與彈藥。於是資本家與地主不得不團結起來，組織 “Royal Guide”，以圖對抗。兩軍的爭鬥幾無日無處不見。

墨索里尼見此形勢，遂決心領率棒喝黨起而織滅社會主義者。因棒喝黨的出現，而社會黨的頭角遂大受挫折。若當時沒有棒喝黨起來活動，恐怕意大利全土，早變成革命之巷。

第二章 第一棒喝黨的產生

在知道棒喝黨誕生以前，我們不可不知道當時的社會狀態，及墨索里尼之思想的經歷。他原來是受了索勒爾的影響的一個社會主義者。一九一〇年在他的故鄉福爾里市，創立『階級鬥爭』的週刊，一九一二年他就當米拉諾（Milano）市的社會黨中央機關雜誌「前衛」的主筆。在歐戰勃發當時，他是社會黨中的第一人。

當意大利在歐洲大戰中不待不表明態度時候，不待說社會黨總是反對參戰。墨索里尼也在他的機關雜誌中力說意大利所以應嚴守中立的理由。當時作為參戰論者的中心，激盪意大利國民的感情的，不外達農齊奧而已。到了一九一四年十月墨索里尼翻然變更態度，毅然主張參戰，甚且支持達農齊奧等的參戰論。他的這

個變化，究竟因何而來，雖不能明白，但是他竟不顧社會黨的警告，乘筆直書，遂受了除名處分，於是他遂斷然與社會主義及社會黨絕緣，到米拉諾市和幾個同志創辦「伊大利國民」日刊，高唱熱烈的愛國主義。到了意大利決定參戰，他遂應募為義勇兵，在前線努力奮鬥；但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卡爾索大戰中，中了敵彈，遂不得不退伍歸養。由戰線歸來的墨索里尼，以「意大利國民」為中心，在筆陣，舌陣中孜孜不倦的活動着。當時國內的狀態，如前所說，極端混亂，社會黨漸次肆行無忌，當時宰相尼提毫無所為。他悲憤之餘，遂在他的日刊上發表一篇「豚尼提」論文，猛烈的攻擊宰相的無能，同時對於社會黨的狂暴加以熱烈的攻擊。他在當時即已抱着只有以暴力方能對付他們的暴力的信念。

因為抱了這信念，來對抗社會黨，遂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米拉諾市組織「棒喝黨」。當時來加入的兵士約有一萬七千，都是能夠與墨索里尼共生死的。

熱血健兒。就其構成分子而言：第一，大概是由大戰歸來後，解散了的軍人。他們冒了悲風慘雨的苦戰，歸來看見本國的要求，不但一點不能達到，而且國內非戰論者的社會主義者正在跳梁跋扈，即欲勞動也得不到職業，因此抱着抑鬱的不平。由是他們集合於墨索里尼壓下的第一線，正是當然的現象。第二，社會主義者中的分離派也參加着。第三，就是社會主義者所稱爲小資產階級的也參加着；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等居多。其他如貴族，地主，資本家，議員，地方贊同者，工人，農民等所有的階級中之反社會主義分子也都來參加。

然而墨索里尼雖標榜反社會主義，而仍帶有很強的革命急進的色彩。棒喝黨最初的政綱是非常進步的，今述於左：

(一) 政治

1 施行比例代表選舉制

- 2 承認婦女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3 降低選舉權者及被選舉權者的年齡
- 4 廢止上院
- 5 政治議會以外更設立經濟的議會
- 6 召集國民議會以決定國家的組織

(二) 社會

- 1 依據法律確保八小時勞動制
- 2 替工業及農業的工人制定工資的最低限度
- 3 實行廢疾及養老的保險
- 4 使工人依產業之專門的指導參加並且管理生產
- 5 把公共企業之專門的指導委托選舉委員會

(三) 財政

- 1 對於資本課以一部帶有公用徵收性質的特別進步稅
- 2 修正戰時的薪餉
- 3 徵收百分之八十五的戰時利得
- 4 沒收寺廟的財產

(四) 軍事

- 1 廢止常備軍
- 2 組織短期訓練的國防軍
- 3 軍器及兵工廠的國有

依此而知墨索里尼其始幾乎即將社會主義者的主張照樣應用在他的政綱上。這綱領自然逐步起了變化，因此社會主義者就此一點，指摘他的豹變，也不是完全

沒有理由。由此就可知道棒喝黨並不止是一個主張國粹的暴力團。

當時意大利的一般國民，對於民治已經抱一種絕望的狀態，他們以為政治不過是一種遊戲或是騷擾，而對於國民的生活上，決不能有所貢獻。然而在此絕望狀態的反面，又藏有一種追求華麗燦爛的心思。慧眼的墨索里尼，決不會看漏了這點。他知道使用暴力愈劇，愈可以獲得國民的英雄崇拜的思想。所以棒喝黨決不止不辭行使暴力，他無甯是故取一種對付社會主義運動的暴力團之形態。至於棒喝團成立的事情及墨索里尼的工團主義的傾向，當然於此也有相當的助力。

於是墨索里尼自棒喝黨成立之後，即屢行採用威嚇政策，襲擊社會黨的機關新聞紙「前衛」社，又因棒喝黨的機關紙「伊大利國民」的一編輯員，給共產黨員所殺，於是遂襲擊共產黨的機關新聞社，而焚毀了他，藉以復讎。這種威嚇政策竟奏其效，棒喝黨的暴行愈頻，黨員也便愈增。但是當時的棒喝黨與其謂為組織的團體，無

甯謂爲近於烏合之衆。

自墨索里尼組織這第一棒喝黨半年之後，阜姆給達農齊奧占領了。前面說過，意大利因戰勝已獲得亞得里亞海東岸的伊斯的里亞。然而他們因想望國防上的安全，所以不得不求哥羅西亞（Croatia）達爾馬提亞沿岸地方都歸本國所有。由是起了阜姆的問題。意大利自以爲依其嚇嚇的功，像阜姆這等地都可以無條件獲得。但是在平和會議席上，因爲美大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干涉及英法作爲威爾遜的後援的緣故，於是阜姆之獲得也被拒絕了。無怪乎看見這種情形的意大利國民竟抱了烈焰般的不滿。

達農齊奧一方在各地組織達農齊奧團，以圖鼓舞青年的士氣，地方攻擊想放棄阜姆的政府當局的軟弱。但是他因見阜姆行將陷於委讓於南斯拉夫國之境，於是他遂採迅雷疾風的手段將阜姆占領了。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達農齊奧所領率

的一團義勇兵，或坐汽車，或坐飛機，或坐小汽船，或坐單輪車，攜帶機關鎗及其他武器，由的里雅斯特 (Trieste) 向南方阜姆殺進去。

此時墨索里尼對於阜姆之占領，並未親身參加。然而他暗中和表面都在極力援助達農齊奧的快舉，並且占領阜姆的義勇軍，大半是棒喝黨黨員。墨索里尼與達農齊奧自一九一四、一五年的參戰運動以來，業已結了緣。但這次阜姆之占領，更形加緊兩人的關係。至一九二一年，由阜姆歸來的義勇兵遂全部參加棒喝黨。後來棒喝黨占領米拉諾市時候，達農齊奧站在水宮的露台上，對着數千的羣衆，要求他們宣誓忠誠於棒喝黨，墨索里尼在羅馬進軍的途中，也曾訪達農齊奧商議大事。這兩種事件都可以表示他兩人的關係。

其初以一萬七千人而成立的棒喝黨，在一九二〇年五月遂有三萬人，至一九二一年，遂增至三十二萬人；在現在聽說已超過百萬。於是棒喝黨亦隨着黨員這樣

的激增，與不可動搖的大勢力之形成，也逐步趨於組織化了。我以為，現在把棒喝黨的如何的組織，一一加以分析，是很必要的事。

我們先檢查(Fascio)這名詞。有說他，原不「縛緊」就「結束」的意義。又據一說是由古羅馬帝國時代，征討將軍進軍的時候，在他的前方拿盾所謂「Fusces」的飾杖而來的。但是，依下位春吉說，此等全非虛構的事實。由此看來，許多的人責難棒喝黨，說他的名詞也是一種武斷的表示，這也是不常的。

其次棒喝黨用黑旗做他的黨旗。他們與黑色究有什麼關係，實不得而知。不單是匪子，即他們的制服，亦是用黑色的襯衫。當他們取直接行動的時候，或是作示威行列的時候，都是着黑色的襯衫。墨索里尼謁見國王接受組織內閣的大命的時候，他也是穿着黑色的襯衫。對棒喝黨所以加以黑襯衫黨的別名，就是因此。就別名來說，他們方面還有一個名稱，所謂國粹黨或國粹團的日本名稱。這可說是與鮑

爾塞維克黨 (Bolshevik) 對立的過激派，而附以棒喝黨的愛國行動的。

棒喝黨黨員常常佩用刻了「水火不辭」標語的徽章。當他們取破壞的直接行動的時候，常常攜帶狠精良的武器，平常只是攜帶一根大棒。這個棍棒，單是用以護身，而且是一種規定的武器。他們的組織的最小單位是「排」(Squadernare)，次為「連」(Centuria)，次為「隊」(Cohort)，為「團」(Region)，漸次而大，由二十人或五十人而組成一組，便成為「排」，合四「排」而為一「連」，合四「連」而為一「隊」，「團」則由三個乃至九個的「隊」做成的，他是由團長來指揮。這種組織並不是原來就有的，不待說，棒喝黨生長後的產物。

第四章 棒喝黨的發展

棒喝黨成立之次年，即一九二〇年，革命的勞働運動，蔓延於全意大利。波倫亞（Bologna）地方的急進派，在巴科與馬拉忒斯塔的指揮之下，組織赤衛軍，並且分派於羅馬尼亞及其他各州，其運動遂逐漸發展。基督教的發祥地比薩（Pisa）地方，一九二〇年三月急進社會主義者也會合而謀積極的進行。是年七月，以急進為目的，在波倫亞舉行意大利勞動團體大會。其次，米拉諾市的維麥奧公司金居工人，也宣言實行占領工場。進至九月，以產業聞名的倫巴底（Lombardy）各工場中都高掛赤旗。被占領的工場都給工人監視了。不但這樣，並且倫巴底地方的工人設立了赤色審判所，把企業家拉來，以世界革命的名義，加以判決。

佐力提內閣對於這種暴狀，毫不取締。他不過聲明設置九名委員（其中六名尙是工人，三名是技術雇員）而已。由是這種傾向愈加蔓延，在依彌利亞（Amilia）地方遂勃發一種以強制徵收爲目的的農業罷工。全國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到了十一月，知名之士基爾達尼被急進派殺於波倫亞，像這樁事最足以說明當時的混亂狀況。

佐力提內閣處此激變，只一意窺仰工人的鼻息。政府竟接受由工會來統御工業資本家的約束，而表示關於沒收戰時利得，增加遺產稅，徵取不勞所得稅，獎勵工場的共同管理等的極端軟弱態度，因此而工人的聲勢，益加澎湃起來。

於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墨索里尼命令自己的黨員，對於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加以徹底的暴力行爲，以鎮壓一切非國民的革命運動。此令一下，棒喝黨員遂向工人勢力較弱的波倫亞，菲厄刺，那夫洛林等地方前進，努力表示激烈的

武力攻擊，把被占領的工場奪回。同時他痛罵政府的無能無為，並且指摘佐力提之放棄阜姆的合併，而迫達農齊奧交出阜姆，不啻是無視戰勝的效果，所以極言像佐力提這種人應送往革命軍事裁判所，加以極刑。

墨索里尼之勇敢的進立即博得意大利國民的崇拜。不特如此。共產主義者占領工場後，因為缺乏實際手腕，遂漸暴露他們的無能，於是工人與資本家中不斷的投歸墨索里尼的麾下。這一年真是混亂如麻的狀態，社會黨的內部也起了暗潮，他無論在何處仍然不斷的與棒喝黨相衝突，而兩黨員又單獨各作各的暴力行爲。佐力提以下一班的策士在那裏鬼鬼祟祟的活動，弄得觀者眼光瞭亂了。

至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社會黨在勒格渾 (Leghorn) 召集大會。在此大會中，穩健派推墨索里尼從前所主編「前衛」雜誌的主筆塞拉忒爲首領，乘着國民反共產的傾向，一舉而壓倒過激派。要之，塞拉忒的主張，不外是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

的折衷說，理論上不免含有相當的矛盾。然而從他的主張占了勢力，這一點看來，社會黨分裂的預兆早已表示出來了。

從一月，而二月，而三月，棒喝黨在意大利全土實布了極端的恐怖政策。在此三個月間，死傷於他們手中的人，據說約有五千之多。但是佐力提宰相，與他以前默認了社會黨的暴行一樣，現在對於棒喝黨的此種暴行，也始終採取傍觀的態度，有時還有袒護他們的形迹。總之，他是一代有名的策士；他已看破時勢已捨了社會黨而歸於棒喝黨，所以他以為：在此時候若能買得棒喝黨的歡心，將來改選後政權又可以落到他的手中來。不待說，社會黨也看破了佐力提的這個心事，他們極力運動，防止議會的解散，但是其結果，弄得一事無成。飽嘗了佐力提的大虧。到了四月七日議會就被解散了。

在政府想買得他們的歡心的時間中，棒喝黨的黨員遂日形激增，北部，中部意大

利的農業家全部加入棒喝黨。不久即成公認的選舉團體，張其勢力。總選舉於五月十五日舉行，其結果出人意料之外，社會黨竟仍占優勢。就社會黨方面來說，過激的一派完全失敗之後，塞拉忒、特勒爾斯等的穩健派固然為其中心；在這次總選舉中純粹的棒喝黨議員固然也不過四十名，僅此四十名議員，在議會中自然不能說是大勢力；但就初次在議會中活動的陣容來說，總可以說是成功。加之，二百五十七名的憲政黨議員，雖然程度有等差，但可以說全部都是棒喝黨的支持者，所以這樣看來棒喝黨竟一舉而占了過半數的議席了。

選舉的結果，佐力提為社會黨所攻擊而退職，政權遂移於以穩健派及中央派為其背景的波諾米。此事於棒喝黨又為有利。蓋下院的野黨至是以棒喝黨為中心，團結起來成爲一個反社會黨，結局此等人全部皆呈了棒喝黨的色彩。由是社會黨與棒喝黨對立的形勢，日益激烈化，其抗爭的程度更比從前為烈。波諾米宰相對此

非常痛心，他與下院議長得·尼古拉糾其腦汁，經過慘憺的苦心，與迂迴的周折，到了八月，纔使兩黨表面上總算是妥協了。當時兩黨妥協條件的內容如左：

- 1 兩派的鬥爭，徒害國內平和，禍及國民的福利，所以宣告中止。
- 2 兩派各各送還在他一派的黨部或事務所所奪取的物品。
- 3 以前恐為暴力所襲而辭職的區村，里的吏員，仍應復職。
- 4 兩派互相尊重他派的徽章。
- 5 社會黨聲明自黨與「阿爾特·得·波波羅」(註：這是共產主義者為

對抗棒喝黨而新組織的團體)無何等關係。

由於此等條件，一時成立了妥協。原來水，油不相合的兩黨，決無圓滿進行的道理。到了十月，為維持波諾米內閣起見，那免強結合的水與油，終致分離，又起了猛烈的鬥爭。

墨索里尼一面與社會黨再開鬥爭，他面他對自己黨內的改革則注意不怠。他將棒喝黨的組織，改爲絕對中央集權的組織，對於新加入的分子，自行加以嚴重的監督，使其鬥爭團體立於棒喝黨的指導訓練之下。同時又將工業都市的棒喝黨運動加以這種組織化，又因爲感覺有一絲不亂的統制之必要，由是把全國的產業團體組織起來。這個團體是對抗社會主義的勞動團體，而組織的。他用資本與勞動之協調主義以代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由是使企業者，工人，及官吏等一致團結起來，以謀生產的增進，消費者與工人的幸福利益，所以他是依據一般勞資協調主義的。這產業團體對於純粹的棒喝黨，即對於中央集權的棒喝黨而言，又稱爲新棒喝團。

自產業團體成立之後，棒喝黨遂指導此等產業團體，漸次對於赤色工會開始其攻擊。他們用種種手段，積極的加以壓迫，所以無力反抗的赤色工會會員，漸次有請求降服者，有請求提攜者。到了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遂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全戰線，

一齊進攻。但是無能力的政府當局，結果對此不能加以取締。軍隊，警察審判所等，都是袖手傍觀。不特這樣而已。政府當局中，思想上對於棒喝黨寄以好意者實在不少，所以棒喝黨的運動，非常迅速而有利的發展起來了。

第五章 棒喝黨內閣的成立

社會黨與棒喝黨的妥協既已破裂，波諾米內閣自然不能再行繼續。加之，墨素里尼與佐力提又聯合開始劇烈的倒閣運動。即是攻擊波諾米是熱那亞（Genoa）會議首唱者，而且招致俄國代表出席；且宣傳為監視俄國代表的共產宣傳起見，棒喝黨的議員巴秦已帶領五萬的黨員衝到那裏去了。此等攻擊之上，又加以經濟上的失策及與法王廳的親近，而失了人氣的波諾米內閣，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遂不得不總辭職。

波諾米內閣辭職後約一個月，意大利事實上沒有政府。最初繼起組閣的是得尼古拉以糾合中央黨不成。次則元老阿爾蘭出現，但是劈頭遭了社會黨的反對

而瓦解。於是佐力提照例復出而組閣，然而因受了社會黨與人民黨的反對，也不得不退場。於是阿爾蘭再出，拉了得·尼古拉以政權為中心而堂堂的幹下去了。此時國民已疲於政爭，結局他們以為無論怎樣的政府，總比無政府好些。此時佐力提一面通款於棒喝黨，一面卻極力宣傳法克塔內閣，糾合社會黨以外的各派，宛轉委曲以實現之。這樣出現的法克塔內閣，自然不能有所作為。

當時意大利的財政，疲弊達於極端。此時法克塔內閣為救目前之急計，遂濫發公債，重課財產稅。社會黨見此，拍手稱賀，而多少帶有政府黨色彩的棒喝黨却不得不形憤慨。加之，佐力提一派因為以前過於與社會黨為難，遂受他們的激烈的攻擊，於是此次務必迎合社會黨，於是棒喝黨不得不猛然起而作反對內閣的運動。棒喝黨以社會黨及人民黨為其目的敵，兼用殺人，放火，掠奪，破壞等等手段，橫行各地。在此期間，他們所殺的人數，約有三千上下。他們在格利準那（Gremona）所起騷擾尤

其非常利害，法克塔內閣竟不能鎮壓，組閣僅費個月，至是遂不得不引責辭職。

意大利至是又陷於無政府的狀態。此時社會黨與棒喝黨的鬥爭愈演愈烈，七月六日，兩黨在拉芬途大起衝突。二十七八兩日，社會黨的新聞社、俱樂部、黨部、協會等房屋全被燒毀。到了這地步，內閣的組織愈難實現了。因為若組織內閣必須兩黨中之某一黨的支持方可。若是受一方的支持，去壓迫他一方，將不免立即引起內亂狀態。所以塞拉忒、奧爾蘭及波諾米等均不敢下手，而自行辭退。結局佐力提又組閣，但是若佐力提內閣以立社會黨必免不了受了打擊。於是社會黨遂開始以大同盟總罷業來堅決的反對佐力提所組織，以棒喝黨與極右黨為與黨的保守性內閣。當時罷業先由交通方面開始，而漸次擴大起來。但是棒喝黨借軍隊之力獨自繼續連轉。社會黨雖費了如此的苦心，終歸無效。兩黨的鬥爭既如此其烈，佐力提也不能不有所考慮矣。

於是輪來輪去，又輪到法克塔身上去。辭職後四十日，彼乃於舊閣員中留任十名，新任六名，到了八月一日始委曲遷就組成改造內閣。然而這新改造的內閣，無論從何點觀察，均無永續的可能性。棒喝黨不滿意於新政府的處置，遂從而發表威嚇的宣言：「我們今後絕對不援助政府。若是議會贊成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寧願當叛徒，組織有訓練的軍隊出而活動。」不待說與社會黨的關係仍日趨惡化。法克塔內閣不但不調停這種抗爭，並且他的取締的舉動也未受了兩黨的歡迎。墨索里尼遂居中籌劃用迪克推多攫取政權的秘策。

墨索里尼對於棒喝黨不斷的努力改善與訓練。當此時，由全體看來，社會黨的勢力已經不及棒喝黨了。墨索里尼已自覺現在已有掌握政權打開國運的可能性，遂於九月十二日，在烏得涅地方試其革命宣言演說，他說：「我們現在只有努力實現我們攻擊羅馬的初念。我們的主張很簡單，即我們要想統治意大利。」

當意大利全土的人民，對此倘若無人的宣言，尚在驚異駭愕之中，墨索里尼已下了棒喝黨總動員的命令。光榮的義舉開始爆發了。斯忒法尼與狄溫塔所指揮的棒喝黨軍隊，不由上部意大利直驅南下而進入北特楞特，波詹美藍，遂占領截止普棧涅爲止之南部提羅爾要地。當十月一日占領波詹的時候，斯忒法尼宣言：「意大利政府的對德讓步政策，實使棒喝黨軍隊今日來支配提羅爾。意大利政府的官吏，自今日爲始，應受棒喝黨委員的命令，廢止德意志人的市長拍拉托里涅及德意志人的市會議員。大德意志的學校，從今日起，須冠以意大利皇后陛下的御名。教育應用意大利語。」

斯忒法尼及狄溫塔的軍隊，十月四日開抵意大利官廳所在地的特楞特時候，遂迫意王所任命的委員克勒達羅退職，而以棒喝黨的委員代之。自此爲始，凡行政官廳，警查官廳，王軍等等，悉置於自己支配指揮之下，遂完全占領了南提羅爾，使全意大

利國民高呼痛快。

一方，墨索里尼謀於十月一日進軍以羅馬、波羅、巴爾波。白提三將軍及棒喝黨的幹事長匹安提等四人，組織一祕密委員會。此四頭委員會本部設於拍爾義亞，天天輸送數千武裝的棒喝黨員於南部，越羅馬而至於那坡里爲止，沿途無不是棒喝黨的黨員。此時墨索里尼在米拉諾市與非棒喝黨的國家主義團體重行折衝，而使其參加棒喝黨的行動。

墨索里尼就把這武力做背景，和法克塔政府開始交涉，對於政府的質問提出如下的要求：「即時解散議會，改正選舉法，即行新選舉法，政府應完全避免社會主義及非國家主義的傾向，對於達爾馬提亞的問題，應取斷然的政策，應更換五個閣員，（外交，陸軍，海軍，勞動，公共勞動諸大臣）設置航空部員。」而且附言，若政府能承認此要求，墨索里尼自身並不入閣，只負指揮棒喝黨的責任。但是雖然軟弱無能的

法克塔政府，體面上亦不能全部承認此要求，所以結局交涉不洽合，形勢極其險惡。

此時，集中於那波里的棒喝黨軍隊的有四萬人。羅馬的北方，約有二十萬以上的棒喝黨軍隊駐劄着。十月二十四日在那波里舉行示威大會時，墨索里尼自行閱兵式，且作如下的演說：「棒喝黨的目的，是在列席政府中，掌握銳意財政策，對於達爾馬提亞地方施行斷然的政策。我黨贊成維持王室，而運動的主眼，在擁護自由的施設，鼓舞軍隊，以發揚我意大利的國威。」

愕然見此形勢的，法克塔內閣，遂在二十六日夜開了閣議，遂將全體閣員的辭表彙齊，決定一切的對策，一任之於首相。結果，二十七日法克塔與墨索里尼

會見於米拉諾，但是不能發見一點解決的光明，遂不得不以國王的命令，而下攻擊令。二十八日早晨，棒喝黨的四頭委員會也下進擊羅馬的命令，而警察與軍隊的一部亦與棒喝黨相提攜。是日正午，政府雖下戒嚴令，宣言以意大利全土為戒嚴區域，但

是多數的意大利軍隊却表好意於棒喝黨，甚有公然佩用棒喝黨的徽章者。是夜政府遂總辭職。

於是國王佐力提，商議後繼內閣的人，但是現在除了獨裁執權者的墨索里尼以外，別無他人能收拾此時局。但是這是國王痛心的事，因為這個只有極少數議員的棒喝黨出來單獨組織內閣，可說是代議政體上重大的問題，因此國王努力於佐力提與散多刺的聯立內閣之成立。但是棒喝黨的武力是絕對的。他既已斷然主張單獨內閣，所以形勢已經不能左右。因此不得不以組閣大命下與墨索里尼，這是次日二十九日的事。

墨索里尼三十日午前安抵羅馬，立即謁見國王，先把穿着黑色的襯衫面君的事告了罪，然後就說，他因為救濟意大利所以來戰勝種種的障礙，但是對於此次的國民運動，他願負全責，申明「為這大目的故，願捨身奉勅命而行」。他退出宮殿之後，無

數的羣衆熱狂的歡迎他，他也向民衆喊道：「市民諸君！諸君在此數小時之後，將棄却政黨內閣，而擁有國民內閣。意大利萬歲！皇帝萬歲！喝棒黨萬歲！」當時歡呼之聲震撼了天地。

自喝棒黨掌握政權之後，社會黨，共產黨等都四分五裂了。逮捕共產黨領袖的喝棒黨遂發揮其令人服了瀉油然後釋放的制裁。他們可謂得意極了。羅馬市中頓呈極其熱鬧的景象，「墨索里尼內閣成立」的號外如矢的飛揚在市內。

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舉行了觀兵式之後，即把喝棒黨軍隊解散了。此即先行恢復國內和平的表示。同時對於諸外國，用非常謙遜的態度去周旋，於是國際關係上的危懼，也一掃而盡了。由此可見，他的才能不只限於武力方面。因此，能夠僅在六年之內把意大利的面目全然一新。

第六章 棒喝黨政府的對內政策

墨索里尼獲得政權之後，不待說，即致力於獨裁制的確立。議會裏面的反對派，對於有破竹之勢的棒喝黨也無可如何。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議會遂把獨裁的全權委任於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以為以前意大利政治上的政弊，是由於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而產生。他以為普通選舉是使煽動政治家得乘機跋扈的源泉。所以他極力壓制下院的勢力，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至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遂採用新選舉法。這個選舉法是對比例代表制，加以改良而成的，即是下院的議員數規定五百三十五名，使在全國獲得比較多數投票（至少要有有效投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票數）的黨派，獲

得議席三分之二（三百五十六）其他的黨派占議席三分之一（百七十九）次年二十四年四月即依此新選舉法，舉行總選舉，其結果占議席三分之二的當然是棒喝黨。更依最近的電報，聽說還要在代表全部雇員的十三個產業團體中選出下院議員候選者，廢止一切普通選舉。總之，無論選舉法如何，在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反對黨絕無活動的餘地。政治上的一切都是依據墨索里尼政府的獨裁而施行的。

以前曾經說過，在政治上採用獨裁制的棒喝黨，在經濟上却依據自由主義而行。實際說來，像意大利那樣，是資本的集中還未盛行。並且資本存在量還是極少的國家，實不能實行集產主義。所以必須使經濟自由活動，以待其自然的成長。

但是，墨索里尼雖然說是要使經濟自由活動，然而墨索里尼也不是全然對他取放任的態度在全國各地，設置互有組織而且分散的產業協會，而賦與他們以生產上

的各種權力。凡在一個市里，村內從事同一的職業，技術，或且從事自由職業的人們，連合起來，組織一個產業團體，在各州的這些產業團體，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州產業團體。州產業團體賦有種種特權，復細分而為工業團體，農業團體，商業團體等。聯合這些州產業團體的是全國團體聯盟，他設事務所於羅馬。他的上面還有最高機關之產業團體同盟。茲抄錄棒喝黨產業團體規約之一部如下：

組 織

一 在全國產業團體同盟的名稱之下，以意大利國旗作其標幟，而屬於知能勞動及筋肉勞動的各種階級的國民，應不論男女，在全意國領域內組織團體。

二 同盟之構成分子如左：

甲 代表關係於或從屬於同種勞動，同種產業之各種職業協會技術協會自由

職業。協會之團體，其數七個：（一）農業，（二）工業，（三）商業，（四）運輸交通，（五）公私雇員，（六）自由職業，（七）技術。

乙 代表全國產業團體及其州、鄉、村支部內各種職業、技術、自由職業中一種之團體。具有同種職業或同種知能之全國產業協會得組織一團體。

丙 產業團體中，如其所代表的勞動，因為特殊的及其他理由的關係，不算一團體之一部，又可以自成一部。

丁 不屬於全國產業團體之鄉村或州產業團體。

三 職業、技術、自由職業各部類，應視其是否關係於成為資本家的生產者、管理人、分擔生產的農業家、自由職業勞動者、雇員、或俸給勞動者，而各異其階級，所以各部類的組織應依各階級組織之異，而加以區別。

不問筋肉勞動與知能勞動，凡不是直接參與生產經濟界及勞動之發展者，皆

不得加入同盟。

四 同盟是調節各部類及各階級之各種團體的事業的機關。他設置全國產業團體聯盟的機關，作為其直屬機關，以傳達其政策於全意國領域內的各州。

職 能

- 一 同盟即成為所因而構成與組織的各部類及階級之指導機關，其職分如左：
 - 一 宣傳本規則中所指示的全國業產團體主義之根本原則。
 - 二 調和異部類之利害關係，尤其使工業及農業發生接能。
 - 三 解決屬於同盟的產業團體間之問題。
 - 四 根據各團體幹事作成之統計，解決勞動問題。
 - 五 監督關於新產業團體之組織及其活動方法。

六 對於政府，官廳，代表勞動者利益。

七 監督關於保護勞動者的正當利益，及恢復其所蹂躪的權利之必要的運動。

八 支持關於國家立法及國家協議機關之新產業團體。

墨索里尼於是在全國境內布成協會的網，以擁護生產者的權利，同時謀生產與消費的調節。此外，他努力提高工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在協會部內設立工人福利增進局，把所有的福利增進機關作為國營。今舉福利增進局的事業大略如左：

一 凡目的在謀增進工人的幸福，提高工人的嗜好的全國所有的施設，須統一聯盟起來，以圖其發達。

二 中央福祉增進局對於上述諸種施設，應設立關於修養，運動，音樂，演戲，電影，無線電等各種專門的中央顧問。

三 關於增進福利與其他（屬於聯盟的）同種施設，應供給各種設備品，以便達

利教育及休養上之目的。并與以施行上，及劇場或演奏會入場上之便利。

四 須使世界一般知道此等福利增進施設所與民衆的利益，與其任務履行之結果。

實行上述事業的工人即以工人福利增進局爲中心，再由此處分派於各地方，其中有地方代表委員，州立福利協會，地方支部等。此等機關都是援助中央增進局，在全國互作可注目之活動。其結果，各工業地方上的勞資關係，非常圓滿。棒喝黨的經濟調應政策如願遂行起來。工人的教養與健康也顯然進步。伊大利政府這樣熱心於社會的改革，這可算自古以來，當以棒喝黨政府爲其嚆矢。

墨索里尼一方努力增進工人的幸福，他方爲一般的企業家計，也不忘常常講究最善的方法。譬如當產業國有的呼聲盛行之時，他却聲明產業國有爲非，却應採取合於各種產業性質的對策。原來意大利，非常缺乏鐵，煤等等天然富源。金屬工業

亦極幼稚。爲了歐戰纔稍稍發達，但在戰後起了恐慌，遂使多數的工業公司，幾乎陷於破滅。在這時候，墨索里尼也以爲與其把金屬工業歸諸官營，不如作爲民間共同經營更爲有益，於是他作了產業界革新計劃。

對於墨索里尼的此種產業政策，世人或加以資本主義，新重商主義曼徹斯特主義等名稱，但是他並不固守一定的主義主張。惟各隨時地採取最善的方法而已。由是各隨事業的性質，有時獎勵共同經營，有時採取保護金制度，如遇着政治的經濟的利害錯綜時候，則採用國家指名委托制度。墨索里尼政府一方用臨機應變的方法，以謀產業的振興，他方罷免四萬上下的官吏，節省二十億利刺(Lira)的國費，表示了可驚的治績。今日的意大利，已感覺全脫完了舊態了。

第七章 棒喝黨政府的對外政策

在內政方面顯其著名的手腕的墨索里尼，外交方面更示其顯著的活動，令人驚服的地方。實際近來外交界中值得注目的恐是墨索里尼的外交式。他執政以來，即不滿足從來的軟弱外交，於是反動而採強硬的侵略政策。

他的外交的活動中第一可舉的地方是向於北亞非利加方面的領土擴張策。原來意大利參加歐戰的條件，除了關於奧大利，小亞細亞等的諸問題得了聯合國方面的保證以外，倫敦秘密條約第十三條規定將來，若英法等國在亞非利加的舊德領內擴張其領土的時候，則意大利在厄立特利亞（Eritrea）及索馬利蘭（Somali-land）方面也可以享同樣的權利。即意大利在亞非利加現有殖民地敗的附近，可以

擴張其領土是也。

然而意大利的這個希望，在講和會議席上，事實上遭了失敗。英、法兩國表面上雖然說明不作爲本國的領土，却以委任統治的形式，事實上，在亞非利加方面造了勢力範圍。而意大利雖然根據倫敦條約要求，希望在亞非利加方面擴張領土，然而終被拒絕了。這是因爲美大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強硬反對所致，也是因爲英、法兩國支持威爾遜的主張所致。威爾遜拒絕的理由是總英、法曾作何種契約，實非吾人所知。講和會議決不是爲實現兩三國的野心而開，他應該樹立永遠的和平。他是世界各國共同舉行的會議。所以不能承認所謂授受式的舊式交易。意大利的代表受了這一打擊，當然不勝憤慨。他們遂起立退出議場。但是結果是明白的，講和會議既是一切的先定場了。意大利只有傍觀英、法侵略亞非利加而已。阿爾蘭、尼提等歷代的宰相，對此問題，大概都已絕望。但是發了一世間沒有抱

帝國主義的傾向，不思強盛其國民的人，若是有這樣的人，則其國民只有滅亡而已。

這種豪語的墨索里尼，決不像他們那樣的。講和會議結果姑無論如何，倫敦條約

絕不能歸諸無效。英、法兩國一旦存在，他們便不能不把什麼東西給意大利，這是他

們兩國的義務。英、法既在亞非利加擴張其領土，則意大利之擴張領土當然也不可

不與以許可。墨索里尼的就是根據這理由，漸次講其向於亞非利加發展的政策。

原來，意大利是人口極其稠密的國。其面積不過九萬平方哩，而其人口則有四

千二百萬人。又每年人口的增加約有五十萬。雖然為農業國，而國內的農產物却

不夠供給國內之用。一九二五年的輸入超過有八十億利刺，其大部分是由於美國

輸入小麥等食料品。失業人數極多，因生活困難移住他國者不少。然而移民之途，

美國及其他國之限制而漸縮小。

移民既不可能，除了使國內的產業振興以外，再無方法可使國民的生活安定。

然而意大利是物資極乏之國。鐵，煤，煤油，棉花，羊毛等等大部分都是由外國輸入。惟利用其多水振興水力電氣而已，以補其一部分的不足而已。但是現今各國方面不許物資作自由貿易，動輒呈有從事獨占策的傾向，所以意大利除了自己獲得富源豐富之地以外，不能謀產業的振興。

此種經濟的事情勢在鞭策墨索里尼採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墨索里尼所以不肯放棄向於亞非利加進出的念頭的，決不單為滿足自己的征服慾，實在因為非將資源富有的領土作為本國的勢力範圍，則意大利的發展之策，將無所出。然而墨索里尼以前的諸宰相當然也見到此點，只不過他們不能決然採用侵略的方策，以求貫徹自己的主張而已。

墨索里尼為獲得富源地而用的第一種方法是什麼呢？就是用改正國境的方策，以擴張其殖民地的領域。他先把這方法行於意大利領土的黎波里（Tripoli）與

埃及的國境。由是在一九二五年下期獲得了橫互的黎波里與埃及之間的雅那巴布一帶沃地。這一帶沃地，是埃及領土中最重要的地方。又是塞努斯蕃族的宗教根據地。因為此塞努斯蕃族在北亞非利加相當有勢力，若將其根據地置於自國支配之下，實與統治自己領土內的蕃族以非常便利，而且意大利在亞非利加全土的勢力也將因此而擴大。

埃及與意大利的國境，原來不甚明瞭。墨索里尼所着眼的即是此點。他虛構塞努斯蕃族根據着埃及的領土，侵入意大利的領土，肆行掠奪的理由，遂自己領軍侵入埃及的領土內。紛爭的結果，兩國間遂設置國境確定委員會。固然埃及對於意大利的此種侵略行為大為不滿，而意大利遂對於英國巧施其外交的活動。英國不特因為以前有倫敦條約的關係，並且因為招了意大利的反感，於大局實為不利的關係，遂犧牲埃及，而滿足墨索里尼的要求。尤而自表面上看來，意大利因得了雅那巴

布，而以蘇爾謨港附近給與埃及，作為補償，然而實際上犧牲的全是埃及。

因了此次紛爭，而看破英國態度的墨索里尼，又再進而向於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進出。阿比西尼亞是在東亞非利加州中實擁有極古的歷史。他是位於埃及，蘇丹及紅海之間，與意大利領土厄里特利亞，及索馬里蘭為隣的一個獨立國。他不僅產有意大利所望的棉，鐵物，金屬等等，而其國境亦不明瞭。墨索里尼所以計畫在此地獲得物質，也不是很神秘的。

他先連動英國，得其同意於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發展之協定。即是他一面，援助英國在阿比西尼亞方面的希望，許其從阿比西尼亞起在埃及境內的尼羅河上流地域，獲得下流之必要的提防設置權，一面使英國贊成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亞國內，建設鐵路，并在鐵路沿線地方從事種種的事業。這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事。

但是想在他國建設鐵路的墨索里尼的態度，當然引起猛烈的反對。阿比西尼

亞的事，當然引起與阿比西尼亞向有密接關係的法蘭西之極端的反對。因為阿比西尼亞首府與其外部的交通，從來是利用法國的鐵路。所以意大利一建設鐵路，當然不利於法國。問題一時固然非常紛糾，結局還是墨索里尼的外交成了功。阿比西尼亞方面向於國際聯盟之提訴，終歸無效。

其次，意大利對於法國的領土突尼斯，他也暗中攫取，在摩洛哥，坦支爾（Tangor）諸方面也與法國常常競爭。最近特別令人注目的問題，就是墨索里尼對於阿爾巴尼亞（Albania）採取的政策。阿爾巴尼亞與意大利只隔一亞得里亞海，巴耳幹戰爭的結果，脫離了土耳其的支配，而自成一獨立國。但是人民的文明程度甚低，經濟上亦無可取之處。但是就沿岸無大軍港的意大利看來，阿爾巴尼亞在軍事上是不可少之地。

因為意大利沿岸沒有大港灣，而阿爾巴尼亞則多擁自然的軍港。尤其重要的

是發羅那 (Valona) 意大利若能占領此地，則可以完全獲得亞得里亞海的制海權。所以占領阿爾巴尼亞，是意大利全國民的希望。這是極其當然的事。所以成爲參戰條件的倫敦條約第七條中亦承認意大利可在阿爾巴尼亞建設根據地。然而此事在講和會議中却被拒絕。而阿爾巴尼亞竟成一獨立國，成爲國際聯盟國之一。

這事實使意大利的愛國主義者們大失其望。墨索里尼早已抱着占領阿爾巴尼亞的念頭，然而執政後一年，尙無隙可乘。原來異種族間鬥爭甚烈之阿爾巴尼亞國內，復發生異種族間的政爭，把首相左谷驅出國外。約半年之後，左谷得塞爾比亞的援助，再歸國復任首相。從此，塞爾比亞在阿爾巴尼亞的勢力日盛一日。墨索里尼見此形勢，自然不能默然。於是對於左谷屢用懷柔政策。左谷也因爲意大利在經濟上，政治上，都較塞爾比亞有力，乃漸變其從來的態度，而求助於意大利。

利。由是到了一九二五年，意大利與阿爾巴尼亞之間遂締結條約，即是意大利借五千萬佛郎於阿爾巴尼亞，以助其內亂善後及財政整理之用。由是進出第一步的意大利遂強迫左谷締結承認意大利處於優越地位的條約，但因這提案過於露骨，遂至失敗。但是其後乃變更方法來強迫，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遂成功了提刺那的條約。這是他兩國的國際紛議付於仲裁，以剷除爭執機會，保證阿爾巴尼亞地位的協約。提刺那條約之結果，意大利因為對於阿爾巴尼亞的政治，領土，司法等都加以援助，所以實際上阿爾巴尼亞竟成了意大利的保護國了。

墨索里尼僅僅數年間，其外交方面的成績，不僅限於上述的侵略的活動，而對於外交上的合從術，他也發揮他的特色。即是巧妙的連絡他國，而陷對手國於苦境。在現在的歐洲大陸諸國中德已衰，俄則不振，可以與意大利對抗的只有法國。所以無論對於何事，兩國常常都是反對的。而墨索里尼却巧妙的運動西班牙及英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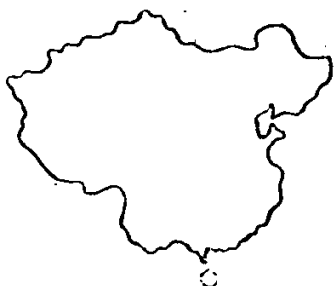
他的幫助，以導其外交的立場於有利之地步。

由是在棒喝黨統治下的意大利，內外都漸形進展。他已無惱怒大戰前後那樣的攻爭，與恐怖內亂之必要了。今日的意大利，可以安心去謀自己的發展。關於棒喝黨的功罪，雖然有種種的見解，然而誰也承認意大利所以得有今日，皆出於棒喝黨之力。棒喝黨主義是芽生於破綻頻生的政治自由主義的廢墟之上。實際依據墨索里尼之言，他們是在自由國家的廢墟上樹立一個法人的國家。棒喝黨主義今後如何變化，雖難以逆料，但其發生與其發展的確是基於意大利的歷史事實。猶之「國亂出忠臣」，棒喝黨之出現正是歷史的必然性，換言之，在棒喝主義裏面實存有超越一切毀譽褒貶的存在理由。這樣想着，則棒喝主義今日之盛決不可謂為神的惡作劇。

民衆
文庫

棒喝主義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高阜素之
譯者 龍紹臣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三十日發行

民衆文庫

自由主義

澤田謙著
羅超彥譯

自由主義

第一章 緒論

自由主義是一個人生觀。或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從這點看來，他雖同屬於社會思想，但不像社會主義那樣的對於現在社會制度，有一定之改造的企圖，卻是只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等相提並論的一種社會思想。

原來自由主義，也不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之類全然同一範疇的。因為他既是一個人生觀，在這一點，他自己就應有個獨特的地位。不過我們要注意的，這樣僅

譯序

此書雖僅二三萬言，然著者對於歷來政治上之重要理想，能以最銳利之目光，鉤稽原理，並以極經濟之筆墨，撮述精義，使讀者祇須用短少時間，可以於政治哲學上得一鳥瞰。其第一章叙政治哲學之意義，對於英、法、日、華國民性異同之點，有精確之論述。第二章述政治理想之種類，大要分爲國家本位的政治理想，個人本位的政治理想，及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第三章敘述英、法各國之政黨，並對於日本政黨，作深刻之批評。四、五、六各章，對於國家本位，個人本位，及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分別討論；泰半出以客觀之筆，引據諸家學說，互相參證，復能綜合羣言，歸結數語，使讀者一目了然。末章結論，著者提倡所謂涵和一切理想之社會連帶主義，否定西方文明，而肯定

東方文明，並欲以義務本位的東方道德，代替權利本位的西洋思想；此爲其見解獨到之處，未可與穿鑿附會之談，等量齊觀。蓋據譯者所知，著者研究政治思想逾二十年，且於東西文明異同之點，洞中肯綮；凡所論述，係由深邃之研究而來，自有其觀澈之見地也。譯者不敏，對於原文，深愧未能以透達之文字，使之充分醒豁，幸讀者諒之！

民國十八年九月三十日，鄭肖厓識。

政治哲學

第一章 何謂政治哲學

法國布特梅 (Boutmy) 教授對於英人與法人之國民性，加以比較，而有如下之評論：英人因生活於多霧的天地之中，所受外部的印象較少，故由外部印象所抽象而得之觀念，甚為缺乏。但思想方面，雖屬貧弱，然意志力頗強，且愛活動，故成爲極務實利的國民。法人則與之相反，因生活於光明的自然之中，其環境富有光彩，所受之印象豐富，於是由外部印象所抽象而得之觀念，亦衆且多，故與一切南歐民族相同，必成爲思想的國民。因此，於政治上，英吉利國民之實利主義，與法蘭西國民之理想主

義，有顯著的對照。

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亦有如是差別。英國人及日本人對於政治生活，若得實利的滿足，即生活於平和中，而毫無不平之感。政府若予人民以幸福，人民常易滿足。

反之，法國人及中國人，對於政府何故有支配人民之權利，人民何故有服從政府之義務，若不發見理由，則有不滿足的傾向。總之，後者較前者富於合理性，對於政治事實，務求思想的根據，不肯少休。因此，西洋之法國，東洋之中國，遂成爲政治哲學之國。

試就事實考之，英國人之長，不在於政治之理論，而在於政治之實際。英國之議會政治，即在於實際目的，人民納稅者，關於己國經費之用途，得受政府之諮詢；此種豫算議定權，爲立憲政體之根本。法國人之長，則在於政治之理論，十八世紀法國之政治哲學，爲今日風靡世界的德謨克拉西宣傳之出發點。蓋英國之立憲政體，若無法

國孟德斯鳩 (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 合理的普遍的三權分立論，

亦不能推行於世界。試問如日本萬世一系皇統支配的國家，曾爲叛徒北條義時及足利尊氏之裔孫所長久支配，其故何在？則以當時柔弱的公卿政治，不能征服海寇及強盜，惟北條與足利有討伐寇盜之力故也。至於中國，則與實利的日本國民相反，常主張聖賢政治，遂有如孔子、孟子之政治哲學者。其根本主張，非如日本有勢力者可以支配，而必由最賢良者支配。要之，日本人爲實利主義，中國人爲理想主義。

然英人與日人雖爲實利主義，但亦非決無政治理想。如英國陸克（John Locke）所主張之自由主義，及邊沁（Jeremy Bentham）之平等主義，乃偉大的政治理想。如日本水戶之德川義公的勤王論，卽爲調和與日本歷史研究與孔子大義名分論之政治理想。惟不如法國人與中國人政治理想之衆多，此乃不可爭辯之事實也。且人類之理想，有個人的與團體的兩種。道德理想與藝術理想，屬於個人的理想，爲個人生活之價值判斷的標準及其規範。如儒教以孝爲最高之德，基督教以人

類愛爲最高之德，此可見個人道德上之理想，因人而異。東方人尊崇自然美，西方人讚賞人體美，此乃藝術上理想之不同，究亦爲個人理想之差異。至於國家主義之善否，民主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之善否，此等問題，皆爲關於團體生活理想之差異，與個人理想之性質，全然不同者也。

無論何人，若非缺乏藝術上或道德上之理想，即不致於無團體理想或政治理想。如日本國民忠君愛國之理想，卽一適例。然常人之政治理想，甚不明白，惟哲學者之政治理想，始有明白的意識。孟子有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我天民之先覺者也。」此處所謂先覺，卽指哲學者而言。

東西哲學者，關於人生問題、道德問題，皆有個人理想，同時亦有團體理想、政治理想。而政治理想，係常與哲學者之人生及其道德有關之個人理想的展布及擴張。故道德理想因哲學者而異，政治理想亦不得不因之而異。

於是政治理想因人而有無限之差別。對於一切政治理想，研求其統一原理之學，即所謂政治哲學是也。

第二章 政治理想

據心理學者言，觀念有二種，一為心象，一為概念。心象乃人對於某某直接所受之印象，且常為具象的。如人對於自己父母之印象是也。概念則與之相反，乃由各個印象所抽象而得之結果，且將某二種以上之物相比較而始得者也。例如見某甲與某乙而始有「人」的概念；此「人」的概念，即係由某甲與某乙之共通點所抽象而得者也。可見概念存在之數，乃與普通名詞存在之數相當。

政治理想亦有二種，與人類之二種觀念相當。柏拉圖（Plato）之「理想國」的政治理想，為具象的理想；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之「政治論」的政治理想，則取抽象的形態。『孟子萬章篇』關於堯舜政治之嘆美，乃具象的政治理想之例；

孔子答問政者之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爲抽象的形態。即同一社會主義，卡培 (Etienne Cabet) 之『伊加利亞島故事』 (Voyage en Icarie, 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 爲具象的理想鄉之描寫；而馬克斯 (Karl Marx) 之社會主義，則爲抽象的敘述。

在政治哲學上有一重要問題。即政治理想的概念，果足以轉動人類與否之問題。依馬克斯派所論，社會之進化，係隨經濟的事實，尤以隨生產方法的變化，而勢所必至者，決非因概念所表現的理想而轉動。例如，現今資本主義之向社會主義的時代而轉變，乃隨生產方法，即大工業之發達，而勢所必至之事實，非人力所可左右者也。要之，社會主義之實現，係循社會進化之自然次序而發生，並非懸揭社會主義之理想，而努力以求此種理想的實現。在此種意義中，馬克斯社會主義，乃科學的；至如法國十九世紀前半期政治理想之社會主義，則爲空想的。

馬克斯之主張，乃對於政治理想所加之否認的理論。彼謂人類理想之事實爲一種幻想 (illusion)，以爲人類不過爲盲然循守宿命的進化程序而行動之木偶；且完全否認人類之自由意志。是則馬克斯之主張，過於輕視日常生活之事實，而爲獨斷的信仰矣。

試問人類與動物之區別，果何在耶？此問題在昔雖有種種解說，然據最近科學之證明，殆可歸諸下述之事實。蓋動物每易爲環境所支配，例如，青草中之蟲，其色常青，雪中之熊，毛色常白。人類在某種程度固亦受環境之支配，然人類有變更環境以適合自己目的之能力，例如，山國之人，穿山腹，築隧道，而通火車，以圖交通之便利。此乃人類理智較動物發達之自然的結果。且此種事實，即在社會生活上，亦莫不相同。蓋人類非徒盲從社會之風俗制度，受其感化而已，且能訴諸理性，批評社會環境，而努力於興利除弊。此種傾向，在現今言論自由與輿論政治之實現時代，尤爲顯著。

凡議會政治所議論者，無一非社會環境之變更，若否認如此顯著之事實，而斷定人類亦如動物，惟循經濟的環境而盲動，則不得不謂為獨斷過甚也。總之，馬克斯主義係否認人類自由之一種決定論的信仰，就獨斷的信仰而言，與其他理想派之社會主義，毫無區別。關於此點，當於第六章詳論之。

關於概念有否動人之力的問題，心理學者有所討論。法國菲葉 (Fouillee) 之

觀念動力 (Idee-force) 學說，乃世界有名之主張，且為美國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等所採用者也。其學說之大意曰：觀念於其自身，本有動人之力。人於腦中將觀念加以想像時，即為行動之始。故不具行動要素之純粹觀念，不能存在。蓋人想像某種觀念，同時必有希望實現之感情，隨之而起；此種感情，即足以移動意志也。總之，人類因概念而考慮事物，因考慮而發生日常之行動，此乃確切之事實。所謂教育之事實，多係概念的知識之注入，至問其變化人類社會之力如何？試觀日本

維新以來之進步，即可明瞭。且革命及其他政治的大變革，如不借一種標語之力，必不克成功；法國革命即係藉「自由、平等、友愛」之標語而得以實現者。若一考日本維新革命之賴「尊王攘夷」的標語而底於成，亦可駭然於概念動人之力之偉大矣。

政治哲學以政治理想為其研究之對象，例如，國家本位的政治理想，含有「統一」與「權力」之概念；個人本位的政治理想，含有「人格」與「分權」之概念；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含有「協同」與「連帶」以及「自由」、「平等」、「進步」、「秩序」、「人類愛」、「調和」、「幸福」、「正義」與「神」等之概念。政治必以其中一種或二種以上為理想。畢竟種種理想，統一於所謂「文化」之概念。關於重要的政治理想，後章當加討論。最後著者將提倡一種涵和一切理想的社會連帶主義。

第三章 政治理想與政黨之關係

如前所述，英法兩國之國民性，有顯明的區別。然因國民性之不同，兩國之政黨亦應有顯明的差異。其差異之點，即英國派的政黨為代表階級利益者，而法國派的政黨為代表政治理想者。

英國之政黨，以代表階級利益為其特點。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於其所著『個人對國家論』（The Man Versus the State）中，以英國之保守黨為貴族及農民之代表者，以自由黨為都市商工民之代表者，茲撮述其說於下：在保守與自由二黨名稱未有以前，社會組織中，應有二種相反的形態。一種為軍國的形態，一種為產業的形態。前者具有國家的色彩，後者具有西洋文明的色彩，尤具有盎格羅薩

克森 (Anglo-Saxon) 所特有之契約的色彩。前者有強制的協力之性質，後者有任意的協力之特色。「在英國社會進化之過程中，此二種相反的協力形態之差異，已逐漸顯現。故可知此二黨之存在，遠在其號稱托利 (Tory) 與輝格 (Whigs) 以前，而其軍國主義與產業主義之漠然的關係，亦可得而知之。吾人皆悉我國亦如其他外國，在工商民所成立之都市中，市民對於協力之事，慣以契約制度而行；故若依國家制度而行強制的協力，則非其所願。至於國家制度下所行之協力，其起源及構成，乃發生於定期的戰爭時代；其觀念與傳統，則保存於武將及其屬臣所居之鄉里。且此種政治傾向之對立，在輝格與托利兩黨之主義確有區別以前，即已顯現，此種傾向並常表現於歷史中。在十七世紀革命時代，村落與小都市為保守黨所掌握，反之，大都市與製造業地方及商業港，則為自由黨所佔據。即在今日，除少數之例外，此種形勢固仍然存在。」如是，則以今日保守黨為農民之代表者，以自由黨為商工民之代

表者，當無大差。惟都市之商工民，在今日分爲有產、無產兩階級，前者爲自由黨所代表，後者爲勞動黨所代表。故英國之政黨，不妨以保守、自由、勞動三黨，爲階級利益之代表。

法國之政黨，則與英國相反，其特點在代表完全概念的政治理想，如所謂自由、平等、愛國之類是也。考法國政黨之起源，經十八世紀全期，法國爲哲學興盛之時代，亦即哲學流行於社交界之時代。在此時代中，法國之哲學稱爲歐羅巴之哲學。其特色之所在，與其謂爲形上學的問題，實可謂爲實踐的問題，尤爲討論社會及政治的問題。良以當時法國之專制政治，已越過成熟時期而入於糜爛時代，庶政不良，弊害百出；則批評政治上之弊害，而研求所謂政治之合理化，實爲哲學者之任務也。

當時法國之政治哲學有三種傾向，第一種爲福耳特爾（Voltaire）人道主義之哲學，第二種爲孟德斯鳩自由主義之哲學，第三種爲盧梭（J. J. Rousseau）

平等主義之哲學。福耳特爾之學說，以爲據人道主義之見地而論，人類之目的在求幸福，故君主目的亦在求人民之幸福。因此種學說之倡導，遂致此派之腓特烈大王（Friedrich der Grosse）發「君主爲人民之第一奴僕」之言。其意謂君主爲人民而存在，一洗從前專制主義「人民爲君主而存在」之說，此卽所謂啓蒙專制主義，亦卽專制政治之合理化也。其次如孟德斯鳩之主張，則謂研究英國之制度，人民之自由，乃因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權分立而得以保持，並以合理的形態，論述英國制度，而以爲英國制度，世界任何國家皆可適用。此卽今日之立憲政體與責任內閣制之肇始也。至如盧梭之學說，則以爲在自然狀態，卽原始社會中，自由平等完全實現，此種自由平等，卽在組織今日社會之際，亦必須盡力保存無遺。於是著有「民約論」（Contrat Social）一書。然其學說既實現於法國革命中，而其結果，奪去各人之自由，僅保存平等而已。

此三哲學者，在當時各有其信徒，故成此三種哲學的派別。惟福耳特爾博愛主義之學說，在革命前已有政黨之形式，孟德斯鳩之自由主義與盧梭之平等主義，則因法國革命而始成爲政黨。蓋啓蒙專制主義，嘗合當時歐洲全體之君主、宰相、政治家，表現一種政治運動，如俄羅斯之喀德隣（Catherine）女帝，普魯士之腓特烈大王，奧地利之約瑟二世（Joseph II.），意大利之利歐波爾德大公（Grand Duke of Leopold），葡萄牙之大政治家蓬巴爾（Marquis de Pombal），法蘭西之改革政治家塔哥（A. R. Jacques Turgot）諸人皆是。其中最成功之代表者，則爲腓特烈大王。至若孟德斯鳩之自由主義，則發現於革命勃發之初。此種主義主張立憲君主制度，於法國一七九一年之憲法中留有印象。他如盧梭之平等主義，至革命第三年之頃，始占勢力。此乃雅各賓（Jacobins）俱樂部之主張，在議會則爲山岳黨所代表，遂成爲羅伯斯庇爾（M. M. Isidore Robespierre）之血腥的恐怖

政治。此種主義，於一七九三年法國憲法中留有痕跡。故法國之議會，至今尚以政治理想之差異，而分黨派。例如共產黨與社會黨之經濟平等主義，急進黨（Radical）與社會急進黨（Radical Socialiste），此非急進社會黨，乃急進黨之帶有社會主義氣味者，之權利平等主義，左傾民主黨之自由平等兩種理想的主張，進步黨之自由主義，帝政黨與王政黨之國家主義等，是也。且在今日，又產生議會中央派與右翼派所合成之愛國合同黨（Bloc Nationalist）而以傍卡累（Raymond Poincaré）為其首領。

歐洲大陸之政黨，為英國派與法國派之折衷派。至美國之政黨，分共和黨之中央集權主義，與民主黨之地方分權主義，即白賈士（James Bryce）所謂之政治上的求心主義與遠心主義之對峙，寧稱為法國派，似屬允當。

日本已成之政黨，亦寧屬於法國派。蓋因其雖有自由黨改進黨之創立，而毫無

階級代表之形跡也。板垣伯創自由黨，欲將法國之自由主義及平等主義，儘量移植於日本。而改進黨之大隈侯，則以自由黨急進太過，而摹倣英國派之議會政治，採用溫和進步主義，即漸進主義。要之，此種主義，亦無非由英國派之議會政治，以追求自由理想也。若使日本之政治，一如自由改進黨創立時，以追求特殊的政治理想相終始，或不致有如今日之政治的墮落。然因種種情形，遂使今日之政友會民政黨兩派，成爲全無理想之利權黨，且使此兩黨在理想上無絲毫之區別。彼等之積極政策與消極政策，不過暫時之經濟的對待策，不能視之爲政治理想之差異。即彼等所爭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亦決不能視爲顯明的理想之差異。故其今日之政黨，非具完全同一之理想，即兩者全無理想。凡政治之腐敗，皆由是而生。

現今日本政界之弊，厥有三端。第一爲選舉買收之弊。候選人競爭票額時，其選舉者因託重任於任何政黨，均無分軒輊；故同一投票，其結果，必將投於能出錢與己

者。由是而發生投票之買賣，因欲得此項買收費而發生瀆職問題矣。第二種弊端，為政黨間之無故的分合。例如政友會分裂而生政友本黨，政友本黨與反對黨的憲政會合併，而成爲民政黨。其分合之根本理由，除感情上的差異外，並無何等原因。此足證政黨間毫無理想上之差異也。第三種弊端，即爲對於個人之攻擊。今日之政黨，並無互相分峙對立之明白的理由，故欲與反對黨比較優劣，舍攻擊對方的首領及領袖之個人外，別無他途。此乃今日無意識的競爭也。總之，今日日本政界之弊端，皆由於無政治理想之差異所致，可斷言也。

故政黨之分野，必以其政治理想而區分，始可破除上述之弊端。考日本政治史，關於政黨之爭，有三個健全時代。其所以健全者，則以各該時代有二種顯然相反的政治理想，爲對立之爭故也。第一爲維新時代。當時之勤王、佐幕兩派，顯係政黨。

水戶學所倡道之勤王論，對於分裂國土爲三百諸侯之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主義，

大加反對，而欲將日本結成一團，以集中其國力。此卽所謂統一的理想也。此種國力統一中央集權之理想，因當時日本頻受外國之威壓，故聲勢益盛，結果遂形成所謂勤王攘夷論。至於佐幕黨，則反對國家統一之理想，而力爭採取地方分權主義及開國主義。此兩派之爭，蓋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未嘗有買收與妥協以及對於個人之卑劣的攻擊。第二爲議會創始之日本政界。當時有自由改進黨兩黨，堂堂揭示民權自由之理想，以與藩閥之武斷主義及專制主義抗。其政爭之激烈，一方面有品川彌次郎氏對於選舉之露骨的干涉，一方面有政黨之殺伐的抵抗。因此而死傷者有之，因此而罪囚者亦有之。當時之政爭，其運動選舉者，亦未嘗有如今日之買收與妥協以及對於個人之攻擊。第三爲護憲三派運動之時代。此三派提倡民權自由之理想，以與清浦內閣之貴族主義抗。其結果，則政府黨歸於敗北。歷來政友會內閣舉行總選舉之際，政府黨必占勝利，嘗爲外國所非笑，謂代議士不如改爲官選爲佳。

然於此次護憲三派之選舉，政府黨竟完全敗北。此足知當時日本國民對於選舉之真摯。蓋政黨以政治理想之對立為常道，上述三時代，其政黨之爭所以比較的健全者，即因有相反的政治理想之對立故也。惟最近因無產黨出現，英國派之代表階級利益的政黨，漸次輸入日本。因其為階級利益之代表，當然喚起階級鬭爭，故有破壞社會平和及引導革命之危險。然日本在傳統上，有否認階級鬭爭之傾向。無產黨，或不致有大發展。惟此黨若與毫無對立理由之向來的政黨相較，在代表階級利益的意義上，則有其對立的理由，故向來已成之政黨，必致受其改良的刺戟。然對於今日政黨之自由主義，卻有一種足與對立的其他政治理想之必要，所謂其他政治理想，竊以為即平等主義是也。

第四章 國家本位的政治理想

第一節 性善說的國家主義與性惡說的國家主義

國家之本質，在於權力。惟在各種國家主義中，有對於權力觀念甚強者，有對於權力觀念不強者。權力觀念強者，大概以性惡說為根據；權力觀念不強者，大抵以性善說為根據。性惡說立脚於「以人類性質為私慾的」之心理觀，性善說則立脚於「以人類性質為他愛的」之心理觀。

例如，柏拉圖之國家觀，屬於前者；亞里士多德之國家觀，則屬於後者。柏拉圖以為人類含有永久的矛盾。即人類常以其理性與一具有百頭之大蛇，為永久之爭鬪。

然此大蛇之每一頭，各有不同之慾望。理性欲征服此大蛇，而力戰苦鬪，幸得一猛獅之援助，始得達到目的。此處所謂猛獅，即勇氣也。蓋人之理性與物慾戰鬥時，惟憑勇氣之助，始得達征服物慾之目的。柏氏以爲理性、勇氣、物慾三者之調和，即爲正義之實現。然欲個人實現正義，必先自國家實現正義始。欲正其個人，必先正其所以教化個人之國家。而正其國家，必應依照正其個人之同一方法。蓋欲正國家，亦必須於國家之內，求其理性、勇氣、物慾三者之調和也。根據上述理由，柏氏分國家爲三階級，於最高之階級，置代表理性之哲學者，而使其支配代表物慾之勞動階級，於其中又置代表勇氣之軍人，以爲哲學者之助。並謂惟有哲學者與軍人及勞動者之調和，始爲正義的國家；惟有此種調和，正義始能實現於國家。

柏拉圖更以統一爲國家之本質，欲得此種統一，其臣民須祛除各自之利己心，而完全供獻身心於國家。然人類往往愛自己家族甚於愛國家，故欲國家實現完全之

統一，必以其妻子爲國家之共有物。於是柏氏主張妻子之共有主義。其次，人類往往有愛自己財產甚於愛國家之傾向，故欲國家完全統一，必廢除私有財產制度，而實行共產主義。是則柏氏爲欲國家之統一，而主張妻子與財產共有之理由也。

要之，柏拉圖之「理想國」，因其以爲人類之性質乃私慾的，故歸結於非常的專制主義，遂致主張哲學者之專制政治及智識的貴族主義。

亞里士多德則與柏氏相反，而爲性善論者。以爲人類乃社會的動物，而有不用強制可以造成自然社會之傾向。故其結果，亞氏重友愛，主張組合之觀念，而以國家爲一種之政治組合。故亞氏爲德謨克拉西之主張者，其政治理想，主張盡力使多數平等的自由市民，參與國政。亞氏之此種非權力的國家觀，係全以人性爲良善的，卽以社會爲光明的，故深信不用強大權力可以成立社會。

其次有相反之主張者，則爲十七世紀英國哲學者霍布斯 (Thomas Hobbes)

與陸克（John Locke）之學說。霍布斯以爲人類之性質，根本上乃私慾的，即屬於非社會的。彼對於人類之自然狀態，以爲人乃各自主張其慾望，而互相爭鬪，故自然狀態，乃芸芸衆生互相戰爭之狀態。因此，人類畢竟不能獲得幸福，於是以社會契約息止戰爭。即各人舉其權利之全體，交於社會，且對於社會絕對服從。故如此所成之社會，對於個人，執有絕對專制之權。霍氏以爲此種專制權，有付與君主者，亦有付與團體者，然寧以付與君主爲愈。故霍氏以社會契約說，辯護專制君主主義。總之，其性惡說，不得不歸結於強大的權力觀念。

陸克則與之相反，而爲主張自由者，且立其基礎於性善說之上。據陸氏所主張，自然狀態，決非如霍布斯所主張之戰爭狀態；人類亦決非私慾的，乃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係有社會性質的。故人類能平和的生活於自然狀態之中。惟於其間，不免有侵害他人權利者之例外的發生（即有用暴力與詐術以侵害他人者）。各人對於權

利侵害者，有處罰之權。然各人各自行使此種刑罰權，則不勝其煩；而為行使此種刑罰權起見，各人必自為立法家，且必兼為裁判官。如斯之立法家及裁判官，決不能公平。於是各人共結社會契約，而將此種立法權及裁判權，託諸社會。如此成立之國家，不過有代替個人處罰侵害權利者之權，決非如霍布斯所主張，有絕對的專制權也。蓋據陸氏所說，國家之機能，不過為對於侵害權利者之取締，換言之，多係制作法律而適用之耳。即謂國家以行使司法權為主要的機能也。如是之國家觀，稱為司法的國家，一名法治國。據此種學說，國家政務之範圍極被限制，僅限於取締違法者，在此以外，個人全然自由。即國家之機能，惟在消極的保護個人，已盡其能事，不必更進而積極的為個人謀幸福，以行使干涉也。如斯之司法的國家觀與自由說，為康德所師承；繼此而降，便成為德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之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如斐希特（J. Gottlieb Fichte）與洪保德（Wilhelm Humboldt）之哲學是也。總

之，霍布斯之專制主義，係出自「性惡說」；陸克之自由主義，則出自「性善說」。

此外與上述學說有同樣之對照者，則為馬基雅弗利 (Niccolo Machiavelli) 之現實的國家觀與啓蒙專制主義之理想的國家觀。馬基雅弗利以為人類之性質，考諸歷史及觀察當時 (十六世紀) 之實情，其惡殊甚。該時之意大利，正當塞薩勒。波耳查 (Cesare Borgia) 暴虐治政家之跋扈時代，馬氏即視之為最模範的君主。據彼所說，人生既然性惡，則政治家若祇圖作善事，將為惡人所滅；故不可不有所覺悟，毋寧善惡並施。因此，國家決非負有道德的教化之使命，祇須以富強為其目的。且為達到此種目的，政治家雖用任何手段，決非罪惡。縱使其手段可認為罪惡，其目的則正當也。故君主應以暴力與詐略為手段，不可不有如獅之獍猛，如狐之狡猾。如此成立之國家，必為由君主好惡所支配的專制政治，自不待言。故馬基雅弗利之學說，為後世專制君主政治之聖典也。

反對此種現實的權力政治（即權略政治），而主張理想主義的君主政治者，則爲啓蒙專制主義。其代表者，即腓特烈大王。曾著有「反馬基雅弗利」一書，批評專制政治，而試加以訂正。蓋歷來專制君主，以其人民爲遂一己私慾之手段，而此則主張君主爲人民之利益而存在者也。彼之政治理想，歸結於「君主爲人民之第一奴僕」一語。是即專制君主政治之合理化也。

啓蒙專制主義派之學者，提倡此種政治理想之根據，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謂人類之性質，有社會的本能；更謂人類乃繼續不停的以求幸福者也。故給人民以幸福，乃國家與君主之義務。因此，國家爲給與人民以精神的幸福，必教之以道德；爲給與人民以物質的幸福，必行社會政策。於是主張君主必爲哲學者及聖賢。此種聖賢政治，固亦要求權力之強大，然因其權力原爲人民利益而行使，故必以人民爲目的，而以國家爲其手段。於是，啓蒙專制主義知尊重人民之權利，且唱道自由之應尊重也。

惟就實際政治言，在人民幸福之名義下，國權之干涉，亦屬極多，此乃不可爭辯者也。故人稱此種國權之干涉為警察的國家。要之，由性惡說而出的馬基雅弗利主義，終成為純粹的暴君政治，由性善說而出的啓蒙專制主義，終成為個人本位的仁政主義，殊屬彰彰明甚。

其次，復有盧梭的國家觀與黑格爾（G. W. Friedrich Hegel）的國家觀之對照。盧梭謂人類之性善，主張人類在其自然狀態中，為完全的自由平等者。人欲離其父母而營獨立之生活，即可不受任何權力之壓制，而完全營其獨立生活。於此種山林孤獨之生活，因凡所需者伸手即得，故無建立私有財產制之必要。人在此種自然狀態之中，無政府及共產主義，已完全實現。然因人口之增加，遂有造成社會之必要。於是人類以契約組織其國家，各人將權利與自由完全交於社會。換言之，即將其人格全體交出也。如是成立之國家，對於人民有絕對的權力。但各人雖因社會

契約而失去自由，然握國家之主權者仍同爲人民自身，故雖曾失其自由，復可再充主權者而收回之。是以如此成立之國家，其人民不失由爲自之民，且各人於契約上完全平等。故以契約而成立的社會中，自由與平等完全實現，自然狀態之精神亦完全保存。此卽近世德謨克拉西之國家理論。盧氏之國家主義，極帶有民主的性質；且於彼之性善說置其基礎。

德國黑格爾之國家觀，則係出自性惡說，而極帶有權力的性質。彼區別社會與國家，視社會乃人類以利益觀念相爭之場，因欲統制此種私慾的紛爭，而期理性之實現，國家於是乎發生。畢竟國家乃理性之具體的表現，且於此義意中，亦卽神之實現於地上也。然此種國家，於其存在的目的上，以保護及發達文化爲其使命，並於其所謂文化之內，列舉藝術、宗教及哲學。要之，黑氏視萬有爲絕對（卽神）之表現，並視神乃以辯論的方法，逐漸現形於萬有之間。卽神先現爲自然的神，次則現爲精神的

神；亦即神於精神界，最初現為主觀精神（即利己心）所支配的社會，逐漸現為客觀精神（即理性）所支配的國家，最後依絕對精神（即藝術、宗教、哲學）之次序，而實現於文化之內。至於國家，乃此文化之保護者及其促進者也。

如上所述，黑格爾以為國家乃神的表現，故一切國家，其本來面目即為合理的，尤以普魯士國家為最合理。故黑氏為承認現在國家之保守主義者，又為崇信國家權力為神聖的神權主義者。要之，由性善說而出的盧梭，終演成德謨克拉西之國家觀；由性惡說而出的黑格爾，終成為權力論者。

如上所述相反對之學說，在東方，亦有之。儒教之王道主義，則與商子及韓非子之刑名法術相異。儒教對於性之善惡，初未論定，然至子思則以性善說為其傳統的心理觀，至孟子尤為完備。孟子以為人有四種社會的本能，此之謂四端。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如斯之仁、義、禮、智之社會理性，乃因培養此四種本能而得。故孟子由性善說出而樹立其政治理想。此種政治理想，稱為道德政治（ethocracy），即不以權力為政治的要素，而以道德為要素。蓋非專以權力壓制人民，而以道德感化之，使其自能悅服於君主也。試以孟子之言解釋之，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是也。中心悅而誠服者，非謂被強制的服從，而為自發的服從。於是乃可言自由之政治。故以儒教為專制主義者，誤也。儒教雖無自由之言，而實尊重自由者也。

儒教之反對征服主義，輕蔑武力，蓋屬當然之結果。因反對征服主義，故賤視土地。「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於是儒教尊人民，賤土地，對於為得土地而殺人之事，加以咎責。孟子有言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故孟子對於孰能統一天下之間，答曰：「不嗜殺人者一之。」要之，儒教係由人道主義之見地，立其政治理想；其聖賢政治及仁義政治，皆由「以人類幸福爲目的」而出者也。

反對由性善說而出之王道主義，提倡由性惡說而出之法治的專制主義者，則爲商子與韓非子。韓非子出自荀子。荀子原爲主張性惡說者，以爲人類以私慾相爭，謂其性善者，僞也。韓非子爲其弟子，故謂仁義之政治，其收效也寡；若以權力施政，罰惡賞善，則其收效也多。故曰：「一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即言父母之愛且不能治其子，則君主之仁愛亦無治世之效力也。又謂以孔子之聖，弟子不過七十人，而成學者僅一顏回。庸君如魯哀公，猶足以服數萬衆，孔子且不得不臣

事之。故以權力治國，較以德治者更易。且使民不爲惡，較易於使民爲善。故教之以德，不如繩以法律，嚴其刑罰，較爲有效。於是韓非子主張嚴法，而施行信賞必罰之政治。故曰「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誘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蓋彼以君主之權力爲最尊之武器，若棄此種武器而爲仁君，是猶虎豹之捨其爪牙也。故曰「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此與儒教不以力服人而以德服人之主張，正相反對。故彼之主張，以仁義治國，不如以刑罰爲有效，尤以輕罪重罰，更爲有效。蓋因重罪難犯而輕罪易犯也。此種學說所主張之政治理想，乃與儒教完全相反。揆其由來，蓋前者根據性惡說，後者則根據性善說。總之，性善說的結果，常爲自由主義之國家觀；而性惡說的結果，則常爲權力主義之國家觀。

第二節 國家主義與理性之關係

一切國家主義者，皆於理性之上立其學說。蓋彼等以為國家的現象，乃人類理性之表現。至所謂社會生活，乃生存競爭之場。若任其自然進行，則人各擅用其武器，以侵害他人之權利；或以暴力，或施詐術，將不知伊於胡底。故國家之任務，必須於其間，依照正義之原則，適當分配各人之利益，而令其滿足。故謂國家之目的，在於正義之實現，決非過論。亞里士多德謂正義有二，一為交換的正義（commutative justice），一為分配的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交換的正義，係指買賣時所賣物品及所取代價間之公正，即言物品與代價之間，不可無分量上的平等也。至於分配的正義，則係指以各人之價值為比例而受報酬時之公正；此則非僅分量上的平等，且於其間，牽連有人類的問題。例如，當甲受A種報酬，乙受B種報酬時，若論公正，則

於甲之A的比例與乙之B的比例之間，不可不平等。故此種平等，非分量上的平等，乃比例上的平等也。

交換上之正義，甚為簡單，而最有政治上的重要意義者，即此種分配的正義也。

一切時代之政治問題，皆為對於「誰應執有權力」之爭執；而其根本之原則，即歸結於置適當之人於適當之地。故政治之目的，自昔在於「使人各得其所」，即中國所謂「非其人而據其位，是亂天下也。」堯舜之政治，所以在中國成為黃金時代者，即因是時人各得其所也。資本主義時代之自由競爭，所以稱為最合於公正者，因其仍以分配的公正委之於各人之力，且又合於當時之正義觀念也。今日社會主義之思想，所以攻擊資本主義者，則因無價值的人類，承繼巨萬之富，而耽於遊惰；有價值的勞動者，反致困於饑寒；於是對於此種不公正，大加非難，而主張分配的公正也。由是言之，正義觀念，自必為國家思想之根本原理。故謂國家之本質為理性之表現，誠事理之

所當然也。

柏拉圖之「理想國」以哲學者所司之理性的支配爲目的，已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亞里士多德亦以理性爲國家與法律之本質，其言曰「人所以欲法律行之有效者，祇有唯一之目的，卽在於理性隨法律以支配也；蓋法律者，無情慾之理性也。」

啓蒙專制主義之哲學者，亦以理性爲國家成立之重要基礎。蓋彼等以國家觀念的基礎之自然法，乃由人類先驗的具有之理性所產生，而以此種自然法爲道德與法律之根源也。儒教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謂天之意志表現於人性（卽理性）而率從此種理性之道卽爲自然法，所謂教（卽道德之教）卽由自然法而出者也。且不僅道德之教如是，卽法律亦復如是。至於黑格爾則謂絕對（卽神）爲理性，國家不過爲此種理性之進展的一階級。彼以爲社會乃本能與無自覺所支配之鬭爭世界，若不以國家（卽理性之權力）統御之，則正義不能行焉。

統上所言，國家不過為理性之實現，國家主權所以有令人服從之權威者，以其理性之具體化故也。試藉博山克（Bernard Bosanquet）之言以明之，國家非屬於以個人意志為基礎的同意志，而係超個人的普遍意志；此種普遍意志，自必為合理的意志。蓋國家為理性之實現者，若無此種國家的高尚職能，則人類社會變為私慾亂鬪之場，而秩序難保。然則秩序以何標準而立乎？實從理性所示之正義而立也。

夫此種正義既以法律之形態而表現，然則法律如何施行乎？實依國家之強制力而行也。故國家以力為其本質，惟國家之力，必待國家之本質的理性，為圖樹立人類間之正義關係（即秩序）而使用；換言之，即須為施行法律而用，決不可為無意義的強制人類而用也。故法與秩序及正義，其於理性之表現，則三而一者也。此即國家主義之共通的主張。故福耳特爾（Voltaire）云：「法律為理性達到幸福之最確最簡的一切方法。」拉甫雷（Emils de Laveleye）曰：「法於理性上實現其本

質，因法不存於事實之上也。」又曰「法爲保證吾人自由行動之範圍，同時又爲防免侵害他人，而制限其活動者也。」此卽言法律與正義之關係。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曰「法乃支配宇宙之理性，而存於神智之內者也。」又曰「法律係由社會首領謀共同幸福所公佈之理性的命令也。」此種國家之具體的理性，乃強制國民服從之根據，亦卽國家主義之本質。是則國家主義者之所主張也。

第五章 個人本位的政治理想

第一節 民主主義之起源

就兒童意識發達之次序觀之，人係先有環境的意識，後有自己的意識。而人類進化之次序，亦與此相同，先有國家觀念之發達，而後有個人觀念之表現。於是個人主義之發達，常在國家主義之後。政治上之個人主義（即德謨克拉西）之起源有三。第一為希臘之政治，第二為日耳曼人之風俗，第三為耶穌教之信仰。

希臘之德謨克拉西，曾實現於雅典之政治。因雅典為商業港，居民之眼界自較農民為廣，其刺戟亦較多，且易成團體，致對於上層階級易起反抗；有此諸因，故德謨克

拉西實現於雅典。關於此點，德國奧登亥麥（Oppenheimer）與法國克羅阿則等，有一致之學說。然希臘人之德謨克拉西，較諸近世之德謨克拉西，其缺點極多，無庸置辯。蓋其所謂自由，不過政治上之自由，並無市民生活之自由。即市民全體，雖有參與國政之政治上的自由，然市民之權利與自由，常易受國家及其他市民之侵害。在此一點，即與近世之德謨克拉西不同。孟德斯鳩，嘗加以說明，謂係因希臘時代之刑法，亦如近世之不完全，更無今日之檢察官制度故也。蓋雅典市民，無論何人皆可控訴他人，故訟案極多。而有參政權的市民僅僅十萬之中，裁判官之數，已達六千。在今日之國家，雖有控訴他人者，然檢察官必調查其果否有起訴之價值。故市民得以保障自由。然在雅典，無罪之人因被控而受罰者，不一而足。最著名之例，如蘇格拉底，即蒙誘惑青年之罪名，終致服毒而死。此外，在希臘之生活中，宗教之信念過強，個人之獨立不能完全保障，亦事實也。

雅典之平等亦決非完全者。蓋對於奴隸，未給以市民之參政權。亞里士多德不僅承認此種奴隸制度，且更進而主張在有參政權的市民之中，應將勞動者除外。其所持理由，則以市民不但應有道德，且必有修養道德之閑暇。似此情形，可見雅典無完全之平等，故無真正的德謨克拉西。

至於日耳曼人之風俗，確為德謨克拉西起因之一，固屬無疑；然此種起因之意義，即為其政治上之自由（即參政權）付諸全體之國民，故日耳曼人之風俗，待盎格羅薩克森人侵入英國之時，便成為英國議會政治之根源。

對於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即說明人格上之個人主義，並將完全的自由與平等，輸入於歐洲文明之希臘及日耳曼人的德謨克拉西）之缺點，加以補正者，為耶教之信仰也。在猶太教之信仰中，民主主義之精神已盛；此乃無庸置辯之事實。其豫言者（亦可稱為國民信仰之指導者）常居神人之地位，目中無國王，亦無君主；對於君

主國王，或加以諫誠，或加以責備，而無所顧忌。且在某種意義中，彼等有國王以上之權威。此種精神，由於舊約聖經，而傳於近世歐羅巴人；遂於宗教改革中，產生如路得（Martin Luther）如喀爾文（John Calvin）如約翰·諾克斯（John Nokes）之不畏權勢的人格者。即如美國革命，亦係以摩西（Moses）所言「逆暴君者，從紳者也」為標語。

且耶教關於個人人格之價值，示吾人以崇高之信念。如耶穌所言「若喪命而得世界，何益之有？」即足以證之。此所謂命，乃永遠之生命，蓋示吾人以滅除一人類之靈魂，實較滅除世界更為重大。此種對於人格價值之信念，傳入喀爾文之宗教改革精神中，由喀爾文傳於日內瓦之市民盧梭，由盧梭再傳於哥尼斯堡（Königsberg）之哲學者康德（Immanuel Kant）。康德對於人格，遂下定義曰「人格者，目的也；物者，手段也。」所謂人格主義之哲學，於焉完成。且因人格尊嚴之當然的結果，產

生平等主義之哲學，增強自由之價值，蓋亦勢所必致也。

第二節 自由之本質

關於「何謂自由」之問題，自古已有種種解說。霍布斯以爲自由存於行爲之上，其定義爲「自由者，能爲一切行動之權利也。」康德則認自由爲意志之本質，且以爲欲使道德有可能性，須以自由爲必要的公準（即前提）。孟德斯鳩則以爲自由存於制度之上，若不將英國之議會政治析爲三權分立，則自由不可獲得。然著者之意見，則以爲自由不存於行爲之上，亦不存於意志之上，且不存於制度之上；而係存於慾望之滿足的可能性上者也。

人之手足被縛，所以稱其爲無自由者，因不得爲其所欲爲也。言論被檢查，所以稱爲無言論之自由者，因不得書其所欲言也。畢竟自由乃對於慾望之滿足無有限

制之謂。至最善於說明此種意義者，則爲盧梭。其言曰「行自己意志之人，乃不須將他人之臂，接於自己之臂端者也。故萬善中之首善，實非權力，而爲自由。眞自由之人，於自己所能之事以外，他無所欲；於自己所好之事以外，他無所爲。」

此處所謂無須以他人之臂接於自己臂端之人，意卽慾望寡少之人也。無慾望或少慾望之人，其慾望易於滿足，故爲自由之人。蓋盧梭以爲人之自由，係自無慾望或少慾望而得。於此意義中，彼以自然狀態爲最自由，蓋近世文明與社會徒爲挑撥慾望者也。彼之所以反對文明，咀咒社會者，因於此種文明中，使人失其自由也。故彼所著「愛彌兒」中之教育論，卽以造就慾望寡少之人（卽自由之人）爲目的。

耶教所說之自由論，亦不外此意。保羅曰「吾所欲之善未曾行之，吾所不欲之惡則已行之，噫！吾誠苦惱之人哉！」此言人類有矛盾，意卽指人被囚於罪惡之奴隸狀態也。耶穌云「疲勞者，負重者，曷來！此吾將令汝等休息！」意卽欲斷罪人之罪惡

的鐵鏈，使其達到行其所欲爲之善而不行其所不欲爲之惡之境界；此卽所謂罪惡之救免也。在此種意義中，來布尼茲（G. Wilhelm Leibniz）斷定自由爲「循理性而行動之力」。夫循理性而行動，乃最難之事。人若能循理性而行動，則欲任爲何事，皆得爲之矣。此卽自由也。

著者以爲自由乃慾望滿足之無限制的可能性。若依照此種定義，則自由與幸福之意義相同，且自由亦存於專制主義之下亦存於奴隸狀態之中，此卽孟德斯鳩所謂哲學的自由是也。就此意義，可見一方面視作自由的放縱，他方面則自由純爲主觀的。故真自由，必另有客觀的條件。

此種客觀的條件，其說因人而異。盧梭所下之定義，爲「真自由之人，於己所能之事以外，他無所欲。」故欲爲不可能之事者，非真自由也。而非法之事，亦決非可能也。故真自由，結局祇應欲爲合法之事。盧梭又下自由之定義曰「循自己所規

定之法律，即自由。」故循自己所承認之法律，則不妨害自由也。此說影響及於康德，而成爲彼之著名的道德上之自律說。

孟德斯鳩對於自由，亦有同樣之結論。其言曰「當社會有法律時，（即在一國內）人得爲其所欲爲而不致爲其所不欲爲者，即自由之所在也。」換言之，人得爲正當之事，而不致爲不正當之事，是即所謂自由也。孟氏又下一定義曰「自由，係從事於法律所許的一切事之權利。」此亦屬同一之意義。彼又曰「若一市民得爲法律所禁止之事，則自由不能存在，因他人亦有與此同等之權利也。」由是言之，若各個人完全獨立，而得爲所欲爲，終必成爲全體之抑壓。無政府主義之誤，即在於此。著者所採用之定義，則爲「自由，乃人格上所應有之慾望滿足的無限可能性。」如康德所說，人格係於人類之理性立其基礎。而人格之慾望，常非合理的不可。因其爲合理的，故非法之事不欲爲之；因其爲合理的，故放縱的慾望滿足，不能稱爲真

自由；因其爲合理的，故承認自己之人格，同時亦承認他人之人格，於是，對於他人之正當的慾望，亦加尊重。故謂自由爲人格上所應有之慾望滿足的無限可能性，與來布尼茲所謂「自由係從事於理性所許的一切事之力的定義」，乃同一結論也。

第三節 平等之本質

物之判斷有二，一爲就事實本身之判斷，即物的真偽之判斷；一爲評物價之判斷，即價值之判斷。如謂此桌圓，此紙白，乃屬於前者；而謂此桌甚美，此人可敬，則屬於後者。前者爲物的性質之判斷，即實在之判斷也；後者爲物的對人關係之判斷，即價值之判斷也。且此種價值之判斷更有二種，一爲對物之價值判斷，一爲對人格之價值判斷。前者發生於物之交換時，後者發生於社會生活。被交換之物，因其交換者而生價值；然社會中之人格，則自有其絕對之價值。因物不過爲可利用者，而人格則爲

可尊敬者；物不過為手段，而人格則為目的為原因也。因此，平等之觀念屬於後者之部類，即對於人格之價值判斷也。故自由與人格觀念有密切關係，平等亦與人格觀念有密切關係。據格麟（Greene）所說，由康德「人格者，目的也」之觀念，發生尊重他人之人道觀念；而其根底，則歸結於萬人平等之觀念。此乃斯多噶（Stoics）哲學及基督教之所垂教，而平等之觀念，終祇發達於有理性的國民之內也。

平等之觀念，在今日為文明國民所確信。故其發達，任何力量不能抵抗之。法

國托克維爾（A. Ch. H. C. de Tocqueville）曰「平等之漸次發達，係由普遍而且繼續的神所出之事實。此種發達，受助於一切事件及一切人類，而為人力所不能左右者。若欲阻止民主主義，是猶逆神而戰也。」在此種關於平等之宗教的信念以外，據法國社會學者布格雷（Bouglé）所主張，平等之發達，自科學的見地觀之，在勢亦必至於實現也。

布格雷以爲關於社會之進化，有二種相反之法則，一爲社會分化作用，一爲社會交互作用（Loi de complication sociale）。依社會分化作用，則於原始社會，人類皆爲獵師，其能力概相等。然因社會進步，職業分化，於是人類之能力便有優劣懸殊之差而成爲不平等。人類的能力，雖因社會進化，由平等變爲不平等；然關於人類價值之觀念，則有由不平等變爲平等之說，此即所謂社會交互作用也。蓋於原始社會，人類所建設之社會種類，不過家族與國家（部落亦爲國家之一，即政治的社會）二種，然社會若進步，其種類即行增加。如教會、學校、競技俱樂部、公司、工廠之類，是也。一勞動者，在工廠中，對於資本家雖居較劣之地位；然在教會中，則較資本家可爲更熱心之信徒，在學校，則較資本家可爲更優良之學生，在運動場，則較資本家可爲更優良之運動者。蓋因社會進化，人類所建設之社會種類增加，故人格平等之機會亦因之加多。此即所謂社會交互作用也。由是觀之，平等主義之趨勢，非人力所能阻止，彰彰

明矣。

平等理想實現之趨勢，其次序大概如下：

(一) 宗 教 上 之 平 等。此種平等，在人類似實現最早。當未開化之時代，以爲貴族階級及富人階級，在宗教上有特殊位置，如印度之婆羅門教，日本之神道等是。然至佛教及基督教之世界的大宗教，則謂在神佛之前，一切平等，而無有差別也。

(二) 道 德 上 之 平 等。在東方，孔子與孟子，對於道德上之信念各不相同。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主張人類道德上有天然之分別。孟子則不然，高呼「舜何人也，禹何人也」，而謂凡人憑其努力，皆得成爲聖賢。此乃承認道德上之平等者也。至於西方，則反對道德上之決定論，而主張人格自由。如康德卽以爲人類之人格高下，非僅由其遺傳及環境所可決定。故康德之自由說，承認無論何人憑其努力，皆能有道德上之增進，此卽道德上之平等主義也。

(三)法律上之平等。日本在維新以前，武士與人民所受法律上之支配不同。武士殺人，可不受罰；人民殺人，則必受罰。其維新之五條誓文，即撤廢此種階級之區別，萬民在法律上，皆受同一之支配。

(四)市民之平等。日本在維新以前，掌國政者，必須閥閱世家。及維新時，乃廢此種特權，雖雲人子，若有技能，亦可為內閣總理。德俄在歐戰以前，市民尚無平等待遇，貧民縱有技能，亦不得為軍隊之士官。士官之位置，為貴族及中等階級所獨佔。此其釀成革命之一因也。

(五)政治上之平等。舊選舉法，不納直接國稅三圓以上者，無選舉權。然新選舉法，凡二十五歲以上之男子，皆有選舉權。此即政治上之平等也。此種平等，為一和平等之基礎；蓋衆多之平等，皆依法律的形式，成為制度的形式。故對於制作法律之議會，人皆有選舉議員權之必要。不寧惟是，未有平等權者，實較已有平等權者，其

將來之要求更多，故對於此種選舉權之要求，自必更大。由是言之，女子方面對於選舉權之要求，自應甚於男子。婦女參政權之論據，即在此也。

(六)經濟上之平等。此種平等，乃社會主義所要求者。然平等主義有二，於此不可不加以研究。其一為絕對的平等，其他為出發點的平等，亦即機會均等主義也。例如，宗教上之平等，其所謂貴賤貧富在神前一律平等者，非謂人皆可至天國，乃謂善人雖貧賤亦可至天國，惡人雖富貴亦應入地獄也。蓋在出發點上，不承認何種特權，而一切皆平等；惟其歸結點則不相同。此即所謂機會均等主義也。若謂凡人無論為善為惡皆至天國，則為絕對的平等矣。社會主義之經濟的平等，即屬於此種絕對的平等。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制度所致之貧富懸隔，及其陷於經濟上的不平等之弊害，更為反對；謂此種不平等，係由私有權制度而來，亦係由資本制度而致，意欲廢止私有權及資本。主張人人皆勞動，其所受報酬，以勞動時間為標準，或如其產

主義，應其所必需而受得分配。此種主義，大概對於今日之因欲多消費而多生產之舉，主張加以禁止，而使人人出其一定之生產，受其一定之分配。故謂之爲絕對的平等。此正與寺僧昌言一切人無論爲善爲惡皆可同登極樂者相似。然則此時，尙有何人肯刻苦爲善哉。而道德程度，亦將因以低減矣！准此以言，若不許多生產而多消費，必致勞動之趣味減少，而生產陷於不足。俄國之所以饑饉，卽以此也。故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及首先准許交換之自由，卽人民於其生產物中，除自己所用及繳納政府之數量外，若尙有餘剩，可得交換其必需品之自由。於是人民始復有勞動趣味可言。故絕對的平等，實與人類正義之觀念相反。宗教上之平等，雖爲人類本質的正義觀念之表現，然此非絕對的平等，乃出發點的平等。且此種出發點的平等，與亞里士多德之分配的正義之觀念，正相符合。以上六種平等，悉爲出發點的，而非絕對的。惟政治上之平等，表面上似爲絕對的，然議會之立法權，係根據出發點的平等而制

定法律；故政治上之平等的內容，亦非絕對的平等，仍不失為出發點的平等也。

總之，平等之觀念，乃人類正義觀念之表現。此種平等之觀念，終亦歸結於亞里士多德之分配的正義之觀念。蓋分配的正義，非數學的平等，換言之，非數量上的平等，而為比例的平等，意即與人格相當的平等也。近世學者，關於平等之稱，縱或不同，然其所主張，皆不外乎此義。布格雷云「若使人類因平等之金科玉律，而謂應給萬人以同一之報酬，是將平等（equality）與同一（identity）混為一談矣。夫法律上能力之平等，非謂實際上之能力亦同一也；個人有平等之權利，非謂不顧其行動之平等，而悉與以同一之報酬也；不過謂關於規定此種報酬，必用同一衡制及同一標準耳。平等主義之方式，乃比例的，而非均一的。德爾圭云「法則之為物，非於分業上要求平等的協力，惟於各人之特別能力上要求相當的協力耳。此可見人類之數學的平等觀念，偽也。人類皆服從其協力於社會連帶之一般的義務，故為平等的。」

此種一般的共通義務之結果，則因人而異。蓋各人於自己特殊的條件之外，不能協力於此種社會連帶故也。是以真平等，在於將不平等者而施以不平等之處置。若謂凡人皆不負正確的同一之義務，是將不平等者施以平等之處置，已非真平等矣。由是觀之，可知人格的平等，與其工作及報酬的不平等，決無矛盾也。

第六章 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

第一節 政治理想上的社會主義

十九世紀之初，法國之新思想運動，即為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此種思想運動，乃對於法國革命之極端的個人主義，有所反動，且為矯正其弊端而唱道者也。其始倡者為聖·西門（Saint-Simon），而至其弟子奧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此種社會學的科學始有組織，同時並提倡社會政治（sociocracy）的政治理想。此種政治理想，對於德謨克拉西的個人主義之破壞思想統一，而置社會於無秩序與分裂之中，大加反對；故否定個人之實在，而肯定家族與社會之實在。

社會主義，即此社會本位的政治理想之一。聖·西門，傅立葉（F. M. Ch. Fourier）蒲魯東（Broughton Hugh）卡培（Cabet Etienne）路易·勃郎（Louis Blanc）等，於種種形態，描畫社會本位之理想鄉，一八四八年，因圖實現此種理想，起而革命。然此舉，竟歸於失敗。及至一八六八年，著名的馬克斯（Karl Marx）之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出版，於是社會主義，復以其科學的形態，而再行出現。然在法國仍以爲社會主義，乃一種政治理想。馬克斯則主張社會主義，並非理想，而爲社會進化之必然結果所實現的政治形態；質言之，即以爲社會主義係與一種進化論（即科學）之主張相對立的形態也。故在此處，關於視社會主義爲政治理想的法國派之思想，與視社會主義爲科學的馬克斯派之思想，有並論之必要矣。

將社會主義視作政治理想者，爲若累斯（Jaurès）及佛耳內（Edouard Four-nière）等。據彼等所說，社會主義不過爲德謨克拉西之擴張，亦不過將法國革命所

不完全者完全之耳；換言之，不過欲令德謨克拉西原理的自由與平等更爲徹底而已。

法國革命，由平等主義之見地，廢除家長權，將長子承繼法，改爲子女共同平分財產之制度。此實與德謨克拉西之精神相符合。又革命以前，曾有職業團體之制度，各種職業者有一定之額數，若未購得其缺額，則無工匠之資格。此種制度，革命後全行廢止，而准許一切職業之自由。此確爲自由主義之適用，且合乎德謨克拉西之精神。然財產之平分法，對於有產者雖有利益，而對於無產可分之無產者，則毫無利益。且職業之開放，對於工匠之已受有一定職業的教育者雖有利益，而對於無職業教育者亦毫無利益。故受法國革命思想之賜者，僅爲所有權者與職業上之有智識者耳。

總之，法國革命之理想的形上學，給衆人以接近知識與所有權之方法，惟僅除去從前王政時代對於此二者之束縛及妨害物而已。由無產者與無教育者視之，此等

所有權與職業知識之妨害物雖經除去，然非即為取得所有權與職業知識之方法。蓋人縱被許其為富人，非即可成為富人者也。縱被許其投身於職業，實未可即能成為有職業之人也。考十八世紀與法國革命，有認觀念為事實之傾向。彼等對於無法能將自由實現者，僅給此可得自由之權利（即可能性）。此乃理論上之平等，此種平等果否足以廢除實際上之特權，頗屬疑問。究其結果，不過廢除舊貴族與舊大地主，而造成新大地主與新大資產家。蓋以革命廢除從前貴族與平民之區別，而許貴族與平民，以平等資格自由競爭；此種制度，固與德謨克拉西之精神相符，然其結果，則強者占優勝，仍造成所謂資本家與勞動者之新貴族與新平民之階級。此種新特權階級既成，反使自由競爭不復能行矣。故法國革命，僅給人以財產上與教育上之空的權利，而未給人以獲得財產與教育之必要的方法。換言之，由法國革命，有產階級得胡桃之實，而無產階級僅得其殼。即對於無產者，將舊的特權時代之組織的專橫，

代以新的專橫。其新給與無產者之消極的自由，反成爲積極的自由之妨礙。夫自由主義者，爲保其事實上之特權起見，對於真與德謨克拉西爲友之國家，則加以敵視。彼等反以啓迪人類之科學，蒙蔽敵目，並利用進化論，而以優勝劣敗之言，爲保守主義之辯護也。

以上所述，由教育上觀之，亦得同樣之結果。蓋自由之本質，爲意志。無教育者關於行爲之動機，缺乏辨別力，故其自由乃不同可能。夫自由係基於識者之意志，此種意志之勝利，與自由之勝利，必有待於識者之協力。且無教育者成爲習俗之奴隸，亦無自由可言也。

故無所有權者，其自由因被買收與受強制之結果，常被資本家貶作奴隸。其道德上之自由，與公民之自由，亦變爲不完備。且因此等無教育者不能充分行使其選舉權，故其結果，資本家與勞動者之協力，遂成爲有名無實，並失去愜意的性質，而帶有

強制的性質矣。

將此種不完全的法國革命之德謨克拉西事業，更增於完全之域，即給以真平等與真自由，換言之，即對於人人給以所有權與教育者，乃社會主義之工作也。於是社會主義，乃個人主義之擴張；而在此意義中，即為一種政治理想也。

第二節 馬克斯主義係科學抑係哲學

馬克斯之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將十九世紀前半期之法國社會主義，視為空想的，而以馬克斯之社會主義為科學的。換言之，前者為政治理想，係人所視為終極目的而為力圖實現之對象；後者則人視之為努力之目的物，而無希望實現之必要，不過純為社會進化上之當然的次序，而隨資本主義之後，必能實現於人類歷史之中者也。據馬克斯所說，人類歷史，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稱為亞細亞時代，即巴

比倫 (Babylon)、亞西利亞 (Assyria)、埃及等時代。第二期為希臘、羅馬時代。

第三期為封建時代。第四期即資本主義時代。而今將由資本主義時代，則進入第五期的社會主義時代。此種變遷，據馬克斯所說，係隨經濟的事實，尤係隨生產方法的變化而發生者。此即所謂唯物史觀也。此種唯物史觀，馬克斯視之為抽象的法則，於其「經濟學批評之序文」中，已經說明，更在共產黨宣言中，引照歷史的事實，以圖具體的證明。然吾人於此，遂有問題發生。即此種唯物史觀果僅為馬克斯之歷史哲學耶？抑為關於人類社會進化之科學的法則耶？此種問題，却含極重要之意義。蓋若為科學的法則，為表示社會進化之當然的次序，則無論何國終必成為社會主義之制度。若僅為歷史哲學，僅屬歷史的見解，則為馬克斯之一家言，未必即能實現於各國。故馬克斯主義為科學抑為哲學之問題，不得不發生重要之結果。

在解決此問題之前，吾人應先明哲學與科學之區別。夫哲學與科學二者之原

理，不過一種假定。其所異之處，乃哲學之假定，對於萬有，祇下一見解，祇給一意義；而科學之假定，則必施以實驗而定其真偽也。例如，易經以陰陽二原理說明萬有。謂天爲陽，地爲陰，晝爲陽，夜爲陰，夏爲陽，冬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欲以陰陽二原理說明宇宙；此不過對於宇宙，下一見解，決非依據實驗，證明此種原理之真偽也。至於實驗，則以人爲的現象，試驗所假定之原理能否適合。例如，引力爲科學上的原理之一，亦係一種假定。然爲實驗此種原理之真偽起見，乃垂千尺之線二，於下端各懸一球，若兩球之距離，較兩線上端之距離爲近，即可證明球有引力矣。

此種自然現象，實驗固甚容易。然而社會現象，則極難實驗。幸馬克斯主義有二種實驗，一爲修正派所行之實驗，一卽俄國革命之實驗也。修正派之實驗，乃實驗馬克斯之豫言，果否的；中；俄國革命之實驗，則係實行馬克斯之理想，而實驗其能否得着豫期之結果也。

馬克斯謂人類社會乃依辯證論的法則而進化，且由資本主義的社會進至社會主義的社會時，資本主義的社會之生產，必定增加；而隨其生產之增加，必發生如次之社會現象：

(一)資本之集中。因大資本與小中資本之合併，資本遂集中於少數資本家之手。

(二)無產階級之增加。資本既合併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則多數喪失資本者皆成爲無產階級。

(三)勞動者豫備軍之增加。無產階級中，發生多數勞動失業者。此種失業者，即名爲勞動者豫備軍。

(四)階級鬭爭之激成。失業者愈增，階級鬭爭愈形激烈。

(五)經濟的危機之促進及其急激化。在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上，由生產過剩

及其他原因，經濟的危機殆屬定期的發生。而其恐慌之次數有加無已，且其性質亦趨於惡化。

(六)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實現。因此等恐慌頻發之結果，失業者增加，階級鬥爭益加激烈。無產階級逐步打倒少數資本家，而實行生產方法之社會化。社會主義的社會，於焉實現。此之謂最後的收功(Bastrophe)

按社會進化之事實，對於馬克斯之此種豫測，頗有牴牾之處。至於指摘馬克斯豫測之謬誤，而提議修正其學說者，計有二學派。一為德國之本斯泰因。一為法國之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 前者修正馬克斯主義，而欲令其接近德謨克拉西，乃右傾的修正後者修正馬克斯主義，而欲令其更成為革命的，乃左傾的修正。其修正之方向雖正相反對，然皆指摘馬克斯豫測之謬誤；換言之，即皆以馬克斯主義為非科學的也。

馬克斯自一八四九年赴英國後，至一八六八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爲止，於此二十年間，根據英國之經濟的實情，組織其學說。但是本斯泰因則將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九九年三十年間之英德經濟的情況，加以研究，而提出與馬克斯預測相牴牾之點，說明如次：

(一)馬克斯之豫測，以爲大企業將併吞小企業。其實大謬不然。蓋據統計所示，工業與農業之中小企業，皆隨大企業之擴張，與之並駕齊驅而同時增加也。

(二)馬克斯之豫測，以爲財產將集中於少數者之手中。然事實則不如此。蓋雖有大資本家之產生，同時又因股分公司等方法，反有將資本分散於多數者手中之事實。

(三)馬克斯豫測貧困者之增加，然據事實，一般的貧困者反見減少。

(四)馬克斯豫測勞動者豫備軍之增加。然因人口之減少等等，事實上則與之相反也。

(五)馬克斯豫測經濟的危機之增加及其激成。而事實則與之相反。蓋者經濟上反發生許多調節的現象，如財富之增加，世界的市場之擴大，產業組合與卡特爾 (Kartel) 之發達，等是。

要之，馬克斯之豫測，概與事實相反，而非科學的；然其中亦有一真實的事實，即馬克斯謂社會係在繼續不停的進化過程中，且經濟的事實為其進化之主因是也。然則可認社會為永久進化的結局，其所指望之革命（即最後的收功），遂無重要的意義矣。故社會民主黨之工作，只須依照社會政策，以改善勞動者之地位已足，實不必以革命為目的。是即將社會主義接近於民主主義者也。故本斯泰因之修正，乃馬克斯主義之右傾的修正。

然法國之工團主義者，對於馬克斯主義，又加以左傾的修正。以爲社會主義，並非如馬克斯所謂以當然的次序，必隨資本主義之後而實現者。假使令資本主義之社會仍其自然，不加更動，則因資本主義者之努力，反可將階級鬭爭之勢漸次和緩，而社會主義亦遂漸有近於民主主義之傾向。一八九九年，法國之社會主義領袖密爾蘭（Alexandre Millerand）曾入民主主義內閣爲工部總長，而勞動者大爲驚駭。彼等遂斷然決然與議會中之社會黨脫離關係，而認係於勞資爭議時，在勞資兩階級間，從事調解的灰色之徒。且斥此種調解爲間接行動。於是勞動團體主張否認議會，應以直接行動（即暴力），與資本家抵抗。蓋彼等對於「階級鬭爭應由一定的趨勢自然然而會惡化到革命的路上」之馬克斯的此種預測，認爲與事實相反；換言之，即以馬克斯主義爲非科學的。故謂欲實現社會主義，無須抱樂觀以信任馬克斯之宿命說及決定論，須遵法國勞動者之革命的傳統，而勇猛精進大有意義的促進階級

鬭爭。此乃馬克斯主義之左傾的修正，亦即否定馬克斯主義之科學的性質者也。

以上兩種修正說，皆證明馬克斯主義爲歷史哲學，非進化的法則，且非科學的。

即俄國革命之實驗，亦得與此同一之結果。蓋馬克斯主義以生產之增加，爲由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之要素；且以此種生產增加之傾向，雖至社會主義實現時亦不改，爲其前提。然俄國之革命，則與此種事實全相牴牾，遂致受饑饉之患。其理由茲不贅述。要之，社會主義以豫算決定國民之需要品，禁止交換之自由，而限制人類之慾望。及其結果，人民除充己用與納稅之分量以外，拒絕耕種，遂致減少播種之面積。

故俄國政府鑒於饑饉，而以新經濟政策所給其國民者，即交換之自由也。因此，穀類之收穫銳增，而穀類之代價遂致低落。即此實例，已足以證明社會主義所主張之廢止自由交換，竟能釀成生產之減少，亦足以表明馬克斯主義之非科學的也。總而言之，馬克斯主義之唯物史觀，乃歷史哲學，而決非科學的性質。故社會主義，並非勢必

至於實現者，仍不過一種政治理想而已。

第七章 結論(社會連帶主義之提倡)

馬克斯主義之特長，係於實際之上立其理論，即於科學之上以圖建設其理想也。然馬克斯主義之理想雖屬正確，其理想之實行手段，則非科學的，蓋反乎人類之性質也。換言之，其平等之理想雖屬正確，然謂實現平等理想之方法在於廢止所有權，則反乎人類之性質矣。

茲所提倡之社會連帶主義，係依據社會學原則(即科學的真理)而出，且為實現社會主義之平等的理想計，而不致於非科學的廢止所有權；補正資本主義之缺點，而不陷於社會主義之弊害；乃其特徵也。

社會連帶主義，係由近世社會特質之分業與協力的事實而出發。社會中各人

憑其專門的業務，有助於他人，亦爲他人所助。例如，我所着之衣，紗非己所紡，布非己所織，衣亦非己手所縫，蓋均賴他人之力以成者也。至於精神方面，亦復如是。我之智識係來自父母，受自友朋，承自教師，得自報紙與書籍者也。故歌德（J. W. von Goethe）云「吾將得自環近自吾身之智愚老幼諸人之暗示，加以吾歌德之名者，即吾之著作也。」蓋吾人皆受恩於人，如雷翁·部耳覺阿（Leon Victor Auguste Bourgeois）所言，吾人乃負債者是也。

吾人不僅爲社會之負債者，又爲社會之債權者。蓋吾人憑專門的工作，對於他人亦有債權。是則各人既爲負債者，同時又爲債權者，此即所謂社會之連帶關係也。然此種連帶關係，在今日現存的事實上，則覺其甚不公平。蓋一種人有特多之負債，而他種人又有特多之債權。例如，富家之子，毫無功於社會，而因承繼關係坐得百萬鉅產；此子即較他人多負社會之債務。又如某大公司，有廣闊之地皮，而其地價逐

年增加。此非該公司努力之結果，乃社會進步之結果，故此公司即較他人多負社會之債務。然另一方面，又有對於社會，其債權較多於人者在，是即今日之勞動者。彼等對於社會，固供給至要之物資，而其所得之報酬，僅足贍養妻子，且每易困於災厄。凡社會上如此不公平的債權債務之關係，稱為事實上之連帶關係。

匡正此種不公平的事實上之連帶關係，而使其復歸於公平的連帶關係者，乃社會連帶主義也。蓋社會連帶主義，係匡正事實上之連帶關係，而使之復歸於理想的連帶關係，而於此意義中，社會連帶主義乃一種政治理想也。然則此種理想的連帶關係，將由何而實現？曰：由於社會債務之債權者及負債者之間，辦理清還之手續。

然上述之社會債務，何人對於何人負有幾許之債務，卻難明瞭。於是，國家出而為居間者，由租稅之形式，徵收債務，而以之支付於債權者。其負債者誰？富戶也。債權者誰？窮人也，勞動者也。要之，國家以累進稅之形式，對於愈富者稅率愈高，而

將徵得之稅，供債權者（即勞動者）消費之用。

其所持之理由，在於今日社會債務之發生原因，屬於準契約，尤屬於不當利得。

大凡債務發生之原因，普通為意志之契合（即契約）。借貸金錢之債務，係自借貸契約而來；價錢支付之債務，物品交付之債務，則係自買賣契約而來。是乃普通債務發生之原因，常由於意志之契合，由於商議之妥協而來也。然又有某種債務，全非由於意志之契合而生者，如不當利得之債務是。今有人誤埋金釜於吾土地；若將來自覺其誤而向裁判所訴求追還時，吾不得不交還之。因吾取不應取之物，為一種不當利得也。社會之債務，即起於此種不當利得。夫本諸意志而取其不應取者，即準契約之債務。夫資本家與勞動者共同支持公司，而獲得利益。此非僅資本家之功，亦非僅勞動者之功，蓋屬於雙方之功也。然此種利益，為資本家所獨佔，而成富戶。此則為不當利得之原因也。惟問題之所在，為國家由此種富戶所徵得之金錢，應如何

使用？以著者意見，其使用方法，應如左之所述：

人類亦如動物，處於生存競爭之狀態中。動物以爪牙，為生存競爭之武器。而人類則用爪牙以外之武器，即資本與智識也。惟察現今狀態，需此武器者未有武器，不需此者而反有之。此即為社會問題之起因。故理想之社會，對於需要資本者必與以資本，需要教育者必與以教育。由是言之，一見似屬空想，然近世國家之立法，正循此傾向而行。例如，法國在歐戰後，法蘭西銀行將大宗金錢捐納於政府，作為發行紙幣之謝禮。政府則將此項捐款，以一釐之低利，借給勞動者。凡勞動者合創公司（生產組織）而前來請求時，即以此款借給之。德國拉薩勒（Friedrich Lassalle）之國家社會主義，亦嘗主張以生產組織獎勵勞動者，並謂其資金應求諸國家；此種議論，在今日法國竟見諸實行。著者以為此種資金，應由對於富戶徵得之累進稅項下支出。且使此種生產組織之企業，與資本家經營之企業，相併存而相競爭也。

又如新興國波蘭，其憲法中有一條，規定國民之需要學費的無產者，國家應給予之。此種給費，似亦應由上述之稅項下支出之也。

社會連帶主義，雖屬犧牲富戶之金錢，以提高無產階級，然不可與慈善事業混爲一談。因有產階級所支付之社會債務，乃法律上之義務；而無產階級之所享受，亦法律上之權利也。於此可知社會連帶主義，與普通之溫情主義不同，而有其獨特之點也。

如上所述，社會連帶主義之精神，係由社會的義務觀念，以解決社會問題。且一經清還社會債務，富戶如何使用其私有財產，乃屬於彼之自由。故社會連帶主義，非如社會主義之主張廢除所有權。卻主張私有財產係保守人格之個人的城廓。在此意義中，社會連帶主義，乃社會本位主義與個人本位主義之調和，又必需國家爲居間者，故與國家本位主義亦相調和。馬克斯之剩餘價值論曰：勞動者工作半日，即足

與其所得之工資相當。所餘半日，乃白送於資本家之服務。故資本為不當利得，應當廢止之。社會連帶主義深思而後曰：資本固為不當利得，然因其為不當利得，遂謂應即廢之，無乃躐等而進。對於不當利得，使其清，還斯足矣。

此種社會連帶主義之精神，自昔已見於吾東方。如儒教（尤推孟子）之政治哲學，是也。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說明相互之義務主義。蓋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在上者之義務，尤重於在下者之義務也。孟子繼承此學說，力述社會上級者之義務。以君主之教育家為己任，而謂「格君心則天下定。」此即東方之社會連帶主義也。要之，社會主義與階級鬥爭，乃權利本位的歐羅巴文明之窮途。實因有產無產兩級階級，各自主張利己之結果所致也。對於此點，近來泰西研究東方道德，日見其盛。蓋已覺悟權利本位之弊害，而欲復歸於義務本位的東方道德。社會連帶主義，即於其義務本位上，除去階級鬥爭的弊害之東方派的社會

學說也。

總之，社會連帶主義之主張分配的正義，正與亞里士多德之正義論相符，將社會之調和與進步之理想兼而有之；不可謂非善採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的優點而冶爲一爐之政治理想也。

民衆
文庫

政治哲學

實價：大洋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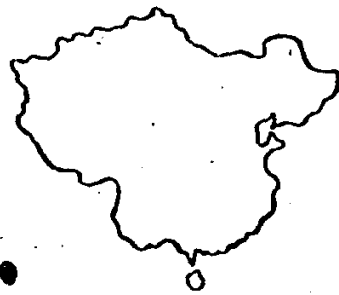
著者 五來欣造

譯者 鄭肖厓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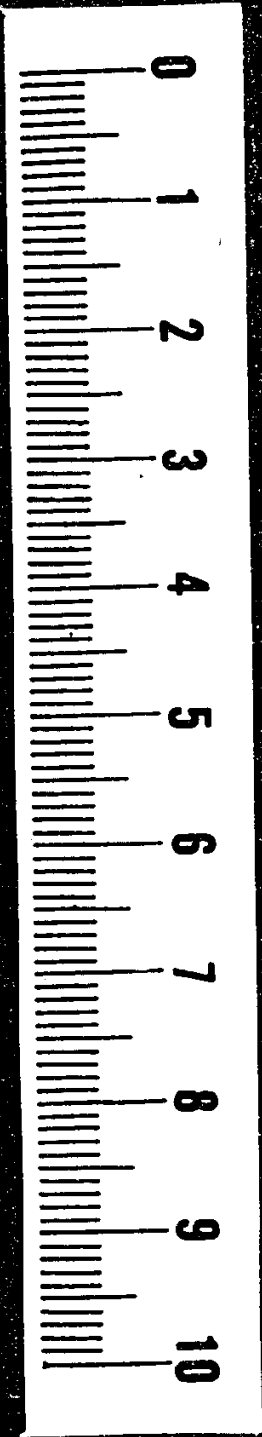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民衆文庫

自由主義

澤田謙著
羅超彥譯



24

自由主義

第一章 緒論

自由主義是一個人生觀。或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從這點看來，他雖同屬於社會思想，但不像社會主義那樣的對於現在社會制度，有一定之改造的企圖，卻是只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等相提並論的一種社會思想。

原來自由主義，也不是和保守主義、進步主義之類全然同一範疇的。因為他既是一個人生觀，在這一點，他自己就應有個獨特的地位。不過我們要注意的，這樣僅

是一個「人生觀」的自由主義，何以不得不認爲一種重要的「社會思想」呢？這是由於他對社會的態度的緣故。

所以把自由主義當作一種社會思想來看待的時候，我們第一要考察的，就是他背景的時代社會。因爲根本的自由主義雖相同，若適用的時代社會不同，就可生出絕大的差異來。換言之，自由主義，是歷史上流轉無窮的社會思想。希臘、雅典的自由主義，不必和十九世紀歐洲的自由主義相同，法蘭西革命時代的自由主義，或曼徹斯特（Manchester）學派的自由主義，也不限定就和今日我國或日本的自由主義相同，至少，在社會思想上，也生出多大的差異了。

最近英國學界方面，又唱出了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之名，東方日本也竭力在宣傳。本來自由主義自身，無新舊之別，不過他成爲一種社會思想，是要常常改換面目的。若作背景的社會變動了，自由主義也不得不同時變動而現出新面

目來。所謂新自由主義，決不僅是在曼徹斯特學派死灰上注以油膏，使自由解放的 *Laissez-faire* 經濟政策復燃了的東西。

和現代社會關係特別深的，是第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之下，作了現代社會的基礎。至少也是他的出發點。其餘燼至今還留於各地。所以自由主義論者，不得不費相當的力量來把他說明。加之，以現代社會為背景的「新自由主義」，現在既未完全成立，我們轉眼來回顧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確是建設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想之一種手段。

但是同一個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也可明白的分為兩派。第一，是以法國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為創始者的天賦人權論的自由主義。第二，是以英國亞丹·斯密司 (Adam Smith) 為代表者的個人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這兩種自由主義，雖互相錯綜發達到如今，然其成為社會思想，確有可以顯然識別

的特性在。

【四】

當民主主義排斥最盛的時候，民主主義也叫作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也叫作自由主義，所以有些學者，就想把這三種主義打成一片，相提並論，而於思想界另闢一生面以驚倒世人，然而這是由於兩種誤謬所致，即第一不了解自由主義的歷史的流動性，第二不識別自由主義的三大潮流。所以本篇想把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略略詳細考察一下。

由上所述看來，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想，各因其時代和社會，各具有一種特性，互不相同，然其根本的人生觀，卻常同歸於一。本篇以評論社會思想的自由主義，尤其是以現代社會中的自由主義為主要目的，對於人生觀問題，本不想深入，在這裏簡單的說一句，自由主義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以個性的自覺和價值為基礎的一點。原來「個性」中心主義，也不限定就是個人主義。就「個性」中的遠心力和求心力即

個人性和社會性的問題，而論，同屬於自由主義者的中間，也發生個人主義者和團體主義者的差別。果以個性的價值為立腳點，自由主義，往往易流於個人主義，這是一定的事實，但此時社會性的制約，也是仍然免不掉的。

我們把自由主義作為社會思想來觀察的時候，若立腳於個性的價值，千人中承認一個人的自由，則不得不承認九百九十九人的不自由。譬如所有權的自由，若承認一人對於某一物的所有權，則九百九十九人對於該物的所有權，都不得不加以否認。在這裏自由主義的煩悶也有，自由和平等的衝突也有。自由主義，結局雖能達到平等主義，但自由和平等，卻是一個相反的觀念。在自由主義的思想史上，這自由和平等所以會顯著的相鬥起來，就是這個緣故。

但是這些問題，容後逐漸說明。要之，自由主義，是從個性問題出發的。而個性的價值，所以這樣注重而為一般社會所要求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個性太被抑壓的

結果。無論法律的、政治的、經濟的種種社會上的制度，苟有妨於個性的自由發展，在這裏就有不能不主張自由主義的歷史的必要。所以從社會的見地看來，自由主義的歷史，常常是一種叛逆史。凡有盲目的社會的抑壓，而又有個性的自覺之處，必定會發生自由主義。

在這種意義，現代社會中，確有產生新自由主義的許多理由在。縱令法律上，政治上，把社會的個性抑壓，漸漸除去了，而比這更強的經濟的抑壓，又一天加重一天，結局一般所獲得的那些自由，都不能不歸於烏有。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現像。社會主義，確實很能洞察這個缺陷。社會主義最強固的立脚地，恐怕就在這一點。自由主義，也挺身出來反抗經濟的抑壓。然則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有如何的區別呢？

這也是頗費解說的問題。容我後來再說。但在這裏請豫先聲明幾句，依愚見看來，社會主義中，當然也有許多派別，取法於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有，反對自由主

義的社會主義也有。而我根本的主張，確信自由主義，是現代社會所必不可缺的。老實說，我自己就是所謂自由主義者之一人。至於自由主義是什麼，當在下面逐項的來說明。務必使讀者得個明瞭的觀念。

第二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上)

希臘是自由主義的祖國。而其中心，當然就是雅典 (Athens)。

世人每每把自由主義一概當作希臘思想，其實以雅典為中心的愛奧尼亞人 (Ionians) 的諸國和以斯巴達 (Sparta) 為中心的多利亞人 (Dorians) 的諸國之間，社會思想，大不相同。現在剩留着的所謂希臘思想，是以雅典思想為主。又同一雅典思想中，更分兩大派別，第一是哲學家的思想，以內政問題為主，多立脚於個人本位，以解說社會問題，第二是歷史家的學說，以外交問題為主，往往依據社會本位，評論國家政策。而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多屬於前者，即由各哲學家提倡鼓吹而成的。在希臘時代，最初的哲學家，恐怕就是詭辯學派諸人 (sophists)。在這以前，希

臘並不是沒有哲學家，但皆處於宇宙論的時代，所謂人類，所謂社會，都不能脫卻自然的桎梏。他們所研究的哲學問題，不外宇宙構成的元素，或指爲火，或認爲水，或斷爲土，或決爲空氣，純屬自然界的現象，和人類社會毫不相干，所以社會哲學，當時還未胚胎出來。把人類和社會推向前，把自然哲學引向後，開創了希臘哲學基礎的，第一是詭辯學派的功勞。

詭辯派哲學家，是希臘啓蒙時代的產物。他們爲着滿足當時之知的要求，一生努力講述學問。當時的希臘，因戰勝了波斯的結果，國民思想，已顯然勃興起來，而雅典的政治組織，採用民主主義制度，對於有智能的國民，尤能給以活動的機會，因此詭辯派哲學家，對那一般有野心懷大志的青年們，像是專來供給有用的武器。哲學從天上說到地下，學者從書齋躍出街頭，都是起因於這種情形。然在這情形之下，把 *sophist* 當作「詭辯學者」，漸致誤解爲堅白異同的無謂之徒，也就從這裏開端了。

雖然，Sophist 不是單純的詭辯學者，卻是哲學界上太胆的先驅者。尤其是他們所提倡的自由主義，對於雅典政治的進化，給了許多的貢獻。而且他們的根本思想，當然就是在個性的自覺，他們在向來的哲學上，開闢了一大新生面，放射了人類的曙光，真可算得是第一人。

詭辯學派的創始者，是勃洛大哥拉 (Protagoras) 氏。他曾經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即「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到今日還很有誤傳的，簡直把他看作一種虛無主義一般，但是他所說的為萬物尺度的那個「人」，決不是指個個的人而言，卻是普遍的一般人類的意義，後來哲學史家，用心考察，纔能漸漸了解這個意思。若人類個個各有其尺度，那末萬物也就個個各不相同，終不能捕捉其「實體」。這就是哲學的自殺。而勃洛大哥拉的意旨，決不是這樣的。他是在人類的中間，抽出一個人，為哲學的人，即概念的人，令作了「萬物的尺度」的。

這是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問題之一。即把「人」看作單純的個人的時候，則所謂「人」的自由，必定是個人的自由。而無制約的個人的自由。結局不得不陷於一切價值的否定（即哲學的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促成的原因就在這裏，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所落入的陷阱，也就在這裏。勃洛大哥拉為避免這個陷阱起見，所以把「人」的觀念抽象化而又普遍化了。於是個性之中，又包含有社會性。縱令他當時沒有這個明瞭的意識，其結果卻達到了這個地步。

雖然，勃洛大哥拉所築的防壘，決不是堅固的。他所抽象出來的「人」——其哲學的意義，是很薄弱的。後來詭辯學者的墮落，就是從這缺陷發端。本來自由主義，最易流於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及功利主義。勃洛大哥拉既把「人」認作「萬物的尺度」，對於一切法律制度，都下了銳利的批判，後世詭辯學者，對於這種價值批判，過於急切，遂至陷於自滅的虛無主義了。例如博學的喜庇亞（Hippias）曾說

「法律是人類的暴君 (tyrant)」主張法律否認論，又如特拉栖馬和斯稱「正義是強者的利益，不正義是人類自己所得的利益」而走於極端的功利主義，都是這個結果。

「人是萬物的尺度」——把這個「人」認作單純的個人的意義時，這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而這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起見，不能不決定何者是真，何者是偽的時候，功利主義，就從此中萌出芽來。這是自由主義中一種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傾向。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明明白白帶有這種傾向，我會在後節說明。希臘的自由主義，更走到這以上的程度去了。即所謂詭辯是。萬人有萬人的尺度，則萬物乘萬物，又有萬物，結局，「真偽」概被否定，哲學不是給我們以解決，只是給我們以疑問了。而這疑問，既不能由「真偽」來解決，終久豈不是一定要陷於堅白異同的詭辯嗎！

與這詭辯學者之自殺的論法起而對抗的，就是蘇格拉底 (Socrates)。但在廣

義上，他也可算是詭辯學派中之一人。後世所以把他認作打倒詭辯學派的殊勳者，與其是由於他的學說的力量，毋甯是由於他的人格的力量。當時希臘的詭辯學派，祇以「謀生」之道講哲學，賣智識，變成辯證的市僧，而蘇氏獨敢出來為「道」講學，這種卓越的精神，高超的人格，便使他成為後世師表稱為哲學之祖了。

從其社會思想上看來，蘇格拉底的學說，對於個性中所涵的社會性，還沒有徹底。他的倫理說的基礎，還在自己的「功利」所謂節制、正直、克己、友愛諸德行，所以是善的緣故，總不外乎自己的利益所致。

他是自由主義者，看他把德行的根本放在「爾知自己」的教義上，也是很明白的。不過他所能知的「爾自己」未必是徹底的。而他所以沒有陷於利己主義、功利主義的緣故，是由他根據深刻的倫理的省察所得「真知」的觀念。所謂真知，就是事物普遍不易的觀念，他求真知，不求於自己絕對的主觀，而求於社會生活的客觀。

但是這個方法，在哲學上說來，明明白白是一種矛盾。他先立脚於主觀，把一切德行都歸於自己的利益。而向客觀的事物求其真理。然則我們對於主觀和客觀、自己的信念和社會的制度，究竟要依據那一樣呢？這在蘇格拉底的哲學中，恐怕是個永久難解的謎。蘇格拉底自己也落於這個謎中了。所以結局他演出了一種極大的悲劇，囚於獄中，自仰毒杯，以身殉了哲學的矛盾啊！

第三章 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下)

以蘇格拉底爲師，並想解決他的哲學的矛盾的，就是柏拉圖 (Plato)。柏拉圖在種種意義，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他的學說，也傳得相當的廣遠。我在這裏，並不想去詳細解說。但不能不簡單說一句的，就是柏拉圖因爲想挽救蘇格拉底的矛盾，便把當時未能徹底的主觀極端的延長，作出一個觀念世界，使和現實世界相對立，而樹立了一個觀念的絕對境。

依柏拉圖學說，我們眼前存在的棹子，決不是真的棹子，却是棹子觀念所表現出來的變態的假像。又就人類而言，現實的人類，也不是真的人類，不過是人類觀念表現於現世的一個影子。他在現實世界之上，這樣的造了一個觀念世界。這種懸空

的想像力，把社會也觀念化了，他那有名的「階級國家」於是就成立出來。在這觀念之下，人類不過是可憐的奴隸罷了。

原來柏拉圖也是從自由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哲學家。他最注重思想，並且承認個性的尊嚴。但是他的哲學，一到了那個觀念世界，就全然逸出於出發點之外。他於人類個性中，發見了社會性，這的確是他哲學上的一大貢獻。他把國家歸於人類自然的衝動，把社會的發生，當作飲食衣服一般，基於人類的欲望——精神的欲望，這也的確是他的一種卓見。但這觀念化的極境，就和功利化的極境一樣，也是一個陷阱。柏拉圖又落在另外一個陷阱中了。

把希臘社會思想完成了的偉大哲學家，要算是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他是拍拉圖的高門弟子，所以曾經是個理想論者。但是他不甘於此，同時又想成個實在論者。據他的學說，以為凡印於我們官感的事物，都不是真的事物，只可說是一種

現象，但是這現象自體中，又有實體存在。脫離現象，就不能有何實體。換言之，先有「素」，然後纔有「相」的作用。於是現象就生出差別來。

亞氏常常不忘「調和」二字，中庸之道，認作是最要緊的，這是他的哲學的一個特色。他說了「衡極有名的話，即「人類者政治的動物也。」從這句話看來，他嘗把「社會」放在「人類」的內面，而同時又不忘以「人類」為出發點。他的思想裏面，又有一個「質」與「量」相隨的觀念。所以在善良人們的集合體中，認為少數是不及多數。尤其他對組織國家的民衆，承認他們全體是一個人格，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卓見。

亞氏的社會思想，常常以「自由」為特色。一是政治上的自由，一是民事上的自由。其內容（一）人民全體有主權，（二）人民全體營政治，（三）正義必依據多數保持公平而行，這就是他的自由論。

然則亞里斯多德何故懷有這樣的自由思想呢？不消說，是出於他那句「人類者政治的動物也」的名言，而立脚於個性的根據的緣故。他把國家認為出自人類自然的衝動，以為人類的本性必驅人類以赴共同團體的形式。所以國家是以共同團體之最高統一者的資格而行社會的主宰的。依亞氏的意思，國家是「先」人類而生的，但是這個「先」字，不必是時間上的「先」，不過是意義上的「先」。國家的根本，當然還是「人類」。『人類』依其本性為「自由」結合的地方，就存有「國家」的本體。

關於希臘哲學家，我恐怕太說多了。而特別引起我偶興味的，不是那一二哲學家的言論，卻是使那些哲學家發這種言論的雅典社會。希臘哲學家雖有一伸一張，但其大體都是根據自由主義的。然則使彼等成為自由主義者的那個雅典的政治社會，是怎樣成立的呢？

過於久遠的事情姑且不說。據荷馬 (Homer) 詩中所載，古代希臘原來好像行過了王政，雅典於西元前一〇六六年時，自科德拉斯 (Cottus) 王戰死後，不再舉王，乃選執政官 (archon) 執行政治。最初執政官一人，為終身職，實與王政無異，其後執政官的任期，漸漸縮至十年，人數漸漸增至九名，於是王政一變而為貴族政治了。對於這種貴族政治起來反抗的，就是雅典的自由主義運動。當貴族執行政治時，則少數的貴族，構成自己門閥，專恣橫暴。而有了個性覺悟的人民，當然不能服從這種壓制，所以不得不奮然起來反抗。這就是希臘自由主義運動的發端。

促進這自由主義運動的原因有兩種，即經濟的發達和學術的發達。換言之，當時愛奧尼亞 (Ionia) 人的殖民地，已極隆盛，米利都 (Miletus) 學派的哲學家已輩出了。商業的繁盛，一方面足使國民的自由思想發達，而同時又能促民衆的勃興。這個自由主義運動的效果。結局於西元前五八九年間使梭倫 (Solon) 的改革

成功了。

然梭倫的改革，結果歸於廢除貴族政治，另興了財閥政治。依他的立法，人民財產，分作四階級，各應其財產額數，獲得政權。這於當時雅典的國情，或是最適當的改革案亦未可知。然從自由主義的理想看來，未免相差太遠。尤其在當時漸漸覺醒了自由思想家，更不能滿意於這種改革法案。所以民衆——在這個時候的貧民——再奮起的時機又來了。由第二次自由主義運動，使雅典實行真正民主主義政治的，就是克利西尼（Cleisthenes）的改革。

於是希臘自由主義的哲學，就築在這種社會的基礎上了。

第四章 羅馬時代的自由主義

看上所述希臘時代的自由主義史，我們應該體察的是甚麼？我最感覺興味的，就在以自由主義運動打倒門閥政治一點。詳言之，一般民衆，爲着打倒貴族的特權階級，結局變成財閥政治，而起了一次自由主義運動，後又爲着打倒代貴族而興的新財閥的特權階級，而行了第二次自由主義運動。這確能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歷史是反覆循環的。現代的社會，同樣有起第二次自由主義運動的必要，恐怕也不是偶然的。而社會主義的一派人們還說「資本主義社會是自由主義的產物，所以我們要反對自由主義。」這種似通非通的武斷論，我們也會去聽嗎！

自由主義，是從個性的威權出發，爲個性的完全發展而戰的。所以對於抑壓個

性的那種社會制度，無論他是貴族的社會也好，財閥的社會也好，自由主義，都是要始終挑戰的。

歷史的因緣，真是不可思議。羅馬的自由主義運動，也和希臘的自由主義運動一樣，在結果上雖有極大的差異，而經過情形卻大抵相同。

在古代羅馬最初也好像行過君主政治，漸次就變成共和政治了。但是那種君主政治，是極共和的，上有一人爲王，下有元老院、貴族院、兵員會三個審議機關參與政治。而兵員會是明君塞維阿 (SERVIUS) 王改革以來所產生的，初雖不過僅有軍事議決權，後來民衆的勢力漸漸侵入其中，遂至奪取貴族會的權限。這就是羅馬最初的自由主義運動。

第五代塞維阿王的改革，恰和希臘梭倫的改革相比，也是大大的把財閥提拔起來，以掣肘貴族。然民權一伸張，貴族和平民的抗爭就不能免。結果，得勝利的，不

是平民中的貧民，而多是富豪資本家。這種情形，在羅馬和希臘，都是同出一轍。

如是民衆所起的自由主義運動，利益大抵落於他人之手，惟有努力奮鬥，是屬於民衆自己的。但是利益儘管被人侵奪，卻不忘這個侵奪之非，足見那運動的原動力，全在民衆自身。無論貴族制也好，財閥制也好，若去抑壓民衆的勢力，終不能使有自由思想的人們滿意。所以民衆不得不再次奮起。在羅馬後來民衆對特權階級的鬥爭，就變作種種形式進行去了。

當西元前四七一年，兵員會之外，又設置平民會，討議民衆一切事宜。後又設護民官，給他一種權力可以中止元老院的議決和官吏的命令。到那有名的「十二銅表」頒布後，平民的權利就確立了。其後，西元前三六七年時，李錫尼法案（*Lex Licin*）通過了，兩名執政官向由貴族中選出的成例便被打破，從此平民也有當選為執政官的資格，於是民權大為伸張。更至西元前二八七年，平民會所議決的法

案，不經元老院的協贊，也可直接成爲法律，於是羅馬民主政治的體制便成立了。

希臘和羅馬雖同由王政超於民主主義制度，但其中有個絕大的差別，我們是不可忽略的。希臘當平民勢力伸張時，其所得的勝利，促成希臘民主主義最盛時期，而羅馬卻不然，平民所得的勝利，反使帝政發生，終至陷於君主專制政治。這是什麼緣故呢？歷史家把這相反的理由，歸於兩國的社會思想。就是因爲希臘尊重「自由」，

以「自由」居思想體系的主座，而羅馬尊重「秩序」，以「秩序」君臨一切的緣故。這樣說來，羅馬的社會情形，我們也不能不考察一下。羅馬起於一個小村落，建了一個大帝國，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因領土越征越廣，而關於這廣大版圖的統治，與其是要求內政上的「自由」，毋寧是要求外政上的「秩序」更爲切實。本來戰爭常使富豪飽私囊，得操握政權的機會，通古今莫不如是。而羅馬征戰頻繁，良民多死，小農因此而滅亡，尤足使富豪愈得勢力。當時雖有革拉古（Gracchus）兄弟所

努力改革的一種救濟策，然大勢所趨，終莫能移。在這種社會狀況之下，自由主義思想，雖能一時興起，但因缺乏社會的營養，終不能長久支持，這也是沒有辦法的。總之，不問其理由如何，羅馬到底不是自由思想的樂土。

羅馬人不像希臘人，不是天生的思想家。世人都說羅馬沒有產出足以感動後世的大思想，這本是真的。羅馬時代的思想，都是繼承希臘的，大概可分兩派。一

是享樂主義的伊壁鳩魯學派（Epicureanism）。一是嚴格主義的斯多噶學派

（Stoics）。伊壁鳩魯學派是希臘末年不健全思想的代表者，他立於唯物思想上，不信未來觀，否認神，專繼承個人主義的快樂說。他又否定一切習慣和規範，把國家的起源，當作人爲的，社會契約說，即萌於此。他的根本上，也有自由主義的思想在那兒活動，我們固不能完全抹煞他，但是這個自由主義思想，過於羸弱，只主張個人物質的快樂的自由，到底不能成爲一種動世感人的社會思想。

其次斯多噶學派的思想，一部分歷史家，說他是近世的天賦人權說的根底，並且是由人類平等的思想和世界和平的理想而成的。但是，他太走於極端的理性主義，且陷於個人的狹隘的因循，恰和伊壁鳩魯學派成爲兩極端的思想，因此同歸於反社會性、反現實性，在社會思想上，也弄得失去了活潑的生氣。所以其中雖有自由主義的萌芽，而終未能成爲動的素因，就是因爲沒有這種生氣的緣故。

要之羅馬時代不是自由主義思想的黃金時代，卻可說是他的逆境的時代。不過我們對於這羅馬時代，不可不體察如下的事實——即無論何種時代，都有自由主義的思想存在，而自由主義又隨着社會的情形，要怎樣歪曲就可以怎樣歪曲的這種事實。

第五章 中世的自由主義

歐洲中世紀，世人稱爲黑暗時代。這個時候的自由主義史，也是處於黑暗時代之中。當時基督教神學以絕對的權力，把自由主義思想完全摧殘盡了。不僅自由主義如是，一切都受他的壓迫，失掉了活潑的生氣，只在黑暗裏面摸索罷了。

原來，基督教多半是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宗教。他是從猶太人所謂「選民」（被神選拔了的人民）的褊狹思想中脫出，排斥專制主義，主張人類的自由平等，及以愛他主義爲本的服務。而這種服務，並不是弱者的屈從，卻是有能力者的謙遜。他那人類平等說，由憐愛精神而越發有力。關於財產方面的思想，也比向來的希臘哲學更進了一步，古代基督教徒，差不多形成一種共產的平等社會了。

但是這樣自由主義的基督教，到了保羅 (Paul)、彼得 (Peter) 等時代，比耶穌時代保守多了。據保羅所說，「一切人們都應該服從掌權在上的人。因為權都是出自神，凡權之所在，即是神之所立。所以悖於權者，就是逆乎神。逆乎神的，當然要受神的裁判。」後來帝王神權說，就在這裏萌出芽來了。實在基督教，因和羅馬的統一主義、秩序主義相妥協的結果，遂至變作專制主義思想的背景了。

於是羅馬舊教 (Roman Catholicism) 成爲羅馬帝國主義的御用宗教，對於信仰生活和思想生活，發揮了莫大的壓制的權威，但在這中間，教權和政權的衝突，相繼不解，羅馬帝國遂漸次崩壞了。其後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雖和羅馬帝國相分離，而那專制主義的思想，仍是沒有消滅的。羅馬帝國的塵土，雖分裂爲封建的諸國，而宗教思想，仍是唯一的統一勢力，壓制人民生活，這是歷史上所舉示的。這些思想，在教父奧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的宿命論和托馬·達基諾 (Thomas

D'Aquino) 的理性論中，可以看得出來。

托馬·達基諾在種種之點，一方面確是一個代表中世紀的思想家，而同時又用「自然法」的思想，作了中世到近世的一個思想的渡橋。他的「自然法」也是立於「神法」和「制定法」之間的。他主張「制定法」是由人類意思所制定的法，必須立於自然理性法的下位，他從人類本性中，努力去導出國家和法律，這和近世思想是很相接近的，但他卻依然在「自然法」之上立了一種「神法」。所以他還是一位中世的思想家。而且「神法」能以絕對的權力，壓迫一切，因此特地由他的「自然法」被解放了的人們，又不得不再為專制主義的俘虜了。

這樣看來，中世紀在自由主義歷史上的確是一個黑暗時代。但是在這黑暗中，也不是沒有兩三點的光明。尤其是屋肯 (Wilhelm von Ockam) 巴士亞 (Marsilius von Padua) 等，曾主張人民的權利，把古代自然法中所產出來的國家

契約思想，善為利用，卻是很有興趣的事實。據巴士亞所云「國家是自由人的社會。

若數人或個人有立法權，則容易營私利……反之，無論何人，沒有在自己所知的範圍內來做害自己的事情的，所以把立法權屬於人民全體，然後纔能增進人民的福利。」這種思想和後世之功利的個人主義中所產出的自由主義，是很相接近的。

要之，中世紀的社會，除了幾個例外，決不是自由主義的樂土。專制主義的束縛，把一切社會都壓倒了。然中世和近世之間，有了偉大的地理上的發見。如好望角的發見，東印度的海路的發見，西印度以及美洲大陸的發見，乃至於迴繞地球一週的新企圖等，使人民經濟生活，完全一變了。

隨這地理上的發見，人民的眼界也擴大了。思想界從中世紀教會的束縛脫離出來，而向着獨立的方面努力進行。他們不僅專求信仰，並且依據理性，想作自由的活動。於是「合理主義」漸漸發展了。

個人脫去教權的壓制，願從自己的理性時，在思想和行動方面，對於其他的干涉，也不得不努力排除，因此走到近世的路途，就向着「個人主義」去了。

個人希望自己的本性的自由發展，同時就想去滿足自然的衝動。於是人人想着天國時，就必想起自然。近世自然科學的發達，是由有這種思想作背景的緣故。在接合自然，保護個人自然的要素上，又不能不走到「自然主義」去了。

這些合理主義、個人主義、自然主義的傾向，的確是入近世時代開放了的關門。所以中世末期的自由主義，也不得不帶有這些傾向。而且此時自由主義運動，明明的有這兩個目標。第一，反抗基督教思想，恢復古代希臘哲學——即由「文藝復興」而表現。第二，依據自由主義，改造基督教自身——即成爲「宗教改革」。近世文明，就是這二大改革的產物。而這兩種改革所共通的傾向，就在合理主義、個人主義、及自然主義。

我們試看中世紀末期的思想家，如馬基雅弗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波當 (Joan Bodin)、格老秀斯 (Hugo Grotius) 等。馬基雅弗利人人知道他專制主義政治學的大家。但是他的君主專制主義，於打破法王政治及統一一意大利，確是成了一個是有力的利器。他的政治學原理，即在爲着人民自由而戰，這是明眼的政治學史家所不能忽過的事實。他的政治思想，所以反陷於專制主義的緣故，是起於人類性情中的悲觀說——即若將人類自然的放任了，其結果必常歸於「惡」(怠惰和逸安)這和波當，如出一轍。

波當在某種意義之下，是自然法社會契約說的元祖，近世思想家，莫不認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但他根據「性惡說」達到完全和近世社會契約說相反的結論——即君主專制主義了。並且他依據合理主義，主張「君主主權是絕對的，不可分割的，因爲可分割的主權，早已不能成其爲主權了。」這種主權，他雖承認是由國民契約

交與君主的，而一方面又主張君主主權自身是絕對的，這對於近世思想的先驅者霍布斯給了莫大的影響。

第六章 自然法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近世思想的一大派別，是源於「自然法」的思想。而自然法論的重鎮，不待言就是托馬·霍布斯 (Thomas Hobbes)。

霍布斯曾經想定兩種實體。一是由自然所產出的自然的實體，一是由人類所創造的人工的實體。國家是屬於後者的主要實體之一。而且據他的學說，人類本性，決不是社交的。人類之自然的努力，是趨向於利己主義的自己保存。即在自然狀態中，人類是相互立於「一切人對於一切人的戰鬥」的關係的。在這裏人類的理性和人工，就表現他的作用。理性卻來指教人類，他所指教的，就是這種戰鬥狀態，實非所以滿足自己保存的自然要求之道。而排除這種戰鬥狀態，必從其為戰鬥的

原因着手，即不外排除「一切人對於一切人的權利」。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人類便結一個社會契約，各拋棄個人的權利了。這就是國家和法律。即一切人的一切權利，都歸之於國權了。國權所以能舉全力以保護個人的利害，就是這個道理。

由是霍布斯從自然法論和社會契約出發，達到和自由主義思想正相反的「國權萬能論」了。據他的見解，個人依社會契約，永久拋棄了他們的權利，所以個人對於國家，毫無何等要求權。國權固不得不準據自然法，但他應作何事，個人沒有決定的權利。財產只能由國家確定。宗教上的要求，國家也能否認他。霍布斯確主張國家有無限制的主權。

和這自然法上的專制主義相對抗的，就是自然法上的自由主義。兩派相爭的結果，結局自由主義占勝利。這派的選手而兼先驅者，就是那鼎鼎大名的約翰·洛克 (John Locke)。

洛克的思想，也和霍布斯一樣，從國家以前之自然狀態的觀念出發。但他所想的自然狀態，恰和霍布斯的相反，主張關於生命、自由、財產，有一種自然的權利在。在這三種權利，凡個人都是一律平等的。甚麼道理呢？因為他們理性的本能都是相同的緣故。這種理性的自然權，行於自然狀態中，不能受任何人的侵害。處罰犯人的權利，就從這裏而出。若所有的個人，都要作這種處罰，則自然狀態，立刻就變成一般的戰鬥狀態。因避免這戰鬥狀態，所以不得不設立國家，同時一切權利侵害的處罰，都為國家所規定了。

洛克又和霍布斯一樣，以為國家的成立，是基於社會契約。但是關於社會契約的內容，兩者又全然相反。霍布斯謂社會契約的意義，在個人之自然權利的拋棄，而洛克卻主張這正是該權利的保障。據洛克的見解，無論何人，不能拋棄自己生得的權利。無論何人也沒有把處理自己生命的權利交與國家的必要。並且也不可能。

不僅生命的權利如此，對於自由的權利，對於財產的權利，也都是同樣的。他以為若是國家不能盡責去保障個人之自然的權利，個人對於國家便有改革的權利。

洛克所創之自由主義的自然法論傳到法國後，遂為孟德斯鳩（Montesquieu）廣播於世，到了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更走於極端了。

盧梭也把自然狀態的觀念作他的出發點。據他的見解，在自然狀態中，人類是漸相分離，而個個都營天真的幸福的生活，且很抱有特殊的感情，而甚愛自由平等。

然到人類住定了一定的場所，個個得有土地來開墾的時候，情勢就忽然一變。從此家族關係和社交關係就漸漸發生出來，因要規律這種關係所立的約束，就是所謂社會契約。

依據這個社會契約，以前人類可以任意選擇的財產，就立出法律的國家的界限來了。盧梭本來以自然狀態為理想，而以文化狀態的主要弊害之源，歸於私有財產

的形式中，但他在國家制度，又不能不依社會契約，明瞭的承認個人的所有是一種財產。對於自由和平等也是這樣。猶如財產因社會契約的結果，從自然的財產變作法律的財產，而自然的自由也變作法律的自由，自然的平等也變作法律的平等。

這種社會契約說，不可看作單純的歷史的解釋。盧梭固然有時像是把他解作歷史的事實，但從契約說的全體看來，卻不得不把他當作一種道德的或理想的發生。這個社會契約，是一個倫理的觀念，是確定法律能是甚麼應是甚麼的一個規範。只在適應這個規範，法律纔能發生出來。

這樣看來，盧梭學說中之一特色所謂「綜合意思」的思想，就最容易理解了。即適於綜合意思或出自綜合意思的，纔能現實的認他是一種法。而且這個綜合意思，完全保有主權的支配力，除此以外，便沒有國家的權力存在了。他認國家上想要實現的，是自由平等，而這自由平等，依「綜合意思」的思想，纔能有合理的根據。

盧梭因主張個人的自由平等，達到了綜合意思的概念，這在思想上，確是一大進步。他唱社會契約說，其出發點，無論如何，不能脫離個人主義的根本。但至社會契約的概念和綜合意思的概念相結合時，就是於個人意思之外，承認有人類全體的意義。所謂「全體」、「共同團體」及「社會」等名稱，就有獨立的意義了。這種思想，漸漸發展起來，以至黑格爾（G. W. Friedrich Hegel）、康德（Immanuel Kant）等在德國哲學上作出了國家概念、自由概念，這於社會思想上，算是很有興趣的一件事。

總之盧梭的這個自由主義思想——即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自然的權利，社會契約的思想，在法蘭西革命上，成了一種思想的資料，而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的自由思想，在近世民主主義政治的建設上，給了許多的貢獻，這都是不可否認的歷史的事實。

本來社會制度，雖不是由「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似的空理空論所能作成的，但在此等社會制度的背景中，有這些自由思想存在，卻是不能不承認的。

第七章 經濟思想中所表現的自由主義

十九世紀之初，和這一「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自由主義思想並行發達的，就是經濟思想上的自由主義。世人把他叫做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

他的先驅就是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

重農主義者，在經濟政策上，和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常相對抗。他們唱農業本位說，主張社會經濟上唯一的生產事業，只有農業。但是在這裏和我們有關係的，不是他們經濟政策上的問題，卻是他們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學說。

重農主義者唱自由放任說的根據，大致謂「只有個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利益。

與其由國家或政府來干涉，不如聽個人自己判斷，反可合乎自然的法則。若將個人自由的放任下去，他自然會知道利與不利，自然能生出社會的協同。若加以干涉壓迫，施行種種人工的制度，反足以妨害個人的自由活動，社會的發達，也就因此而被阻礙了。」這就是他們的社會理論。

傳播這種思想把經濟學完成了的，就是英國的亞丹·斯密司(Adam Smith)。他的經濟思想，不像重農主義者的那樣褊狹。但是他的根本的態度，確是承着重農主義者的衣鉢。在經濟生活中，他也承認人類的利己心，是經濟活動的原動力。並也合乎自然的法則。若將各個人自然的放任了，由他們的利己心，可以作出最大的活動。推而至於全體社會，也不得不同樣的行動，而且認為是必要的。極端的利己主義，常為競爭所限制。此時若規律各人利己的活動，反足以減煞「競爭」的自律作用，所以唯有自由競爭制度，纔是社會的最有利的經營方法。利己心和自由競爭，

的確是斯密司的經濟思想的根本。

在這種意義上，斯密司以為把向來的不自然的障壁一律撤廢，是國家的使命。他對於一切獨占權的弊害、大地主的越權行爲、同業協會的工業結合、保護關稅的國家制限等，嘗反覆詳論，都是基於這個理由。人類都知道如何實現自己的力量纔能最合於目的。對他們給與完全行爲的自由，是國家的任務。本來國家的唯一任務，就在對內對外保護個人。此外，只有個人力量所不能做的某種特殊的社會設施，纔由國家去準備就夠了。——這種議論，便是他的社會思想的表現。要之，斯密司依據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把經濟學建設出來了。

後來，繼斯密司而起的，有理嘉圖(David Ricardo)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諸經濟學家。他們都不過是繼承個人的、功利的自由主義罷了。而社會思想的發達，對於此等經濟學說，供給了許多哲

學的基礎。尤其在功利主義方面，有邊沁 (Jeremy Bentham) 出現，把古代伊壁鳩魯學派復興起來，以快樂爲人類的幸福，更對斯密司的經濟學說，徹底的給與一個倫理的基礎，主張各個人的幸福是和一般的幸福相一致的。他認定人類幸福的條件，就是生命和財產，而國家的任務，就在謀此二者的安全，所謂國家全體的幸福，即不外國民幸福的總和，於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原則，就從此產生出來了。

這種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人生觀，確是當時經濟自由主義的根本。把這表現於實際運動的，就是哥布登 (Richard Cobden)、伯來脫 (John Bright) 等的穀物關稅廢除運動。當時英國曼徹斯特市，是這黨派的根據地，所以世人把他叫做曼徹斯特黨，對於這種經濟的自由主義，現今還叫做曼徹斯特學派。

完成曼徹斯特學派的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就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但是此派到了穆勒的時候，那種徹底的個人主義乃至自由主義的

態度中，卻現出了強烈的社會的閃光。他的炯眼，對於十九世紀中葉產業革命的結果，老早就知道必會發生一種個人的自由主義之危險，並且看出了由這個人主義所致的社會的損失。例如對於土地所有者課稅的時候，因地代(HoBt)騰貴所生的利益，他主張應歸於國民全體，這就足以竟其經濟思想的變化了。

使這種傾向更進展了的，是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他的根本思想，在乎個人的自由主義，誠不讓於他的諸先輩，然其社會的傾向，卻大大進步了。他在社會思想中，採用生物學上的進化論，以拉馬克(J. B. P. A. d. m. d. Lamarck)的「順應原則」和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生存競爭原則」建立了他的社會學說(他發表這個思想，卻在達爾文「種之起原」的出版以前)。

斯賓塞思想的出發點，依然是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據他的見解，「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在於個人的利益和功利。但人類於生存競爭中，所採取的最優越的手段，

就是人類的社會結合，社會可漸次由單純的手段移到自己的目的。個人常順應於社會，而各個社會又常互相順應。這種順應，循行愈廣，則社會的衝動，和利己的衝動愈相並行。所以社會衝動的進化與個人對於社會的順應以及各個社會互相的順應，在這裏就把個人的鬥爭改向社會生活的平和方面而進化了。

以英國為中心之個人的功利的自由主義，由斯賓塞的力量，達到最高的階段，並且依他的進化理論表明了社會的理想傾向。而一方面以法國為中心之天賦人權的自由平等論，由盧梭的力量，得了最大的辯護者，並且在他的綜合意思的概念中，顯示了社會的理想傾向。把這兩件事對照起來，尤有特別深長的意義。在這裏，時勢的變化，當然是一個有力的原因，而在別一方面，自由主義所憑藉的思想，若僅以個人主義，功利主義，乃至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猶不足以支持，也就相當的暗示出來了。

第八章 日本的自由主義

日本思想史中，這種自由主義的運動，自古以來，想必也是有的。我在這裏，不欲詳論，只就明治維新前後所表現了的自由主義思想略述於下。

明治維新，未必不能說是自由主義思想所起的革新運動。只就維新的原動力而言，除和德川幕府相同，而立於社會經濟、政治上的薩、長或其他雄藩以外，原無所謂民衆運動。但是當時的幕府，爲甚麼一定要自滅呢？不是因爲那階級制度、封建制度及財政經濟制度已經不能維持進化了的社會的緣故嗎？換言之，維持幕府的變態，封建制度的思想，已大衰廢，對於新社會的要求，就漸漸興起來了。而這未來的新社會，無論怎樣總不得不以自由主義的思想爲根基。

大凡所謂新思想，對於久中人心的舊思想起而反抗時，多以自由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而這種自由主義，常以自我的自覺為基調。古代希臘如此，近代歐洲也是如此。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上，也可看出同樣的事實來。明治維新的大方針，曾發表過五條誓文：一，廣興議會，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勵精圖治。三，文武百官，至於庶民，各遂其志，以勵人心。四，打破舊日陋習，以天地之公為本。五，求智識於世界，以興皇基。」據此可見其維新的曙光了。

嘗試行此種大革命時，最初作自由主義先鋒的，就是英國式的個人的功利的自由主義。而與固舊思想起而反抗的個人主義中，總覺得感情的要素少，知的要素多，因此就成為知的個人主義了。既是知的個人主義，當然不願歷史的傳統的關係，所以把歷史傳下來的社會制度，都去破壞，毫不顧惜。當時的人，以為歷來的事物，都是「舊弊」，要盡行打破，而去謳歌「文明開化」，他們的勇氣，確是這樣的。

從今日看來，在這舊弊的革新中，雖不免有過甚的破壞，但「廢藩置縣」的大事，業竟能施行無阻，這都是全靠個人的自由主義之賜。歷來在政治社會上發揮過絕對權力的武士階級也被打倒了，王政復古的大業也成就了，當時國民的自由思想，算做了革新的根本動力。

並且日本國民對於西洋文明，曾經嘆賞仰慕的，是在物質方面。所以最初從歐西輸入進去的自由主義，就是英國的功利主義，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到明治五六年為止，這種主義的輸入，簡直是直譯的，半生熟的，自從福澤諭吉出而玩味這種功利的個人的自由主義，時常發表其意見以來，這種社會思想，立即風靡一世了。例如「勸學」、「文明論的概略」、「學者安心論」、「西洋事情」等著作，都得著數萬數十萬的讀者，而且所謂「文明」所謂「學問」大半以形下的問題為主，即是功利主義的一種鼓吹。在英國式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之後，明治初年所輸入的，就是法蘭西式的自由

思想。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等極端的自由平等思想，也介紹到日本了。而這法蘭西式的天賦人權論，社會契約說，和英國式的自由主義不同，含有許多的感情分子，所以成爲當時新政治運動的起因，例如板垣退助一派的「自由黨」運動，就是完全醉心於「人民不得不伸張其本來權利」的法蘭西思想。然與此對抗而起的「改進黨」，卻是採取英國式的自由主義，二者互相對照，更覺明顯。

於是在明治初代，英國式的自由主義和法蘭西式的自由思想，或互相對立，或雜然混同，弄得風靡一世了。明治十四年，「自由黨」出現，板垣退助自己當先，遊說全國，其努力奮鬥的精神，真個蓬蓬勃勃，次年他在岐阜被刺時，親口留下了「板垣雖死，自由不死」的一句話，好比暮鼓晨鐘，登時傳遍了全國。

所以日本當時的事物，都要加上「自由」的名稱，纔會受人歡迎，新聞雜誌之類，自不消說，餘如英館則有「自由亭」，旅館則有「自由舍」，流行歌中則有「民權調」。

「自由調」等，甚至於「自由餅乾」、「自由饅頭」，簡直無物不自由，真可算是自由主義的全盛時代了。

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對於日本立憲政治的建設，資本主義文明的勃興，確是一大原動力。本來，思想經過了過渡時代的狂熱期，就會漸次歸於沉靜。日本思想界，因漸次有了國會，有了中日戰爭，有了日俄戰爭，或奉德國式的國家主義，或創日本式的國粹主義，或主張自然主義、新理想主義等等，雖經幾度的變遷，而這不過是自由主義思想，從表面的指導地位漸次隱匿了的狀態，至就社會思想的根源而言，無論在何種思想的全盛時代，骨子裏都是有含自由主義的。試看最近的「新自由主義」從社會的一角再現出來的事實，也就可以明白了。日本自由主義的表面活動，所以會一時中止了的，是因為明治初年自由運動的使命，已經相當完成了的緣故。現今新自由主義又將興起，大概是由於社會的要求所致罷！

第九章 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

原來，各種社會制度，當其發生之初，必都帶有清新的生命，但是經過了許久的年代，他就漸漸變成化石，精神消滅，僅存其形骸罷了。所以在這種時代，對於社會進展抱著一些希望的人們，隱約之間，必見熱血橫溢，不得不把這化石化了的社會殘骸來打破，令這殘骸底下的嫩芽發生出來，以構成有生命有意義的社會組織。這就是自由主義思想所由起的社會心理的原因。無論甚麼時代的自由主義，在他的骨子裏，都有社會制度的化石化和新興階級的活動力，試看上述的自由主義史，想已明瞭其大概了。

然則現今資本主義文明，已到了末期，社會階級，纔得歸於固定，新興的勢力，漸次

覺醒而抬起頭來，處這種現代社會的狀況中，自由主義，還可以不興起麼！前述希臘歷史，羅馬歷史中，最初打倒貴族專制的自由主義，其次又不得不來打倒財閥的專制，從事第二次的作戰，這是歷史進化上必然的過程。而近世史中，第一的自由主義，曾經打破了封建貴族的專制。其次，打破繼起的資本貴族的專制，可以說在現代還沒有這個必要嗎！

其實，現今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已發出反抗的呼聲了。這就是萬人共知的社會主義。然則社會主義，即是第二自由主義嗎？這就是本節應研究的問題。

依愚見看來，所謂社會主義中，也很有自由主義，也很有反自由主義。當社會主義最初發生的時候，對於社會一般的自由和解放，要求得很厲害，在其思想的內部，這種自由主義的要求是很盛的。這就是後來成爲所謂烏托邦的（Utopian）社會主義，是整個湮沒了的社會主義。及至馬克斯（Karl Marx）出來和黑格爾一派

的國家統一主義相野合，樹立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時，就很缺乏自由主義的色彩了。而且他有一種武斷的理論，硬說自由主義是曾助力於振興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想，所以不可不和資本主義一齊打倒，對於自由主義也下了這樣的排斥。本書的目的是講自由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固不必去分析，但馬克斯一出後，可以說社會主義的陣營，的確是共產主義化了。這共產主義中，含有一種——排斥自由主義的——國權萬能主義，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社會主義的反自由主義傾向，在社會思想中風靡一時。最近出了費邊社會主義 (Fabianism)，出了基爾特社會主義 (Guild-socialism)，這風潮好像又再轉換了。

究竟，社會主義的理想是甚麼呢？這雖是本書範圍外的問題，依愚見簡單的說一句，他是反抗資本主義的專制，而以民衆之實質的解放為目標的。然則，追根到底，在社會的理想上，要求民衆自由平等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還是沒有何等的差別

嗎。

那社會主義中，含有階級鬥爭的理論。但階級鬥爭，總不過是達到社會理想的一個手段。社會主義立於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但這唯物史觀是一個歷史觀，社會不能就斷定是絕對的真理，只可算是枝葉末節。而對於社會終極的理想上的目標，是要社會上一切的人，都能立於平等基礎上，使自己的生活的能夠完全自由發展。若社會主義所向的目標，出乎這理想以外，——例如階級的專制——便是以一種階級制度來代替一種階級制度，這不是我們所應採取的。並且在這中間，惡弊極多，我們認為是絕對不可的。

說到這裏，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差別，想必很明瞭了。要之，建設理想社會所採用的手段，不過是走進理想社會的過程上的差異。同屬於社會主義，也有採用議會主義，想在現在政治制度的內部，利用某種勢力以改造社會的，也有完全否認議會

主義，利用民衆勢力而從事革命行動的。例如工團主義 (Syndicalism)，是要取直接行動的。基爾特社會主義，是要改造國家政治組織的。其餘也有以勞動合作社的經濟團體爲主體的，也有以社會黨的政治團體爲中堅的。——同一個社會主義中，所採的手段，千差萬別，各有不同。況且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本來是兩種主義，關於社會改造的手段過程，顯出差異，當然是不足爲怪的。

然則關於改造的手段過程，自由主義是怎樣呢？自由主義，在他的理想目的上，是主張自由平等的，而同時在他的手段過程上，也常不能離開自由平等。換言之，即走進理想社會的過程上，他也不像共產主義一派的那樣去走階級專制的路程。理想的社會，不能一轉眼就會實現，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這長遠的過程中，一步一步向前進行，去實現自由平等的理想，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態度。自由主義所以成爲一種漸進主義，也就是這個緣故。而且自由主義者相信這種漸進，卻是走的捷徑。

由上所述看來，自由主義，不是立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上。本來現代社會中，有經濟的階級（縱令境界線不甚明顯，說不定是二階級或是三階級）存在，卻也是事實。但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只是這階級的水平運動，不是各階級相對立的鬥爭。有許多時候，特權階級，以這種水平運動不利於己，起而反抗他，其結果或釀成階級和階級的鬥爭，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這是結果，不是目的，也不是目標。並且縱就結果而論，試看向來的歷史上，特權階級和一般階級，也不見得是如此明確的對壘相爭。多數的改造運動，是由特權階級的一部分加入一般階級的戰線中，同時一般階級的一部分，做特權階級的傭卒而供其驅使罷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漸次改造的時候，恐怕也要經過這種路程。若有人斷定資本階級因求自己利益，必會反對這種無產階級的水平運動，這是沒有甚麼根據的，恰和主張初期經濟學的自由放任論，是從人類追求自己利益的本能論出發了的，陷於同樣的武斷。

第十章 新自由主義

如前節所述，自由主義，對於理想社會的見解，殆與社會主義相同，唯關於手段和過程，根本上多取相反的態度。但是，這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間的差異，大概不會像資本主義社會成立前的自由主義和成立後的自由主義相差得那樣厲害。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成立前的自由主義，曾經援助過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立，而資本主義社會成立後的自由主義，卻是把資本主義制度努力去改造更張的。茲為便利起見，姑稱後者為「新自由主義」。

如最初所述，自由主義，是一個人生觀，是對社會的一種態度。所以社會的組織化石化了，民衆的自由平等的發達因社會組織的束縛而被阻礙了的時候，就不得不

有自由主義出來，去打破這種壓制。並且在實際上，早就打起來了。爲打破封建制度而起的，是那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爲改造資本主義制度而起的，就不得不是現代的新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歷史中，所謂自由思想，是怎樣發生的，怎樣發展的，我們已經考察過了。要由這所得的智識，去決定「新自由主義」到底是甚麼，這就是本書的最後工作。

老實說，新自由主義，在社會思想上，還沒有確定的形態。去把他確立起來，便是現代社會思想家的使命。茲就鄙見所及，把他的輪廓，略略描寫於下。

第一，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應的新自由主義，不可像從前個人的功利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固然是出於人類個性的自覺，而這個性內部，不但有個人性、功利性，並且有社會性、正義性的這種事實，非十分認清不可。僅只完成了個人性、功利性，不能說是人格之自由的發展。毋甯以社會性、正義性的活動爲社會改造的基調，纔

可算是自由主義發達的結論啊！我們在盧梭的思想中，在斯賓塞的思想中，應該得過了此等的暗示。

第二，新自由主義，不承認自由競爭原理的絕對性。這是由於第一定理所得的結果，因為若任各個人去自由競爭，結局就是百人中，只承認一人的自由，而顯出九十人的不自由，那就不免自己抵觸，違背了定理。「有」的自由，當然要承認。而同時「無有」的自由，也不能否認。換言之，使義務和權利相對立，竭力主張社會的責任，是補正向來的自由主義的一件要務。

第三，應創立的新自由主義，一方面須獲得生命和財產的自由，同時又非獲得「協同」的自由不可。「協同」是人類社會性的一部分，而是社會組織的根本。向來的自由主義，所以會墮於卑近的個人主義，就是因為不顧這協同原理的緣故。協同的意義，不是指孤立的各個人間互相交換利益而言，乃是依據人類本能的自我

的發展。向來的結社、社會運動所以走錯了方向，是因股份公司的思想侵入其間的緣故。建設新社會的「協同」自然要依據別種觀念。即在合作社，是能認出大我的真正的實在團體，並供給達到各層社會的思想的資料。

新自由主義對於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應取何種態度，大體已經說明過了。在這裏更簡單的說一句，新自由主義，是反抗資本主義專制的。對於「資本」本身的存在，固不去否定。但是把資本作為一種「權力」來壓制民衆的自由，就不得不去反抗他。向來的自由主義，對於參政權、立法權，以及財產權等要求自由平等，而新自由主義，則對於「資本權」要求自由平等——在這裏我們把「財產權」和「資本權」區別為兩個不同的概念。財產權是個人所有的權利，資本權是社會使用的權利。——一切的資本，既都使用於社會的目的，則一切的社會人，對於這種使用，都能有共同的自由。現今世人主張以法律限制所有權，對於財產之社會的責任，也漸次認

明了，這不能不說是逐步接了近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現像。

如屢次所述，自由主義本來是出自人生觀的。隨時代社會的變遷，而轉易其形態時，便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特色。尤其在現代社會中，這「自由」的虛名底下，存有非實質的自由，或且反為有「非自由」潛伏在裏面。這種事實，在經濟的自由中尤甚。把這空虛的自由化作實質的自由，把這非自由變成自由，便是現在的新自由主義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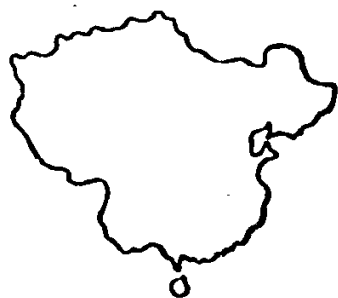
以上所述，與其說是新自由主義的本體，毋寧是指點指點新自由主義應行的路徑罷了。但是，前曾說過，新自由主義現今還在建設的途中，而這篇小稿解說社會思想的自由主義，至此也可得相當的滿足了。將來新自由主義思想完成的時候，就是現在資本主義社會改造了的時候，因此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思想，變成歷史的思想的時候罷。凡觀察那足以左右現代社會的思想時，這都是不可避免的途徑。

本稿姑先告一結束，深望卓越的社會思想家能夠出來，俾這新自由主義得以勇猛精進。

民衆
文庫

自由主義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澤田謙
譯者 羅超彥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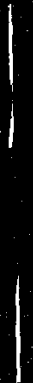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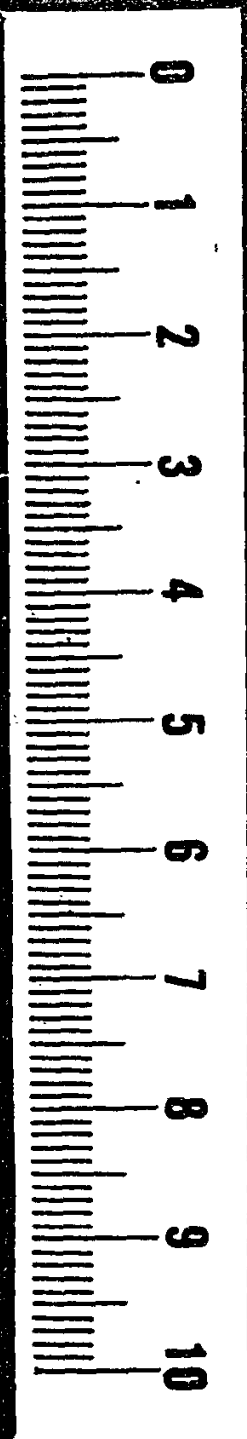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民衆文庫

都市政策

劉友惠編



都市政策

第一章 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

都市的行政組織，各國皆設有市議會與市長兩個機關。此等人選，本都市自治的精神，都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出；至其間的權限關係，則大小疎密，又各不同。茲分述於左：

市議會是由人民用投票選出的市議員組織的。議員額數，各國皆按都市的人口數，有一定的規定。譬如德國規定：人口在二千五百人以下的議員額數是十二人，五千以下的十八人，一萬以下的二十四人，一萬以上至五萬每增一萬加六人，七萬為

四十八人，九萬為五十四人，十二萬為六十人，更上每增五萬加六人。茲舉各大都市之實有額數言之：柏林是百四十四人，倫敦是百二十四人，巴黎是八十人，紐約是七十人，東京是八十八人。議員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並非市民全部皆有，惟其中得有公民權的人們方有之。公民權的規定各國法律不一。關於年齡的制限，英美法皆定為滿二十一歲以上，德國為二十四歲，日本為二十五歲。關於納稅的制限，當此普通選舉的風潮澎湃之時，各國皆已廢除，只限定須住居在都市之內的市住民。惟英國仍注重財產資格，以此為公民權的主要素，特別規定：須在市內有土地房屋，或有住宅，有營業地；有些地方且規定：房租每年須在若干磅以上。——房租即含有地方稅的意義——且同時並規定：只要在市內有營業地，就是住在離市七哩以內的市外，也有選舉權；又只要在市內有財產，或在市內納相當的稅，就是住在離市十五哩以內的市外，也有被選舉權。日本亦規定：須能自營獨立的生計，並於二年以來納有市的直

接稅的，方是市公民。選舉是每三年或四年施行一次，多擇星期日行之，俾選舉民易於投票；若美國且以選舉日爲休假日，無論男女老幼，舉市若狂。且當選爲議員，一般皆認爲是最榮耀的事，備受尊崇。其重視選舉之風可以想見。誠以所選議員的賢不肖，關係市政的前途至大且巨；選出的議員雖不一定要偉人名士，然總須能以獻身的精神，竭力求市政的進展，爲市謀利益，方合選舉的本意。反觀我國市的自治尙未實行，對於市議會雖未有經驗；然只看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員，當選舉的時候，人民是漠不關心，不知選舉意義的重大，運動選舉的人，則利誘威脅，無惡不爲，弊竇百出，徒有選舉之名，毫無選舉之實。如是選出的人，其目的當然無非是借此作自己出風頭，發橫財的階梯，那能有絲毫爲國爲民的觀念？所以結果就弄出場內演武行，場外做豬仔的怪劇來。十餘年來雖說是一般人民的程度已大增進，然能否使人無重蹈前轍之杞憂，誠是一個大疑問；以視人之以議員爲無上的榮譽，不惜犧牲一切，爲社會擔負此重

要的職務，誠不可以道里計了。

市長，各國概由市議員選舉之，惟美國是由市民直接選出。據美國學者所說，用直接選舉法的，不容易得到公正，適任的人物；美國市政所以比歐洲的腐敗，落伍，此誠乃一原因云。市長之資格各國均無一定的限制，但實際多半是擇資格老的市議員或富有經驗的官吏充之；日本並須經天皇的裁可。惟美國是由市民自由投票；故與其說於行政上有手腕經驗，勿寧還是以能得民衆的歡迎爲前提。市長的任期，德國最長，普通爲十二年，終身制的也有，六年或九年的也有；英國最短爲一年，美國二年，法日皆四年。德國的市政所以能有卓著的効果，採用長期制真可說是一個大原因。英國任期短的理由，是因英國市長的社會的地位極其尊崇，被選爲市長，與其說是請他來雖市政，勿寧乃對於此人既往的功績，與以一種名譽的酬勞；所以要縮短任期，俾許多人可以同享此名譽職。

統觀各國市政運用的制度，大體可分爲二派：一是市議會集權，一是市長專責。英德是採用前種的制度，一切市政的運用皆歸市議會掌理，由議會互選參議員或特別議員及其他委員等，用合議制担任市的事業。所有吏員的任免權，法律及預算等的提案權均不屬市長，市長對於議會所議決的事項更談不到有甚否決權；故市長可說是議會議決案的奉行機關，是市的代表者，不是市的責任者。故選舉的時候，不必着眼才幹，勿寧以德望爲重。美法日各國則採用後種的制度，一切大權歸市長一人獨攬，市議會殆成爲諮詢機關。市長於吏員任免權及法律預算的提案權之外，並有種種干涉議會的權力；對於議會的議決案有否認權，得舉示理由令其再議；又爲各種委員會的當然委員長，以統制指揮之。兩制相較，自然是英德所用的議會集權制最爲合理。蓋由都市自治的立腳點說來，與市長以獨裁的大權，將使自治體的精神完全抹殺；且事實上市長與議會間的權限分配甚難適中，因之常起爭執，至須求上級機

關爲之決斷，未免有失都市的體面，難期市政的圓滿。尤其如美國市長用直接選舉的，往往具有才幹，富於經驗能勝市長大任的人，因黨爭的關係，不能不辭職而去，或迫其去職；這又何能使市政按前後一貫的方針，一步步向預期的目的發展去？其結果自然景朝秦暮楚，毫無進取的精神，而陷入退嬰的狀態。若大權集中於市議會，則前述之弊可以一掃無遺。英德市政所以能永續地，健全地發達起去，而獲得卓著的成績，誠皆制度使然。尤其德國的市長長期制，比英國的一年短期制更勝一萬，益使市政立於確定不拔的地位，絕少動搖的機會；近二十年來德國市政成爲世界的模範，雖說是運用得人，要亦有其所以能成功的立法的原因存焉。但英國的市長任期雖短，然另外却有固定不動的市秘書（Town clerk），從事於各種事業的計劃經營，並綜理一切事務，出席於各種委員會，事實上是行着市長的職權，有似德國的參議員會；其地位之重要，功績之偉大，無出其右。英國市政所以能與德國並駕齊驅，不能不歸功於

這市秘書；而研究英國市政的，自亦不能不注目於此市秘書的作用了。

兩種制度的利弊雖已如上述，然若就我國的現狀說來，則究應採用何種制度，未始不無研究的餘地。蓋現當訓政時期，固尚談不到市議會的組織，即日後實行自治之時，當試辦的初期，選舉到底能否不再蹈前轍，全憑金錢權勢為轉移；及選出的人到底能否不醉心於權利，而肯獻身的犧牲其寶貴的勞力與時間，實心為社會服務，姑皆置之不論；縱即假定其盡係熱誠高超之士，以短時間的訓練，亦未敢謂其行政的經驗可以盡如人意。將在發芽初期的市政的全生命，完全交給這班人格尚在試驗，手腕尚在磨練中的人們，去做他們的試驗場，練習品，任他們開倒車也好，爬上山也好，橫衝真撞，為所欲為，這未免把市政看得太兒戲了。所以說勿寧還是慎重地擇一二品格純潔，經驗宏富，手腕幹練為我們素所深信的人去當市長，將大權交他一人負責，按照預定的計劃做去，至少可以少開幾次倒車，少重演幾回別國或前人已經演過的失

敗。我們並不是固藏着英雄崇拜的舊思想，倚賴成性，只想抬出幾個大人物去努力，自己來坐享其成；也不是思想退嬰，不求取法乎上，冀達最高的理想。不過凡事不能躡等：不問自己四周的背景如何，但眩於歐美燦爛的成果品，欲將他全套搬來，硬裝上去，一步而跳到龍門，我們敢相信其祇見其善不見其利；與其畫虎類狗，何如度德量力，循序而行。故我們敢斷言道：英德的制度雖屬理想，然必須人民的政治的能力增進到相當的程度時，方能行之而有利無弊，非一朝一夕所驟能模倣的。請觀日本！她的市制從前不是完全照抄德國的嗎？然其結果則是非牛非馬，不但沒得到好處，反釀成市議會與市長互相傾軋的怪現象來；市制幾經修正，現在已逐漸步美國の後塵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願吾人引為龜鑑也可！

第二章 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其中雖包含着許多問題，然主要的不外市全體的構造，道路及區制等而已。所謂都市的構造，就是說都市應如何建設法。大體言之，都市的建設可分為美國式與歐洲式二種。前者是將道路規則的縱橫排列，有如棋盤；我國從前的舊都市多用此式，北平的市街即其一例。後者乃於相當地點設一中心，道路由此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去。兩式相較，當然是放射式更見進化。美國的都布，道路多半都是棋盤式；然最近新建設的華盛頓首都，則依照法國工程師的計劃，採用放射式道路。欲將舊有的棋盤或道路改為放射式，當然是不容易的事；然若在一地方建設新都市，自然是以採用放射式為宜。但在現代，新建都市是極其罕見；最近的實例惟有澳洲。

個而已。澳洲中分許多省，各省皆有省會，而澳洲全體卻未有首都存在；到近來人們皆感覺有首都的必要，故遂於數年前着手建設。

然即在現在，亦並非沒有建設都市的機會。尤其我國現在各地的都市都只在胚胎的時代，範圍極其狹小，地價未十分高漲，高樓大廈也還沒有；當局者果能不囿於目前的情狀，而有百年的大計，則此時稍下一番苦心，因勢利導，忍受些微苦痛，徹底改革，也就不難計劃出一個理想的都市來。年來都市改革的風尚瀰漫全國，甚願都能本此精神做去，則將來我國的都市一定都可以凌駕乎歐美各市之上。

次於都市構造的，就要算道路的擴張。我國各市除一二特別的——如北平，成都等，——之外，道路之狹窄，交通之困難，誠非人們意料所及。現在到處都漸次使用汽車，多用汽車的地方，道路的擴張尤不能一日或緩，非傾注全力不可。歐美各大都市道路的幅員都狠寬，然而又有第二的問題發生，迄今尚無好的解決辦法。就是說：

汽車每到交叉點的地方就要減低速度，或竟須停住；因此人們就大感汽車的不便。此種問題將如何解決法，甚值吾人深加注意的。

現代的都市因產業上或其他理由分爲若干個區域。重要的分區是爲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公所區等。此等區域雖屬自然的成生，然此後仍須以市的權力大體將牠劃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爲工業區位置的決定，非特加注意不可。蓋現在動力多用蒸汽，而煤煙遂爲工業區的附屬品。但風的方向是因季節而不同，故決定工業地須將風的方向加入考慮之中。然冬季人家多將門窗關閉，故當考慮風的方向時，應以夏季爲標準。

無論任何都市，均不斷地有局部的改造；各國都市常有市區改正，是吾人所目擊耳聞的事實。然常見許多都市，其市區改正多只行於市的中心，對於將來將成市的一部分之近郊的發達，概取放任態度，漠不關心；這誠可說是大謬的見解。蓋近郊地

方，因市內的漸次澎漲，不數年亦將改作市的一部分，遂即發生市區改正的必要。但市內的市區改正需莫大的費用，若近郊則地價較廉，苟能早事着手，則實行上可以省去許多困難。譬如道路的擴張，在市內收買土地須耗巨金，近郊則耗費較少。故若顧及數十年後的發達，則近郊的市區改正，比市內的市區改正還要更感必要。具有遠大眼光的執政者，常於將來勢必發達的近郊，預將道路闢好，溝渠設就，以待人來此居住。吾人深望我國的當局者務必注意及此，早為之備，則將來不知可以省去許多的麻煩與金錢了。

第三章 都市的美觀

都市的構造雖如前述，然同時尚須顧及都市的美觀。蓋若以都市比人的身體，則都市的構造是人體的姿勢；故身體無論如何強壯，容貌無論如何美麗，若姿勢不良，便大失其美感了。欲使都市美麗，先必使都市的構造整齊。然姿勢無論如何優美，我們終不能任其常是裸體；故都市亦有如人體，必加以相當的衣服。都市的衣服就是房屋；故論都市的美觀時，房屋問題絕對是不能擱置腦後的。房屋對於都市的美觀有莫大的關係，固如上述；然我們當考慮房屋的美觀之前，應先顧念及房屋的耐久性。大都市是絕對不能常有火災的，故一切房屋應從速改爲耐火的構造；各國大都市中所見的矗立雲表的華廈，無一不是完全具有耐火及耐震的構造。我們的理想

是全市的房屋都得有耐火的構造；因經濟的關係，此或一時難於辦到，然至少亦須大街兩傍的房屋全部皆有此構造。此若能實行，則至少可以預防大火不至發生；蓋一般的火災多半都只燒到大街爲止。

然房屋的改造不能只以耐火爲唯一的目的；由都市的美觀上說來，矮小窳陋的木造房屋，非從速改爲磚石或水門訂的建築不可。這當然一時需巨大的建築費，然歸結算來，無論個人、國家，是均受其益。市的當局者若能採用適宜的辦法，則實行亦並非大難之事。請看維也納市的前例，就可以證明吾說之不誣了。該市當計劃大改造時所定的辦法是：市內房屋以三十年爲限，必須全部翻造；若於此法律頒布後即行翻造，可免三十年的房捐；若五年後從事翻造，則向後二十五年間得免繳房捐。換言之，即翻造愈早，所得免捐的利益亦愈大。這政策大見成效，不到三十年改造的目的早已達到了。我國若能仿照此法行之，吾敢信房屋的改造決非難事。

一般公共的建築物常多美麗堂皇；此等建築物若能不令其散處各處，而將他匯集在一定的地方，的確可以增加都市的美觀。故市的當局者必須擇一公所區最適宜的區域，將所有的公共建築物盡行聚集到此處來。統觀世界各國的大都市，此種實例極多。譬如巴黎市是將公共的建築物盡集於森（Seine）河畔；柏林市是將他聚在菩提樹街（Unter den Linden）；美國的克利夫蘭市（Cleveland）是將美麗的公所盡排列於大湖的沿岸；東京市亦以日比谷公園為中心，將宏大的建築物聚集於其附近。

房屋的式樣，到底應聽憑各人的嗜好，或須由市加以相當的拘束，這是我們要大加研究的問題。公所或大公司的建築物固然不妨任他自己去設計；然至小商店或住宅等的建築，若完全聽憑個人自由，則在都市的美觀上，或將成為相當重大的問題。蓋大建築式樣縱各不同，却不至有損美觀；若小建築則不然——若同一街上，二層

的也有，三層的也有，木造的也有，磚石的也有，圓屋頂的也有，方屋頂的也有，則外觀上難免有失雅觀。走到柏林的街上，看他那式樣一律，秩序整齊的房屋，的確比我們這些高低不齊牛頭馬面的房屋，要醒目得多。

於都市的美觀上，我們所不能忽視的，是河岸的設計。世界的都市差不多無一不建設於河畔；這當然是因河川為古代唯一的交通，其勢自然都市就在其附近發達起來。然至現在，河川的效用不但只是交通的一點，同時又成為增加都市美觀的重要元素。若以房屋比人體衣服，則河川是腰帶；故經營都市之時，對於河岸的設計必加十分的注意。如倫敦的泰晤士河岸，紐約的哈得孫河岸，即其實例。我國的南京，古稱「六朝勝地」，亦即因有秦淮河的美景之故；無如降至今日，歲成為藏垢納污的淵藪，不但不能使人發生快感，且將望之顰眉，這是多麼可惜的事；若能將河道疎濬擴充，將兩岸的破爛人家盡行折去，建起林蔭大道來，則南京市不知可增幾許的美觀了。

公園亦爲都市美觀上應行考慮的問題。當然公園於美觀之外尙有其他種種的作用，自不待言。誠如或人所說，公園對於都市的作用，有似臟腑之於人體。蓋都市人口既甚稠密，工廠的煤煙復爲害不少，故到處須有許多的曠地，俾市民於衛生上可以得到一種調節的作用。且公園中常集有許多的植物，兒童就可於遊玩之間，不知不覺地得知各種的樹木；若公園內更設有動物園，則兒童又可因此增進其關於動物的知識。就此點說來，公園之具有教育的價值，無論何人也不能否認的。然於此等作用之外，公園更大有增加都市美觀的作用，尤不可抹殺的。我國近來雖到處競言都市建設，然大都皆只斤斤於市政的整理，能實行到道路的擴充已屬上乘，更談不到公園的計劃。此固因草創伊始，經費關係有使之然；然甚希望當局者對於此點能特別加意，使人民多有幾處高尚的遊玩地，則鎮日沉溺於紙醉金迷呼盧喝雉的惡習也可以矯正不少了。

近來我國的都市亦常見道路兩傍植有樹木，此時於衛生上乃至美觀上均是可喜的現象。今後若道路逐漸擴充，步道與車道可以明確區分，則路傍樹自然也可大見增加；我們甚希望其早能有此現象。說到路傍樹，人們或將以為是極簡單的問題，其實絕對不然，茲將對於路傍樹應加考慮的問題略述於下：無論樹種如何適宜，全市的路傍樹專用此樹，是絕對不宜的事。蓋據森林家所經驗，樹木往往會發生蟲害；若全市只植一種類的路傍樹，則一旦發生蟲害，全市的路傍樹將見全滅。然若一條街上栽着各種各色的路傍樹，又不甚雅觀；故最適當的辦法，是一條街栽一種的樹，另一條街又另栽一種。其次應研究的問題，是那種樹木最適宜於路傍樹？一般常綠樹皆不可以作路傍樹；蓋路傍樹最必要的條件，是夏季樹葉繁茂，冬季只餘其枝。故選定路傍樹的應以此為標準。更次的問題，是落葉樹中有樹葉於短時間落盡的與逐漸下落的二種，應以那一種為宜？此雖非重要條件，然若做得到，則務必擇一時落盡的；蓋

樹葉一時落盡，則掃除只需一次便可了事，節省勞力不少。

第四章 衛生

無論任何都市，衛生上最須努力的，是應用何法方能將傳染病徹底撲殺。現在歐美各大都市，對於傳染病的撲滅，殆已完全告厥成功；若鼠疫，霍亂之類的傳染病，在歐美可以說是幾無發生的機會。時卽有此等傳染病發生，亦因衛生上的設備極其完全，於蔓延之前便撲滅了。至其他傷寒，赤痢等病亦殆未見其發生。從前當滑鐵蘆戰爭時，倫敦市因發生了猛烈的傳染病，犧牲了許多人；據說死於傳染病的人數，比在戰場上戰死的英兵還要多。到後來纔知道這傳染病就是傷寒；然現在的倫敦市，傷寒病可說是完全消滅無蹤。誠如或人所說，近代的都市而尙有傳染病存在，可說是全市的奇恥大辱。一切疾病莫不可以我們的努力將他完全撲滅；文明的人今日

尙受疾病的苦痛，完全是因自己不加注意。故當考慮都市的衛生問題之先，市民第一樁的急務，就是對於傳染病應取徹底的防禦法。

設救火會以防止火災已屬下乘；我們須積極講求預防火患的方法，使其不至發生。對於傳染病當然亦同於此，須積極研究預防的方法。但實際的問題，同時亦須計及傳染病發生時應如何對付的方法。對此都市應特設病院以收容傳染病者，並實行病家住宅的完全消毒。我國一般人民對於傳染病院的印象很不好，當局者對於此點應特別加以注意。市中病院容納患者是不收費，故招待自易流於不親切；然而這種現象根本上是極其不宜。蓋欲將傳染病徹底撲殺，必須市民能從速將患者的姓名通知市政府；若傳染病院的招待不良，市民勢必將傳染病隱蔽住。總之傳染病的撲滅是有賴於市民能及早將傳染病公開，故都市應努力求傳染病院設備的完全，並務必使招待親切。若格拉斯哥（Glasgow）市，不但有可稱為模範的病院，且

其待遇的確能使市民十分滿足；故縱係貧民，苟一旦進過病院，前此的誤解即可完全冰釋。如是的傳染病院，方能收到十分的效果。

其次應考慮的是為患者住宅的消毒。消毒應如何辦法是屬於專門家的事，茲不具贅，惟當消毒時其家族應如何處置，我們是不能不稍加研究的。欲完全消毒，必須使家族暫時全部搬出去；因此市就得有可使家族暫時移住的設備。格拉斯哥市是特備有房屋，以臨時容納患者的家族。其設備有似簡單的旅館，雇有茶房廚子，故被收容的人們就好像住普通的旅館，未感有何不便；而且是不費一文。即此可見外國各市對於傳染病是如何特加注意的了。又欲完全消毒，發生傳染病的住宅自不待言，即其中的器具亦須盡行消毒；否則難有十分效果。但衣服，窗簾之類的毛織物，一經消毒或將褪色；若係高價的物品，家族便要把他隱匿起來。欲防遏此弊，市須負擔因消毒所生的損失。格拉斯哥市現在是行着這種制度；我們認為無論何市都有

仿行的必要。

我國對於傳染病的設備，現在達到甚麼程度，不必嘵嘵多說；但看我國各市，傷寒，霍亂，赤痢，天花等等是應有盡有，幾成爲傳染病的陳列所，而且此去彼來應接不暇，猶如氣候的季節的循環，周而復始，就可以知道我們市的衛生狀態是如何幼稚的了。尤其至於肺病，則更取放任的態度，好像是天災不可抗力似的。然實際肺病絕對是不能克服的病；此徵諸德國的實驗即可確證無遺。德國約於四十年之前制定了勞働保險，受保的人數達二千萬人，每年進出的金額約有六七億元。然而每年付出的保險金誠至大且巨，尤以肺病的死亡率爲最大；因此政府卽爲經費的打算上，亦不能不對於國民的健康特別大加注意，尤其對於肺病的撲滅舉行了許多的設施。如是經三十年間的努力，肺病者的數目大見減少，政府方面皆確信肺病早晚必可徹底消除。不幸中間遇着歐洲大戰，撲滅的運動一時遂告中止；然平和以後他們的努力

敢相信其必能達到此種目的。

都市對於肺病撲滅應取的方針有二：一是設立肺病的施診所，一是制定嚴禁到處吐痰的法律。按肺病之爲物，只要在初期時能加以相當的處置，亦並不是絕對可怕的病症；但若不從速治療，則結果遂成爲不治的絕症。德國全國設有八百上下的肺病商量處，以備患者前往商量，醫生不收分文，與患者以各種的注意；故無論何人都能於肺病的初期得有相當的處置。此雖然說是中央政府應舉辦的事業，但各都市若能自己分別來舉辦此事，豈不更見輕而易舉，收效無窮。第二的取締吐痰的問題，也是在都市問題中應慎加考慮的。有些國家竟以法律禁止人們在痰盂以外的地方吐痰，違反的科以罰金。我國國民一般對於道路甚乏愛護的精神。我們多只知道愛護自己的住宅及庭園；若一旦踏出大門，便完全沒有愛護的觀念。道路幾將看做是容垢納污的地方，屋內的塵芥是任意向路中傾倒，行路人是隨便到處吐痰，甚至且

在道路上小便或大便，即對於極其講究清潔的地瀝青路等高級的道路，也是一樣的辦法。就此點說來，我國國民可說是對於道路常加虐待；然由此即足以表示我國國民性的無規律，不愛好了。我常見各處大車站的水門汀月台上到處滿布着痰呵，就不能不使我顰眉不置。若這等痰呵是由肺病患者口鼻中所出，則其傳染性是如何的可怕呵？由是觀之，無論其在衛生上抑在外觀上，隨地吐痰都是有嚴行禁止的必要；然長時間的舊時間非一部分的輿論微力所能轉移，欲速收效果，自須有賴於具有強制力的法律。

在都市的衛生問題中，自來水亦占着重要的位置。歐美各地，只有五六千的人口，的便有自來水和陰溝的設備；反觀我國則首都南京尙且未有自來水的設備，使六七十萬的居民不能不花高價的水錢，飲那污臭的河水，曷勝慚愧！自來水於衛生上是如何重要，衆所固知，無庸贅述；茲但就自來水工程的計劃略述於下：當計劃自來水

工程時，第一先須考慮的就是水源。現在自來水的水源約可大別為三種：第一是由附近的河川取得河水濾清用之；大多數皆用此法。第二是利用湖水。若山間有湖，則利用湖水有二種大利益：一是水壓大，以作動力或以供消防均極有利；一是只要對於湖的近傍加以相當的注意，便可不用淨水法，而直接將湖水引來作自來水。第三是利用地下水；爪哇等處多用之。此乃用旋轉機掘地二三百尺乃至五六百尺，達到地下水層，使地下水由掘口噴出。用此法的能恆將水汲到高處，後再利用水位將水分配到各戶。此法用於大都市反不合算，只宜用於人口四五萬乃至十萬的地方。

自來水的目的當然是在供給市民以衛生的飲用水。若自來水與陰溝的設備一旦完成，即此亦大可免除傳染病的危險。我國的都市已如前述，除極大的幾個都市外，其餘什九皆未有自來水的設備；此當然是因經濟的關係之故，然由衛生的立腳點說來，是誠一日不可或緩的事。若政府一時無此財源，亦不妨鼓勵地方的公共團

體——如商會等——去辦，或竟許私立的去經營，定期收回亦無不可。

次於自來水的問題就是陰溝。但就衛生上說來，陰溝比自來水更見必要。果有完全的陰溝設備，則井水便不會為污穢所污濁，市民一時亦可用井水將就對付；故說陰溝比較自來水還見必要。然若就財政方面言之，則自來水與陰溝之間，不免稍有不同之處。蓋自來水所需的建設費，可以指撥日後徵收的水費償還之；若陰溝則不能如自來水之按照用量收費，不無多少困難。然此亦並非絕無辦法，苟對於陰溝工程有徵收用費的必要，亦可按照房屋的面積，各戶的人口或各戶的收入課徵之。總之，苟將財政問題撇開，則都市應傾注全力於陰溝的建設，務求能早日達到完備之域。

既設有陰溝，則我們認為將大小便由陰溝通去是最安全的方法。蓋都市的排泄物用糞車裝載，白晝通行路上，不特有損觀瞻，且就衛生上說來，學目下這樣的排泄

物處置法，無論何人均知其是極其危險。歐美各國的都市皆採用着上述的合流方法；故我國對此亦非加以十分的研究不可。然若將排洩物全部通到陰溝去，即將失却一種最有效的肥料；關此反對的人很不少。然對於這種因肥料關係的反對論，我們只要講求陰溝污物的利用法便可將他完全打消。

陰溝污物的利用法，歐洲各國都有相當的研究；茲舉二三實例示之於下：格拉斯哥市的陰溝污物是全部聚集於沿克來得河下流的一區，導入幾個大槽內，靜置數日；如是則槽內的固體盡沈澱在槽底，故可將上部的水徐徐排出。餘留在槽內的沈澱物再經數日等他乾後，則壓榨成磚形，賣給農家作肥料。此種辦法雖可說是最完全的利用法；然由經濟方面打算，當然是損失。柏林市所用的利用法，是於市的南方，距離十多哩的地方，設面積殆與市相等的農園，將陰溝污物全部送至此處；農園即利用污物為肥料，栽種果樹，五穀等。住居農園附近的農家，則出相當的用費，將送來的污

物分配給他。柏林市當初購買農園及設各種設備，耗了巨額的資本；然現在由農園所收的利益年亦不少云。巴黎市是利用陰溝污物以培植森林，這的確也是一種有趣的利用法。

美國的都市皆只將排洩物由陰溝排去，完全不求利用的方法；此可證明美國甚富，不感有利用排洩物的必要。然此不但美國的都市爲然，即倫敦市亦將排洩物全部拋棄於大海。其法乃將市中的陰溝污物全部聚集於泰晤士河下流的一區，導入幾個大水槽中，使固體沈澱下來之後，就上面的污水施以化學的作用，使變成無害的水，放流到泰晤士河中；下面的沈澱物則移至千噸的船，運出四十哩外，投入海中。倫敦所以不能利用陰溝污物爲肥料的理由，是因倫敦附近不能得到相當的大曠野，以開闢農園或栽植森林，有如柏林巴黎；若用格拉斯哥市的方法則又不合算之故。

以上所述乃就飲用的水而言，此外對於食品亦須加以相當的注意。辦理食品

的主要機關是魚市場，青菜市場及屠宰場；此等機關當然應歸市府經營，不宜作為個人的營業。由衛生方面說來，市要監督此等的批發市場，即零賣的亦應加以取締。柏林市到處都有公共市場，市民很得不少的便利，同時對於衛生上又不必擔憂；市的衛生局常派有檢查官駐在市場，故商人絕對不敢販賣假貨或朽腐的物品。我國各市現在尙未見有公設市場的經營，市民不能得上述的便利，自不待言；即普通一般的躉發零售的商店，亦未見有派員加以衛生上的檢查或監督，這是萬分不對的。公設市場因經商的關係，一時或難辦到；然派員監督是極其輕而易舉，應無辦不到之理。很希望當局者能留意及此，早有實行的一日。

前於都市計劃中曾說及道路擴充的問題；茲由衛生上又不能不力說鋪道的必要了。不鋪路面的土路，不且下雨時瘴泥沒脛，有礙交通；即晴天時亦將塵土飛揚，有傷市民的呼吸器，損及商人的商品。近來我國大都市皆已着意及此，漸次增築鋪道，

是很可喜的現象；惟希望其能早日遍及各街，則吾民就受福不少了。鋪道的必要固不待言；但無論其爲鋪道或非鋪道，路面的撒水也是一樁路政上極重要的事。蓋縱屬鋪道，亦有很多的灰塵，遇着風力較強的地方或季節，也是狠有礙衛生，使市民感受痛苦；故撒水一層，在衛生上是不可或忽的事。

最後應加考慮的尙有煤煙的問題。工業繁盛的都市，人民就要常受煤煙的害。若美國的芝加哥（Chicago）匹茲堡（Pittsburgh）等市，人皆稱之爲煤煙的都市；無論如何晴天，天上都常有雲翳，差不多不能看見日影；其大有害於市民的健康自不待言了。說到這問題的解決方法，則除動力用電來代蒸汽之外，別無他途。在地勢多山容易建設水電的國，這辦法自然較易實行；然即在少有水電的地方，用煤直接來發生蒸汽亦決不是理想的辦法，勿寧用煤來發電，將電力送到各工廠去，如是則此種問題便易解決了。我國現在工業尙未發達，自然猶談不到煤煙的問題；然爲將來計，

也是不能不預事綢繆的呵。

第五章 獨占事業

獨占事業有自然的與社會的二種：前種是事業的本質上不容有競爭，須用獨占的制度來經營的事業；後種是性質上不妨互相競爭，不過為避免競爭計，用法律或協約使其變成獨占形式的事業。自然的獨占事業的實例甚多，不勝枚舉；其中主要的，則如道路、港灣、橋梁、土地、水電、電燈、煤氣、自來水、鐵路、電車、公共汽車、電話等是也。社會的獨占事業是人為的，故無論任何事業，皆可因是時社會的事情，使其變為獨占的性質；如美國盛行的各種「託辣斯」(Trust)是也。但有時政府為增進社會全體的利益計，亦或規定一種獨占權；譬如為獎勵發明及著作起見，裁定特許權及版權之類是也。由此即可見獨占事業的一部分是完全由人為的造成的。然對與都市間

題有關係，我們應加研究的，是自然的獨占事業；其主要的即為自來水、電車、公共汽車、電話、電燈、煤氣等。

上述的事業何以是獨占的，似乎有稍事說明的必要。如前所述，凡獨占事業是性質上不容有競爭；縱使得以競爭，結果亦必大受損失，其競爭絕對不能久續。此乃經濟學上的定論；若政治家抹殺此原則，而強將此等事業付之競爭，則其結果未有不失敗的。茲更將獨占事業所以不容有競爭的理由說明於下：

電話、電燈、煤氣、電車、自來水之類，是要鐵管、電桿或細長的土地的；若有兩個三個公司競爭，即將有二重三重的設備，結果同一街上將有二三副的電桿，地下將有二三條煤氣管或自來水管，這是何等不經濟的事。尤其煤氣事業，埋設煤氣管要巨大的資本；全市若皆埋着雙副的鐵管，這豈不見完全浪費嗎？電燈事業情形或稍不同，然道路兩傍若有二三個公司各立着各人的電桿，就是外觀上也不甚雅觀；至只要一條電

桿已足敷用的地方，却要立二三條的電桿，也是非常不經濟的事。他如電車、公共汽車亦莫不然。但若是聯絡二大都市的長途電車或汽車，則上述的原則不能適用；此時獨占事業之間即發生競爭，亦決不至有背上述的原則。蓋二大都市間的旅客輸送，理應要二三條的競爭線；至線的條數應有若干，則由旅客的多寡而定。

獨要占事業既不容有競爭，則我們必須將他統一；但當統一時，統一者到底應係私立公司，或係公共團體，則有詳加討論的餘地。尤其都市的獨占事業與市民直接有利害關係，我們對此更不能不考慮周詳。美國的獨占事業全部都是歸個人經營；歐洲各都市則採取務必由市自營的方針，縱使今私立公司經營，事業的所有權亦握在市的掌中。

就獨占事業的性質上說，當然是公營優於私營；市的獨占事業尤應歸市有，並由市經營之。其理由有二，如下：第一是獨占事業歸大公司經營時，公司的態度必甚橫

暴。蓋在普通的競爭事業，公司對於消費者，必力事逢迎，竭誠招待。若獨占事業，則因無競爭者之故，不必求得消費者的歡心；其結果即將任意加價，或消費者的要求不予速辦，或對消費者取傲慢的態度。普通商業的習慣，是商家態度謙和，顧客可以不必客氣；獨占事業則完全相反：公司是拿官衙的態度對待消費者，消費者反要低聲下氣地去懇求公司。

獨占事業不宜歸私人經營的第二理由，是市政因此易於腐化。蓋各國的法律，准許私立公司經營大獨占事業時，除遵照普通的商法規定之外，市要對公司發一特許命令，列記營業年限，日後由市收回時的條件，對市應納的課款，用費的制限等各種條件；因之市對於此等獨占公司，須不斷地施以嚴重的監督。然而事實上對於擁有巨資的大公司，監督是實屬於不可能的事；蓋若監督過於嚴重，則公司將運用其金錢的魔力來買收議員，運動選舉等，設法抵制。我國現在這種獨占公司資本尙是微乎

其微，他的魄力還殼不上左右市政，當然是不生上述的弊害；若外國若各大都市，則其資本之大且達數億乃至數十億，他的金錢魔力是如何的偉大，要市的當局能貫徹主張，嚴重監督，誠是難乎其難。我國此後資本也要漸次集中，若採取私營的方針，則難保日後無重蹈各國的覆轍的一日，防微杜漸，也應當事事取公營主義呵！

有人或主張道：當現在政府財政困難之秋，獨占事業若許私立公司經營，定可迅速發達；若慮日後有上述的弊病，不妨定一買收的方法，經過一定年限由國家或市備價收回，如是則對於市政又有何害處呢？然此種政策若就都市的利益上打算，則不能不說是極大經商，極大利益的事。蓋到了日後事業發達時，政府要收回這些私立公司，非支出莫大的收買費不可，此項的損失決非少數。政府既承認這等獨占事業於市是極其有利，何不從頭即自行經營，而必要日後來多這種麻煩，受這種損失呢？若謂市府一時財政困難，則對於此發生產業，儘可募集公債，與應募者以優厚的條件，不

見得人民不再躍投資，有如私立公司之認股。如是則主權始終操諸政府，自不至有發生上述弊害之虞，亦不至要受買收的麻煩與損失。且此等獨占公司到了日後擁有巨大的資本，則如前所述金錢的魔力正大，政府即欲以相當的犧牲將他收回，彼等亦必多方妨礙，政府又何能容易達到目的？綜上所述，可見獨占事業無論如何不能任私立公司經營，即至明瞭的事。

最後尚有一言要說的，就是食品市場。如魚市場、青菜市場、屠宰場之類，無論由衛生上或由經濟上說，均當然應由市經營的；零賣市場或可暫時從緩，若批發市場則非絕對由市經營不可。歐洲各市差不多全部都是由市經營；我國的都市對此誠有及早實行的必要。

獨占事業的市營，還有一種利益，也是不能不抹殺的。蓋如前所述市許私立公司經營時，雖然可令公司繳相當的課款，以作市的收入；然若由市自行經營，則其所得

當然要比課款更多。德國各市莫不以此爲大財源。此種收入固然不能說是理想的財源；然若市於其他方面不能得到財源時，則與其用各種苛捐雜稅來強事籌措，勿寧還是利用這獨占事業，反見便利合理。

第六章 社會事業

競爭激烈的地方，常要生許多的落伍失敗者，是無可如何的事；此種現象於大都市尤為顯著而深刻，也是我們耳目所共見共聞的。以故無論甚麼都市，均要設許多救濟此等落伍者的設備。歐美各國的大都市，近來社會事業益見隆盛，即其明證。大都市若不注重社會事業，他方面就要發生許多各種的犯罪事件；故由市民全體言之，社會事業與其說是救濟事業，勿寧可說是自衛事業。茲將主要的社會事業依次分述於下：

對於能堪勞働的人，當然是要給以相當的職業；然同時對於無勞働能力的老耄及孤兒，亦要有相當的設備。我國的社會事業中，育嬰堂、孤兒院是自古即有，而且相

當的普遍；若養老院則人們多漠不關心，未加努力。此蓋因世人的同情多集於孤兒，而對於無人扶養的老年人，比較的不是注意之故。孤兒的境過當然是很可憐，而且他們的前途都有多少的光明，他們之中能受得相當的教育，在社會上立了相當的事業的，亦復不少，自然是應該救濟的；然而老耄的人，是已經在社會上奮鬥過，飽閱了辛酸，前途是毫無希望，這種境遇豈不更值得社會的同情嗎？以故我們要極力主張市要設孤兒院，同時也要設相當的養老院，不可偏重。

設立病院以診治患者，是社會事業中最重要的事業；蓋我們不但只要將傳染病撲滅，其餘一切的疾病亦非盡行根本的治癒不可。尤其對於貧民的施醫院更爲必要。蓋衣食尙難顧全的人們，絕對是無能錢來做醫藥費，其結果大概的病都強忍住不去就醫，久而久之遂成爲不易治療的重症。故設立施醫院時，務要設法使多數的貧民皆能被此恩澤。又縱即設有完備的施醫院，若距離遙遠，多數的貧民是不容易

去就醫的；所以醫院的數目務必多，而且務必設在貧民匯萃的地方。人們或將以為貧民的數目甚多即設施醫院，又焉能珍治如許多的患者？結果是九牛一毛，不見得有何效果。但事實所證明是絕對不然。南美的巴西，有比較的完全的施醫院，一般人民皆可就醫；據說因病人都能即受醫院的診治之故，患者的數目大見減少，因之醫院並不至繁忙至無地收容；這豈不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嗎？故說都市只要對市民能與以診治的便利，病人的數目當然是能減少的；我們主張設施醫院即為此故。市於施醫院之外，同時並須設施產院，以收容貧民的產婦；我們從古以來各地的團體及個人，均有施放產糧的善舉，施產院的必要自不必再事曉曉了。

然但為貧民設了施醫院，尚不能即稱完全；蓋病人之中，自己不能到醫院就醫的亦復不少。對於此等人們，即須就其住宅，給以醫藥的救助，時或尚須派看護的人發往看護。但當實行此等事業時，市絕對不可單囿於形式；必使從事的人了解人道的

精神，心中不要存着救濟的觀念，方能收得效果。更進則並須為市民設健康商量處，尤其對於小兒疾病的預防，至少須令其每禮拜領小兒來商量處一次，請醫生為其診察健康。此等設施皆是預防一切的疾病於未然，市對此亦是須十分努方的。

以上所述，乃屬所謂救濟事業，其中亦有可稱為應急處置的；然市於此之外，尚有更重大的社會事業亦須同時舉辦。第一樁就是都市的兒童教育。大都市因生活困難之故，兒童不能到普通的小學去設學的數決不少；故市必為此等兒童設夜間小學校。若能辦到，更希望能為此等兒童設夜間的技藝學校，援以簡單的技藝，也是援助他們的一個方法。總之對全體兒童施相當的教育，是國家的任務，同時也是大都市的責任啊！

大都市的地價都狠貴，因此就發生勞働階級的住宅問題；住宅問題不單只是勞働階級，即對於下級的薪俸生活者亦是很重要的。如上海市內的貧民窟，常見有湫

隘污穢不堪的樓底房屋，竟住到八家族口大小四十二人，連曬台的一角都是一戶，其中的生活就可想而知，這對於衛生上是如何可怕的呢！市對於此等區域當然要根本革除，爲之建設衛生本位的住宅。欲利用小面積的土地，建築比較的完全的住宅，自須採用鋼骨水門汀的構造；如是即能建造四五層的高樓，可以節省地面，同時並可以最合衛生的住宅供給人民。於住宅之外，市並須爲貧民階級設簡易食宿所。如現在所有的那些人力車夫宿泊的車館，亦可說是貧民的食宿所；然此等皆是流氓輩的營利事業，不但是衛生狀態不堪過問，而且用種種惡辣的手段，剝削這些鄉愚的血汗金錢，這是多麼可惡的現象；所以說市要完全離卻營利的宗旨，以衛生及風紀爲主眼，設立相當的簡易食宿所，與貧民以最便利最低廉的設備。

公營當舖亦是與市民以莫大便利的社會事業之一。從來勞働階級的金融機關，殆完全是專靠當舖；然我國的小押當，是當的款額愈小利率愈高，絕對不是貧民階

級有利的機關。歐洲各國從前貧民亦曾深受高利貸的苦痛；然現在因有公營當舖的制度，完全可以不遭高利貸的毒手了。我國現在各地還都是私立的當舖跋扈橫行，握着貧民的金融機關；據說鄉下地方有些人只要有十元的資本借人，便可生活，由此就可推見其如何剝削的程度了。以故由社會事業上說來，爲貧民階級的利益計，設立公營當舖可說是刻不容緩的事。歐洲中法、意、比三國是公營當舖最發達的地方，多半由教會設立，完全以人道主義爲根本；我國大都市若果實行設立公營當舖，當然亦應離却營利主義，本人道的精神來經營，以最低廉的利息當出，其間即過從來當舖業者的反對請願，也是不能爲其所動的。

其次的社會事業是爲職業紹介所。對於從前的舊式當舖，應代之以公營當舖；則對於從前舊式的薦頭行，當然亦應代之以職業紹介所。我國大都市的薦頭行爲數甚多，隨地皆有；然據說其中弊害亦甚多，非早加改革不可。且從來的薦頭行概只

作僕役的紹介；若現在文化的程度進步，社會各階級的人都要尋覓職業，則亦不能不有適合近代社會狀況的職業紹介所了。更以現在失業的人日多一日，這種職業紹介所亦彌感必要了。但是現在尋求職業的人要比物色人材的多得多，處職業紹介所位置的自然感覺困難；然並不能即因此而說紹介所是無效果。若將來失業保險法能見盛行，則人們將皆承認有紹介所的必要性；蓋失業保險的制度，是一方面對受保人保險，同時即要求他將自己的姓名存記於職業紹介所。

最後應加研究的是爲失業者救濟；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最困難的問題。大都市據說差不多都有數萬的失業者。單說一句失業者，似乎是極簡單的事；但是實際決定失業的程度，是極稱難事。失業者中有完全失業與部分的失業的區別。部分的失業者是說一日中只有三四點鐘的工作，或春夏秋冬四季中只有一二季纔能尋到工作；又如短工的勞動者，今日有工，明日又無工，也可算是部分的勞動者。

若將此等失業者全部統算起來，則爲數更多了。失業者若只限於勞力的勞働者，即所謂筋肉勞働者，則問題或且尙易解決；若受過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智識階級中有許多失業者，即可釀成極可怕的結果，於國家的前途有莫大的影響。所以說，市對此問題有特加考慮的必要。

失業者應如何救濟法，是極困難的問題。若無論如何皆無法與他們以職業，則對於此等自應給以最低的生活費；故第一的問題是如何設法援他們以職業。大概大都市的失業問題皆有季節的發生的傾向；氣候和暖時，失業者爲數常較少，冬季則反之而增多；故大都市應傾注全力於冬季的失業者救濟。一個辦法是都市事業可以稍爲遲延的，將他延期數個月；至失業者季節來到時，則將此等事業全部開始，俾可將失業者盡行收容。總之都市若能發達，則都市應行的事業一定是很多；只要能籌得費用的出處，欲給失業者的職業，決非難事。但我們於此應行顧慮的，就是都市

將因行了此種政策，而有促進其膨脹之虞。蓋都市的失業者若都能給以職業，則農村的失業者一定都要聚集到都市來；如是則都市的負擔過重，結局失業問題的解決也是終歸於失敗。由此看來，只就都市來解決失業問題，不能說是有甚意義；失業問題的根解決法，結局非就全國計劃不可。

第七章 財政

大都市的財政，都有隨都市的膨脹而年年增大的傾向；若紐約市現在每年約需七億元的經費，其他世界有名的都市經費也都是二三億乃至四五億不等。蓋人口達到二三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單只就土木費，教育費，衛生費及社會事業費四項着想，每年要支出如許的經費，亦即毫無足異了。只要能以適當的方法求得財源，支出之多勿寧是都市發展的象徵，無可非難的。故我們於此討論市的財政時，第一先須研究的，就是應以甚麼原則來增加市的收入。

按外國各大都市的財政政策大體可分爲三派：一爲德國派，一爲英國派，一爲美國派。德國派乃以所得稅爲主要的收入，次則副之以地租；近更創設土地加價稅，然

此大部分乃屬於國稅，市稅的部分總額卻不甚多。英國派是按照土地連同房屋的租借價格徵收課稅——即對於不動產的收益課稅，以為市收入的大宗。美國派是專對土地的買賣價格課稅——即對於土地的資本課稅，以為唯一的財源；只此一種的稅收已足敷用，無斤斤更求他稅的必要，這是美國常引以為自誇的。三法相較，當然應以美國的方法最為簡單明瞭，而且最為合理；蓋欲要大都市的財政立於鞏固的基礎之上，理應將主要的收入財源仰給於地租，次更副以房捐。美國的歲收差不多有九成皆出於地租，——譬如一九一三年紐約市的歲收共計一億八千餘萬金元，其中地租實占一億五千餘萬金元——房租及其他雜項稅收均無足掛齒；故可稱為最合理的制度。英國的辦法亦以土地為對象，自不能謂其絕無一顧之價值；不過地租與房捐不加區劃，似有輕重不均不合時潮之嫌，難與美國的相比美耳。德國比較的輕視地租，別立一派；然最近新設的土地增加稅制度，對於土地的加價課以累進的重

稅，誠亦趨重土地的明證。總之市的經費大部分應由土地負擔，是各國皆然，毫無疑義；然我國國民對於地租的思想猶極守舊，故不惜煩瑣，更說明其應然的理由於下：

就情勢說來，市經費的莫大負擔由市民平均去擔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試引紐約的實例來說，以美國市民之富有，平均一家庭的收入年不過一千元，然三億五千萬金元的市費平均攤算起來，一家庭約須負擔二百五十金元，更加以國稅年總須五百金元，租稅實占收入的一半。在中流以下的家族——而且這是占全市民的大部分——要他以收入的半數充租稅，這無論如何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故情勢上非將大部分令富豪階級擔任不可。然而市內高價的土地事實上大部分是富豪階級所有，地主即可認作富豪。故若專就土地徵租，其結果將概歸富豪負擔，豈非至便至妥的辦法。

須再說事理說來，地價的騰貴與都市的膨脹成正比例，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上

海漢口的租界中心地已有一畝值六七十萬元的土地，若倫敦紐約據說且有一畝值八九百萬元的；由此觀之，則都市內外的地價，將來亦必以高速度騰漲，是無論何人均能容易推測的。據說上海英租界的跑馬廳，在清光緒初葉由一中國人只作價八千兩抵與某外人，經過五十年後的今日時價卻估八千萬兩，其間地價的增加達一萬倍；苟當初此人不行出抵，則當初八千兩的財產，今日即變成八千萬兩。知此事實的人，則無論何人一定都會發生疑問道：地主只因其具有所有權之故，便可以獨占這如許的利益嗎？就從來的思想來說，地主獨占這利益的全部，是絲毫無反對的理由；然若由近代的思想來說，則明係不合理的事，毫無疑義。蓋地價騰貴是都市膨脹的結果，並非由所有者的勞力而生；而都市的膨脹又是多數的人們由各地方聚集到此的結果。換句說話，五十年增加了一萬倍的財產，其大部分當然應認作是由上海市民全體協力而生。是則地價的增加額當然不應歸地主獨占，理應用一種方法分配於全市。

民；最小限度，亦應將大部分歸市，留一小部分給地主，方為合理。至說到實行利益歸市的辦法，則最適宜，最公允的莫過於用租稅的形式了。茲更述租稅徵收法於下：

我國地租現尚沿襲二百年前的舊規，各地輕重不均，名目不一，毫無統一的規條；而且徵收的機關巧立規例，層層剝削，弊竇百出，中飽公行，計公家實際所得，不過人民所納者的若干分一而已。故我們認為第一步的工作，即須對於從來不統一，無章規的辦法，徹底加以改革整理。若果能嚴行丈量，將隱匿的土地盡行清出；釐定統一的稅則，剔除中飽，使皆涓滴歸公；則稅不加重，而公家的稅入已不知能增加若干倍了。又現在的地租為率甚低；對於都市的土地儘可盡量提高。提高地租時，地主往往會將此轉嫁與租地的人們，結果遂間接使租地人增加負擔；故對於土地租價的增加，亦當以法律設相當的制限，以防前述之弊。更次則不斷地調查實際土地買賣的價格，時行地價的改正。我國從前是向無此舉，故無所謂公定地價之可言，所有稅率概

是依數百年前的舊價爲標準；即其間有所謂升科等的稅率增加，然此乃因土地本身的狀態改善，由低級的土地升爲高級，土地的關係，稅率自然的增加，並非因地價增加的關係而有變動。若歐美各國，則此種調查機關極其完備，至少每五年修正地價一次，有些地方且殆每年實行之。我國的都市若能於提高稅率之外，更常行地價的改正，則市的收入敢斷定其必能一躍而激增至若干倍，各種事業均不至有仰屋興嗟之嘆了。

又新設地價增加稅，亦爲都市開闢財源的合理的方法。大都市的地價是以高速度急在作劇地增加，而此增加額全部歸地主獨得是不合理的事，已如上述；故我們主張應做照德國辦法，設立地價增加稅，以作市的財源。地價增加稅是首由德國實行於青島，後更適用於德國各都市；不久英、美各國亦認爲是合理的稅法，相率仿效。然德國所定的稅率，是地價增加一成時課增加額的一成，依次遞增，至地價增加三倍

時課增加額的三成，稅率比較的定得低；且德國大部分是歸國稅，市只占得其中的四成，故總數並不甚多，不成爲有力的財源。然若將稅率提高，一律課以增加額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則當然亦不失爲市的大財源了。

又如前所述，都市是常行市區的改正，將近郊地劃入市的範圍中來；同時又常於路面加鋪木塊，煉磚或地瀝青等以改良之，或築造軌道通行電車，以便交通。因此道路兩傍的地價即大見增加；此時令受益的地主，對於路面改良所需的費用，担任一部分，也是應該的事。依此宗旨設立的租稅，謂之受益稅；都市若能實行此稅，一定也可以有相當的收入。

按土地本來是人類生活上必要不可或缺的東西，故土地問題最後的理想是全部歸於國有。然而試觀現在大都市的現狀，則全部的土地概爲極少數的地主——平均不滿全市民的百分之五，——所獨占，而令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數市民皆

要過租地人的生活；這能說是合理的制度嗎？地主之中，只占有幾分畝把的當然不少，雖一人占到幾十幾百幾千畝的也有。查各國現行的稅法，對於所得稅及遺產稅等皆取累進的稅率，而獨對於地租是無論大小地主均課以同一的稅率，這未免有失課稅原則的本意；故我們甚望當局者能着眼及此，對於地租亦適用累進的原則，則多少可以輕減上述的怪現象，而作平均地權的前驅。對此或另設土地面積稅，按照土地面積的大小，課以累進的租稅，也是一種的辦法。

統觀各國都市，對於土地問題似均不甚注意；至我國的都市更是談不到此，可說是毫無一定的方針。此由財政上觀察，抑由市民的生活上看去，都是極其不利益的事，只看都市的地價是每年長足地增加，亦足以見土地問題是絕對不能輕視的了。當然土地問題的理想，非達到土地國有是不能實現的；然而至此理想實現之前，都市為市民全體的幸福計，應先決定一目標，努力向此前進。所謂目標是甚麼？就是土

地，將來亦可成爲市的大財源。是一舉而兩利俱備。我們常見許多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因財政困難之故，不但不設法收買土地，且反將公有的土地賣與人民；這好似敗家的子弟坐吃祖宗的遺物一般，未免有些衰頹的氣象。但我們尙不但反對市有地的出賣，當更進而主張市須積極取買收土地的方針；換句話說，卽市要以自成爲大地主爲目的。關此德國各都市都很發揮着他市所未有的特色。此等都市皆於市內外有廣大的土地；市府內特設購地課，常準備有相當的款項，聽見市內某處有地賣，市自己卽先去買收來。有些都市，市內差不多有一半的土地是歸都市自己所有。此種政策不單只行於市內，卽市外的土地亦在買收之列；故各都市現在皆成爲極大的大地主，絕非私人所能望其肩背。德國都市因行此土地政策所得的利益，大體有二種：第一當然是由其所有的土地獲得相當的收入；然此並非市的主要目的。

勿寧是政策實行上的一種副產物。第二是土地租價的增加可以因此而相當緩和；這纔是市的主要目的。都市在市內有相當多的土地，即可釐定租價的標準，自示模範，使土主不得不如法仿行；換句話說，即多少可以牽制地主的貪婪。總之都市自爲大地主的政策，可說是土地國有的前驅；我們要想達此理想，手段上亦應將德國各都市的土地政策輸入到我國來。

第八章 都市的將來

都市日益膨脹是世界的現象。有人說：海外移住與都市移住，是近代最顯著的二個現象，的確是不錯的。歐洲各國多數的人民常向海外移住，同時農村的農民亦猛烈地向都市移住。無論何國，都市的居民要比農村的增加得多，是共通的事實；因此各文明國就陸續有人口達三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出現，也是近代一個顯著的事實。甚至有人以人口之多為都市的榮譽，遂欲與他市作人口的競爭；現在雖說是競爭激烈的時代，然而至人口的增加也要競爭，可以說是一樁的怪事。然總之無論如何，都市的膨脹是無可避免的事實；故我們對此膨脹，非有相當的準備不可。倫敦市據說是由市的中心以二十五哩為半徑畫一圓，預定四五十年後的大倫敦市以此圖為

面積，所有的自來水及陰溝皆照此設計；至此計劃果真實現之日，英國人到底能否幸福地營其生活，的確是我們應慎重研究的。

都市膨脹到現在的程，完全是自然的，並非人力所能左右。今我們且不問都市的膨脹是不是無可如何的事實，只將都市的膨脹是不是好現象的問題拿來研究看。現在的人們都過於重視事實，而對於此事實應如何應付的問題多不深加考慮。都市的膨脹如果是有如兒童的長成，乃自然的命數，非人力所可如何；則我們除服從自然律之外，自別無他途。然而我們目覩都市的膨脹現在仍無制限地進行不已的現象，即不能不發生這種現象是否當真屬於自然命數的疑問。我們試先就都市的膨脹研究他的益處看。近代工商業之能長足發達，當然是因人類集合在一處，建設了現在的所謂都市之故；而現代文化的發達多有賴於都市的膨脹，也是無人能否認的事實。但是我們在他半面又不能不承認都市有特有的弊害存在着。人口過

於稠密，即生種種的困難。衛生問題即其一種。欲使都市變成和農村一樣的健康地，當然要許多的設備；欲將各種衛生設備完備，即生費用的問題。於衛生問題之外，更有道德問題。犯罪事件都市常比農村為多，這是很明白的事實。全體說來，道德的觀念市民是遠劣於村民。若花柳病之類世皆稱之為都會病；由此亦可見都會的風紀是如何紊亂的了。由此看來，可知都會的生活是絕對無可羨慕的；若大都市的生活，且勿寧將人類引到不幸的途徑去。以故從前有些政治家，對於都市的膨脹，曾施以種種的防止策；歐洲曾有對於由農村移住都市的人，課以重稅的實例，即其明證。

依上所述，則大都市的出現，對於人類是否幸福，誠不能不說他是個大疑問。據我們所觀測，大都市的運命是絕對不能久延。茲於說明其理由之前，擬先述現代的大都市是因何而發生。依我們的見解，都市的膨脹並不是自然的命數，完全乃經濟組織使然；簡言之，即使大都市出現的是現代的資本主義。此種事實若能證明，則無

論何人均知道資本主義沒落時，大都市亦將隨之而崩解了。故我們擬將資本主義與大都市的關係略述於下：

資本主義普通是立於競爭主義之上。個人企業家至少須將其生產的商品推銷全國，故必擇一中心地，以爲廣事推銷的根據地；即有如戰爭時的大將，必立於可以俯察戰場全體的位置，以便指揮全軍。概言之，資本主義對於承認個人企業之處，是採取分立主義；若對於供給自己的商品於全國或全世界方面，則完全採取統一主義。因比無論何國均發生稱爲商業中心地的都市；一切企業家莫不以此中心地爲大本營，對全國或全世界行其貿易。但戰爭時，雙方大將是要各行獨占一個陣地，以爲大本營；若實業界的大將，則人數雖多至數十百千，也都是同集於商業界的一個中心點。換句話說，各企業家是宜於將其大本營集中於中心都市，凡具有大野心的企業家莫不想聚集於上海漢口之類的中心地，故都市即不能不膨脹。蓋企業家的團

體常有幾百乃至幾千的用人活動着在；而對於此等人們，又有幾千幾萬的零賣商人羣集，來應他們的需要。苟都市的規模已具，則都市本身即須有立法行政各機關，其所用的人員數亦不少。即就此等來計算，亦足以推得都市是應如何迅速地膨脹的了。現在既是行着個人的競爭主義，則大部分的企業家皆擇一中心地點為大本營，誠屬當然之事。故知資本主義一方面雖是取着分立主義；而對於大家共集於同一中心地的一點，則是行着極端的統一主義。這統一主義即為現在大都市出現的一個大原因。

與資本主義相反的社會主義，是反對將產業的中心集中於一處；故對於產業全體雖採統一主義，而當實際經營時，則極巧妙地採用分立主義。如是既採用分立主義，自無中央集權的必要了。以是知今日的經濟組織若行變更，則現在這樣的大都市將完全無其必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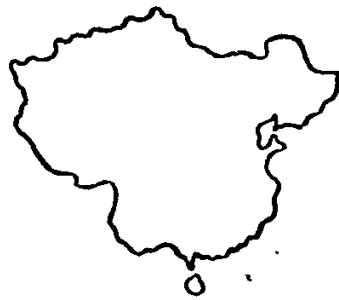
在現在的制度之下，都會與農村的懸隔將愈離愈遠。蓋今日的國家皆注重於都市的設備；對於農村的幸福，則較多漠視故也。這種事實由某一方面看去，可說是農村常受都會的掠奪。故我們在現社會得見農村與都會互相對立，有如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的對立。若政治的目的果在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則政治家理應努力使都會生活與農村生活相近接。即由此點看去，我們亦信大都市的出現足以妨害人類的幸福。如果資本主義的沒落足使大都市崩解，則我們不辭出一臂之力來打倒資本主義。

然則將來的都市，應有幾多的人口方為理想呢？對此我們認為應以十萬的人口為最大限度，普通有五萬就殼了。蓋有五萬的人口，一切經濟的乃至文化的目的即均能完全達到。例如工業則無論工廠如何之大，由五萬人中總能容易求得必要的勞働者；再言教育則既有五萬的人口，至少亦能設立中學校，時且或能設立大學。又

在此程度的都市演劇音樂影戲等娛樂機關亦不難設。總之都市的人口若只以五萬為標準，則此種都會可以普及於全國；如是則無論人口如何稀薄的農村，其居民亦均能利用公共汽車，於半點鐘左右來到都會。其結果人們無論住在何處，均能享受都會生活的便利與快樂，而使都會與農村的生活彼此均等。

民衆文庫
都市政策

實價：大洋二角



著作權所有

編者 劉友惠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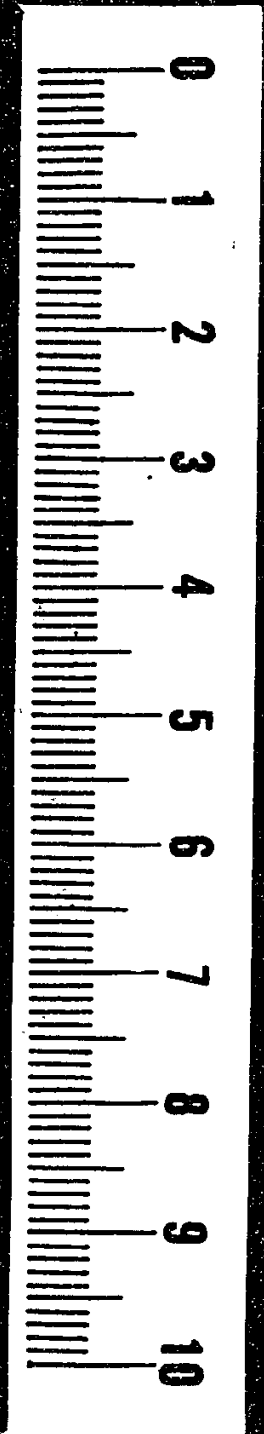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民衆文庫

日本政黨史

盛子明編



序

立憲國家的意思發於國會。國會的意思發於政黨。所以要研究立憲國家的政治，必須先研究她的國會，要研究她的國會，必須先研究她的政黨。這是一定不易的程序。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名義上雖然變成了君主立憲的國家，但是事實上不過是薩長二閥的專權。直到大正時代，政黨的實質纔漸漸發達。最近二大政黨輪流組閣，可稱為政黨內閣時代。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現代的政治，應該先知道日本政黨的來源，尤其應該知道民政黨和政友會二大政黨的淵源及其發達的過程。鄙人編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就是在此。

本書的藍本，是日本馬場恆吾著的『日本政黨史』和永井亨著的『日本政黨

論。編者就所粗知，加以添削評註。其程序從明治維新以前議會沒有存在的時代的政黨說起，直到最近的政黨內閣爲止，並述及無產政黨的概略。所載雖然算不得詳細，但是日本政黨史的概要，都包括無遺。只有一點不得不向讀者道歉，就是這本小著係編者利用暑期，草率完篇，文字結構之間，無暇詳細推敲，希望讀者諸公加以指正！

民國十八年八月，盛沛東識於滬濱旅次。

日本政黨史

第一章 議會前的政黨

第一節 日本政黨的特長

日本的議會成立於明治二十三年，即前清光緒十六年。在議會沒有成立以前的政黨雖然不少，而其中稍具有政黨的規模的政黨，却不過明治十四年所組織的自由黨和十五年所組織的改進黨兩種。但是在議會沒有存在的時候的政黨，究竟可否稱爲有近代的意義之政黨，恐怕還是疑問。著述日本政治史的學者們，大都把他

當做政黨看，但是在議會裏沒有議席的政黨，或不以經議會而實行其政策爲目的的政黨，名義上雖然也可以稱爲政黨，事實上却不能算做立憲的行動的真正政黨。所以這些團體，與其稱作政黨，不若稱作徒黨較爲適宜。當時自由黨的同志，又在大阪組織了一個分黨，叫做立憲政黨，他的宣言中却明說是一「本黨並非爲討論政治而設的。」這話也許是因爲當時的政府嚴禁政治上的結社，所以不得不虛飾外表以避其鋒，但是由此也可以推測當時政黨的性質和今日政黨的性質有些不同的地方。當時的政黨因爲有這種先天的素質，所以自由黨的作戰，竟漸以陰謀和暴動爲目的，名爲立憲的政黨，事實上却發揮祕密結社的徒黨的性質。改進黨雖比自由黨溫和，但是從自由黨解黨以後，也不過奄奄一息，其結果，歸於自然消滅罷了。以上是證明沒有議會，政黨也難於存在的左券。

但是我們研究日本政黨史，對於議會以前的那些政黨，也不可完全不管，因爲議

會成立以後的政黨，尤其是今日所存在的二大政黨不但是議會以前的自由黨和改進黨的延長，並且他們的當初組織的種種特長，今日還是依然存在於二大政黨的裏面。他們的特長的主要部分，就是日本政黨的起源，並非由主義政策的異同，糾集同志，而是以某一人物爲中心，由他個人的引力，號召一般同志的。自由黨的中心人物是伯爵板垣退助，改進黨的中心人物是侯爵大隈重信，自由黨和改進黨就是以這兩個人物爲本位，糾合一般同志所組織的兩個團體。現在的各種政黨，往往偏於黨首專制的制度，其主義政策的區別，却不容易發見，這種狀態，就是五十年前的自由黨和改進黨組織當時的傳統的遺風。今日的無產政黨，其人物本位的程度，比較的很少，他們的離合，大都是根據主義和主張的。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的既成政黨和無產政黨的結黨的過程及其本質是有些不同的。（按既成政黨一語，在日本是與無產政黨相對待而言，原來應該名爲有產政黨，因爲從有產政黨出來的爲政者，要避

開無產政黨的階級的宣傳，所以造出這個名稱，現已成爲日本的慣用語。

第二節 自由黨的起原

自由黨是以板垣爲中心而組織的，改進黨是以大隈爲中心而組織的，所以這兩黨發生的原因，自然和這兩人在政界的進退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有研究這兩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做過什麼工作的必要。

我們先看自由黨的歷史，這自由黨的結黨是在明治十四年。但是他的前身，我們由過去的歷史，回溯起來，有議會設置期成同盟、愛國社、立志社、愛國公黨四種。愛國公黨的結黨是在明治七年一月十二日。人們都說這就是日本政黨的濫觴。愛國公黨的產生，是因爲板垣主張征韓論，和西鄉隆盛、副島種臣、江藤新平、後藤象二郎等共同辭職的結果。以上列舉的幾個人，都是當時政府裏面的武斷派。反對此論

而沒有辭職的，有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等文治派。後來大隈組織改進黨，和板垣的自由黨相對立，對於薩長政府，一致表示反對。但是大隈組織改進黨，是因為他被政府驅逐出來的緣故。就是板垣的愛國公黨，假定他不為征韓論而辭職，恐怕也不會組織的罷。由此可以知道日本政黨的起原，我們倘使把他離開了他的中心政治家的進退問題，是不能想像的。

誰都知，明治維新的主要角色，是薩摩和長州兩藩。但是在維新過程的上面，要說民權思想的貢獻者，不得不首推土佐藩的功績。明治維新是什麼？不用說是封建制度的撤廢，——全國的政治的統一。在日本所以能夠實行這種大改革的最大原因，是在嘉永六年（前清咸豐三年）美艦培利的渡日事件。因為這一件事，就把封建制度的幕政的無能和國內的不統一，盡情暴露了。跟着促進國民統一的情勢也就釀成了。由以上的結果，封建制度的撤廢，遂於慶應三年（同治六年）因為幕

府的大政奉還和明治四年（同治十年）的廢藩置縣而完全告成了。

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將軍德川慶喜公奏請奉還大政。次日諭准，就說「所奏甚是，照准。」慶喜奏中有「改歷來之舊習，將政權奉還朝廷，以廣集天下之公議云云」的字句。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把幕府的政權奉還朝廷，但是奉還之後，朝廷須實行根據公議的輿論政治。德川這個奏本，是靠著土佐藩主山內容堂和他的藩士後藤象二郎的努力。後藤象二郎在明治維新的時候，也是日本政界的有名人物，他組織過政黨的大同團結，後來，他代表土佐藩主令幕府奉還大政，其結果，他在中央政界成了一個數一數二的人物。慶應三年九月，山內容堂向將軍建議，有「與天下萬民，共同努力，一變皇國數百年來之國體，以至誠與萬民相接，而建王政復古之大業，此種良機，不可失也。」的一番說話。此項建議書中附有家臣後藤等的意見書，其中敘述王政復古的原則，計有兩項：

一、議定天下大政之全權，集於朝廷，國家之制度法則及一切政機，須出於京師之議政所。

二、議政所分上下兩所，其議事官由上自公卿下至陪臣庶民中選舉正明純良之士充之。

他們的意見，就是組織上下兩院的議會，來替代幕府，作為政治的源泉。

將軍德川慶喜採用了這個意見，對於隱居西京的日皇，上了一本奉還大政的奏本。這就是明治維新的起原。我們綜觀日本實際政治的推移，纔知道土佐藩是立憲思想的搖籃。

後藤一派的大政奉還和王政復古的建議，其手段希望和平解決，不用武力，所以大功告成以後，非但不希望德川氏的勢力完全失墜，並且希望他出任大政大臣或上院議長，依舊參與國政的樞機。在幕府方面，恐怕大政奉還以後，藩主握政，討伐幕府，

所以岌岌自危。但是後藤聲明，他可以擔保沒有此事，將軍可以安心奉還大政云云。

德川慶喜公於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在二條城召集薩州、前、宇和、藝州、土佐各藩代表討論奉還大政的事。其中薩州的小松帶刀和土佐的後藤力說此事不可不行。因此後藤確信至少薩藩不會固執武力討伐的議論，所以他敢對德川氏聲明担保二字。

誰知道勸德川奉還大政的小松帶刀，就在勸告的十月十四日那一天，對於朝廷命令藩主討伐幕府的詔書，居然奉命承受了。這樣看來，小松一面和後藤共說慶喜，促他還政，一面暗地裏和長州合作，共討慶喜。後藤處在中間，彷彿像吃了迷魂湯，弄得不知所云。土佐的民權派和薩、長藩閥互相傾軋的端緒，就啓於這個地方。

假使土佐藩都是像後藤那樣的文治派的勤王黨，那麼，也許土佐藩在維新以後會完全落伍了。但是土佐裏面，還有以板垣為中心的武斷派。他們也主張和薩、長

聯合討伐幕府。這一派的健將山田喜久馬、山路元治、阪井重季等，在明治元年（慶應四年）一月三日薩長對幕府在伏見、烏羽戰爭的時候，也曾派土佐的軍隊參與勤王之戰。當時板垣在土佐居住，一月六日接着出兵的命令以後，立刻上戰場討伐幕府。他擔任東山道軍的參謀，酣戰於甲州、野州之間，其結果得了會津。因此，武將板垣的大名，和白虎隊同傳千古。

幕府的殘黨平定，明治政府確立以後，武將的領袖西鄉隆盛、板垣退助都歸臥故鄉去了。文治派的岩倉、木戶、大久保、後藤、大隈等留居中央政府，所謂武斷派都優遊山林，不肯問世了。明治二年（同治八年）由後藤連等運動的結果，薩長、土肥和姬路各藩都倡議奉還藩籍，歸於中央，以爲撤廢封建制度的第一步。換一句話說，就是各藩主把幕府所封他們的藩籍奉還中央政府了。但是明治二年的奉還，不過是名義上的奉還，實際上藩主做知事，家老當重役（大參事），所有兵馬行政的權柄，照舊

在他們的手裏。所以這個時候可謂爲變相的封建時代。真正的撤廢封制，度改用郡縣制度，中央政府完全收回兵馬和行政兩權的時候，恰在明治四年的廢藩置縣以後。廢藩置縣，是由藩主的手裏剝奪封建的實力，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臨以極大的決心和威力。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再行出山，加入明治政府，擔任參議，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經以上的過程而成立的中央政府，因爲征韓論的傾軋，又分裂了。甚麼叫做征韓論？就是指韓國政府對於明治政府，不盡禮節，西鄉主張自己充當特派大使，前往責備朝鮮政府而言，然而並不是起初就要征朝鮮的。不過預料西鄉到朝鮮後，或被鮮人暗殺，其結果也會和朝鮮發生戰爭，所以叫做征韓論罷了。西鄉以爲如果這樣的發生戰爭，未始不是救國之道。因爲當時的國情，在明治維新之後，中央政府所用的一般人，都揚揚自得，一面因爲廢除封建制度，失職的士族，心中却抱不平，所以西鄉主

張非再起一次戰爭，給他們一條出路，終非國家之福。

征韓論被岩倉、木戶、大久保、大隈否決了。征韓論者的西鄉、板垣、後藤、江藤、新平、

副島種臣聯袂辭職了。西鄉回到鄉里，創辦私塾，教育青年不少。這種私塾，實在就

是一種政黨的變相。後來的西南戰爭，就是這個黨派的產生物。

剩下的板垣、江藤、後藤、副島，以設立民選議院爲目的，組織愛國公黨。這就是自

由黨的前身。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的政黨，都是曾經在政府要路的大政治家退出政府之後所組織的。決不是自始根據民衆的要求所產生的。

第三節 民選議院的運動

愛國公黨組織於明治七年（前清同治十三年）一月十二日。民選議院設立的

建議，就發表於一月十八日。愛國公黨的誓辭裏面說「天之生斯民也，付之以一定不易之通義權理云云，」這完全是根據盧梭一派的天賦人權的思想。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書裏面又說「臣等伏察方今政權之所歸，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獨歸於有司云云，」極力責備有司的專制，主張拿議院政治來替代他。這篇建議書，相傳是後藤、板垣等的發意，而是古澤滋的起草。古澤是英國留學出身，他研究英國的議會制度，要想把他輸入到日本，因此，先後慫恿後藤和板垣，其結果遂成了這次的運動。當初建議書裏面並不想用有司專制的字句，是說以議院政治替代君主專制，後來因為副島種臣主張「明治維新，本是根據勤王的宗旨，今又說君主專制，豈不自相矛盾？」所以特將君主專制，改為有司專制。

這建議書發表以後，民選議院可否實行的議論，喧傳一時。反對民選議院的代表的論客，就是加藤弘之。贊成方面的代表的論客，就是大井憲太郎（又名馬城）。

板垣是這次運動的首領，他爲達到這目的起見，又在高知設立立志社，在大阪設立愛國社。

當時的政府以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爲中心。木戶因爲反對征伐台灣的事已經辭職了。大久保深恐政府威力不足，想把木戶、板垣重新拉入政府。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兩人周旋其間，開了一個大阪會議。大久保、木戶、板垣在大阪會見的結果，木戶、板垣兩人又以參議的名義，加入內閣。

愛國公黨的分枝的愛國社，於明治八年（光緒元年）二月廿二日召集全國代表者，舉行盛大的開幕式。誰知開幕式舉行後纔二十天，板垣又做了政府的參議。因此該社幹部的活動力，大受頓挫，而這個全國的一大政治結社，不得不自然歸於消滅了。

這年的十月廿七日，板垣又下野了。表面的原因，是在板垣所主張的參議不能

兼任各部長官之議，當局沒有採用。但是實際上，還是因為關於無論何種問題，板垣的急進主義終究不能和保守的薩長政府相容的結果。尤其是因為當時政府去改正出版條例、新聞條例，大大的壓迫言論，當時板垣以自由黨首領的資格供職政府，大受輿論的責備，所以他決心辭職了。

他離開了政府，又把愛國社重整旗鼓，創設國會期成同盟會，於明治十四年（光緒七年）改組為自由黨。

自由黨於明治十四年十月廿九日組織於東京。總理為板垣退助，副總理為中島信行，常議員為後藤象二郎、馬場辰豬、末廣重恭、竹內綱，幹事為大石正己等四人。

第四節 改進黨的起原

明治維新的時候，在中央政界活動的，有薩、長、土、肥四藩。其中掌握政權直到最後的，就是薩、長二藩，土、肥結局被政府所逐，組織在野黨。板垣組織自由黨，大隈組織改進黨。建設明治新日本的功勞，究竟是在朝的薩、長居多還是在野的土、肥居多？我們雖然不敢擅斷，但是板垣和大隈的功勞，在立憲制度發達史的上面，恐怕要占第一篇罷。

維新的時候，在中央政界活動的四藩之中，最落後的就是肥前。他的藩主鍋島閑叟侯爵，因為他的居城在長崎附近，自然和外國人接觸的機會較多，因此就不像薩、長、水戶等那樣的激烈的主張攘夷。所以侯爵雖然贊成勤王主義，但是終不肯和薩、長同做攘夷黨的先鋒。并且肥前藩的精神，是萬事安全主義，不愛冒險。當那維新風雲緊急的時候，終不能決斷為乾坤一擲的舉動，其結果，他在維新的功業上面，並沒有可觀的特點。明治政府確立以後，佐賀藩士的大隈重信所以能奉召晉京，不過

是因爲他個人的活動和才力優秀的緣故。

奉還大政的結果，幕府的駐長崎的分府就消滅了。明治政府就派和長崎有關係的各藩擔任舊分府的事務。大隈由佐賀藩中遴選出來，擔任長崎的外交事務。後來昇任元老的松方正義，當時是薩摩的代表，在長崎和大隈同事。

在長崎只幾個月，大隈就被明治政府召回中央，就任參議，這是明治元年（前清同治七年）三月的事。當時因爲長崎發生了監禁耶穌教徒的事件，中央政府特派大隈爲代表擔任交涉。日本當時監禁了耶穌教徒，各國尤其是英國，提出了極強硬的抗議。大隈代表日本和英國公使帕克斯交換激烈的議論。其結果，堅持取締國內宗教，是本國的自由，外國不得干涉的議論，占了最後的勝利。上項談判成功之後，各國允許觀望日本今後的處置，因此，抗議就緩和了。從此大隈的聲名，蒸蒸日上，明治三年，昇爲參議，明治十一年大久保被暗殺之後，他和伊藤博文兩人，竟做了政府的中

心人物。

明治十四年（光緒七年）大隈辭職。他當時辭職的真正原因，直到今日還有沒有發表的部分，表面的理由，是關於國會成立的時期和其他閣員意見不合的一點。大隈主張明治十五年頒布憲法，十六年開設國會。他把這意見上呈左大臣有栖川宮，並且請他嚴守秘密。後來這事被伊藤博文所探知，對於大隈非常憤慨。因為伊藤等薩長政治家絕對反對急進的開設國會，並且主張政府內部的意見，不可分歧，曾經和大隈接洽過，當時大隈表示並無異議，那時候他忽然上呈表示速開國會的意見，事前却並沒有和各同僚接洽，因此閣員等都認為是賣友的舉動。伊藤博文憤慨之餘，上書岩倉右大臣說「像大隈那樣的急進論者，博文輩不敢妄附驥尾，所以不得不辭職」云云。關於這件衝突，大隈終究退讓了。一時雙方妥協，但是大隈在朝廷的聲價，從此低了數倍。

大隈提倡急進論，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當時大隈是首席參議，但是在政府的勢力，却處於薩長壓迫之下。當時政府裏面的人物，像三條太政大臣，有栖川宮左大臣，岩倉右大臣和其他輔佐的參議，大部分都是薩長的政治家，大隈立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因此他想速開國會，借國會的力量壓迫薩長。誰知這一件事情，成了政府驅逐大隈的口實。

大隈爲薩長所忌的真正原因，是在北海道官產售歸商辦的事件。明治政府從明治四年以來，以黑田清薩爲北海道開拓使，投了一千四百萬圓的資本。但是官產的實在價值有三千萬圓以上。政府僅以三十萬圓賣給薩摩的商人五代友厚，並且分三十年交款。這件事情是長州的元老井上馨的賬房中野梧一經手。大隈當時身居參議，却將此事宣佈於新聞紙上，攻擊薩長政治家非常激烈。對於此事的攻擊，板垣也大表同情，連官權黨的福地源一郎也出來共鳴。因此薩三長政治家處

於四面楚歌的地位，對於大隈，非常抱怨。

明治皇於十四年七月廿九日偕有栖川宮、黑田、大隈巡幸東北地方。一面留守東京的薩長政治家等正在商議關於開設國會和北海道官產的處分方法。他們爲緩和民間熱烈的要求起見，決定於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北海道官產售歸商辦的事也就中止了。但是大隈因爲背叛了內閣，大家公決把他逐出政府。上項政府的方針奏呈日皇的結果，奉詔批准，大隈也就免職。跟着農商務卿河野敏鎌，驛遞總監前島密、矢野文雄、尾崎行雄、島田三郎、小野梓、牟田口元學、中上川彥次郎、小松原英太郎、中野武營等三十人都辭職了。大隈引退之後，事實上伊藤做了政府的首領。次年伊藤奉命出洋考察憲政。

大隈辭職之後，就組織立憲改進黨。這彷彿像當時板垣因爲征韓論辭職之後，組織愛國公黨的一樣。他於十五年三月十四日發表黨的趣旨書說「爲準備開設

國會，廣集天下同志，」又說「政治的前進與改良，固為吾黨所希望，然急遽的變革，亦非吾輩所嘉許，」暗其和自由黨對抗之意。但是四月十六日在結黨大會席上，河野敏謙演說道「自由黨標榜正義主義剛正，提倡平等，當然是平民的後盾。並且負氣節，主實行。不過在官者學者方面，也許對他發生不快的感想，改進黨是糾合這些殘存的分子，作他日合作的基礎的。」他這言論很有灰色的態度，且帶着資產階級的臭味。

大隈被推為改進黨的總理，河野為副總理。

改進黨的組織分子裏面，有沼間守一所率的嚶鳴社一派。末廣重恭、田口卯吉、

島田三郎、肥塚龍等就是這派的同志。沼間同時為每日新聞社的社長，在言論界有極大的勢力。他當初原和板垣一起，盡力創造自由黨，後來因為和馬場辰猪發生衝突，離開自由黨，所以這次來捧大隈組織改進黨。

此外還有一派叫做東洋議政會，以慶應大學出身的矢野文雄、犬養毅、尾崎行雄、箕浦勝人等爲中堅。他們以郵便報知新聞爲根據，發表議論。這派也奔集於大隈的幕下。

還有一個小野梓所率的鷗渡會，這是大學生們所組織的時事問題研究會的性質。高田早苗、天野爲之、山田一郎、山田喜之助、岡山兼吉、市島謙吉等就是這一派的同志。這一派也參加改進黨，後來就是大隈的嫡系。

板垣、大隈同時反對薩長組織政黨。照理論上說，應該合作。但是他們並不妥協。爲征韓論的關係，內閣議論紛紜的時候，大隈以財政有縮小的必要爲理由，大倡反對之說。因此板垣也深恨大隈。但這並不是改進黨和自由黨不合作的主要原因。他們主張相同而不合作的主要原因，原來是因爲改進黨自由兩黨，各以大隈、板垣個人爲中心的緣故。倘使兩黨合作，豈不是板垣、大隈兩個個人的地位，就要抹殺嗎？

政黨既然以個人爲中心，所以在兩黨的黨首存在的時候，是決不能合作的。

第五節 自由黨和改進黨的對照

自由黨和改進黨，因爲他們個人的團體之本質各不相同，所以不能合作，上面已經說過。此外他們的運動方法也是各不相涉。改進黨以穩健着實爲特色，沒有甚麼生氣。自由黨雖然粗暴過激，然而因此震動社會，天下爲之騷然。原來當時並沒有議會，沒有選舉議員的必要，如果政黨一定要做合理的運動，結果是等于無事可做。改進黨所以萎靡不振，就是因爲當時沒有議會，却偏要組織合理的政黨，換句話說，就是根本上發生矛盾的緣故。一面自由黨却不講甚麼合理的行動，他的成立的基礎，是法蘭西派的自由民權思想，並且抱着不辭過激手段的決心。在沒有議會的國家之政治家，慣用過激手段，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

板垣創立自由黨之後，就周遊全國遊說黨旨。十五年四月六日，他在岐阜的金山麓神道中教院演說，剛要出會場的時候，被刺客所襲，胸前吃了一刀。刺客當場反被自由黨員內藤魯一刺殺了。板垣被刺的瞬間，大叫「板垣雖死，自由不死。」至今傳爲美談。刺客是一個小學教員，名叫相原尙聚。他給父母的遺書裏說「迫於勤王之志，而殺國賊板垣」云云。他誤解板垣是變更國體的領袖，所以有這舉動。他處了無期徒刑。當時充任愛知縣立病院院長的後藤新平自動的到岐阜去看板垣的病。

第六節 集會言論的壓迫

民選議院的運動起來之後，政府竭力壓迫集會言論的自由。遂於明治十三年（光緒六年）四月八日頒布集會條例，取締政治運動。這個條例，規定「關於討論政

治事項召集羣衆集會者，須在三日前報告官廳，得其認可，結社亦有報告官廳得其認可之必要，地方長官或警察長官認爲不穩的政社會員，得在其管轄區內禁止討論政治一年間。」此外還有「禁止爲討論政治而宣傳其旨趣及與他社連絡往復通信」的規定。

政府爲進一步嚴禁集會言論起見，又於十五年六月改正條例，聲明內務卿對於被解散的演說會的演員，有禁止他一年間在全國演說的權能。因爲這個集會條例最受打擊的，就是政黨對於他的地方支部不能聯絡通信的一事。因此地方支部歸於自然消滅的不少。

同時政府又改正新聞條例，給內務卿以發行、停止、禁止新聞的權能，並且隨時可以沒收印刷機器。

如此嚴厲的壓迫言論的結果，民間的政治運動，跟着就極端的惡化了。

第七節 自由黨員的暴動

明治十五年以後的兩三年間，自由黨員在全國各地惹起的暴動騷擾事件，是證明在沒有議會和言論自由的國家，政治運動一定惡化的寫真。試把重要的幾件事寫在後面。

一 福島事件 歡喜興土木的縣令三島通庸因為要修一條從若松經過新瀉到米澤的國道，豫計要費三十七萬圓。當時的福島縣會是河野廣中做議長，他把這件議案否決了。但是三島得了內務卿的許可，仍舊依照原案進行工程。於是縣民一萬餘人，羣起攻擊警察署把他破壞了。三島以這件事情為剷除自由黨的絕好機會，捕縛了河野廣中和其他自由黨員多名。事實上河野和這件案子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他和同志曾經盟誓「我黨以打倒自由的公敵的專制政府建立公議政體為責

任，所以判決他爲內亂陰謀罪，河野徒刑七年，平島、松尾等連署人四名各六年。

二 高田天誅組 新瀉縣頸城郡是自由黨最發展的地方。這地方有一個青年黨員叫做赤井景韶，在福島事件的時候，因爲訪問河野，一時曾經被福島縣警察拘捕。他回到高田之後，意想倘使不把當時的政府的大臣們剷除，恐怕明治二十三年開設國會的上諭，能否實行還是疑問？因此和同志二名立天誅組的盟約。盟約裏說道：「苟有不利於國者，吾人當立即代天誅討之」云云。他們想要暗殺大官，於明治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來到新瀉。到新瀉之後，受先輩的勸告，仍舊回到高田，將這暗殺的計畫中止了。不料有一個偵探把他們的盟約書發見了。結果，赤井被告爲內亂陰謀罪，宣告徒刑九年，被投在石川島的監獄。後來他破獄逃走，途中殺了車夫，經過甲斐、駿河，將渡大井川的時候，被警察捕獲，處了死刑。

三 加波山事件 明治十六年十月福島縣令三島兼任枋木縣令，他在這裏也

要發揮他的興土木的嗜好，因此又招了縣民的反感。河野廣中的姪子河野廣體和本地的同志鯉沼九八郎等，研究製造炸彈的方法，要想乘枋木縣廳落成式集會的那一天，大臣參議到會的機會，將他們一網打盡。只因用費不足，河野和其他幾個同志到神田某當舖搶劫，只得了大洋拾元，但是同志一名却被捉住了。縣廳落成式延期，同志十六人，匿跡在加波山中，散布檄文說「茲革命軍起義於茨城縣眞壁郡的加波山上，以期顛覆自由公敵的專制政府」云云。其時爲明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們又威嚇附近的富豪，徵籌軍費和武器。匿居加波山三日，卽下山襲擊宇都宮，在途上因爲運炸彈的脚夫失蹤，意氣大爲沮喪，就解散了，各自分道而走，後來在各處被捕，都處了刑罰。

此外還有靜岡事件、名古屋事件、飯田事件、秩父暴動等事件。這些都是因憤慨國事而發生的。其中靜岡名古屋兩事件，他們的信條是「要顛覆政府，不得不先集

軍資，其手段爲殺劫動武。這是我們武士的風尚。」因此他們以做强盜爲特長。自由黨的志士爲奔走國事傾家蕩產，尙不能達到目的，甚至犯罪，也所不辭，他們的心事固然可憫，但是這樣的運動方法，那裏會成功呢？結果不過徒負了強盜殺人的惡名，被處刑罰罷了。但是這些都是立憲制度沒有發達的國家的政治運動應該經過的運命。他們的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的熱烈精神，貢獻於日本的議會政治，是不可抹煞的。

第八節 自由黨的解黨

議會前的政黨運動，畢竟不過是政黨行動的豫備和演習。這是因爲沒有正式的政黨活動的舞台的緣故。這種演習，促進了後來在日本議會發揮辣腕的星亨的出現。

板垣自從歧阜遭難以後，就回東京創辦自由新聞。不久受了後藤象二郎的勸告，決心留學去了。當時因為他的留學費的出處不甚明瞭，改進黨的新聞，就攻擊他是被政府買收出洋留學的。自由黨的內部，也反對板垣的出洋，說他是把國內的自由黨置諸死地，就是要出洋，也未免太早。馬場辰猪、大石正己、末廣重恭等都堅持此說。那時候出任調停的人就是星亨。星亨在自由黨裏面本來沒有一點兒勢力，這次投入漩渦，為黨解紛，其結果得使板垣達到出洋的目的，把大石、馬場、末廣逐出自由黨之外，自己却做了自由新聞的主筆，在自由黨中造成了一大勢力。

星亨的政治上的活動，是從攻擊改進黨開始的。他的攻擊是對着大隈和三菱的關係而發的。三菱在日本財界暴富的原因，是在打台灣和西南戰爭那些時候，因為輸送軍隊受了政府援助的結果。這件事的介紹人就是大隈。所以大隈退出政府以後的運動費，聽說都是從三菱拿出來的。星亨等看見這種情形，大叫撲滅偽黨，

對於改進黨猛施攻擊。

政府也想若要撲滅改進黨，最好斷他的糧道。因此設立半官的共同運輸會社，以對抗三菱汽船會社。對於此事，農商務卿品川彌二郎最爲出力。但是這個半官的事業終究失敗了。後來被三菱合併，變爲日本郵船會社，一面自由新聞的主筆，也被政府買收了。這次抗爭的結果，改進黨和自由黨都失了信用。

板垣於明治十七年六月從外國回來了。但是自由黨也於這年十月廿九日在大坂北野的大融寺內舉行解黨式了。這個時候是片岡健吉做議長，板垣發表解黨的大意，劈頭就說：

「唉！要在我國現時的社會組織公黨，何等的困難啊！」接着又說「因爲有集會條例的存在，各政黨和地方支部的聯絡，尙且不能，有秩序的政黨從何維持呢？」云云。但是真正的理由，還是在運動經費告罄的一點。倘使強要繼續進行，勢必非效

加波山、靜岡、名古屋各事件，犯殺人強盜的大罪不可了。當舉行解黨式的席上，板垣的演說，極其悲痛，他說：

「今天的解黨式閉會之後，我須和諸君告別，回鄉里睡午覺。但是，一個人死生無常，旦夕難測，我現在身體雖然強健，又何足恃？古人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設若不幸我竟死了，希望諸君把我的墳墓湮滅於茫茫秋草之下，不要像那些身無寸功，妄建宏壯的碑墓，彷彿開死後的展覽會，使我在都下的埋葬場裏飽受骯髒的氣味啊！」黨員聽了，大家揮淚不止。

第九節 立憲帝政黨

明治十四年自由黨組織成功，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改進黨產生之後，政府爲對抗他們起見，三月十八日嗾使御用新聞記者組織立憲帝政黨，擁護政府。發起人是東

京日日新聞社社長福地源一郎（櫻癡居士）、明治日報社社長丸山作樂、東洋新報社社長水野寅次郎。他們的背後，還有谷干城、佐佐木高行、安場保和、井上毅等人。這個黨的綱領，不用說是保守的。最可笑的就是他的「綱領衍義」裏面所說的話：「我們把這綱領的膽正本呈於內閣大臣和參議諸公，他們都說內閣的主義和立憲帝政黨的綱領完全相同。所以現在的內閣雖然不能算做政黨內閣，但是主義既然和本黨相同，就稱他爲立憲帝政黨內閣也沒有不可的。」

東京日日新聞的社論說道：「我們把立憲帝政黨的黨義綱領，示諸當道諸公，都蒙嘉納，毫無異議。」這話彷彿像自誇我是政府的走狗一樣。

這年三月出洋考察憲政的伊藤博文，到第二年八月回國了。他在歐洲旅行中就抱定超然內閣主義回來了。他很不願意立憲帝政黨在外招搖政黨內閣怎樣怎樣，因此就向立憲帝政黨說：「內閣是站在政黨以外的，是超然的，諸公的組織政黨，並

非政府的授意，倘使諸公強要維持這個政黨，政府決計謝絕和你們同走一道。」被政府一蹶逐出了門來的立憲帝政黨，因為失了主人的象養，不得不實行解散，遂於九月二十四日在京都舉行解黨的儀式。

第十節 後藤的大同團結

在議會前的政界的最烈的活動，要算後藤象二郎的大同團結。這是他招集已經解散的自由黨的殘黨和分裂的改進黨的殘部所組織的。名爲在野大同盟。

改進黨的副總理河野敏謙，於明治十七年十二月首唱解黨說。大隈也贊成他。但是沼間守一等反對此說，他們言道「改進黨是改進黨員的改進黨。倘有不願參與的黨員，儘可退黨。」因此，大隈、河野、小野梓、前島密等都脫黨了。剩下的是沼間守一、尾崎行雄、島田三郎、藤田茂吉、箕浦勝人、肥塚龍等。

後藤唱大同團結，是因爲政府實行歐化政策，國論沸騰的結果。政府提議修改條約，盛行歐化政策。鹿鳴館的跳舞，就是其中之一。此外，外務大臣井上馨所締結的條約，保守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都說他喪失國權，一致表示反對。農商務大臣谷干城也因此辭職了。

井上外相於明治二十年（光緒十三年）辭職，伊藤博文以首相兼任外相，修正條約也因此延期了。後藤趁這機會，招集自由黨的星亨、中島信行、末廣重恭，改進黨的犬養毅、尾崎行雄、岡山兼吉，保守主義者的綾井武夫等，共同商議組織在野各派大同團結，力抵抗藩閥政府的必要。大家都贊成。後藤又上奏攻擊政府，遊說各方。地方人民起而響應的不少，大都向政府建議，並且有很多不穩的計畫。

政府覺得形勢不好，於十二月廿六日發表保安條件，把目爲危險的人物，一律逐出首都。執行這命令的人，就是竭力壓迫自由黨的福島和栃木縣令的三島通庸。

被逐的有星亨尾崎行雄、林有造、中島信行、中錫篤介等共五百七十餘名。片岡健吉因爲拒絕命令，被禁錮了三年。

因這次壓迫的結果，明治二十一年，政界非常平靜。但是日本政府爲緩和民論起見，於這年二月一日，發表大隈爲外務大臣，使他辦理修正條約的事務。

後藤不顧政府的策略，還是繼續自己的大同團結的行動。一面發刊雜誌「政論」，對於政府熱烈的攻擊。當時後藤的勢力，風靡天下。

明治二十二年（光緒十五年）頒布憲法。當議會將近開會的時候，政府（黑田內閣）想把後藤起用，以渡過這個難關。擔任修正條約的大隈，對於此事，非常熱心。犬養毅也周旋其間。板垣派人勸後藤入閣的結果，那具有政界戲法大家的本領，後藤居然就做了遞信大臣。因此大同團結失了中心勢力，陷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了。這是以個人爲中心所結合的政治團體當然必走的運命。

第二章 議會初期的政黨

第一節 自由改進黨提攜的時代

明治二十三年（光緒十六年）七月一日，日本舉行第一次衆議院議員的選舉。各黨當選的議員，依照當時的新聞大略記載如下。

大同派	五五	再興自由黨	一七	愛國公黨	三五
九州進步派	二一	改進黨	四六	保守派	二二
自治黨	一七	中立派	六七	官吏	一八
無所屬	二				

共計

三〇〇

其中的大同派、再興自由黨、愛國公黨、九州進步派，於九月十五日合併爲立憲自由黨。第一次議會於十一月廿五日召集，廿九日舉行開院式，那時的內閣是山縣內閣。在議會的黨派，整理的結果如下。

自由黨

一三〇

改進黨

四一

大成會

七九

國民自由黨

五

無所屬

四五

其中自由黨和改進黨共計一百七十一名是民黨，其餘大都是御用黨。

改進黨事實上就是大隈一個人所領導。大隈因上年爲改正條約的事，被來島

垣喜投以炸彈，所以這時候已是在野的人了。

再興後的自由黨，復推板垣爲總理。時爲明治二十四年三月。

自明治十八年（光緒十一年）首創內閣制度至明治二十七八年中日戰爭爲

止，其間的內閣總理，是以伊藤、黑田、山縣、松方第二次又爲伊藤的順序而更迭。這些內閣首相，在個人的思想感情，自然有多少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都是薩長政治家的領袖，都討厭政黨主張超然內閣，這一點是站在同一戰線的。議會開幕當時的首相山縣，排斥政黨尤爲激烈。所以多年受薩長政府壓迫的板垣、大隈和他們所率的自由改進兩黨在議會開幕後四五年間，一致團結，竭力抵抗政府。在第一議會，首相山縣也竭力的去懷柔自由黨的土佐派，其結果，議會始得如期閉會，未遭解散。但是豫算被議會大大的削減，以致山縣內閣不能維持，讓於松方內閣。第二議會對於豫算，又要大施削減，結果被政府解散，而內相品川彌二郎做了那樁很著名的明治二十五年的選舉大干涉。總選舉後所開的第三議會，其中自由黨（九五）改進黨（三七）巴俱樂部（二〇）共計一百五十二名，標榜反對政府，占絕對的過半數，他們決議關於干涉選舉事，內閣大臣應反省負責，自動的辭職。但是松方首相自稱政府對於議會

不負責任，仍舊戀棧不去。直到議會閉會之後，因為調動干涉選舉的知事，以致發生內閣的不統一，纔把內閣的椅子讓於伊藤。

第四議會的時候，自由改進黨依舊合作，對於伊藤內閣所提出的製艦費完全否決了，因此和政府發生大衝突。政府奏請日皇詔勅，使議會屈服了。

自由黨和改進黨的合作，在第五議會的時候就分裂了。明治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五議會開會的劈頭，改進黨等民黨六派，議決對於議長星亨的不信任案。

其理由是關於取引所（即交易所）的問題，說議長有分內不應為的舉動。後來因為星亨傲慢不肯去職，就把他除名了。這六派又關於取引所問題，在議會彈劾農相後藤象二郎，把彈劾的奏案議決了。後來日皇把此案諮詢樞密院，樞密院議長山縣覆奏云「國務大臣的進退，屬於陛下的大權，但是若因一點瑣事牽動政府的基礎，這的確是不相宜的。」因此，這問題也就中寢了。

最後民黨提出勵行條約的建議案，將要付議的時候，政府命令停會二次，跟着把議會解散了。這是因為當時政府並沒有着手改訂條約的緣故。

解散後的第六議會，又被解散了。這是因為當自由黨提出肅振官紀節減經費的奏案的時候，民黨在其中添了一層彈劾外交的意思，後來這件修正案以一百三十九票對一百五十三票的多數可決了。所以議會又遭解散。

第二節 超然內閣和政黨的提攜

第六議會的解散日期是在明治二十七年（光緒二十年）六月二日。但是八月一日日本頒布了中日戰爭的宣戰詔勅。在戰時狀態之下所舉行的總選舉，非常平穩，第七議會和第八議會，都是全場一致贊助政府。中日戰爭於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恢復和平，但是接着就發生了三國干涉，叫他把遼東交還中國了。一面在朝

鮮又有十月八日的王妃事件，次年二月十一日朝鮮國王和世子都逃往俄國公使館，因此俄國的勢力滿布朝鮮的境內。在第九議會，聯合民黨關於外交問題向政府猛攻，但是從這次議會起，自由黨公然和政府合作，國民協會也做政府的後援，所以第九議會得以無事告終。議會閉幕之後，日政府因為自由黨的援助，就把內務大臣的椅子，分給板垣（自由黨的總理）。所謂超然內閣主義的伊藤，也屈服於政黨之前了。伊藤又想把大隈加入政府，擔任外相，這也許是由於「以毒制毒」的意思。他一面要松方當藏相，同時把大隈和他所領導的改進黨（和革新黨等合作，名為進步黨）也要拉入政府，收為籠中之物。誰知板垣反對大隈入閣，松方不肯單獨加入，一場計畫，付諸東流。伊藤內閣因為不統一的緣故，遂於二十九年八月卅一日瓦解了。松方是薩州的元老，他做倣長州的伊藤和自由黨提攜的先例，便和大隈握手，組織松隈內閣。大隈從松方口裏取得「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的言質而入了

閣。

松隈內閣繼承伊藤內閣所編成的明治三十年度豫算，以臨第十議會。因此自由黨不能發見反對的口實，議會遂得平穩渡過。但是內閣內部的薩派和大隈派的中間，因為雜誌「二十六世紀」的一案，發生傾軋。該雜誌以「宮內大臣論」為標題，把伊藤和土方宮相的關係和盤托出，因此政府把他的發行權停止了。跟着法制局長官神鞭知常和內閣書記官長高橋健三大責政府違背言質，壓迫言論，大為憤慨而辭職了。這兩人是薩派和大隈派連合的關鍵，他二人辭職之後，大隈和松方的意見，越走越遠，其結果，大隈也拂袖而去了。

和進步黨脫離關係後的松方內閣，又想琵琶別抱，和自由黨合作。但是此事始終沒有成功。到了第十一議會，進步黨、自由黨、國民協會三派連合提出不信任案，攻擊政府，但是該案尚未付議，政府就把議會解散了。同時內閣也辭職了。當時的與

論指爲「起身砲」式的舉動，大加誹謗。

承松方內閣之後，於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所組織的伊藤內閣，首先就和自由黨相約合作。本來伊藤的意思，原想拉攏板垣、大隈和自己合成三角同盟，後來因爲這計劃沒有成功，就單獨和自由黨提攜了。板垣的入閣，原來定爲總選舉之後，及期，自由黨要求板垣入閣，那時候政府因爲內部有人反對，不肯履行前約，於是周旋於政府和自由黨之間的農商務大臣伊東已代治負責辭職，自由黨也跟着表示反對政府之意。

在上述情況之下所召集的第十二議會，自由黨和進步黨國民協會合作，否決增加地租案，因此議會又被解散，其時是六月十日。

第三章 最初的政黨內閣

明治三十一年六月廿二日自由進步兩黨解黨，組織憲政黨。

伊藤深知處在大政黨之下，終難維持政權，遂開元老會議，提議自行組織政黨以對抗在野黨，因為山縣反對，伊藤就主張自己辭職，推舉大隈、板垣繼任。山縣起初也反對此說，後來因為沒有適任的人物，遂由元老會議推薦大隈、板垣二人組閣。這是日本第一次的黨政內閣。時為六月三十日。

我們綜觀從明治二十三年議會成立至三十一年大隈、板垣組織憲政黨內閣的經過，起初薩長政府堅持超然內閣主義，對於自由改進兩黨的聯軍抗爭得非常厲害。但是中日戰爭之後，覺得徹底的保持超然內閣主義，已屬不可能的事實，所以伊

藤內閣和自由黨握手，松方內閣和改進黨合作。這種舉動，從薩長政府方面觀察，原不過爲自己的便利起見，利用政黨罷了。那曉得政黨也不是可以欺侮的東西，他知道被人利用，就想反噬了。所以超然內閣和政黨合作的第一次試驗，終歸失敗。一面自由改進兩黨合作組織憲政黨，完全掌握政權，使薩長政府屈服了。

隈板內閣如果成功，必定於日本的憲政發達上大有貢獻，但是這內閣成立後沒有幾時就發生內訌了。這個內閣中的自由黨系的大臣有板垣、松田正久、林有造三人。一方面，進步系却有大隈、大石正己、尾崎行雄、大東義徹四人。這是自由黨所不甘心的。恰好文相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說成了問題。自由黨就拿他作口實，排斥尾崎，使尾崎不得不辭職了。關於後任問題，主張勢力均衡，板垣要想從自由黨中遞補一人，大隈不允，奏薦犬養毅繼任。

當時駐美公使星亨，正在請假歸國之中，他召集自由黨系的協議會，當場又改爲

憲政黨大會，議決解散憲政黨，另行組織純自由黨的憲政黨。其結果，進步黨系的憲政黨員，成了憲政本黨。這憲政黨的分裂，同時變成了隈、阪內閣的瓦解。於是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僅僅繼續了四個月就告終了。後繼者為山縣內閣，成立於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

第四章 政友會的緣起

從此便是星亨開始大活動的時代。第十三議會召集於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山縣內閣的成立是十一月八日。山縣爲對付議會起見，在近畿大閱兵的時
候，招待議員，因此開院式延到下月三日。在這期間，山縣在大阪會見憲政黨的板垣
星、片岡三人。十一月廿七日內閣和憲政黨的合作成立了。當時憲政黨要求黨
員四人入閣，和閣員的入黨，山縣都沒有答應，但是聲明從此放棄超然內閣主義，採用
憲政黨的綱領，並相約在政府可能的範圍以內，謀憲政黨的便利並援助擴張黨勢。
其結果，山縣內閣在第十三第十四議會都無事通過了。但是在此期間，日本議會的
的腐敗和墮落，頗有可觀，在議會史上可算是劃時代的。例如，爲通過增加地租案，星

亨周旋其間，把填築橫濱本牧地基的利權作爲買收議員之用，弄得輿論騷然，成了議會的大問題。當時通過議案，都有定價，議事差不多成了一種買賣交易，這是當時的議會的實情。第十四議會告終以後，山縣不堪憲政黨誅求的煩瑣，決意辭職了。

這時候伊藤博文有組織政黨的計畫。星亨解散了他的憲政黨，把他的黨員參加了伊藤的政友會。政友會的結黨式，是明治三十三年（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舉行的。山縣內閣於廿六日乘機辭職，伊藤政友會內閣就繼之而起。

先是，三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憲政黨裏面因爲填築橫濱問題和東京市街鐵道的利權問題發生內訌，板垣總理因此辭職。但是即使當時不辭，後來星亨把憲政黨獻於伊藤的時候，板垣也會站不住的。事實上在隈板聯合內閣被破壞的時候，領導憲政黨的自由黨系的人物，已不是板垣而是星亨了。後來統率伊藤的政友會的實權，都是在星亨的手中。

第五章 桂時代

第一節 政黨的消長

從明治三十三年伊藤組織政友會，伊藤內閣成立以後，大隈公然的當了憲政本黨的總理（係十二月十八日）。當時兩大政黨在衆議院的人數，政友會爲一百五十五名，憲政本黨爲一百零三名。二年前隈內閣告終，憲政黨分裂的當時，自由黨系的憲政黨員只有九十五名，進步黨系的憲政本黨卻有一百十名。後來因爲星亨的活躍，和政友會的組織，以致勢力首尾顛倒。日本的政黨，越近政權，是越能擴張的。伊藤內閣通過第十五議會以後，政友會出身的大臣之積極政策和藏相渡邊國

武的緊縮政策，兩相衝突，因此內閣發生內訌，到三十四年六月二日就瓦解了。桂太郎繼起組閣，就叫做桂內閣。同時星亨被人認為政界腐敗的元兇而遭暗殺了。其時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廿一日。

星亨死後的政友會，統率的力量，漸漸的衰微了。第十六議會因為政友會和桂內閣妥協的結果，平穩的閉了會。在下回的第十七議會，伊藤、大隈會見於加藤高明的家中，政友會和憲政黨連合起來，攻擊內閣，因此，議會又被解散。在第十八議會，伊藤和桂又妥協，議會乃得無事渡過。但是當十九議會將要開幕的時候，政友會又和憲政黨連合，抵抗政府。當時的衆議院議長河野廣中在開院式奉答勅語的文中，插入彈劾政府的辭句，衆議院在不注意之中，把他通過了。因此，議會又遭解散。在此之前（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桂首相因為伊藤既為政黨首領，又兼元老，內閣實難維持，提出辭呈，結果伊藤被任為樞密院議長，政友會總裁歸西園寺公望担任。

總而言之，星亨死後，政友會無論在善的方面或惡的方面，都不徹底。所以在這期間，政友會的勢力，萎靡不振，在議院的議員人數，從一百五十五名減到一百二十八名。當時憲政本黨的議員有九十一名。

第二十議會開幕的時候，日俄戰爭已經開火。戰爭期間的第二十、第二十一議會，舉國一致擁護政府，專心對外，都得平穩閉會。在和平恢復後的議會沒有開會以前，桂內閣已讓給西園寺，所以對於講和條約不平的輿論，在議會裏沒有爆發的機會。從這時候到大正繼政凡七年間的內閣，都由桂和西園寺兩人輪流組織，而政友會每次都成為政府黨。因此在大正元年，衆議院議員總數三百八十一名之中，政友會竟占二百十一名的絕對多數。憲政本黨後身的立憲國民黨，依然只有八十七名，並沒有進展的樣子。

第二節 憲政本黨內部的紛爭

憲政本黨黨員的一部分，眼看見政友會掌握政權，擴張勢力，要想學他們的方針，獲得政權。憲政本黨中大石正己所領率的改革組一派，就是抱着這主義的小組織。當明治四十一年一月第二十三議會開會的時候，他們規定黨則，改爲常議員合議制，從事接近政權的計畫。大隈當時就憤然辭職。這時候，黨內發生了改革派和非改革派的內訌。因爲這個關係，在二十五議會，憲政本黨差一點就分裂了。因爲大石所領導的常議員，要結合非政友大合同，要把反對這事的犬養毅除名。一面犬養所率的非改革派也開代議士會，促常議員的辭職，否認犬養除名的動議。結果這種紛爭，非改革派占了勝利。

但是非政友各派鑑於政友會勢力的駸駸日上，痛感合同的必要。所以明治四十三年（宣統二年）三月十三日，憲政本黨又合新會、戊申俱樂部的一部分黨員而成爲立憲國民黨。

第三節 立憲同志會

大正繼政，是始於明治帝崩，桂太郎由旅歐途中的俄京返日，受着元老山縣等的壓迫的那個時候。桂曾於明治四十一年（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四日組織第二次桂內閣，因為和政友會情意相投，維持政權至三年之久，但是很感受了單靠他人的政黨維持政權的苦痛。山縣也是靠着操縱星亨時代的政友會而得暫時掌握政權，但是終覺得政黨的要求無厭，不敢再上台嘗試了。伊藤也是因為嘗着同樣的苦處，自行組織了政黨。桂的旅行歐洲，也是因為要想組織政黨，到外國去看看政情。誰知明治崩後，他不得不離開政界，退充宮中的內大臣了。

當時的西園寺內閣因為上原陸相建議增設兩師團，難於對付，所以在大正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總辭職了。而物色後任，很覺困難，因為這個緣故，桂又得出

來組織第三次桂內閣。（今月廿一日。）但因增設兩師被認為軍閥的陰謀，並因恃着帝寵組織政府，很招國民的誹謗，惹起了全國的憲政擁護運動。政友會的尾崎行雄、國民黨的犬養毅，就是這運動的先鋒。

桂太郎趁此機會，想達到組織政黨的宿願。恰好國民黨中的改革派要想擴張黨勢投入桂的幕下。其結果，國民黨的裏面又起了內訌。大正正己、島田三郎、河堀廣中、箕浦勝人、武富時敏等國民黨的過半數的黨員，都參加桂的新政黨組織。犬養率一部分黨員孤守殘黨。

桂終屈服於憲政擁護運動，二月十一日提出辭呈，山本權兵衛繼之組閣。因為政友會決定援助山本內閣，所以犬養所率的國民黨和政友會絕交，尾崎行雄、岡崎邦輔等也脫離政友會了。一方面桂太郎的新政黨召集代議士會，除議員以外，有桂、大浦兼武、後藤新平、仲小路廉、若槻禮次郎等出席。但是桂在新黨正式成立之前病死。

了。桂死後，仲小路和後藤相繼脫會。但是新政黨的組織，着着進行，十二月廿三日竟成立了。名爲立憲同志會。推加藤高明爲該黨的總理。大浦、大石、河野爲總務。

第六章 憲政會的成立

山本權兵衛內閣因爲西門子事件於大正三年（民國三年）瓦解了。繼任者爲第二次大隈內閣。大隈以同志會的加藤、若槻、大浦、武富、中正會的首領尾崎行雄等爲閣員。犬養被邀，不肯入閣，相約只從黨外援助。但是此約終未實踐，他後來還是和政友會取一致的行動。

大隈於大正三年冬把衆議院解散了。總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從一百八十四名減到一百零四名，同志會從九十五名增到一百五十名，兩者的地位忽然顛倒。同志會的宿願，本想接近政權擴張黨勢，如今可謂從理想達到實現之境了。

首相大隈於大正五年十月四日告老辭職，推薦加藤高明組織後任內閣。此次

推薦沒有發生効力，組閣的大命，降於寺內正毅，十月九日寺內內閣便成立了。

次日擁護舊大隈內閣的同志會全部和中正會以及公友俱樂部（大隈後援會）的大部分聯合組織憲政會。推同志會的總理加藤高明爲憲政會總理。憲政會占議席約二百名，實爲衆議院中過半數的大勢力。

第七章 原敬的政友會

大隈內閣成立之後，沒有多少時，西園寺辭了政友會的總裁職，推薦原敬爲後任。大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政友會開臨時大會把這件事通過了。大隈內閣的時候政友會在總選舉的結，從一百八十四名降到一百零四名，前面已經說過了。這次寺內內閣成立之後，原敬爲挽回政友會的勢力起見，不惜和標榜超然內閣的寺內相結合。只有犬養毅所率領的國民黨二十八名，慫恿憲政會，在第三十八議會（大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召集）對於寺內內閣提出了不信任案。但是結果彷彿等於和政友會通謀，給寺內以解散議會的口實罷了。犬養爲不信任案的提案人，但是在議會說明提案的理由的時候，並不攻擊寺內的超然主義，只說沒有政黨的後援的

內閣，不能美滿的運行政權。此案付討論的時候，元田肇爲政府辯護，寺內也有一場演說，跟着反對者尾崎行雄正要登壇演說的時候，議會就被解散了。寺內只許擁護政府的人演說，不許反對他的演說，這種卑劣的舉動，至今還遭世人的指摘。

大正六年四月所舉行的總選舉，政友會從一百一十一名增加到一百六十五名，憲政會從一百九十七名減少到一百二十一名。由此看來，日本的選舉，完全是政府黨必勝，反對派必敗的形勢了。這種事實，可稱爲日本選舉界的一種喜劇。

在總選舉後的臨時議會，犬養所率的國民黨員三十五名，果然和政友會聯合擁護政府。此外中立議員的維新會四十二名也投入政府方面，所以政府究竟增加到二百三十七名，憲政會只有一百十九名。於是臨時議會和大正七年春間的通常議會，都得平穩的通過了。這年夏天因爲米糧滋擾的事件，寺內內閣纔壽終正寢，而以原敬領班的政友會內閣使繼之而起。

原內閣在大正八年春的第四十一議會，提出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改正案，無事通過。改正的結果，選舉者的納稅資格從十圓減到三圓，實行小選舉區制度，議員數從三百八十一名增加到四百六十四名。這彷彿就是爲第二年總選舉的伏線一樣。大正九年的議會，提出普通選舉法，當時原首相聲言，這議案在議會必遭否決，但是事關重大，不得不付諸國民的輿論，因此把議會解散了。跟着舉行總選舉的結果，政友會得了二百八十一名的絕對多數。原敬靠着這個絕對多數的後盾，在第四十三議會，和大正十年春的第四十四議會，對於東京市政府的腐敗，關東州的鴉片事件，關於滿鐵疑獄的綱紀肅正問題等，都付諸一蹴，可算得高枕無憂了。但是人生的危機，卻伏於最得意的瞬間，那年十一月四日，他被一個土佐出身的青年中岡良一暗殺了。

原的死後，政友會和內閣，都由高橋是清統率。但是高橋的統率能力，不及原做，第四十五議會閉會之後，要想把內閣改造，令中橋、文相、元田鐵相辭職，誰知中橋、元

田主張連帶責任論，不肯輕於一去，紛爭的結果，內閣遂於大正十一年總辭職了。

政友會內閣到了日暮窮途的時候，還是不贊成反對黨出來組閣，於是極力運動，把加藤友三郎抬出來組織超然內閣，政友會願意做他的後援。

這個超然內閣，又產生了另一個超然內閣。加藤友三郎在任一年有餘，於大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病死了。九月一日的大地震混亂的時候，第二次山本權兵衛內閣又成立了。在這個內閣，犬養毅擁着他的四十五名的革新黨員而入閣了。地震後開臨時議會，議復興事項的時候，山本內閣不過是一個傀儡，被政友、憲政兩黨所播弄。後來因為十二月十七日虎之門的事變發生，政府就總辭職了。後繼者為清浦內閣。

第八章 清浦內閣以後的政黨

清浦內閣是貴族院中多數派的研究會所擁立的。世人深惡華族的野心家，以貴族院爲大本營回握政權的陰謀，視清浦內閣爲特權階級的傀儡，遂發起憲政擁護運動，以期打倒清浦內閣。正在這時候，政友會的內部又發生改造和非改造的紛爭的餘焰，改造派的高橋是清、橫田千之助等，和憲政會、革新俱樂部相聯合，高唱打倒清浦內閣，非改造派的中橋元田主張擁護清浦內閣，和床次竹二郎、山本達雄等脫離政友會，另組織政友本黨。其結果，政友會占一百二十九名，政友本黨卻占了一百四十九名。日本政府於大正十三年解散了衆議院。總選舉的結果，憲政會從一百零三名增加到一百五十四名，政友本黨一百十四名，政友會只有一百零一名。政友本黨

的減少，政府受的打擊很大，結末清浦內閣於六月辭了職，繼起者爲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他拉了政友會的高橋、橫田、革新俱樂部的大養入閣，組織護憲三派的內閣。這內閣於大正十四年的春間在通常議會，通過了普通選舉法。

在這次議會開會的時候，橫田千之助病死了。他的政治手腕非常高辣，被世人評爲星亨第二。他死後，憲政會和政友會的關係，就漸漸疎遠了。議會閉會以後，高橋訪問加藤首相，報告把政友會的總裁讓給田中義一和辭商工、農林兩部大臣職務的事情。這是政友會中策士所計畫運動的結果。自由黨逐板垣，憲政本黨棄大隈，政友會捨高橋，都是爲擴張黨勢起見，另覓較有權勢和經濟資力的人才爲首領的當然的結果。田中做了政友會總裁以後，大養跟着就率了革新俱樂部的大部分黨員投入政友會。殘部的八人組織中正會，無所屬，和新正俱樂部。

七月，政府裏的憲政會出身的大臣，作成稅制整理案的時候，政友會出身的大臣

（野田、岡崎、小川）表示反對，但是仍舊不肯辭職。日人稱之爲「抱合心中」（即男女相抱情死之意），於是內閣也總辭職了。次日組閣大命復降於加藤之手，他就組織憲政會單獨內閣。

政友本黨在憲政會政友會之間，很有「舉足輕重」的勢力。起初政友本黨總裁床次和田中會見的時候，相約雙方可以合作，誰知到了大正十五年（即昭和元年）的第五十一議會，政友本黨卻援助政府，通過了稅制整理案。因此關係，政友本黨中對於政友會表示好意的二十六名黨員脫離本黨加入政友會了。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是中橋、鳩山、廣岡、吉植的一派。

加藤首相於這年的一月廿八日病死了。若槻禮次郎做了憲政會總裁和內閣總理大臣。稅制整理案是在他的任內解決的。這年夏天，他把兩閣員的椅子讓與政友本黨，床次不肯接受，到這年的冬天，他又和田中合作，借朴烈問題攻擊政府。但

是若槻和田中床次會見，表示在昭和新政開始的時候，不願豫算不成立的希望，於是三黨首妥協，議會得無事而過。

了。昭和二一年（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七日若槻內閣因為銀行的擠兌風潮而瓦解。繼起者就是田中政友會內閣。

第九章 田中內閣時代的政黨

這個時期，一般人都想像今後的日本，必定做英國的習慣，政黨首領互相輪流掌握政權，所以第三黨的政友本黨，已失了存在的意義。於是其一部分奔投政友會，大部分和憲政會合作，新組織立憲民政黨。以濱口雄幸爲總裁，若槻、床次爲顧問。所以在昭和三年春間的議會之中，政友會占一百九十名，民政黨卻二百十九名。一月廿一日議會再開的當日，政府方面演說施政方針以後，對演說的內容，不許質問，並不許討論不信任案，就把衆議院解散了。這彷彿像當時寺內內閣解散衆議院的筆法，非難的聲浪傳播一時。

解散後實行總選舉的時候，著者正在東京視察日本政治狀況，當時因爲解散以

前政友會的人數和民政黨的人數相差太遠，所以在選舉的時候，用種種方法妨礙敵黨的勝利，其結果，東拉西湊，總算超過民政黨的數目，但是相差僅僅數名罷了。後來因為鈴木內相的失言事件、優詔事件、山東出兵事件，遭民政黨的攻擊，非常的激烈。但是田中到底還戀棧顯位，不肯辭職，直到昭和四年初夏因為所謂滿洲某重大事件（即皇姑屯炸彈案）發生了責任問題，不得不辭職，而將政權交於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

第十章 濱口內閣成立時的政黨

濱口內閣的最顯著的政策，就是財政減縮政策。藏相井上準之助把前議會所

編成的昭和四年度的實行豫算，削減了九千萬圓，因此反對黨的政友會主張召集臨時議會，將此案付議會討論公決。濱口首相主張沒有召集議會的必要。目下正在爭執之中。時爲昭和四年八月。

反對黨的政友會對於下次議會的政戰，已在着着準備中。對於實行選舉的計畫分爲選舉、遊說、宣傳、監視四部。劃分地方，分頭負擔各項職務。九州由床次竹二郎擔任，中國（係日本的地名）由望月圭介擔任，四國由三土忠造擔任，東京一帶由久原房之助擔任，北信由山本悌二郎擔任，東北由小川平吉擔任，東海由鈴木喜三郎擔

任。各方面都和中央的本部貫成一氣，竭力活動。我們可以拭目以觀下次議會的政戰了。

中俄因爲中東路案，發生衝突。外間盛傳日本暗助俄國，慫恿他不要把中東路權交還中國，以避「唇亡齒寒」之憂。此種傳說，幣原外相已經否認。我們想民政黨的幣原外交，是以不干涉他國內政爲方針，前次田中內閣出兵山東，希圖破壞中國大局，民政黨竭力反對，至今口沫未乾，又踐田中的覆轍，豈不是千古的笑話。如果此說屬實，日本的政黨太無價值了。所以我們希望幣原的否認助俄是出於真心誠意，那麼，日本的政黨內閣才有對外的信用和史傳的價值。

第十一章 無產階級政黨的概觀

日本無產階級政黨的勞働組合，發生於明治時代。但是當時的政府壓迫異己，不許無產政黨永久存在，所以沒有多少時候勞働組合就中絕了。直到大正元年，友愛會纔出現。這就是今日的勞働組合的先驅。是後繼續奮鬥，到了大正十年，改稱為日本勞働總同盟。從此以後，日本的勞働組合就勃興了。同年，農民組合相繼而起，組織日本農民組合大同盟，城鄉相呼應，數年之間，不論何種組合都極發達。不過其間的消長變遷非常熱烈，因此勞働組合的離合集散，也沒有常規。日本的勞働組合，以聯合組織為單位，他的形式彷彿是從聯合而到組合的樣子。並且聯合組織的消長變遷，異常頻繁，一年之中不知有多少回咧！其中以大正十四年的勞働總同盟

的分裂，勞働組合評議會的發生爲最堪注意。當時農民組合的聯合組織，早晚也在分裂的運命中。恰好那時候普通選舉制度成立了。跟着最初的無產政黨，以農民組合爲母體，以評議會系的勞働組合爲穩婆呱呱的產生出來了。但是設立還沒有成功，已經被政府解散了。所以世人稱他爲「死產」。大正十五年又以日本農民組合爲中心而結黨，這是勞働農民黨的起源。也就是日本的最初的無產政黨。他並不和勞働評議會系合作，因此勞働總同盟雖然心裏不很願意，卻一時和他握了手。但是這種不徹底的握手，卻爲後日種了禍根。

後來勞働農民黨——簡稱爲勞農黨——分裂，右傾派的日本農民黨發生，並且勞農黨內部的左傾派和勞働評議會系互通聲氣的時候，勞働總同盟就和勞農黨脫離關係了。但是當時的新聞和其他方面的評論，都說總同盟是無產政黨的叛逆者。因此，沒有機會出來組織以勞働組合爲中心的新政黨。恰好當時一部分知識階

級之間，組織獨立勞動黨，正要設法求活動的機會。於是以前勞動總同盟為中心另加入獨立勞動黨和其他團體或個人的新政黨又發生了。這個新政黨就是社會民衆黨。社會民衆黨與其稱為勃興於勞動階級之間的勞動黨，不若稱為由知識階級指導的社會黨或民衆黨，比較的名實相符。但是一面勞動總同盟的幹部之間感情又決裂了。尤其是因為脫離勞動黨的問題內部的傾軋，一天加甚一天，後來便爆發了。

其所以爆發的最大原因，畢竟還是因為社會民衆黨的內容問題。因為他並不是以總同盟為中心的勞動階級做地盤的無產政黨。其結果，總同盟之中，有別樹一幟的新政黨發生，而總同盟分為兩半了——日本勞動黨和社會民衆黨。

綜觀以上日本無產階級政黨發生的過程，其中最大的犧牲者，還是日本農民組合和日本勞動總同盟。就中歷史上很有名譽的，日本的組織勞動者的中心勢力的勞動總同盟，弄得分裂兩次。第一次就是維持勞動農民黨的勞動組合評議會的分

裂，第二次就是組織日本勞農黨的勞動組合同盟的分裂。其結果，日本無產政黨的發生，卻使勞働農民兩大聯盟分裂了。

關於無產政黨的勢力，我們試看普通選舉制度實行後最初的府縣會議員選舉的結果，新議員數一千四百八十五名之中，屬於無產政黨者僅僅二十八名，其中勞農黨占十二名，社會民衆黨和日本農民黨各占四名，日本勞農黨三名，地方無產政黨五名。由此可以知道現在日本無產政黨的勢力非常薄弱，和政權沒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世界大勢所趨，無產政黨，日見發達，恐怕日本決不會獨居例外罷？我們且拭目以觀其後。

第十二章 吏黨史

明治維新的主動者的薩、長、土、肥四藩，分爲兩羣，薩、長取了政府，土、肥成了民間的政治勢力。其中土、肥又分爲兩派，即板垣的自黨和大隈的改進黨。這兩黨幾經變遷之後，自由黨變爲政友會，改進黨變爲民政黨，成了今日的二大政黨的對立。那麼，在明治時代威勢嚇嚇的薩、長，如今究竟怎麼樣了呢？大都是因爲首領等死亡之後，其餘黨員都被二大政黨吸收去了。長州的田中義一現爲政友會總裁，薩摩的代表者床次竹二郎現爲民政黨的巨頭。

但是薩、長沒有被二大政黨吸收以前，他們屢次想獨樹一幟。他們積多年壟斷政權的經驗，深信可以藉政權的力量組織政黨。這是無論甚麼時代都有的倚仗權

勢的事大黨。日人又稱之爲吏黨。在議會沒有成立以前，福地源一郎等秉伊藤的意思，組織立憲帝政黨，這就是吏黨的濫觴。最後的吏黨就是大正十三年政友本黨。他們組織吏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想在二大政黨對立的社會情勢之下，以第三黨的資格，玩「舉足重輕」的把戲，以圖漁翁之利。

始終一貫懷抱這種思想的人，就是山縣有朋。他的前後輩的伊藤博文和桂太郎，將投身政黨的時候，他竭力的反對。他對於政黨的意見，以爲只要有少數穩健着實的憂國之士相聚一處，組織第三黨，就可以牽制那除了黨利黨略以外別無長物的其他政黨。這就是組織吏黨的單純的理由。

但是事實卻沒有照着理論而實現。他想牽制的二大政黨，卻合作以抵制少數的吏黨。又吏黨會和民黨的一方相結合，但是終不能夠敵過其他的一黨，所以吏黨到底不外乎是一種無用的長物罷了。

吏黨的歷史，已在「最初的帝政黨」項下略略說過。在第一回總選舉的時候，當選的中立議員七十九名所組織的大成會，名爲中立，其實不過在政府掩護的下面，纔得當選，所以在議會裏頭，也不過捧捧政府罷了。但是當時自由改進兩黨都連合反對政府，甚麼大成會，人家都沒有理會他。

在第二次總選舉的時候，品川彌二郎爲內務大臣，大舉干涉選舉。其結果，政府的議員九十五名相集組織中央交涉會。在第三議會爲政府奮鬪之後，又組織社交團體的國民協會（明治二十五年六月廿二日）。樞密顧問官品川彌二郎、西鄉從道做他們的後盾。國民協會的代議士有六十八名，後來品川西鄉辭職，爲國民協會遊說全國。那時國民協會裏面有一部分人，主張國民協會是社交團體，應該另外組織一種政社，結果另行組織國民政社。

國民協會組織以後，伊藤內閣就成立了。伊藤在以前曾經反對品川的干涉選

舉，所以這時候，他們兩人的感情很爲疎隔。國民協會不助伊藤內閣，卻成爲對外強硬派，而和改進黨相結合。後來國民協會的議員逐漸減少，到明治三十二年山縣內閣的時候，已不滿二十人了。山縣向來主張第三黨主張，就把國民協會解散了，使他們另行組織帝國黨，但是黨員依舊的不滿二十名。第一次桂內閣成立的時候，帝國黨向政府獻媚，提議援助政府，但是政府不予一顧，反和政友會結合了。

日俄戰爭之後，桂內閣辭職，西園寺組閣的時候，帝國黨和甲辰俱樂部和其中立團體相聯合，組織大同俱樂部。一時勢力很盛，有部員八十九名，但是二三年之後又減到三十名，因此和戊申俱樂部相合，而成中央俱樂部。最後和桂太郎的立憲同志會合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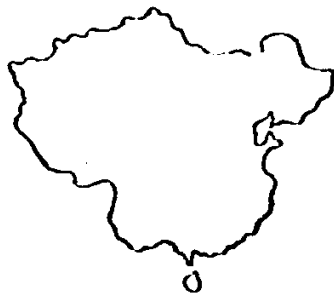
以上的事實告訴我們，山縣的第三黨主義，終究沒有甚麼成績。總之，無論根據新舊那一種思想，凡想在第三黨的地位，收漁翁之利的政黨，他們的自信一定很薄弱，

〔七八〕

心裏懷着弱點，到底總難成功的。

民衆文庫 日本政黨史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編者 盛子明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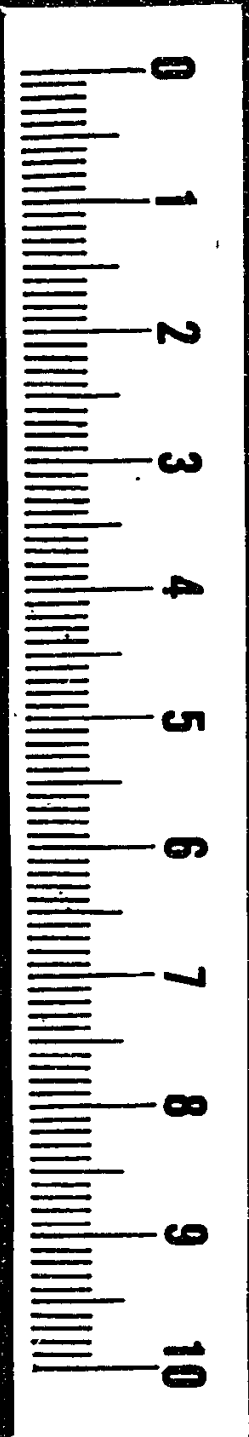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行

民衆文庫

政治思想史

市村今朝藏著
盛沛東譯



政治思想史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政治思想的起源——禁律 (Tabu) 及祭式

人類已經在歷史上所沒有記載的世紀生存了。人們從母體產生，為生存而鬪爭，為繁殖同類而生子孫，結果入墳墓而死——這種可憐的最小限度的生涯，大概占領生存於大地的人類的比較很長的過去期間。在這種極簡單的原始生活時代，我

們的生活上面已經帶着支配的幻影。但是這是魔術的神祕的性質。這樣的支配形式實行的時代，可稱爲人類思想史上的原始時代。

在那個時代，各種族之中只有極少的人們對於世上所發生的事故彷彿像白晝做夢矇矓的意識一點。後來這些矇矓的意識在這些人的心中逐漸的明晰，並且映入各種族的人的腦筋裏面成了一種圖樣。這種圖樣，（例如世間的組織對於太古渾沌時代的思想）對我們說明人類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人事和自然界的故事。在這種時代，即心的捏造物支配思想及生活的時代，一切的人們對於豫言者所提出的想像畫（不是真實的報告）都一一接受。而捏造想像畫的人們把自己抬高，攔在空想的超自然的世界，凌駕其他一般人之上。這種魔術的神祕的支配就變成了一種原始人羣的社會制度——Tabu（Tabu）是波內里西亞（Polynesia）語。就是以超自然的處罰爲威嚇手段，強制制限人類任意使用自然物的一種制度。）這個

制度可稱爲規約人類社會的最初制度。我們音譯爲「達部」，意譯爲禁律。

「達部」是關於某種事物或某種行爲，禁止或不干涉的命令。如果違反這種禁律，立刻就會遭受神靈的復讎。這種觀念由社會羣衆的信仰而發生一種強制的力量，這是「達部」繼續存在的理由。又這個禁律由於神怒的威嚇而維持他的效力。

在原始人羣之間，無論何人不敢對於置有「達部」的任何事物加以干涉。只要在目的物的上面劃一符號表示此物之中有神使的存在，就可以確實保證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了。「達部」的使用，分爲種種方面，其中最要而有關於原始社會羣衆的生活基礎的，就是以保護財產爲目的的「達部」。財產的保護與獲得，就是後來進化到政治的支配權力的濫觴，所以以保護財產爲目的的「達部」可說是充分的含着政治先驅的意義。所以我們以「達部」爲政治思想的出發點。

「達部」雖然是原始人羣最初的社會制度，但是在低級文化階段的現代某野蠻人種之間，還有這種禁律。這個事實確證「達部」為歷史上的所有物，很有意義。

有些野蠻人劃「達部」於一枝樹上，禁止人們採取果實。如果違這禁令而盜取果物，必須受特種刑罰。這個習慣，在野蠻人之間對於維持正直和秩序，是非常有效。

自「達部」在社會生活上發生一種規約以後，原始宗教的祭式也擔任同樣的職務。思想史的分類大都發生於神話時代，但是神話時代的思想的根據可說就是「達部」與原始宗教的祭式。這種祭式在原始生活上，奏了積極的社會的效果，可說是最有意義。現在從我們看來，雖然不過是一種迷信，但是在當時卻有現實的勢力。換一句話說，就是一種已經實證的信念，在當時支配生活的。現在我們認為

迷信的思想在當時卻是一種科學。迷信的勢力，對於維持原始社會羣的構成員的秩序卻有充分的權威。

宗教上由祭式保護財產，是原始社會有効的制度，這是不可忽略的。佛勒塞說，「迷信增加尊重私有財產的觀念，並且使私有財產的享樂愈加確實。」他說明以上的結論，也引用祭式保護私有財產的例，可謂適當。

沒有任何的財產樣式存在的地方，生產不會存在，又在這些地方，社會也不會存在，所以沒有財產的保護，社會生活是靠不住的。「達部」及宗教的祭式就是擔任這種任務的保障物，後來跟着政治就發生了。

我們以「達部」及宗教的祭式為政治思想的出發點，就是這個意思。以下我們略述政治的過程的支配權力，以觀這種思想推移的狀況。

第二節 政治思想的本質

對於政治是甚麼的問題，最近的社會科學都異口同音的回答「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或「各階級間的力的關係」或「圍繞國家政府的階級間的交互關係」。這些定義各有充分肯定的根據。但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的定義之中，「經濟」一語，仍舊是一個問題。又在「政治是各階級間的力的關係」或「圍繞國家政府的階級間的交互關係」的兩個定義中，「力」或「交互作用」的名稱，也許可以由我們自然科學的知識得到比較正確的觀念。但是如「階級」「國家」「政府」等根本重要的概念——重要而且解釋很多（換一句話說，因為重要所以多義）——如果沒有社會科學上的解釋，我們實在難於得到妥當的觀察。所以對於政治本身的理解，必須豫先知道經濟階級，國家政府等諸概念。這是不可缺的手

續。

學者裏面，有視政治，經濟爲對立的。但是我卻認政治經濟階級，國家政府各在內部的聯絡和在相互的關係始可理解。所以我想把這些問題的發生和創始的大概，先行研究一遍，然後再談政治。

在歷史上爲最終決定的動因可以算得有兩種。一種是生活品的生產及爲生產所必要的工具的生產。這種生產在根源上即在各種形式的要素的還元上，不外是滿足飢渴的社會樣式。其他一種動因，是人類本身的生產，即人種的持續性的本能的滿足。前者發展到經濟制度，後者發展到家族制度。這兩者之間有緊密的相互作用。例如勞動的發達愈幼稚，社會的生產量便愈少，由親族的聯帶關係而支配的秩序便也愈多。又由奴隸的使用，勞動的生產率逐漸發達，跟着原始的共有財產變成了私有財產，從而多數人的貧窮，也造成了一部分少數人的富裕。其他如擄取

他人的勞力等各種新現象發生，因此階段對立的基礎也漸漸的發達了。從此原始的家族生活衰頹，國家的萌芽發現，政治的支配式樣明確的樹立了。於是社會上的各種關係跟着饑渴的滿足和性的滿足兩種決定的動因而展開了。

爲分析這些關係，有解剖原始家族的必要。因爲原始家族的生活纔是人類先天的本能的最單純而且最自然的形式，也是任何社會科學之史的研究的必然出發點。

我們認定以下兩點爲歷史上的事實：由原始家族的女性社會的女性支配

(Gynäkokratie) 推移到男性支配 (Androkratie) 的事實。又變化現社會的原始構成的自然勢力【自然的契機及要素是掠奪結婚 (Raubehē) 是異族結合 (Eukogone-Verbindung)】的事實。

自原始家族的女性支配消滅男性，支配代興，由掠奪結婚的關係私占女子以後，

勞動的生產率漸漸的增進了。這件事情就是經濟侵略的絕好的刺戟。因此比較從前，掠奪鬪爭愈演愈烈了。跟着強大的部落支配弱小的部落。這種支配除了繼續的經濟的榨取其他部落以外，沒有本來的意義。支配在條件上不能夠沒有榨取的對象。這種對象就是富的餘澤。約言之，原始家族社會自女性支配變為男性支配，由掠奪結婚得使生產率稍稍向上，接着釀成了支配關係。

家族的財產蓄積，也是原始家族社會從母系家族移到父系家族接着發生父權的原因之一種。父系家族的社會造成了違反原始社會傳統的共產制度的私有財產。因為在父系家族的父權確立以後，不能不把家族內的財產使子孫繼承。家族內蓄積財產發生了父權，同時父權也促成了財產的蓄積。

家族內財產的蓄積，又發生了使用奴隸——奴隸起初只限於俘虜，後來連自己種族的人也用了，——的必要。財產的蓄積由於企圖生活上的物質的地位——一

元的概稱爲飢與渴的滿足——的確立安逸而向上出發。這可以視爲自然科學的事實。後來實行這種事實必須使用他人的勞力，於是人類的歷史開一新局面了。[袁普洛易說「如果人類生存上的鬭爭，無須他人的供奉，那麼，國家一定不會成立，而人類的進化也許完全向別的方向進化，也許完全不進化都未可知。」這是一句中肯的話咧。戰勝者不把戰敗者屠殺而使用他爲奴隸，既不是戰勝者的恩惠，也不是他們主張人道的結果，完全是從利益上打算出來的一種生產手段罷了。

但是征服者以被征服者爲奴隸，其數不能說沒有限制。於是征服者（或征服社會羣）不把被征服者（或被征服社會羣）當奴隸，而爲了利用他（他們）以圖物質的滿足起見，樹立一定的政治的秩序。這種政治秩序的樹立，就是表示國家的創始。

事實上人類以物質的必要爲他行動的一元的動力。在人類的某種進化階段，

爲求這種物質需要的滿足，如果不強制的享用（榨取）他人的各種勞力，決計難於達到。自然供給我們很多互相抗爭的異類的團體——這不一定是表示人種多元論的意義，不過指歷史的過程上的某個時期而言罷了。——就是說在自然的人種的對立狀態之下，由支配制度，始可以得到各人需要的無限的滿足。人種的對立，喚起支持並促進永續的鬭爭。

自然的異質，漸漸的變爲社會的差異。起初在自然的異質的人羣之間所發生的鬭爭，漸漸地變爲社會的差異之間的鬭爭了。甚麼叫做社會的差異呢？根本上就是以征服者在經濟上榨取被征服者爲基礎而發生的榨取者和被榨取者間的對立的差異。從這種社會的差異所發生的社會羣就是階級。

由簡單地滿足基礎生活的必要的時代，直到從這種必要所派生的各種變形變相的必要的社會發達之間，就是在極微細的部分也是常常發見對立——很激烈的

對立。我們在這個地方發見政治，因為政治是與經濟——要想達到較高的物質的幸福的手段——對立的表現。自原始生活變為父系家族以後，物質的慾望的直接對象就是私有財產，這個私有財產不外是一種政治的獨占，換一句話說，政治實操縱保持這種財產和使他發展的方法的機能。

這種政治在社會的過程中，是藉着稱為政府的國家權力機關，而發揮兩種行動。一種是國家全體的行動，一種是發於內部各別的社會要素的行動。國家全體的行動發生於支配階級或支配羣——這裏所謂支配就是對於多數的少數支配。而一面卻起源於服從階級的默認或其勉強的承認。這種全體的行動徧及於國家外部（他國家或社會羣）目的是常常一樣。就是對於攻擊的防禦權力及領土的擴大及各種征服等。其動機的最後的分析不外是獲得利於生存的狀態（*Lebensvorsorge*）。由國家——這裏我們指着行全體的行動的單一社會的形體而言——

內部的各個的社會要素所發的政治的活動，是從其國家內所占的各地位中自然發生出來的。這種行動的基礎根本上和國家的全體行動同樣。這因為求利於生存的狀態是政治行動的動機的最後分析之故。但是在這個時候，諸社會的要素是為增大他們的勢力而行動。這種努力在支配階級或支配的社會羣方面，總是竭力集中於役使被支配階級或被支配社會羣於生產或軍事之點。一面在被支配階級方面的政治活動，常常想獲得較大的反抗的力量，或靠着他們的既得的勢力，苦心計畫，以圖減少從屬的地位。

以上兩種政治的行動可稱為政治思想的基礎。這種思想由人種的狀態及各國歷史的特質而異。但是這個差異由社會的差異——階級——的鬥爭而一致。階級鬥爭是思想史上的一大論題，這是我們應該第一留意的點。

因此政治思想往往發生於保守、急進的兩個對立狀態之下。保守的政治思想，

常常希望現時代的政治制度持續，大都由於此制度的存在而受利益的權力階級所主張或支持的。急進的政治思想是希望其時的政治制度的改變，大都是不受這個政治制度的恩惠的階級或社會羣所勸說的。例如社會契約說或自然權說是立於十七世紀的急進思想的地位，帝王神權說是代表那時代的保守的政治思想。

但是在思想史上有一個不可不注意的事項。這就是以上所引證的兩種思想，在本質上未必截然劃為兩段，一是保守一是急進。帝王神權說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固然是保守的思想，但是在中世反抗法王政治的時候，卻擔任充分急進的任務。又當時對於帝王神權說的急進思想的自然權說及社會契約說，在現代不過在保守思想的陣營裏面發一點螢燭末光罷了。

如上例所述，思想史是依着辯證法而進行的。這個事實也有注意的必要。

第二章 希臘及羅馬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太古的政治思想

人類生活的記錄裏面一定藏着或種思想的機構。我們人類的文明可以從埃及、巴比倫、阿西利亞、印度、中國、波斯、求其源泉。所以在這些地方已經可以看見思想的面影。不過發現於這些地方的思想，是極貧弱不完全而斷片的。在這些地方所發見的論據的材料（*Dogm*）不外是出於推理的證明或格言的引用。

這些初期文明的思想，因希伯來的預言者的出現，其地位被侵奪了。希伯來的思想是從攸夫拉忒斯一谿谷的社會鬭爭之中產生的。是從雅谷的子孫繼續長時

間薄酬的奴隸勞働的極悲慘的社會狀態之中產生的。摩西懷抱着對於社會的不正義的革命熱，把埃及的主人戕殺了。摩西在或種意義上可算是世界勞働運動的最初的烈士。

摩西離開了很少援助的埃及，來到麥比安，在這裏他對於他的同胞正在遭受的經濟的及社會的不正義加以深思熟慮，結果他的幻想描成了一個耶和華（Yahweh）他得了這個耶和華的力量，滿把着希望又回埃及了。他在這裏實行勞働者的罷工，造世界第一大同盟罷工的記錄。摩西之後，阿摩斯繼出，對於特種階級的特權急烈奮鬥。伊賽阿夫及米卡夫也相繼對於社會的不正義挑戰。從這種鬭爭之中形成希伯來的民族與思想。這個我們可以從舊約聖經裏面看出來的。舊約中的社會上第一的教義可以認為對於社會上及產業上的壓迫的叛逆，也就是由於這種關係。

希伯來思想的遺產由希臘繼承了。希臘經過詭辯學派 (Sophist) 蘇格拉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等學者，政治思想成了一種學問的體系，並且這種學問形成了希臘文藝世界與近代的媒介，可算得大成了。

第二節 希臘的政治思想

關於希臘的政治思想，應首先注意由主要的氏族及家族的首長等所構成的寡頭政治支配都市的事實。這個只要記着是公元前六世紀前後的事情就妥了。這種寡頭政治受逐漸發達的商業的繁榮及民衆知識的進步而崩壞，在支配團體之中發生軋轢了。這種變化實與各都市野心家以奪取支配者地位的絕好機會。從公元前七世紀至五世紀之間，「暴君」輩出，作民衆的戰鬥代表，因此各都市非常熱鬧。但是這些暴君的專制和暴政立刻把暴君自身的運命決定了。這些舊貴族主義

和民主主義的抗爭及在暴君之下的政治的自覺等給希臘人以一種新的政治訓練。此等鬭爭實行於各種形式之下，所以各都市各樹立樣式不同的政府。而關於政治的活動和政治的興味在歷史上劃了一個時期。從這種論爭之間，希臘的政治思想出發了。

希臘最初的政治思想的文獻可以由支持家長制的，認王爲神的子孫的，承認其專制的，輕視民衆的荷馬（Homer）得到。依後出的希西阿（Hesiod）及七賢的斷片的著述所說，王的權利不可不有王的義務爲伴。這種國家自由主義的理論的成長，成了從帝王政治轉化到貴族政治的原因及其結果。希臘人的思想，因國內政治上的種種經驗及和外國交涉密切的結果，漸漸的從對於自然界的冥想，推移到社會的及政治的狀態的考察，於是宗教的信仰逐漸衰微，人民的知識急遽的趨於民主主義了。舊時的制度消滅，自由的思想代興，知的生活普及於一般民衆，又持有土地的

貴族與由商業致富的新階級之間發生奪取政權的鬭爭了。目擊這種狀態的希臘民衆遂陷於極度的不安地位。

在這種狀態之中，煽動（Demagogus）的方法實現起來，是就是以雄辯及議論訴諸民衆的方法。詭辯學者（Sophist，詭辯學是職業的名稱，並非表示哲學思想的學派。他們不是由共通的思想卻是由共通的方法與地位為特徵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布拉扞哥拉斯哥爾基阿斯及普洛得秀斯等。）就是代表這種傾向。他們以教養希望市民實際生活成功的青年為目的。他們排斥宇宙的真理，反抗正義絕對的原則，主張「人類是萬物的尺度，」無論何人都賦有只由他自身的信念和願望來下判斷的資格，而否定行為固定的規律，攻擊曾為希臘哲學及倫理基礎的自然的合律性。

詭辯學派說，政治的權力不可不立在力的上面，政治的支配是由於壓迫弱者的

強者間的同意或對於強者的弱者間的結合而發現的。他們認國家是立在人工的及個人的基礎之上。詭辯學派是個人主義的最初的教師，也是置國家於社會契約之上的思想的始創者。他們又在道德和法律之間置一區別，表示法律是由政治的權力產生，所以往往強人做反理性所會的行爲。詭辯學派的教義，世人都說他爲破壞政治上風紀的邪說，但是在打破陳說，表明個人理性是真理的源泉，造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學說的基礎等偉大功績上也是不可輕視的。

蘇格拉底 (Socrates, 469-399 B. C.) 目擊那時代的政治上及倫理上的無政府狀態，遂以明瞭的定義及論理的思想，主張法律和習慣是分歧的又主張吾人不可不在混亂之中，發見道德的普遍的法則。他承認古代希臘的思想是不能復活的，同時贊成真理須服從個人理性的穿鑿的詭辯學派的思想。但是他相信正義及真理的基礎的原則可以發見的，人類當然是社會的，國家是人類必要的必然的希望

果，法律如果立於知慧之上，是與普遍的理性符合的。他攻擊當時的民主主義非常激烈。又對於人類的平等說及籤選官吏持着挑戰的態度，主張國家應由知識的貴族主義來支配。蘇格拉底又把詭辯學派所分離的政治與倫理結合了。

蘇格拉底因遭不敬國神的誣告做了國法的犧牲。這是因為他教奴隸以自由和獨立，反抗維持雅典的秩序與平和的盲從的道德之故。在希臘，蘇格拉底死後，繼續發生無政府狀態及政治的頹廢。倫理及法律由詭辯學派的懷疑思想失去了軌道，黨爭又把民主主義弄得七顛八倒了。做效詭辯學派流的犬儒學派公然提反倡社會的哲學。就中戴奧格尼斯 (Diogenes 412-323 B. C.) 說他自身是一個世界的市民，不承認國家，由是脫去衣服住於桶中，表示其犬儒學派的真正態度。

柏拉圖 (Plato, 469-399 B. C.) 繼承蘇格拉底的思想，發展蘇格拉底的知識的理論，把倫理概念編入形而上學的體系。不過蘇格拉底相信真理是個人理性的

產物，個人由究明他自身的思想，纔能夠達到本源的真理，反之柏拉圖以爲真理是存在於抽象的思想之中，只有那知的能力高度發達的例外的少數人纔能窺知。又蘇拉格底在論理上承認自由的原則，在其結論則支持對於一切機會的平等，但是柏拉圖主張各個人所組成的羣衆應服從少數人的指導。

柏拉圖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哲學的思索的副產物，並沒有發達到獨立的或體系的學問。並且他的政治思想以詩的及理想主義的態度爲特徵。柏拉圖在他的著作「共和國」中樹立了正義的哲學概念，由這種概念想出了充滿正義的理想國家的概念。柏拉圖主張國家的起源是由於人們的必要，慾望的不同及爲滿足這些需要感覺有協同的必要等所致。他引用人民與國家間的生理的及倫理的比喻，把人民的三種能力，即理性，勇氣，慾望，與國家內的三種階級即支配者階級，武士階級，勞動者階級互相對照。於是主張國家裏面的無論那一個人應該分配在於他最適當的

階級。但是柏拉圖的這種分業論，不是發於經濟的基礎，卻是對於道德的考察深置興味。

柏拉圖對於勞働階級武士階級絲毫沒有注意，他的興味集中於由成年的賢者所組成的支配階級。這個支配階級的人們在柏拉圖的理想，是要受充分教育的，沒有家庭的，沒有財產的利害關係的，營公共生活的，有哲學研究的，統制政府的人們。

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固然是以「觀念論的」為特徵，但是其受希臘政治及歷史的影響的各節也不可隨便看過。當時希臘的都市國家的生命已經超過頂上，急激的趨於凋敝。柏拉圖以補救極明瞭的諸缺陷為目的，揭示各種理想。在他的初期的著作以斯巴達的里庫爾制度為他理想的典型。他在「共和國」所載的社會組織可算是根本的做傲斯巴達式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做照斯巴達式。在斯巴達是輕視知的生活，但是柏拉圖卻提唱哲學和論理的外延的教育，由此可以推知一斑。

柏拉圖的思想，在他後來的著述看來，已經是從斯巴達的傾向轉為雅典的傾向。雅典雖然明明被斯巴達所敗北，但是在希臘的世界卻依然繼續他的光榮的地位。一面斯巴達的政治的缺點逐漸發現了。反之雅典的知的優越益使自由思想滔滔前進不知所止。目擊這些情勢的柏拉圖在他的「法律論」中雖然對於雅典的極端的民主主義沒有表示同情，但是由他採用梭倫的憲法看來，其擁護自由思想的痕跡也不難窺知的。

柏拉圖的思想到了末年漸漸的從理想主義移到現實的傾向，接着又增加了保守的傾向。其主要的原由，是在他自身的政治上的經驗，恐怕就是因為他被西拉耶斯的暴君所招，任市行政顧問，而他的計畫卻完全失敗的緣故。事實上柏拉圖的思想雖然也有幾分變遷，但是大體還是烏託邦的沒有實際的價值。他相信正義是國家的真的力量，正義是從市民的和衷共濟而發生的。他又思索國家的真的力量在

道德，而道德的真的基礎在教育。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雖然是出於柏拉圖的門下，但是在思想上的立腳點及方法論與柏拉圖完全不同。柏拉圖是想像的詩的。他是從正義及道德的抽象的哲學概念演繹，造成政治理論，所以難免沒有政治思想與哲學思想相混亂的地方。他很愚直的努力，要想標榜一種無論什麼時代，無論什麼人種，都可以適用的國家的理想。反之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是實際的，論理的，組織的。他把實際存在的政治制度互相比較加以科學的分析或歸納樹立一種理論。他的議論的基礎置在歷史和觀察的上面，很少比較和比喻的虛飾。他區別政治與倫理的兩種概念，使政治學得成了一門獨立的科學（學問）。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以為倫理學是個人的善的學問，經濟學是家庭的善的學問，而這些都是以人類的福祉為目的的政治學的各分科。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並不是政治哲學的組織的研究，卻可以認為關於政
 府的技術的論文。他在這個著作中分析散在於希臘都市裏面的各種弊害，審查這
 個政治制度的缺陷，對於垂危的政象貢呈一個最善的實際的提案。他的政治思想
 的一般的性質，由全體而言是由業務的地位推論，是由含在他的政治上的定言裏面
 的合理的原則分出來的。

亞里斯多德認國家的起源是由於為求個人的必要和慾望的滿足的努力。又
 認國家是集團完成的模型。自然的政治動物的人類只有由國家的生活可以達到
 他所心欲的真的目的，人類如果不營社會的生活，與禽獸無擇的。在這個意義，由思
 想而言，國家在人類未存在以前就有了的。國家為充滿人類較高的道德的及知的
 必要而存在，國家裏面的家庭是為生活的身體的必要而預備的。如此，國家是在功
 利的立場被是認的，又由這個基礎，認奴隸是正當的或自然的存在。

亞里斯多德可說是注意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的第一個學者。他的思想雖然難免有許多混亂之點，但是提示「富的性質及其分配是決定政府形態的基礎的要素」的根本原則卻是以他為嚆矢。他又看破人類的職業是影響於他們的政治的態度及能力的，又革命恆是原因於財產多的和少的人們之間的爭鬪的。

亞里斯多德對於國家及市民作下列的定義：國家是市民的集合體，市民是有參與政府的權利的個人。於是國家與政府之間明瞭的區別了。國家是由市民全體組成，政府是由整理國家頒布命令擔任官吏持有最高權的人們組成的。亞里斯多德力說國家的中庸與安寧的價值，並斷定於希臘人最善的國家莫過於都市。

亞里斯多德立在於研究政治的地位。他當時擔任馬其頓王朝的年輕的亞歷山大的家庭教師，所以能夠不投入政治事件的渦中，比較的能夠嚴守客觀的地位。並且他有從馬其頓政府要求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的便宜。靠着以上各種情

形，所以他能夠從分析解剖希臘世界得到一般的政治原則。

第三節 羅馬的政治思想

由一般的說，羅馬的思想是從希臘繼承而來的。但是羅馬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從一般的計畫或理論上誘導出來的，卻是從把敵人互相隔離的必要，把新征服的領土直轄於中央的要求，更從攻擊、侵略、防禦等有效的政策等出發而形成的。換一句話說，不是從理想誘導出來，卻是從現實的命令而來的。羅馬就是在帝國主義的制度完成以後，也終沒有造成像在希臘亞里斯多德所試行的政治哲學的體系。在政治思想的文獻上，羅馬的貢獻雖然不大，但是羅馬人卻把從希臘人繼承來的或種思想適用於實際的政治生活，從這些裏面編出決定的樣式，在政府及法律的彼等制度之中無意識的使希臘思想逐漸進步，這些功績也不可沒卻的。其功績之中最優的

就是成文法的思想。這是因為由成文法纔把政治學與倫理學分離，離開一般的意義的社會，形成了國家的抽象概念，展開了關於法人及作法者的國家的政治上的主權思想之故。

在羅馬的思想並不像柏拉圖的理論一樣，國家並不吸收個人。又國家也不是——像那快樂主義者(Epicureans)所說——非本質的。羅馬人區別國家與個人，主張兩者各有其權利和義務。他們認國家是社會的存在，的必然的或自然的組織，但是個人是法的思想的中心，保護個人的權利是國家存在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們解釋國家是在規定的範圍行使其權威的法人。就是市民他們也認為持有保障他人或政府自身的違法侵害的權利的法人。立於這種概念上面的羅馬私法成了一個周緻的體系。

羅馬的政治思想雖然認國家是法的權利的源泉，但是認終局的權威與全體政

治一樣，都是屬於人民的。契約的概念在羅馬的法學說中占重要的地位。羅馬人像希臘人一樣解釋國家是自然的東西，差不多沒有辯證的必要，人們不過由社會契約爲全體（國家）之故，把他們的自然權割讓罷了。一面他們又持有政府契約——把人民的權威委托於官吏——的思想。這種思想很像後來霍布士（Hobbes）所說的思想。又這種思想好像與霍布士的場合一樣，於擁護獨裁政府的理論很有効力。

又認制定法律必須踐契約的樣式。羅馬史大部分中的新法律是由統治者與人民之間在會議協定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不是由主權者對於他的臣民所課的命令，卻是在協定之後，在國家的機關所制定的契約。羅馬人又承認各個人間的契約關係的性質，在這個概念之上樹立他們的私法的大部分。

在文明初期的人類之間，宗教是權威的重要要素，違反公衆的秩序認爲是冒瀆

神明。但是在羅馬卻承認國家的權威，規定法的尊嚴。這一點是在政治史上應該特記的事實。

第三章 中世紀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耶穌教的發生與法王政治的勃興

中世的初葉政治生活中加了兩種新的要素。一種是與羅馬的哲學和制度相關聯而發達的耶穌教的教義，與隨着這種教義而出現的法王政治（Papacy）的支配。一種是打倒羅馬帝國的條頓系野蠻人的政治思想。條頓的思想是從他們自身的制度樣式產生的，直到中世末季爲止，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響並不很大。所以中世是完全非政治的，中世的思想是集中於宗教問題，政治學上的思索除了處理世俗與宗教的兩種權威交錯的時候以外，差不多不能夠發見的。

耶穌教出現於羅馬的時候，就是羅馬的世界被承認爲王國的時代。最初耶穌教不過爲帝國的微賤階級的一部分所信仰。在羅馬權勢強盛的期間，只在社會的最下層保持其信仰，及羅馬帝國衰微，耶穌教纔急遽的得勢，到了四世紀的初葉，已經變成羅馬支配階級的宗教了。從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 272-337）大帝規定耶教爲國家的正教以後，就凌駕了垂亡的異教勢力日益隆盛，在四世紀的末季已經獲得唯一正教的地位。皇帝須經耶穌教的認可其權勢纔能增大。又羅馬的權勢帶有支配世界的神命，跟着「這種支配是永久的」的信仰也逐漸鞏固了。這種思想就是中世紀政治思想的基礎。

從耶穌教由國家的權力支持以後，宗教上的分派根據政治上的理由認爲於國家的統一非常危險，又從救世只有教會可以做到的信念發生了強制思想，而排異獨斷的態度遂成了中世的特徵。於是差不多千年之間，理性埋沒，知識停止進步，人人

都被正統的信仰所束縛。

當耶穌教被認為正教的最初的時候，皇帝關於宗教上的問題有最終的權力，各教會的組織規定為隸屬於政府的組織。但是在羅馬帝國的末期，宗教上的權威以政治為犧牲而大張其勢力了。這是因為很多帝王非常暗愚，反之教會方面賢能續出的緣故，又因為暗黑時代及社會的頹廢時代教會等的教義最受歡迎，尤其是因為教會制度比較的不受野蠻侵入的征服者之手的破壞而殘存的緣故。

自君士坦丁大帝改宗以來，教會漸次變成了教階組織。認僧侶為持有權利及特權的一團，與俗人相區別，又在其中分各種位階權力。重要都市的僧正（教會的首腦）在其他地方的僧正之上施行其權力。教會的教階組織，到了首都的僧正建築宗教的王國的時候，就大成了。

自耶穌教成為正教以後，異教與耶教的區別確立，特別庇護教會的教義和儀典

的規定漸感必要，爲這個目的，宗教的政府實現，而以羅馬法的體系爲規範編成了一部「宗法」。當四世紀的維利安的異教震動教會的時候，總教會會議的結果把審判其他僧正的裁判權付給了羅馬的僧正。又在其次的世紀，西部羅馬帝國正式承認了羅馬僧正的優越權，使他擔任了關於宗教上問題上訴的裁判者。

自羅馬的僧正即法王之位以來，這種傾向更進展了。其一個原因就在野蠻民族征服羅馬的事實。從羅馬被蠻民征服以後，賢能之士即使持有政治法律的才能，但是總沒有加入政府的機會，所以他們都歸集於教會之門，努力奮鬥希望在法王之下建設一宗教的帝國，以求他們的政治活動的出路。後來羅馬帝國的中心從羅馬移到君士坦丁堡以後，羅馬的僧正完全離開了背後的政治上的權力而自由了。政治上的各種權力，實際上都入了他的掌握，結果羅馬法王在強大的宗教上的權力之上又加了一個獨立的政治上的政府。於是法王政治 (Papacy) 的支配出現，教會

與國家皇帝與法王的複雜的接觸繼續發生，造成了中世紀政治思想的特徵。

第二節 條頓民族的政治思想

條頓民族 (Teutons) 的政治思想也是中世紀的一個特徵。傾覆羅馬帝國的條頓的侵入者等把有朝氣的，有生氣的，健康的人們注入於頹廢的羅馬人之間了。不但如此，並且輸入與羅馬舊有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政治思想。他們認個人的獨立性有較高的價值，主張各個人比較國家還要重要。但是這不過是各個武人的高慢精神的表示。在條頓，爲惡的人並不由公的權力而受罰。被害者得由他自身的手來實行報復。就是條頓的國家採用刑罰以後，對於自由人的自由也不干涉。所以他們初期的政府很含着決定的個人主義的要素。他們的公的生活的單位不是國家，卻是個人。

這種思想雖然偶然與提倡個人的獨立及其最高價值的耶穌教的教義相結合，但是由中世的協同行會（Guild），地方自治體（Commune）等經濟的生活大部分被破壞了。不過在封建制度的政治組織裏面還殘留着一點，這也是不可不承認的。又因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所起的知的變化，在近代的政府之中注入條頓的制度，的結果，關於個人的自由個人的權力的這類思想直傳到近代的世界沒有消滅。

又條頓的法律思想與羅馬的法律思想不同。在條頓，法律上的權利屬於個人。這不是個人屬於國家的關係，卻是認個人為人格者的結果。他們的法律是他們自身的一部分。他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帶着這種法律，決不變更或拋棄的。羅馬法是立在地理的基礎之上，適用於帝國以內的全體人民，反之條頓的法律立在個人的基礎之上，無論何人都認為有由他自身的法律裁判的權利。所以就在條頓人征服羅馬以後，羅馬人還是像從前一樣由羅馬的法律制度支配的。於是條頓的支配

者及裁判官不得不知道羅馬法了。因為經過這種過程，所以條頓的法律受了羅馬思想的影響。直到十年以後條頓法的成文法還是由羅馬的學者以拉丁文編成的。由此可見一斑。

在羅馬帝國，法律是爲一部緻密的科學的法典所固定，認爲對於一切應有的事件的準備，所以他的成長極其困難。反之條頓的法律，往往粗雜而又非科學的，但是卻是由帶有裁判所性質的公的議會所宣布。這個議會以種族的風習持有法的力量爲前提，以正義的一般的意義適用於新的場合爲旨趣，由自然的過程製造先例常常把不成文法或習慣法的範圍推廣的。這類法律學的體系因中世末期的羅馬法的復活被打破了。人民對於法律的統制從此息影，立法的力量集中於王的主權了。不過在英國，固然也受羅馬法的幾分影響，但是習慣法卻很發達，法律體系很帶着融通性，裁判所不是政府的立法行政的枝派，卻是保持獨立的機關。殘留於英國的

習慣法逐漸的移入到美國及英國的各自治領內，成了現在法律學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節 封建制度

由政法制度上面觀察，中世初期不但有一種行使廣訊的政治權力的有力的宗教組織的成立，並且有一種由條頓的野蠻民族代表的家長的氏族（Clan）型的社會和由羅馬帝國代表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型的社會兩種樣式之間所起的鬭爭。這也是中世的特徵。由這兩種爭鬭的結果，所組織的妥協的樣式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在其初期的階級，其構成與其說是注重地域的國家，不若說是注重個人的氏族，但是從十世紀及十一世紀國家的思想再燃以後，直至中世紀的末期為止，封建制度可說是完成了。封建制度的完成，就是表示氏族團體及教會在繼續行使政治上的權力失敗的左證。

條頓的侵入者是在軍事的指導者之下所組織的武人團體。他們由血緣相接近，由個人忠誠的宣誓而結合。他們的組織是分權的，地方獨立的主張盛行於當時。他們孜孜於獲得土地。佛朗克王沙列曼（Charlemagne）死後，其大帝國分裂，地方的官吏及大地主由他們自身行動，後來就成了無政府狀態，社會由政治的結合以外的團體維持，秩序與保護並沒有破壞。

政治的結合以外的團體是什麼呢？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個人的關係及行政的權力所發生的借地制度及知行地制度。與土地相連結的農夫有受領有土地的領主的保護的必要。一面農夫也有一定義務的強制。人們不能夠為孤獨生活的，所以他們把自己的身體捧呈於他們所認為受其支持的偉大人物。武人等以個人的友誼相結合，而服從於有力或強大的領袖。由王分配土地與領主，再由領主分配於他的部下。但是其間含着一定的服務（尤其是軍事的）的諒解。封建制度就是

這樣成立的。

封建制度根本上是個人的，私的，非政治的。封建制度裏面雖然沒有稅金，但是卻支付封建的御用金。雖然沒有常備軍，卻有武人。雖然沒有部下，卻有市民。封建領主的權力是制限的，其地域是狹小而散在的。所以封建制度之中沒有發生絕對的主權支配的思想。

封建制度是走到近代制度的渡橋。由封建的部分的終局的結合，或此等之中的權力的集中，就形成了近代的民族國家。真正的政治的進展從封建思想一掃以後纔可能的。但是封建的理論也不是完全是無政府的。封建制度的個人的關係立於忠義與契約的決定的思想之上，領主與部下同樣有服從規定他們相互間的權利義務的法規，並保持這個法規的義務。又除直接對於自己的領主持有義務以外，自由人對於王直接盡忠的思想也漸漸地發生了。這種思想成了後來形成民族國

家的一個動因。

第四節 封建制度崩壞的各種原因

中世紀最後的百五十年間的政治思想，與其求之於政治哲學的著述之中，不若求之於實現於諸制度中實際發生的暗默的變化的各原則之中。這個時代是一個轉換期間。中世的各種要素失去了他的重要性。新的精神纔出現於知的手段之中了。批判的及歷史的立場漸次破壞了，中世學者風的定理及神祕，把幾世紀以來脫離實際的政治理論，導到和政治的存在的事實發生密切關係的地位了。

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封建制度的崩壞，及其原因的民族王國的勃興，商業的隆盛，及都市的發達，法王政治的衰微，教會會議的出現等。世界統一及教會國家的中世的理想已經不能存在了。封建貴族及僧侶的政治上的勢力漸被削除，

王及庶民的勢力卻增大了。又在諸民族國家內的戰爭，及通商之中播植了外交上國際敵對的根基。新民族國家的國內的組織非常雜多。十四世紀的封建貴族的權力雖然很盛，但是在十五世紀末葉，這種權力已經漸漸的衰微了。百年戰爭，薔薇戰爭，火藥的使用，關稅的開徵，常備軍的設置等，特在英、法、西三國犧牲了大貴族，伸張了國王的權力。

商業受蠻人侵入的影響，雖然蒙了極大的打擊，但是在中世紀並沒有完全破壞，後來到十字軍之役受了決定的刺戟。水上的運輸發達，新人民與遠地的交通發生，並且新貨物的通商勃興了。通商起初發展於波羅的海（Baltic）及北海而集中於各都市，結果造成了緻密的商業上的組織——漢撒同盟。

爲以中人的資格用船運貨，把東亞及北歐的貨物集中一處交易起見，在意大利，商業都市勃興了——尤其爲威尼斯，熱那亞。這些都市有數條航路直通東亞，又有

海陸兩路聯絡北歐。在十五世紀商業非常繁盛，發起了國際交易的問題。例如討論對於國富的金銀供給關係，及贊成對於外國競爭上政府所課的制限。商業上的制度所立脚的此等理解，到十六世紀纔完備了。在中世末期，由印度新航路的發見，及西歐新國家希望參與有利的東亞通商的野心，發見了美洲，於是十六世紀的重要通商及殖民的道路開闢了。跟着世界權力的中心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了。

商業發達以後，舊都市開始活動，同時新都市也出現了。這些都市的利害與農業的村落的利害完全不同，所以對於封建制度表示敵意，有向地方獨立及自治努力的自然的傾向。在中央權力微弱的德意志及意大利，其傾向自然的產生了獨立都市國家。在已經達到鞏固的民族統一的英，法，西等國家，他們的新興階級援助國王打倒了封建貴族。但是結果他們卻被置於國王權勢之下了。由貨幣的多量使用，及富裕的商人階級的勃興，土地已經不是富的唯一源泉，國內的土地，貴族及僧侶

等，所獨占的以前的地位特權受了打擊。資本的集積及商業的擴張的結果，人們都希望只有由國王的權力可以馴致的和平，安定及法的統一了。此外寄存於封建的軍事型的奉仕的中央政府，由國家課稅的新制度得了一個補救的出路。

通商及都市的發達及影響於第三種階級 (Third Estate)。財富給與權力於新階級及商業王。此外都市的人們在都市建設大學，結果從前被教會所獨占的知的訓練也收歸自己掌握之中了。得到財富與知識的新興的中等階級 (Bourgeois)，對於貴族及僧侶強要政治上新要素的地位。因都市的影響及於四圍地方，和經濟的變化的結果，地方的農商勞動者都得了利益。農奴的解放也開始了。借地法的樣式也修飾好了。不定的個人的業務也變成了決定的或限定的業務了。又地價及工資的金錢支付代初期封建的規定而勃興了。

在中世末期最大直接影響於政治思想上的變化，就是發現於宗教制度上的變

化。從意大利（羅馬）和法蘭西（亞俾格嫩）兩個法王對立的事實，政治上也隨着發生了一種對立。於是兩個法王各爲得諸國的援助起見，與諸國以各種的特許。由此統一歐洲的首長的法王的地位崩壞了。其他如亞俾格嫩的法外的經費及兩法王廳的過剩的支出，增加了法王稅的負擔和釀成了蒐集金錢的新法，結果促成了新教徒（Protestant）的革命。

因反對法王的政策，教會裏面發生了不平之聲。因爲這個緣故，人民的宗教生活受禍不淺，於是學者，尤其是巴黎大學的學者，高唱消滅分派主義的方法，要求教會的改造。召集總教會會議的思想，最初不過是一種對於法王權特殊抗爭的孤立的武器，到了這個時候卻變成了全歐洲強烈的要求，這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實。從此法王的特權及權勢被削，其影響及於歐洲的事件的特權大受限制了。於是法王只致力於意大利，對於地方的政治，其活動範圍極度的縮小了。但是他們直至新教徒的

革命爲止，對於教會的改造並不十分注意。

從上述的情狀看來，中世後期的政治思想，是以由生活上的變化所喚起的對封建制度的叛逆及對法王權的抗爭爲特徵。這個思想上的代表的傾向，是（一）威克里夫及佛斯的改造教會的呼號。（二）教會會議運動。（三）由研究羅馬法而生的法人說及契約說的介紹，接着主權概念的變化。（四）由研究古典而生的希臘民主主義的復興。（五）馬岐雅威里的高唱民族主義等。就中尤以馬岐雅威里以由歷史的方法（即在過去的光裏解決現在及未來的問題，是到政治的唯一真正出路的立場，）標榜民族主義向統一國家的建設進行的事實，是應該特筆的事件。

第四章 革命期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新興中等階級革命的先驅的宗教革命

近世是由以背叛羅馬法王的權勢信仰個人的裁斷爲基礎的宗教革命，與顛覆封建的專制樹立人類自然權的原則的法蘭西革命的二大變革出發的。有些人主張宗教革命是代表精神的方面的，法蘭西革命是代表現實生活方面的兩大運動，但是這是沒有握着根本現象的說明。近世是由新興中等階級的出現而展開的，各種現象都可以還元到這個階級。跟着中等階級勃興與科學復活的結果，宗教革命纔見發生。又對於中等階級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叛逆，可以認爲在宗教的假裝之下，對

於當時的封建制度的國際大中心的羅馬教會而舉行的。這是極妥當的觀察。照這個觀察，與其說宗教革命和法蘭西革命是新興中等階級的雙兒，不若說前者是後者的先驅，較為正當。

當歐洲行將脫離中世的時候，英國的新興中流階級，法國的中等階級，德國的市民（*Bürger*）都以基爾特商工市民的資格在封建的社會組織之間獲得了各種公認的地位。這些後來發展到稱爲「資產階級」（*Bourgeoisie*）的階級。在發生於各國的新階級的膨脹力而言，各種公認的地位漸次反變成了狹隘的地位。即美洲的發見，好望角的迴航，爲這個階級開拓了一個新天地。又與東印度及中國的交易開始及與美洲和其他殖民地的貿易等促進了交換手段的發達，並給了與商品生產一個刺戟。於是這個新興階級的發達和封建制度的持續完全不能兩立了。因此封建制度成了新生產及交換的障害物。對於封建制度的襲擊跟着就出現了。

其最初的襲擊就是對於羅馬舊教 (Roman Catholic) 教會的襲擊。這是因為當時的羅馬教會給一種神聖清淨的後援於封建制度的緣故。又因為法王政治宣布教階制度，把自己尊在最大最強的封建領主的地位的緣故。所以為順次襲擊各國的世俗的封建制度起見，有先把這個神聖的中心組織先行破壞的必要。於是對封建制度的鬭爭，就從對於羅馬舊教的鬭爭開火了。所以這種鬭爭當然在宗教的假裝之下實現的。其最初的事件就是路得 (Martin Luther, 1483-15460) 反抗羅馬教會的呼號。其次發生的就是喀爾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的叛逆。繼續這兩種宗教革命之後而發生的就是法蘭西革命。法蘭西革命可以認為中等階級的第三次的勃興。那個時候已經完全把宗教的招牌除下，着手於赤裸裸的純粹的政治鬭爭了。換一句話說，法蘭西革命是一掃封建制度，直戰到中等階級獲全勝為止的鬭爭。

從宗教革命起經過法蘭西革命直至建設新興中等階級爲止的政治的理論有一個一貫的潮流。這是什麼呢？就是自然權說。自然權的理論就是反對傳統權威的新教徒的宗教革命理論的結論。新教徒所欲爭的個人的判斷即由個人的理性與良心的最後決定，在其思想上的結論當然是自然權。概括言之，中世紀的一切鬭爭，不是人們爲自由而戰，卻是爲諸自由而戰的。所謂特權在當時是要求或種權威。都會及地方團體或社會的階級只主張爲他們自身而徵稅或盡特定的忠誠或求法王的認可。其政治思想大體是住在廟院的人們的思想，或在僧侶影響之下所鍛練出來的理論。他們絕不躊躇的承認三大權威，即聖經，亞里斯多德及科斯提尼安的權力。但是在中世的末期，人們除認他們自己爲各特種國家的一員或特定的卡斯特的成員以外，他們也想想他們自身了。於是就能夠聽得對於在一切特權及一切習慣的彼岸的一種不知什麼東西的要求的聲音了。威克里的「在天恩之中，

無論何人都是君臨於全宇宙之上的真正帝王」的聖經新解釋侵入了貧窮的牧師和農民的心裏，聖經的一部分變成了爲他們的苦惱及他們的主張的呼號，這個我們不可不承認的。

「當亞丹耕種，夏娃紡績的時候，有“Gentleman”的存在嗎？」在這句話裏面，可以看見人類對於自然平等的真正的要求的聲音。如果一切人類都是亞丹的子孫，那麼由於出身富裕及權力的差別豈不過是人類的發明嗎？這些人類的發明，豈不就是罪惡的原因誘人間到墮落之境的動機嗎？——這個思想並不是理論的或神學的。卻是被壓迫者及無產者等從心中湧出的強烈的呼號的聲音。這樣產生出來的人才纔努力做水平運動。再進一步就爲克倫威爾所謂「我們生來的權利做英國人的特權的恢復」而舉兵了。

我們在這宗教運動之中，並不發見對於歷史的權利的要求，卻發見對於自然權

利的要求。這個民衆運動的宗教運動由路得，麥蘭哈孫，圖文格里，喀爾文引率，成了宗教革命。

第二節 北美合衆國獨立的意義

英國的清教徒 (Puritan) 產出自然權的理論。這種理論由約翰·格克加以說明宣傳，遂成了美國革命的理論。洛克說「一切人類生來是自由平等獨立的。無論何人非經他自身的承諾，不得被置於這種狀態（自由，平等，獨立的狀態）以外或服從其他政治權力。」他在這個立腳點，在「於關市民政府的論文」裏面，說明一六八八年英國輝格 (Whig 國民黨員) 革命的理論。洛克所擁護的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原則，據里查·普賴斯 (Richard Price) 說——我們可以主張（一）我們自身有選舉統治者的權利。（二）對於統治者的不良行爲有彈劾的權利。（三）

組織我們自身的政府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的理論，可以認為這種見地的移用。有人說，美國的宣言不但受洛克的思想上的影響，並且連洛克論文中的字句也引用着的。

產生於英國的清教徒的自然權的理論，在產生一世紀後，由叛逆全英國人民的習慣的傳統的諸權利的美國僑民承受了。一七六五年十月的紐約大會決議背叛喬治皇帝，發表下列的宣言。「一切稅金除由議會或個人承認外不得徵收的原則，是人民自由的不可分的要件，也是英國人的明白的權利。」又陪審制度的裁判是在殖民地的英國臣民的固有且貴重的權利。」在一七七四年的夏得耳夏會議的權利宣言中，非但對於「英國憲法的原則及幾種特許或契約」提出抗議，並且高唱「自然不變的法則」——生命自由及財產的權利。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的獨立宣言之中對於做英國臣民的權利，一字也沒有提及。如此北美十三州的聯合是以

認為創造主直接授與的「不可讓的權利」為基礎的。

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所發表的巴地尼亞的「權利條例」可以說是明示市民權利的代表的宣言。這個宣言成了美國獨立後很多宣言的模範。非克洛夫特說「巴地尼亞的憲法是發表反抗一切暴政的人民的永久法則。」

巴地尼亞的宣言如下。

「一切人類是天賦平等自由獨立的。當人們在社會上有一個身分的時候，他們有一種無論由任何契約不能剝奪他們的繁榮的固有的權利。即財產的所有及獲得同時享生活自由，追求或取得幸福安居之樂的權利。」

「一切權利歸於人民，並且是由人民而來的。長官不過是人民的被委托人，奴隸，他們須常常服從人民。」

「政府是為保護及守護社會內的人們的共同利益而設的且不可不設的。」

切政府的各種樣式及形式之中的最良的政府就是能夠生出最多量的幸福及安全，並對於惡政府的危險保障最有效的政府。如果政府不適於這些目的或反對的時候，應該把他改造變革廢止，換一個最能增進持有不可讓的或難於破壞的權利之社會多數民衆的安寧的政府。」

這種表示「形而上的權利」（巴克如此說）的巴地尼亞的權利宣言，實在不但是英國清教徒的自然權說的直接移用罷了。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自然權的理論元來是一種政治上的原則，先在美國培養，後來移到法國，成了法蘭西革命的旗幟。一七九一年所頒布的憲法序文中的「人權宣言」（七八九年的起草）不過把這種理論率直的宣揚一下罷了。即由歷史的考察，法蘭西革命的各項信條直至細目為止，差不多都在美國對英國的解放運動中表現過的。我們只要看當拉亥特把他所破壞的巴斯的監獄的鎖經過托馬斯的手送於華盛頓

的時候，力說法國如何托美國的福的一事，可以窺知其一斑的。又起初在英國沒有什麼結果的自然權說一到美國做了憲法的基礎以後，也把英國的政治思想喚起了一種變化，這一點我們也不可不注意的。「我們憲法的美國化」的口號在英國從急進派托馬斯的口裏移到保守派的口裏高唱，一時甚囂塵上。

第三節 法蘭西人權宣言與革命的影響

在法蘭西革命，法蘭西的新興中等階級由封建貴族的手裏奪得了政治的支配權力。而一面爲覆滅絕對主義與封建主義而戰鬥，他面卻鞏固了資本主義的基礎。這個法蘭西革命是獲得政治的平等的鬭爭場。當時新興中等階級的政治的平等在於自然權的確立。自然權的樹立在「由法蘭西國民會議所發表的市民及人類的權利宣言」備了法的樣式。

這個宣言雖在「上天的面前」發布的，卻是離開歷史，由聖經的或神學的束縛解放了的中等階級的基礎的要求的表現。這篇宣言的內容的自然權，以自然及道理的理論做出發點，絕對不承認聽受神學的一言一語或容納其他外部的權威。所以法蘭西革命的特徵，在使自然與真理變成本質的權威的一點。自然權的理論，是打倒封建制度的全革命過程中的最普通的理論。把社會活動的全局面轉換到近代的局面就是這個理論。當否定生活是為其他世界的單純的準備的時候，又反對此說，宣言置個人及社會關係於可能的最善的整肅的地位，是我們真正的工作的時候，革命行動纔可以鼓吹或肯定。自然權的理論是對於失去神聖性的諸權力及對於成了不必要的諸制度的抗議。要而言之，就是否認封建制度的理論。又自然權說，在他藏着個人主義的思想的萌芽之點而言，實增加中等階級的思想的特徵。以自然權為旗標而促進的法蘭西革命，其影響及於各方面，但是卻不一樣。法

蘭西革命後澎湃於歐洲的反動哲學的英國代表者巴克臭罵法蘭西的權利宣言，指爲「無政府的綱領」。托馬斯盆對抗而因之謳歌革命，力說歐洲大陸出現了啓蒙和自由的新時代。哥多文及栖勒等是很濃厚的繼承了法國革命的影響的人。

英國不得不與拿破崙開始絕望的戰爭，因此消滅了對於自然權及人間的權利的主張的同情。尤其是貴族的指導者，恐怕在自己國內蔓延共和思想的惡根，所以竭力壓迫擴張選舉權及改造議會各種提案。又因爲畏怕革命，頒布對於外人的取締法連自由討論也被壓迫了。在這個時候英國起了經濟的變化，產業都市相繼建設，新興產業階級纔鞏固了他們的地步。這些爲他們的存在及繁榮起見，持有反抗保守的貴族的支配的革命精神。他們雖然沒有形成哲學的理論，但是對於舊制度痛感着偏狹，切望除去法的干涉。這種政治上的希望產生了商業上的自由競爭的理論。代表這個立場並且使他發達的學說就是本坦（Bentham）的功利學派。

和穆勒 (Mill) 父子的個人主義思想及曼徹斯特 (Manchester) 學派。

普通都說法蘭西革命是由拿破崙打破了的。但是他所成功的不過是法律和秩序的密封（限在一個範圍強制施行法律和秩序）。元來革命是由新興中等階級的利害而發生的，決不會被一英雄打破殆盡的啊。法蘭西革命把封建制度說完全破壞，盡了打倒貴族主義特權的責任。代之而興的就是在叫做自由競爭的世界有公然擄取特權的貨幣貴族主義。這種現象無論那個國家都是有的，法國由革命達到了這個過程在歷史上實有劃時代的意義。

法蘭西革命所給我們的對於新時代理論的最重大的貢獻，就是使自然權的理論一般化與明白的造成人民主權的思想的二點。這些概念包含着國家與個人間的二律背反。革命理論在一面支持個人的活動及判斷範圍的防線，他面主張由政府表現的人民一般意志的確實和有力，即一面承認最終的判斷者的一般意志，同時

承認社會內獨立的自給單位的個人。這種矛盾反映當時的階級關係。對於封建社會謀反的主要角色就是中等階級，但是在封建社會中誕生的資本主義裏面已經發了勞働階級的萌芽，所以對於封建的壓制的謀反是在兩個階級協同之下實行的。這個協同的對立階級在政治理論上播植了矛盾的兩個思想。一方向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展開，他方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發達。

第五章 現代的政治思想一

第一節 個人主義的政治思想

初期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的標準概念是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濫觴，可以由法蘭西革命的旗標的自然權說中得到。即法蘭西革命的「自由」概念，以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為背景，顯出了個人主義的形象。我們稱法蘭西革命時代的個人主義曰理想派的個人主義，近代的個人主義曰現實派的個人主義。前者是與自然權說相關聯，後者是經濟思想的一個表現。

最初採取現實的個人主義，即經濟的自由思想的就是重農學派 (Physiocrat)。

據該學派的主張，政府的統制的主要權能在保持個人的自然的自由。他們主張產業及商業不應該由政治規窳。於是就發生了「自由放任」的口號。（米多威克在他的「政治要論」裏面，對於自由放任下一定義說道「任人們，在不得他人的許可不爲人禍害的範圍以內，自由處理他們的事務。」就叫做自由放任。）

重農學派在他的發達上，不得不和與他全然反對的一個學說——一般稱爲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對抗。這個重商主義主張爲建設強大的國家不得不由政府規律產業，這個主義最初是在法國纔成爲學說的。這個思想是在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紀的最初的四十年間唱導於歐洲的。他是由封建制度及自由都市國家裏面生長的，後來成爲由政治的封建的分權進行到國家組織或都市結合的基礎。在經濟的方面，保持通商的均衡，增加貨幣基金，課高率的關稅，爲獲得低廉的勞働集中人口，進而至於成了發達產業與對外貿易等的動力。這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基礎，後來

變成了中等階級獲得從來所未見的權力和實力的準備。與這個重商主義同一傾向，在德奧發現重財主義（*Kameralism*）。

但是在英國與法國，重商主義在十八世紀變成了自由放任的理論——與重農學派和亞丹斯密的名字有不可分離的結合的自由放任。同樣德奧的重財主義的國家中心主義的傳統為經濟的自由主義所打破了。

個人主義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也是同樣）以這個「自由放任」為口號。所以他的根本思想是不干涉主義。個人主義不信任政府活動的價值，主張除支持政府真正機能的平和強行個人的契約外，在其他之上不拘束個人的計畫，也不加以援助，完全任其自由。個人主義有思考政府至少是一個必要的「惡」的傾向。

初期的個人主義主張人民有自然權國家不可干涉。個人主義經濟學力說當沒有束縛的個人追求其個人的利益的時候，纔能夠達到最善的利益。又生物學者，

從自然現象的研究對於個人主義追證「進化從自由競爭及鬭爭纔能得到」的事實。從這些思想產生近代的個人主義，排斥國家盲目的干涉，由放任一切於自然的結果，要依自然的過程解決社會問題了。包括於像這樣的個人主義的傾向中的思想，其樣式很多。又從這些多樣的思想產生各種見解。例如史賓塞（Spencer）向無政府主義，穆勒（Mill）向功利主義，哲斐孫（Thomas Jefferson，美國第三任大總統）派及塔克孫（Andrew Jackson，美國將軍及第七任大總統）向民主主義，各有各的結合。英國的自由主義是代舊勤王主義（Old Toryism）而興的，這可以認為把一般的個人主義局限於政治思想的主義。美國的奴隸解放的自由主義及民主主義，不過是標榜一切個人有不可侵犯的自由的個人主義罷了。這樣看來，個人主義的形相及發展是很多的，不是一種。

把個人的思想局限於政治的範圍就成了自由主義。這個自由主義的全盛時

期在英國，是從教會墨守（Churchism）運動崩壞的時候起約繼續了二十年。在這個期間英國的商業及通商爲可驚的發達。以世界工場的英國的地位爲背景，自由主義達到了黃金時代。對於這個自由主義供給理論的根據的人，不外就是力說「競爭是經濟關係的調節者，」「自由貿易是平和及國際間的連鎖，」「個人的自由是國民政治的神聖的理想」等的經濟學者穆勒（John Stuart Mill）。

概括言之，個人主義的思想，因爲不爲客觀的考察，所以說不能夠脫離抽象演繹，內省，論理等的範圍之外，而容易陷於偏狹，獨斷的結果。並且這個思想對於環境的影響，社會的團體生活，社會的經濟的基礎等是盲目的。但是也不可以說他是不具的思想。卻是一種對於初期資本主義的發達不可缺的思想。

第二節 社會學及於政治思想的影響

我們如果把支配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兩種概念對照看來，可以說前者是機械的，後者是動的。當動的概念爲學問上所採取的時候，纔發現達到事物統一的可能性。如果立於機械的見界的時候，就不能夠發見統一的觀念——事物的必然的關係。但是動的地位同時跟着有生長的觀念。於是從思索機械的結合漸漸變成了思索有機的全體。這種動的概念在其學問上的方法論採取了實證主義。實證主義就是在無論何人所能思考的一切之點，如果不是完全的事實的反映，不能夠通用爲一種知識的一種學問上的傾向。立於這個傾向上的科學就是社會學。這個社會學的創造者就是法國的孔德。

但是，孔德雖然是把社會的研究引上實證科學的地位的人，卻不是做這件事的第一個學者。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的「法的精神」(一七四七) 非但由實證的方法貢獻於「法的科學」並且貢獻於「關於人的科學」這是一

般人所承認的。又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也把政治學擱在自然科學之中，昆多爾塞也想從實證的方法造成歷史學。尤其是聖西門(San Symon)希望由物理學或其他實證科學的方法論的新政治學。他稱自然的科學的步行爲「物理的政治」。他以爲研究政治科學的主題不在政治的形態卻在社會的狀態。

由這樣說來，實證的傾向是很舊的。但是其成爲社會學的體系，卻是從孔德的「實證哲學」(1830—1842)起始的。所以社會學的歷史比較的還是淺近，但是因爲他的範圍廣闊，又是社會科學的興味的中心，所以他的體系卻是多岐的。又在不滿一世紀的期間，已經經過好多段的發達階段。因爲這些理由，社會學對於政治思想的貢獻非常複雜。在社會學很多影響之中，最宜注意的貢獻就是關於造成了把哲學的政治學引上科學的政治學的路上的直接間接的原因動機之點。

俾亞特在「坩堝中的政治學」的論說中，論述「政治學是常在法律家束縛之下的，」而關於社會學對於輕減或解除這些束縛沒有貢獻表示不平的意思。政治學在很久的期間常在法律家束縛之下，確是很明白的事實，但是說社會學對於這個政治學的解放沒有加以一助，卻是很不適當的辯解。那些劈開一條政治思想的新路的本托勒的「政府的過程，」米塞耳的政黨論，奧益亥麥的「國家論，」歲拉斯的「政治內的人性，」「大社會，」「吾人的社會的遺傳，」李普曼的「政治學序論，」拉斯特里的諸著作，可以說都是社會學所產的政治學。

加那說，「所謂社會學的方法是以國家為社會有機體。而由構成國家的人們的質及量演繹國家的質及量。又由進化理論的適用解釋國家生活。這彷彿像個人的生長由進化說明一樣的。」這可以認為社會學的有機體學派及生物學派的影响。

社會學者對於政治思想的主要的貢獻，可以說是關於國家的解釋。這種解釋由社會學界的兩個傾向即名目派（形式學派）和現實派的地位而異。現實派的國家論是以「社會學的國家觀」聞名的。關於這個容在別項記述。這裏單就名目派的諸學者即窩德，基登格斯，霍坡豪斯等探究其思想。

窩德深信爲社會進化及其統制起見，有國家或政府的必要，並須要他們的干涉。他在他的著作「動的社會學」裏面說，政府是社會發達的一種形相。政府的第一次的機能是在保護。社會是起因於人口的必然的結果，不是爲保護個人而生的。又社會並不是從盲目的環境計畫出來的。但是，一面政府卻是人才的產物，發明出來的東西。政府是爲保護反社會者的爭議而發生的。由窩德的意見，沒有政府社會不是能夠存在的。但是政府既是發明的，當然是個人的產物，不是社會的產物。不過在發明之後，置在大衆之上罷了。他說過去的歷史大部分是少數者在叛逆民之

上，課以對政府的義務的歷史，其進展是由於「對政府的義務」的移動罷了。窩德連結人間的非社會性與政府的機能，相信國家及政府的活動範圍應該再擴大一些纔對。

基登格斯不像窩德，他不謳歌國家。他認國家是由於同類意識的自然社會以共通利益爲目的的協同體。自然社會內的個人的協同構成公的活動。從協同的地位觀察，其自然社會就是國家。基登格斯所思考的社會，其中並沒有奴隸特權階級，被壓迫階級等階級。又他思考，人們一定會把自然的協力所勞働的結果平和分配，並且獨斷的主張「利用」常限於物的利用，在人類相互之間不能夠存在。

霍坡豪斯主張把國家的活動，移到社會改良的方面，反對國家的形而上學的解釋。他所下的國家的定義如下：

「國家是人類集合的一種，除社會外在一切集合中是最大的。不是神祕的神

聖的，也不是在法的制限以外的東西。國家是持有他自身的特別組織和環境的一種集團。國家的權利義務與其他一切集團或個人的權利義務同樣，具體的須由這種組織及這些環境的關係決定。」

第三節 心理學及於政治思想的影響

以心理學為政治學的基礎，又用心理學的方法為研究政治學的第一義的，在英國有巴估特，普賴斯及瓦拉斯；美國有洛厄耳，李普曼及墨里安等。

巴估特雖以「自然淘汰與遺傳的學說適用於政治社會的思想」為他的著作「物理與政治」的副表題，明示達爾文與他的刺戟，但是他的學界的主要的貢獻並不在生物學，卻是由心理學方面的。據巴估特的主張，在初期的社會為得安定與秩序起見，不得不以嚴格的或權力的習慣鞏固其社會。這是停滯的過程。進步一定要

求這種積習的破壞與新思想和制度的適用。在這個過程，模倣演重要的角色。人類初期社會的強有力的動力的一種是戰勝，其思想及手段是由模倣做成的。在他們，服從就是道德，變化等於危險，是忌諱的東西。於是形成了與墨因所謂“*Stigma*”（身分）同樣的狀態。為停止模倣使進步可能起見，不得不出現一種新的心理的力量。這種心理的力量就是「論議的本能」。脫離了習慣的普遍的支配的社會不許意志的自由。這是由成熟的思想而行動的社會。這種社會廢了表示初期人類特徵的軍制及絕對主義，漸變為進步的自由社會。在這個時候，他們纔達到墨因所謂“*Contract*”（契約）的狀態。即由史賓塞的軍事型社會進入產業社會。

巴估特承認人類在協同社會纔能進步的事實結合鞏固的人羣有利於社會鬥爭的事實，被恐怖所強行的習慣和模倣，是構成初期人羣的主要要素及變化性和個性是進步的根本的事實。他的偉績在把自然淘汰的學說適用於社會的解釋，高唱

包含於社會過程的心理要素之點。

在巴估特以後，有很多學者着眼於政治之心理的基礎方面。普賴斯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在他的關於政治學的諸著作中，對於政治勢力的分析很有興味。尤其在最後的著作「近代民主主義論」裏面，力說政治學不可不以心理學為基礎。

普賴斯置心理學於政治學的根底的理由，是因為他思考人之心的習慣及職業的性癖等心理現象，是研究政治學的一個對象的緣故。

瓦拉斯是給許多暗示和刺戟於政治學的心理的研究的一人。他很重視政治只在極少的程度，由意識的理性產生的事實。他論斷政治大部分是由潛在意識的過程，習慣和本能，暗示和模倣裏面產生出來的。他指示「名稱，「標語，」「黨之口號，」「Slogan」及其他政治手段的感情的含蓄的重要。他相信政治這種工作大部分是在向非理智的推理或感情的指示為巧妙的訴詞而造輿論之點。所以他說

政治上的決定不是代表一般意志及明快的思想或理性的結論，卻好像是從衝動推理，習慣，偏見等混合物中產生出來的樣子。所以他的理論可以認為力說政治的非理智的傾向。但是他在近著「大社會論」中論述思想與意志的組織，並在政治心理的理性的發展的部分頗加注意。具體的說，就是他主張「社會的創作」的重要，對於社會統制有深思計畫的必要等等。他從前所以高唱潛在意識可以認為是對當時智能主義的反動，又最近向理知主義的進展卻是反動的反動。他攻擊主權的多元論及基耳德曼的職能主義，主張國際的協同，努力給政治的自由及自然權的理論以比較的社會化的內容。

德兒特洛注意到「最近心理學的研究雖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對於支配立於公的關係上的人的行動的力，卻完全缺乏科學的方法。就是完全缺乏政黨的心理」之點。他在英國政府的研究上作心理的解釋。並發表「政治的心理」的論說注意

於這方面的研究。李普曼是一面受瓦拉斯的影響，他面受詹姆士的哲學及心理學的深刻的感化的一個政治學者。他在他的著作「輿論」之中，關於政治現象爲細密的心理分析。其他如美國政治學者墨里安及哥斯涅爾關於政黨及棄權試行心理的研究，指示科學的政治學應進行的道路。

在法律學方面，墨因及基耳克也深受心理學的影響。墨因及其一派的法律學者用了「習慣」這個社會心理學的論據，對於說明社會制度的建設，與立憲的權威及尊敬的保證得了很多效果。基耳克是有機體論者，同時對於政治發達的心理的考察及視國家爲心理的人格的學說也有貢獻。又美國的法律學者巴文特，威格摩亞，夫蘭克，夫忒及裁判官的和移斯，布蘭得斯樹立法律的社會的解釋，以開拓舊法律哲學地位的新機運。這種法律的社會學的解釋以適當的心理學爲基礎纔有意義，是很明白的。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受了生物學與唯物論的影響，纔完成了科學的準備的政治學，又如上所述受了心理學的影響。

第六章 現代的政治思想二

第一節 社會學的國家觀

自社會學產生以來，以社會學爲諸社會科學的哲學的綜合式爲基礎科學式爲社會現象研究的方法，影響於政治學很大。尤其是唱「社會學的國家觀」的一派與主權多元論者和馬克思派相前後，打開了政治思想的新局面。

唱「社會學的國家觀」學派的特徵在關於國家的發生——並不是關於現在的國家的解釋——殆無例外的承認次列的事實之點。就是在他們對於「國家是起源於一階級支配他階級的組織，這種階級組織只有從戰勝和劣敗者羣的服從纔發現

的」的事實，以最確實的數學證明並確認之點。「社會學的國家觀」這個名稱是從普洛威圖用以爲他的政治學說（一九〇二年出版）的標題的時候纔發生的。接着由穆厄夫耳，秀盤，拉森何哈，奧益亥麥，斯摩耳，涅特益托勒等發揮同樣的思想。如果從「社會學的國家觀」的內容上認他爲「鬪爭的社會觀」那麼其起源卻是很早。可以回遡到紀元前六世紀的赫刺克里特的鬪爭說。但是這裏我們從普洛威圖的名義所介紹的這個學說開始記述。不過我們也不可看過那達到「社會學的國家觀」的渡橋的一個偉大的人物而貿然進行。就是在對抗立於自然權說之上的諸國家觀主張社會權利的新社會思想，與德國的德特洛爾派的歷史哲學之間，爲直接連鎖的思想家中有士泰因這個人。士泰因既是黑格爾的優秀的門弟，又是路易布郎，溫芬坦，巴加爾勒，班德等急進革命家的知友。他把勃興於西歐的科學的社會思想與德國的形而上學的歷史哲學試行他的獨創的綜合。其結果成了

他的「社會科學」。

第三階級即資本家當他勃興的時候，以「社會」的概念反抗國家。（但是他們所思考的社會，在他們一度掌握國家的權力以後，與國家一樣了。）自從第四階級即勞動者階級自覺階級意識，覺悟到他們的理論的存在以後，視資本家為國家的一個形式即認國家為階級國家，把「社會」的名詞占為自己用了。在這兩個概念之中可以發見兩階級共通的思想。就是國家是特權的集合是背反自然權而維持的一點，及社會是由與自然權一致的人類結合所決定的樣式的一點。

黑格爾派的國家崇拜者士泰因把這個名詞恰好反對使用了。第四階級所認為社會的，士泰因認為國家。第四階級所認為被粗雜的混合所污染而成了不純潔的「國家」，他卻認為「社會」。士泰因完全被黑格爾的認國家為以正義與自由為基礎的純正概念的用語法所誤的。除棄了這個黑格爾流的非歷史的非現實的

用語，就可以和「社會學的國家觀」相連續。所以士泰因還是可以認為這種學說的渡橋。

袁普洛威圖認國家一般的特質在甲的主權，可以直接向乙行使的制度，其主權常由少數運用的點。換一句話說，就是國家不外是少數對於多數的組織的統制罷了。他對於認國家是為謀一般福利的或為實現正義的結合的學說，及以此為目的的國家觀，從沒有看見他們達到一些目的或向這個目的進行的影跡，所以他對於他們提出抗議。

他又高唱國家的特質在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之間常有人種的差別之點。

他說無論那個國家沒有一個是不由人種的異質發生的，其統一不過是社會的發達的產物罷了。袁普洛威圖說明到民族形成的道程如下：(1)由某一個種族征服其他種族。(2)發生階級（在卡斯特的意味。）(3)這種狀態漸次緩和只殘存了個人

的社會的政治的不平等的狀態。(4)法律的模型變成了純粹的軍事的服從，又發生了法的權利的思想。(5)其次國家發生。法的支配形成國家，又由這種組織發生權利義務。(6)很多異質的要素實行同化。(7)由言語宗教等漸漸同化，成了統一的形式的結果，喚起了羣集的連帶性，又對於外部的敵對感情造成了愛國心，這種愛國心漸漸擴大形成了民族。在這幾段轉輾變化的社會過程中，雖說在範圍上有廣狹的差別，但是卻含有本質不變化的三個性質。這就是關爭勝利及階級的不平。

拉森何哈說：「國家不是存在的是正在成長的。」國家不是一個硬化的實體，是個人與羣集的關心變化的一個過程。拉森何哈確信社會化的力量可以把天賦的關心調和在知的倫理的支配之下。所以他關於國家的發生雖然和袁普洛威圖同樣採取征服國家說，在結論卻各走一途了。即由他的說來講，現在的政治的產業的組織，換一句話說，就是立於權力的服從和產業的榨取的過程上的征服國家可以

變爲以關心的終局的調和爲目的文化國家的。在這個文化國家，可以得到不統一的結合鬭爭的和解軋轢的調和。

斯摩耳稱與拉森何哈的「文化國家」有同一機能的羣集曰「公民團體」(Civic Group) 並且認這種「公民團體」爲進行的過程 (“A Process is going on.”) 與拉森何哈一樣。

奧本亥麥對於國家下一社會學的國家觀的定義如下：「國家在他的發生完全是優勝團體強制劣敗團體的一個社會制度，即在其存在的第一段，也是爲確定在本質的或差不多完全的劣敗團體之上成立優秀團體的統治的一種社會制度。

奧本亥麥並不是抱着「國家」或許是這樣的一時的思想或「應該如此」的獨斷的概念。他是把由特別的經濟力所產生的特權和支配的綜合，附以「國家」的名稱。他又說：「如果不從共同生活之中除去勝利與移住的野蠻時代創造

物的最後的溶澤，社會一定不會充分實現的。因為他認社會是純粹的人與人之間的自然關係及對於這個制度的全體的概念之故。即拉森何麥認爲文化國家，斯摩耳認爲公民團體的理想與本亥麥名爲社會。他特稱這個社會曰「自由市民團體。」

第二節 關於主權說的論難

前世紀末，在一切方面發生了對於單元論的批評。關於由生物學上的自然淘汰的種的起源說被得布里的突然變異的學說攻擊了。在經濟學，古典經濟學派的悲觀主義成了多元的奧地利主觀派的論難的標的。在哲學界，對於單元論的知行一致說（Pragmatism）的反動達於高潮。就是政治學，也不能離開這種漩渦。得基攸及拉斯岐對波丹以來的單元論開始攻擊了。政治學方面的多元論一般的

否定了「國家主權的，傳統的，理論的，實際的或道德的妥當性及理論的正確性。」

政治學上的單元論就是由波丹作成的古典的近代型的主權說，認國家爲單一不可分的權力，沒有絕對服從其他權力的學說。認爲通說的主權說分類如次：

(一) 政治組織持有地域的基礎，其強制力及於一定地域上的人民的全體，
這個地域限於主權所活動的統制的範圍。

(二) 在一定的地域的政治組織內只有一個主權，這也就是國家的特質。

(三) 這個主權是絕對的全權的無制限的至上的。

(四) 關於生命自由平等幸福及財產的自然權，由國家保證他們，如果沒有國家的保證，這些權利差不多或完全不能夠想像的。

如此認爲通說的主權說假定絕對不可分的主權，造成抽象的法人概念。認定國家的意志比較國內一切團體的意志都要優秀，其權力的制限認爲只由於自己的

制限。這一說把社會的法的組織的背後有什麼，又法的制定由於什麼力量，及什麼東西妨害法的完全的遂行等問題完全忘卻了。於是纔有對於這個主權說的批評的出現。批評得最適當的是多元論者的得基攸及拉斯岐。

據得基攸的主張，國家並不是主權。因為國家受不自己創作的法律的制限。

法律是國家的長輩，發生於國家之先。法的基礎是社會連帶也是社會的「扶助者」。法律是社會的學論的要求的表現。社會的意見要求由國家可以做到的工作，這是很明白的事實。國家是常常服從社會的輿論即法律的制限的。

又據得基攸說，國家意志和單一主體等是不會有的。他說須以奉公的思想代主權的思想，認國家所行使的一切力量不外是關於和社會的必要相對應的奉公的力量。主管國家行爲的人，不過是國家業務的經理員，國家的機關決不是主權云云。

反對國家構成基礎的單一主權說的其他的驍將就是拉斯岐。拉斯岐從正面

反對國家主權說。他的對於主權說的批評在次述二點：（一）是對於國家在個人及較小的社會團體上有絕對的權力的思想，（二）是對於國家在道德上，在社會具有卓絕且確實的地位的主張。關於第一項，拉斯岐認為無論在什麼社會沒有一個權威的源泉可以確保不變的服從而表示反對。國家常有不能做及不可做的制限。對於第二項，他認國家對於個人的歸順比較其他社會團體並沒有什麼優越的主張（權利）。他認國家不過多教人間集團中的一個罷了。

拉斯岐與得基攸不同，他對於國家的法力的問題並沒有說到。就是他並沒有想批評從國家的法力的研究到國家所主張的法的主權。他並不從否定法的主權的方面攻擊國家的重要卻從斷言在現實國家如何不重要的方面開始攻擊的。他說，法的主權的概念是無意義的概念，單純的法的主權是沒有實際的効用的。主權在現在，是從社會連帶說「團體權利」的思想對於國家的不信任等多元

的傾向爲論難的標的。

第三節 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

由產業革命所產生的工場制度，到近來復生了無產階級。勞働者由離開了他們的手工具，集合到工場得了團體生活的機會以後，無產階級取得了獨自的政治行動。又一面資本主義的競爭區域和市場的擴大，必然的使勞働者趨於同一的地位，並擴張到廣大的地理的單位——甚至在國際的結合了。因爲這個緣故，無產階級得以國際的大衆的資格而行動了。

然則，這些大衆究竟向什麼方向進行呢？從什麼地方去求他們的行動歷史的必然性和達到目的的科學的確實性呢？爲這些不得不把產生這些大衆的母體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祕密暴露不可。暴露這個祕密的人就是馬克思。馬克思由唯物

史觀與剩餘價值說做成了很難的事業。於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纔成了科學。

我們可以從馬克思—恩格爾斯的「共產黨宣言」中，聽到無產階級向政治發展的最初的呼號。因為這是無產階級由這篇宣言發表了一個政黨的（科學的）綱領，從此即向掌握國家權力的道路出發的最初試驗的緣故。由共產黨宣言纔排棄了沒有保證實現的確實根據的從來的空想計畫，並且一改從來的超政治的態度，指示了勞働階級的政治的前進。

唯物史觀是無產階級政治思想的骨子。關於唯物史觀的這篇可說是古典的文章，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中公式的摘要發表了（「社會思想篇」二八—九頁）。從唯物史觀的理論中，關於政治產生了次_每次的原則。「在無論那個歷史的時代，社會組織是必然的遵從經濟的生產和分配的一般形態，其時代的政治的歷史築在這個基礎的上面。」——「千種萬樣的政治鬥爭，只是

和社會的諸階級的「社會的並政治的」支配發生關係，不外是爲獲得舊階級方面的維持，新興階級方面的支配而鬥爭」等的思想產生了。這裏應該注意的事實就是唯物史觀，雖然主張一切歷史的社會現象的真實的終局的基礎，在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但是卻也並不輕視或非棄法律及國家即制度及政治的諸上層建築的實在性。

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離開了階級意識是不能夠存在的。馬克思說「我們的直接目的，與其他的無產政黨是一樣的。即把無產者形成一個階級，來顛覆資本主義的霸權，然後由無產階級獲得政權。」除開了這個無產者形成一個階級獲得政權以外，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是不會有的。無產階級因爲有階級意識纔成一個階級，即成爲階級鬥爭的階級。大衆由對於自身的階級形成的時候，纔開始階級對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就是所謂政治鬥爭。政治鬥爭是以無產階級的根本

解放爲目的。在這一點與擁護各個勞動的直接利害的工資鬥爭，工會運動，借地金問題，農民組合運動等的經濟鬥爭相異。政治鬥爭的根本目的的無產階級根本解放不掌握政權是不能達到的。

一般所認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是這樣的。一切國家是階級國家，一切政府是階級政府，一切政治是階級政治，這些在現在，有益於支配階級的目的及利害關係，指導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由他們看來，現代國家是階級支配的空計畫。並且指摘這個空計畫的典型的發達樣式，就是政治的民主主義的事實。這是因爲政治的民主主義打破前資本主義的諸特權，與資本主義以自由闊達的天地，同時政治的民主主義在本質上已經與中等階級獨裁以一般的承認的外觀的緣故。無產階級的政治理論，或政治的民主主義，承認社會的榨取是沒有方法救濟的。無論什麼政黨獲得政權，這個政治的空計畫依然是進行的，又政治生活及政治思

想的全體如果在資本主義統制之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總是不能夠獲得政權，或永久的做少數黨或妥協其綱領而軟化，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於是無資產階級以由前衛黨「武裝的少數」的行動為基調。但是這個「武裝的少數」的行動與「Syndicalist」（產業革命運動者）的直接行動又不一樣，和布藍岐的思想也不一致。又他們排擊「少數的無益」同時「多教的幻影」。他們完全沒有把少數及多數放在腦裏。這是因為由「一人」「少數」及多數支配的樣式為國家分類的標準，在他們已經是早已拋棄的方法的緣故。又因為他們在一切的裏面常正確的認識階級的存在緣故。

那麼他們怎樣拒絕少數及多數政黨的兩方面的行動而進行打倒資本主義呢？他們只說宜熟視資本主義本身和誕生於其裏面的無產階級。

他們認政權的獲得為單純的政治革命。並且主張這不過是共產主義社會建

設的第一步。所以他們解釋無產階級國家，即蘇維埃爲不是表示社會主義社會，卻是勞動階級在其中遂行無產階級改造社會工作的最適當的國家。所以蘇維埃是一個國家。換一句話說是階級支配的機關。在和內外的資本主義繼續鬭爭之間，蘇維埃是權力機關的國家，鬭爭的工具。如果鬥爭終了，階級分裂一掃，社會主義生活及分配樹立的時候，權力機關的國家就會消滅的。

第七章 結論

現在的政治思想有種種的形態又立於種種社會力之前。發芽於十八世紀終期的個人主義，思想到十九世紀變成了自由主義，後來又發達到哲學的無政府主義。十七、八世紀革命要素的民主主義，在自由主義的新裝之下，和社會主義及集產主義相對立。又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政治學上立於支配地位的國家主義及與他平行的軍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對立了。代議政體，憲法，普通選舉，婦女參政等流行於東西兩洋了。跟着這個傾向，新貴族主義由近代生活及哲學的新裝中產生了。這就是產業上的貴族主義。

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及貴族主義都在

勞働運動，農民運動，婦女運動，平和運動，等社會力漩渦之中互相繼續鬭爭。

政法思想上最顯著的時代潮流，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漸漸的要轉移到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傾向。其結果破壞了政黨，動搖了國家的基礎，推翻了政治哲學。

民主主義與個人主義相對峙，一面社會主義批評現在的民主主義不過是產業的貴族主義，又無政府主義及“Syndicalism”（產業革命主義）由各方面否定其有效性。

最重要的現象就是「勞資鬭爭」及於政治思想的影響。資本主義立於個人的自由的防衛者及民主主義的保護者的地位。他面在勞働者方面，卻攻擊資本家已由自由的防衛變成壓迫的保障，又在民主制度假面之下，保存且支持寡頭的專制的利害關係。此外可以視為顯著的傾向的就是平和主義（Pacifism）的運動。這種運動是對於軍國主義及國家主義高唱反對之聲，和國際主義，社會主義，耶教主義等相結合。又與青年運動也有很深的聯絡。又人口集中都會的結果，在政治上

引起了都市主義的 (Urbanism) 問題，其他如民族問題，人種問題，移民問題也要求政治思想的改造。

這些問題或相聯合或單獨的希望新政治思想，同時諸社會科學對於政治思想也提供新基礎觀念。

(一) 歷史學。一切社會科學的 Mother Science (基本科學) 的歷史學，對於諸制度的發生起源，提供具體的材料。自從生物學界達爾文的發見以來，歷史學與生物學對於人類過去的解释開拓了一個新局面。又和歷史學有直接關係的人種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爲完成歷史的考察起見，貢獻很多。

(二) 經濟學。在經濟學的範圍對於政治思想的最有意義的貢獻就是政治及社會組織之經濟的解释和歷史之經濟的說明，即是唯物史觀。

這種影響在政治思想上引起了一大波瀾。

(三)

統計學。社會的材料之量的觀察法，在社會事實的解釋上很有效果。尤其是在認政治學爲「關於政府的科學」的學派，對於統計學差不多看做生命一樣。

(四)

心理學。心理學由思索的哲學進至經驗科學，又從內省進至實驗了。關於人類的性質行動將行更進一步的正確的分析。心理學非但本身貢獻於諸社會科學，即對於「諸科學的心理學」的發展，也給與很大的刺戟。

(五)

社會學。豎起「研究社會現象的學問」的旗幟的社會學，其歷史並不很古。但是其成果的足觀者卻很多。例如社會構成，社會機能，社會進展，社會過程，社會羣等概念，都是由社會學提供的有意義的貢獻。

(六) 地理學。在十九世紀後半所發達的地理學，尤其是社會地理學，是從

「物的環境的影響」方面研究制度的。地理學一面在地質學，他面在社會組織的二者中間占了一個位置，實行其相互的解釋。政治地理學也由這個刺戟生出來的。

(七) 生物學。生物學上的發見給了政治社會的學說上以很大的感化。

可以認做他的分科的優生學與特種生物學一樣，在人種問題的考察上占了不可缺的地位。

(八) 法律學。法律家之中，有離開「論理的」(Logical)分拆，主張社會學的法學的人出現了。尤其在大陸的法學界中，我們發見社會及經濟的法則適用於法律學的傾向。這種新法學也影響於政治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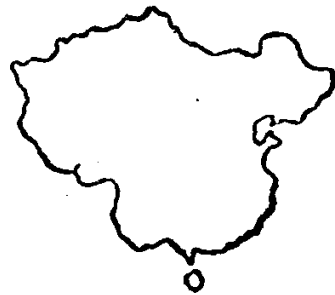
(九) 哲學。由絕對主義的反動發生了人生的多元的解釋。這就是知行

致說 (Pragmatism) 。這種哲學的傾向也是間接直接的給政治思想以新基礎。

上述種種學術的進步，由其各自的地位對於政治思想提供新基礎。巴格爾在他的名著「由史賓塞起到現在的政治思想」裏面，以「政治學生長於不確定的人事之上而進步於說明這些人事的不充分不倦的試驗之上」的一句作他的結論。巴克所謂「不確定的人事」在現在就是發現於上述諸社會生活上的各種形相，又所謂「不充分不倦的試驗」就是立於由諸科學提供的新基礎上的試驗。

民衆文庫 政治思想史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市村今朝藏

譯者 盛沛東

發行兼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九五號 電話六三一八七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一九五號 電話四五四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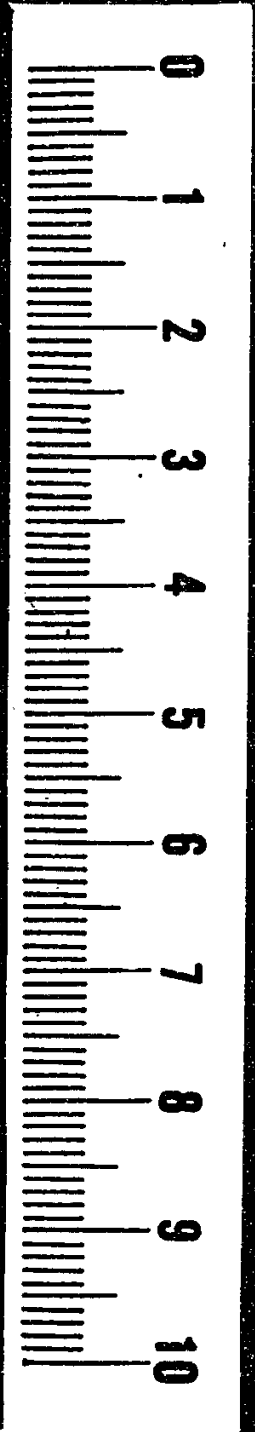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民衆文庫

基督教社會主義

石川三四郎著
李搏譯



基督教社會主義

第一章 初期的基督教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名稱，是由於金斯烈 (Kingsley) 摩理士 (Maurice) 等在
八五〇年前後的運動而起的。但是上自法國的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
1825) 下至傅立葉 (Fourier 1772—1837) 拉梅內 (Lamennais 1782—1854)
卡培 (Cabet 1788—1856) 孔斯特蘭 (Considerant) 勃朗 (Louis Blanc 18
12—1882) 勒魯 (Leroux) 以及德國共產主義的始祖威特靈 (Weitling

1808—1874) 莫不以基督教的^{精神}來做社會主義的宣傳。據比國路方大學教授

托尼孫 (Thonissen) 著的過去的社會主義所載，當時共產主義者「都引用神父們

教士們的話來說明共產生活為神聖，並且很熱心的闡明忒滔良 (Tertullion) 聖

查士丁 (Saint Justin) 亞歷山大理亞的克力門 (Clement) 聖格里瓜 (Saint

Grégoire) 聖哲羅姆 (Saint Jérôme) 聖胡安·克立索斯吞 (Saint Jean Chry

sostome) 以及其他初期的教士神父們主張的所有財產為不正不淨之物的議論」

云。又伊里 (Ely) 教授在他的近世德法社會主義書中，也說過「當時（一八五〇

年前後）訪問過巴黎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團體集會所的人，沒有一個不看見

基督的肖像及其底下所寫的「哪渣咧的耶穌，最初的人民代表者」等字樣。因為

當時的人，以為基督教與社會主義不但^{不相衝突}，而且認為真正的基督教徒應該同

時又是社會主義者，這纔是當然的。所以要想編述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史，自非

先討探基督其人的思想不可。

一天有一個少年跑到耶穌跟前問道「我該作甚麼事，纔可以承受永生？」耶穌答道「你想做完全的人就應該把你的所有物賣掉，分給窮人。」（路加福音十八章二二）耶穌又對他的弟子說「有錢的人進上帝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四及二五）耶穌這樣熱烈的態度，好像給了後世的蒲魯東（Proudhon）一個模範，使他倡言「財產是盜賊」之說。耶穌這種態度，自然影響到他的使徒，令他們也受感化。據使徒行傳（第四章三二—三五）所載，有如下的說話「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其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四】

他們並沒有用強權來實行共產主義，完全是依各人的自由意志去做共產生活的。

第二章 再洗禮教派

這種生活態度，以後竟支配了神父們的思想，修道院的共產生活，也就無形中實行起來。但是到了十六世紀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運動發生以後，其中更有所謂再洗禮教派（Anabaptists）接踵而起。這派中最有名的人物，是斯托勒克（Storeck）和蒙塞（Münzer）等。他們把宗教的教義擴充到社會生活，上極力宣揚那純然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他們在信仰的宣言之中，說道「無論那一部落，那一宗派，都可以不要教士。無論何人都可以受上帝的鼓吹而再生，都可以代教士去傳道」，「精神的再生者，都應該來做完全的共產生活」，「儀式的教義不許絲毫存在。……人們都應該用自己的勞力去求生活」，「無論那一個阿拏巴特士都

不應該被威力所支配，也不應該用威力去支配別人，支配，必須是上帝的支配」云云。

捷克佐夫 (Tcherkesoff) 批評這宣言道：「若從這裏內，把宗教的要素撇開了，這可以說是完全排斥強權闡揚社會平等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但是這一派的人，受着路得和諸侯的酷烈的壓迫，連一塊安居的地域都得不到，所以樹立共產生活的話更談不上。他們之中，也有和敵人戰的，也有漂泊異域的，不管艱難如何，總沒有停止他們的主義的鼓吹。後來其中的胡忒 (Hutten) 等，於一五二七年在奧國的摩拉維亞 (Moravia) 地方，纔得實現其目的，營其共產的生活。

當時歐洲的諸侯們，揮霍奢侈，達於極點，因此對於商人的負債，日高一日，而對於農民的苛斂誅求，就日甚一日。但是壓迫是不可以百世的，農民的暴動，不久便蜂擁而起，而且很迅速的蔓延到各處去了。前述的濛塞，就是農民暴動的指導者之一。他所發表的猛烈的時代批評和戰鬥的鼓吹，頃刻之間，就傳遍於德國的全民衆了。

但是他不幸於數星期熱烈的運動之後，竟在睦爾豪姆（Mühlhausen）被當局處了死刑（一五二五年）。蒙塞雖死，但是他的運動總沒有消滅。從瑞士放逐出來的多數的再洗禮派教士，都到荷蘭，尤其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及雷登避難去了。而在此避難地的再洗禮派又把他們的反抗運動重振起來。有名的雷登的約翰，尤其活動，一時曾把閔斯德爾（Minster）市占領過來。這些運動都是由於反強權的共產主義的教義而起的，我們讀基督教社會主義史的人，切不可忘記這個事實。

英國農民戰爭的一位指導者，即肯德（Kent）地方的蔣伯爾（John Ball）聽說也是中世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我們現在只把他的名字記記罷。

比蒙塞約後一世紀，托馬斯康帕內拉（Thomas Campanella）的太陽的都市也就出版了。這本書也是感受基督教的神秘的鼓舞而著的。這黑衣教士（Dominican）康帕內拉，原想推倒西班牙的專制君主，樹立自由平等的共和制，得著了很多的

同志。但是事機洩漏，被政府禁錮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一六二六）。太陽的都
市，是他出獄以後纔出版的。這本書，聽說取材於柏拉圖的共和國和托馬斯·穆耳
的烏托邦的地方不少，而給後來的傅立葉、聖·西門學徒的影響也不少。

第二章 聖西門

聖·西門 (Corate de Saint Simon) 是近世社會主義的一祖師，又是新基督教^的著者，所以他在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他在一七六〇年生於巴黎，一八二五死於巴黎。聽說他還是沙爾馬尼 (Shalmanezar) 帝的第幾代的後裔。十八歲的時候，他跑到美國華盛頓的麾下，為美國的獨立會奮戰過數次，後被英政府虜獲，解到牙買加 (Yamaica) 監押起來了。歸國後纔只廿三歲，即被任為陸軍上校，但是不久便又離了軍籍。他有的時候跑到墨西哥在那裏計劃開鑿巴拿馬運河，有的時候又去籌備開鑿由馬德里 (Madrid) 通海的運河。可是種種的計劃，都沒有實現出來。有時發財巨萬，有時又赤貧如洗。他做著作家兼改革者

的生活，是從四十三歲（一八〇三年）開始一直到死時為止。一八一〇年前後，他寫了人類的科學（*Sur la Science de l'homme*）和宇宙引力論（*Sur la gravitation universelle*）二篇論文。他為籌這論文的出版費，把原稿和一封信寄給各科學大家及其他名士請其援助。信內說：

「我的救主先生！我現在快要餓死了。十五日中我只吃了麵包和水。只在沒有爐火的地方勞動呢。所有的東西，一概都賣完了。我為着這原稿的費用把外套都賣了。……據我所見，有一個瀟灑全歐的大恐慌，不久就會實現出來。我辛辛苦苦要把這原稿出版，實是因為想發見一個和平的方法來防止這大恐慌的緣故。」

對於這封信，並沒有得到一封令人滿意的答覆，但是他的門人，反以此為光榮，在聖·西門的教理中還附了一篇如左的訓誡。

聖·西門的弟子和將來的青年們啊！你們應該恪守你師父遺給你們的那數行神聖的宗教紀念品啊！他的話在世界上開了新生面，等到報酬的大小根據勞動的多寡而定的時候，活在世上，社會能保證其生活的資糧，論功績而給報酬的時候，你們一定會很高興的來反覆回顧罷！會回顧當時師父帶着改革的使命，竟弄得零落到做乞丐的那種光景罷！」

聖·西門有了許多著作，但是與本篇有深密關係的，是新基督教 (Nouveau

Christianisme) 一書。這本書，實形成他的教義的中心。在這著作以前，他對於神學，沒有顧及，而於這本書中，他就以神的信仰為其出發點了。這文的目的，是想把基督教醇化成單純的本質的要素。他在這本書裏頭，對於加特力教 (Catholicism) 與新教 (Protestantism) 的武斷，形式和謬誤，指摘批判，主張新信仰要以道德為最高要素。他說「新基督教應該把四海皆兄弟這個原理，擴充到現世的組織上去。」

他又用近世的語句來說明道：「全社會都應該努力去改革最貧階級的道德狀態與物質狀態。社會應該用達此目的的最善法則來組織。」這個原理，成了聖·西門學派的標語，而對於學派中人，成了宗教的本質，社會改良的顯目了。

第四章 拉梅內

聖·西門而外，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要算是拉梅內（Félicité Robert Abbé de Lamennais）。他在一七八二年生於法國聖馬羅（St. Malo）是造船匠的兒子。他最初爲反對法國盛行的懷疑的物質主義而入寺院，一八一七年任職成爲聖馬羅的教士。以前，他因爲輔佐國王，攻擊過拿破崙，曾亡命到英國，到了一八一七年纔回法國。自此直至一八二年，纔把宗教不顧物質論（Essai Sur l'indifférence en matière de religion）全四卷出了版。這部書極力攻擊佛耳退耳（Voltaire）的中產階級的利己主義與唯神論，給了社會不少的影響。一八二五年出版的政界與俗界的宗教觀（La religion Considérée dans L'ordre politique et civil）

八二九年出版的革命與對教會戰的進步 (*Des Progrè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a guerre contre l'église*)，都猛烈的攻擊教會，致受了當局的處罰。以後他變成一個民主主義者，於一八三〇年創刊一種報紙叫做未來 (*L'Avenir*)，把「神與自由，法王與人民」做了題語。然而一八三二年八月十五日，教皇的照會，很不滿意他的未來，把他逐出了教會。他於是不得不暫守沈默了，但是不久又發表了一個信徒的話 (*Les paroles d'un croyant*) 震駭一世。他在此書中作如下的宣言「基督教是愛與獻身，而法國的加特力教適與此相反。」他於是成爲民主主義的豫言者，社會主義基督團體的豫言者了。現在把那一個信徒的話，摘錄一節於左。

這裏有一個很殘忍刻毒的人。他的體格非常好，却厭惡勞動。有一天，自言自語道：我怎麼樣好呢？不做事就沒得吃，而那勞動，却是我受不了的東西。

他想到這裏忽然有一個念頭從魔府現出來，趨進他的心裏，等到天亮，他便跑進

弟兄們的寢室裏，把睡得好好人們，一個一個用鐵練細起來。

「他說道：用鞭來打逼他們勞動罷！勞動所成的東西，由我來享受。」

「他於是照計而幹起來。別的人也照樣實行了。於是，地球上的人們，更無所謂兄弟，只有奴隸和主人了。」

「這是全地球上可哀可哭最悲最慘的日子了。」

「以後經過了若干時日，另外跑出一個人來。此人的殘忍，且十百倍於前面所說的那個人。」

「這個人隨處看見，人們成羣結隊，多不勝數，心裏想道：

「把這些人通通細起來，叫他們勞動，固然很容易，可是要給他們飯吃衣穿，這是很討厭的事。是的，等我想個法子來叫他們只替我做事，不許他們做一點自己的事。這樣幹下去，只怕他們會死，但是人數有那樣多，等他們死了很

【二六】

多的時候，我的財產已經不知增加多少了。」

「要這樣幹，一定要給他們工錢，纔可以使他們活着啊！」

「他一面這樣想，一面從羣衆中叫出幾個人來，商量道：『你們替我做六個鐘頭的工，我可以給你若干工錢，做十二個鐘頭，加倍給你，那末，你們就可以養活妻子了。』」

「他們都把他的話深信不疑。」

「不久，他又向他們說道：『以一年的日數計算起來，你們只做了半年的工作，全年每天來工作罷！你們可以得着加倍的錢啊！』」

「他們也都相信了。」

「但是有一個變動發生了。需要一點也沒有增加，而勞動的分量却增多兩倍，所以向來靠着勞動爲生的人，半數失掉了主僱了。」

「他們所信任的那個殘忍的人，又向他們說道：『我想給你們大家都有工做……但是你們向來所得的工錢自非減到半額不可。實在對你們不住，但是我爲自活計爲全體計不得不如此啦！』」

「他們和妻子，本來已經是爲飢寒所迫的，當然服從了這個狠心人的話。並且向他歌功頌德的說：『他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這狠心人便接二連三的用這種手段來欺騙他們了。總把勞動增加，把工錢減少。」

「結果，他們因爲缺乏生活必需品，以致日見死亡。他們的子孫也同樣的受這種壓制。於是，地球上，財產這個東西，變成非常可怕的東西了。」

「一個家族爲着一塊麵包，不得不把全家的身體賣掉的，也無非是因爲這財產的作祟。」

『這個殘忍的人，比那個拿人來做奴隸的人，所積的財產還更多。

『前者的名稱，叫做暴君，後者的名稱，連地獄裏也找不出來。』

拉梅內每年都有著作發表，一八四〇年因為政府與國家 (Le pays et

le gouvernement) 這篇文，受了十二個月的禁錮刑罰。後來到了一八四八年

革命的時候，被選為下院議員，拿破崙三世專政以後，他便隱退，於一八五四年逝世。

第五章 金斯黎和摩里士

繼法國拉梅內而爲本篇應記述的人物，是首倡「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名稱於世界的英國金斯黎（Charles Kingsley）和摩里士（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金斯黎，一八一九年生於得文郡（Devonshire）的和爾因（Holne），起初肄業於私立學校與倫敦的皇家大學，後來他的父親做了支斯得耳（Chester）的監督牧師，他便轉入劍橋的馬格達能大學（Magdalen College）於一八四二年畢業。這年他做了罕布什爾（Hampshire）厄味茲力（Eversley）副牧師，此處遂成了他一生的故鄉。一八四八年把處女作聖者的悲劇公於世，其次有鄉村的二十五說教的出版。一八四九年他被執照黨（Chartist）的運動及農業勞動者與倫敦貧民的窮

狀所感，動乃與摩里士領導的僧俗團體打成一氣，從事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運動。常自稱爲「英國的一教會員兼執照黨員」。他在人民政治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雜誌上，用「Parson Lot」的別號，發表過幾篇給執照黨的信。又在所著的粗服與襪書中，替貧窮勞動者發揮過熱烈的雄辯。但是他對於社會改革有最大貢獻的傑作，要算小說菌（一八四八年）和阿爾吞洛克（Alton Locke）。他又和摩里士一同主張設立合作店，並且自行計劃。他評擊放任主義經濟學，說道「我對於自由放任主義者的主張，沒有甚麼期望。他們銜學者以爲光榮的，實是社會的恥辱。他們視經濟學爲最完全最普遍最重要的科學，而以普通的人道，道德，宗教，理論爲可唾棄之物。」彼又以爲聖經是窮人的慰安物，是對於富人的箴言。但是他的政策，並不是澈底的。

「我對於執照黨（Charter）的唯一爭點，是在其運動到底不能成就充分的改革的一點。」這是他所說的話，然而只不過說明了執照黨的一希望人心由議會的作

用來改革，而法律的改革就是社會改革」的誤謬。

他到晚年，並沒有丟棄這個見解，不過在發表上起了很大的變化，而對於壯年時代的狂熱頗有悔悟之意。他於一八五七年從事於教士教區衛生等的改革。他說：「政治與經濟，應該於我是很有用處。如果我能救得數千的勞動者及其子孫的性命，我一定可以得到神的保佑。」

他於一八五三年著喜白提亞 (Hypatia) 一八五五年著威斯特窩和 (Westward Ho) 此外尚出版了許多小說和說教集。一八六〇年受聘於劍橋大學，任歷史教授。一八六九年辭職，改任支斯得爾 (Chester) 的法教師。一八七三年又任韋斯敏斯德 (Westminster) 的法教師。一八七五年逝於厄瓦斯勒。他生前曾到美國作過一回講演旅行。

★ ★ ★ ★ ★

摩里士生於一八〇五年，是英國諾曼斯吞（Normanston）的攸尼忒利安的牧師之子。在劍橋大學畢業，得了法學士的學位，但是他很早就對於宗教問題和社會問題感覺興味，熱心著述。一八三一年入英國教會，在瓦伊庫沙部本堂（Bubben-hall）任副牧師。一八三六年至一八四六年之間，當了倫敦蓋病院（Guy's Hospital）的教誨師。在這時候，他的著作，已經很受世人的注目。到一八三五年發表“*Sub-
scription vs. Bondage*”，後來更將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七年間所做的論文編成道德與形上哲學（*Moral and Metaphysical Philosophy*）一巨冊，基督的天國（一八三八年），教育講演（一八三九年），不與教會內的某黨派相結合的理由（一八四一年），都是他的神學論的基礎，是給後世的偉大的遺著。他關於教會與國家的高遠之見，及對於加特力教的見解，均可由這裏看出來。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五九年之間，他充當了輕斯大學（*King's College*）的教誨師。他從事於基督教社會主義

運動，就是在這個時代。他能夠向社會主義及其道德的意義加以注意的却是“*High Power*”的力量。不久，他就成爲這個思想家和勞動者的小團體的中心人物。他提出了「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的名稱，足爲對非社會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標幟。他的努力多用於這個運動的學問方面，而對於合作店的設立，很熱心於實際的鼓吹。但是這事業漸見成功的時候，他又退身而致力於教育研究的事業。他是勞工大學和苦因女子大學(Queen Square)的創立者。一八五四年作了勞工大學的首領。以前，他曾在皇家大學充歷史教授，一八四六年任神學教授，但是一八五三年因爲對於神學上和社會上的意見不合，把教職丟了。自一八六〇年到一八六九年，任德威亞村聖彼得教堂的牧師，一八六六年被選爲劍橋大學的倫理哲學教授，一八六九年刊布社會道德一書，一八七二年逝於倫敦。他生平的著作，數量和種類，都非常豐富。

第六章 基督教共產村

編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而不記載共產村的事實，是不可見的。基督教共產生活，始於使徒時代，而以中世再洗禮教派所組織的摩拉維亞（Moravia）共產村為最著。是後，法國聖·西門學徒的共同生活，也給了當時的社會以不少的感化，即到現在，那種精神上的感化，還是留着的。但是，根據基督教精神而成立的共產村，要算在北美的曠野，開了最燦爛的花。

一 震教徒共產村 在北美曠野開了花的基督教共產村中，最有名的是安利（“Mother” Ann Lee）指導下所成立的震教徒（Shakers）（又稱 Shaking Quakers）團體。一七七四年“Mother” Ann Lee 和同志遠離英國，跑到這自由的大原野

中，努力於信仰的生活化。一七七六年他們到了阿爾巴尼（Albania）附近的窩忒維爾（Waterville）地方，鼓吹獨身生活與無抵抗主義。這時恰逢獨立戰爭開始，他們因此遭着一個很困難很要奮鬥的時期。他們以為戰爭是極大的罪惡，所以絕對不肯執干戈去上戰場，因此他們多被下獄。抱着清高堅強的信仰的“mother” Ann Lee也受了這種挫辱。

“Mother” Ann Lee 雖倡導四海同胞的博愛的義務，但是還未曾樹立共產主義的教義。不過她豫言道「我死之後，Joseph Meacham（她的承繼者）一定可以樹立共產制。」一七八四年“Mother” Ann Lee 逝世，三年後，即一七八七年他們遂於紐約州哥倫比亞的黎巴嫩（Lebanon）山中建設了共產村。他們的根本理想是基督教，所以這共產村當然也是基督教的共產村。一八七四年在窩忒維爾，他們村裏的一個人，著了一本問答體的書，叫做目前緊急問題。關於財產及共

產制的部分說道：

基督教許不許私有財產制？

不許的，絕對不許的。

同是會員，衣服裝飾娛樂等等，基督教許不許其有差別？

決不許有差別。

基督教徒中會不會有富人和窮人？

不會有的。

那末，今日的基督教會裏，爲什麼有許多的富人和窮人？

像這種的，不是基督教徒。

做這樣不平等的生活，還可以算是基督的兄弟姊妹嗎？

斷然不能。

那末，怎樣纔可以除去這窮富之別呢？

富人拋棄他的富罷！窮人也拋棄他的窮罷！然後拿來平等的分配罷！

這時候那裏還有甚麼富甚麼窮呢……中略……

我的東西是我們的東西，所謂富人和窮人都可與世間的悲慘同歸於消滅了。

伊里(四)教授於一八五〇年說道：他們一班人遽然增加，他們的財富也急速的增殖了，而且至今還在極進步，黎巴嫩山已成爲震教徒的故鄉。他們百多年間的歷史，出是乎一般注意共產主義的人們的意外的。因爲他們的發達，實在超出普通人所能實行的範圍之外。他們過家族的生活，作穩和的共同勞動，增進共同幸福，使一切分配都平等，從來沒有遇過經濟的失敗。不過說起這個震教徒共產村能夠繼續到甚麼時候，早就有人懷過疑念。社會改良辭典的著者，近世美國基督教社會主義

的中堅，布里斯說「我以為那信仰和誠實還會由他們之中的少數忠實同志來維持的。但是與日俱進的思想和教育，如果把他們的宗教的信仰傾覆了，怎麼樣呢？那些想做安利的信徒的男女，如果漸漸減少下去，又怎麼樣呢？他們在經濟上雖然有很大的成功，但是他們的共產村民，已漸有減少之兆了。」但是伊里教授却說「我們現在還不能預料震教徒共產村會歸於失敗的。」

繼震教徒共產村而起的，有十九世紀中所成立的福音參同派(Hannonsists)左阿(Zoar)阿馬拿(Amana)等共產村。這些共產村的人們，都是想獲得宗教上的自由，從德國逃跑出來的基督教徒。

二 福音參同派共產村 這派的第一個首領是佐治·拉普(George Rapp)他在一七五七年生於德國符騰堡(Württemberg)。一八〇三年和同志的小團體到美國的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後來纔搬到印第安那州(Indiana)的哈摩亞

(Hamonia)。但是一八二四年又把該地方賣給歐文 (Robert Owen)，便搬到匹茲堡 (Pittsburg) 附近的厄科諾密 (Economy) 去了。他們用首領拉普的名字，稱爲拉普主義者。他們是以獨身爲主義，所以他們人員的增加，全靠新來的歸依者。但新歸依者很不可多得。他們的共產主義，原是他們的宗教的一部分。他們因此很能忠實誠直而得成功。但是現今的精神界，却不能滿足這種狹隘的教義。毋寧希望他能極寬大。現今他們的富雖然很多，但是他們的人員却很少，聽說已漸就衰微。

三 左阿共產村 符騰堡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者的產地。一八一七年有自稱分離派 (Separatists) 的一隊，因爲逃避本國的宗教上的迫害而赴美國。波美勒 (Joseph Baümler) 就是這一隊的統率者。他們因爲得着了震教教徒的援助，在賓夕法尼亞州買了左阿地方，在這裏實行共產主義，至今還在過着盛大而且富裕的

生活。這個村有人稱他爲分離派共產村，也有人把他叫做左阿共產村。這團體是准人結婚的，在一八九〇年前後，人員已有三四百人之多。據伊里教授所說，一八八六年他們的富已達一百五十萬美金，平均每人有五千美金。當時美國人民，平均的富每人不過一千美金，與他比起來，真是差得遠了。還有人能說，共產主義在財政上是不能成功的麼？

四 阿馬拿共產村 繼左阿共產村而起的，有阿馬那(Amana)共產村，這團體於十八世紀已經在他們本國的德國成了一宗派。但是在一八一七年麥次(Christian Metz)指導他們入共產生活以前，他的組織很是微弱的。一八四二年他們赴美國，先住在紐約的巴華洛附近，後移往愛迫納渣，一八五五年纔搬到衣阿華(Iowa)州的阿馬拿。阿馬拿不只是一個村落，是七個村落連合於共產主義之下而存立的。一個原野。這阿馬拿和左阿共產村，據說除震教徒(Shakers)共產村而外，在北

美是最鞏固而且最大的共產村。阿馬那共產村，是許可村民結婚組織家庭的。在美
國現存的共產村中，最優美最寬宏的，可以說是阿馬拿。這村的富力也極大。

第七章 近世的社會運動

英國金斯黎等的運動以後，基督教會中從事於社會運動的，以德國為最烈。刻忒勒（Wilhelm von Ketteler 1811—1877）就是羅馬加特力社會主義的開宗祖師，他的生涯與金斯黎的，很有類似之點。拉薩爾（F. Lassalle）創社會運動的時候，他是首先表同情的一人。因刻忒勒熱心指導的結果，一八六八年基督教社會勞動協會便創立成功了。一八七〇年長老利爾賓，親自創設加特力教雇員俱樂部和上述的協會通力合作。這個運動逐漸次發達，成為德國政治界的一大勢力。德國社會民主黨雖拼命和他競爭，而他於一八八二年還能選出議員，達一百十名之多。因其勢力如此強大，所以勢不相下的社會民主黨，也不得不漸變方針，在選舉場上和

他攜手了。

與加特力教徒對立的新教徒，也開始著手社會運動。托特（Tott）和士忒刻（Stöcker）兩人總可算是他的代表人物。他們組織了兩個團體，一個叫做「社會改良中央會」，一個叫做「基督教社會勞動黨」。但是後來因為斯忒刻（Stöcker）做了非塞姆人種（Semites）運動的首領，就和這團體分離，其運動也漸次變化，失了社會主義的色彩，現今留下的不過是少數青年的急進基督教社會主義。這最後的青年團體以外，上述的兩個團體就變成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團體了。

在法國也起了教會的社會運動（Comte de Mun）就是法國羅馬加特力社會主義的開宗祖師。這一派的人，以為新教徒的改革是法國道德的社會的罪惡之根源，並說新教是拿人權來代替神權的，所以他們反對新教主義和經濟的個主義，要在教會的保護之下，盛興共勞團體。一八八七年遂有了四百個俱樂部和一百三十個

共勞會社。此外還有勒普雷 (Le Play) 的運動，也很盛大，但這不過是純然的教育運動罷了。新教徒之間，在一八八七年牧師高司 (Pastor L. Gouth) 等創導之下，組織了「新教徒社會問題實地研究會」，可是他們的運動總不及舊教派的那樣盛大。總之，這兩派的運動，都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

在英國雖有過摩里士、金斯黎等的合作事業，但是以後一般的社會運動，却中斷了許久。到一八八〇年，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發生，同時教會的運動也隨之而起。

赫得藍所創的聖·馬太行會 (Guild of St. Mathew) 便作了純粹社會主義的英國加特力青年的首領。一八八二年赫得藍主編輯的機關刊物教會改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有力的喉舌。因為論調非常激烈，往往受穩健的基督教界的攻擊，雖然受着攻擊，但是他的勢力却發展於全英了。此外還有一個團體，叫做「基督教社會同盟」 (Christian Social Union) 雖不顯然主張社會主義，但是勢力却也不小。

這團體是一八八九年在達爾罕的主教和霍蘭等創導之下，設立於牛津的。在教會以外，還有一個很有力量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團體。這團體從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之間，曾發行一種報紙，叫做基督教社會主義。一八九三年「基督教社會主義同盟」(Christian Socialist League) 成立之後，便和他合併了。又有離開一切教會團體專倡純社會主義的「勞動教會」(Labour Church) 也出現了。這是約翰圖勒福耳所創的，在政治上則與獨立勞動黨相提攜。

美國在一八七〇年前後，雖有過基督教的勞動團體，但是足稱為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團體，只怕要以「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為始，這協會是一八八九年由布理斯首倡設立於波斯頓 (Boston) 的。這派到一九一〇年更加發達，並發行機關雜誌「基督教社會主義」，月出二回。他的主張，是純然的社會民主主義，在政治上，與該國的「社會黨」相提攜。

歐美各國的基督教社會運動，種類雖多，然大抵不外乎上述的各種形態。不過歐戰以來，基督教徒的勞動運動勃興，在各國都添了生氣。「基督教工會國際聯盟」(Con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Syndicats Chrétiens) 亦於一九二二年成立，設本部於荷蘭的烏得勒支 (Utrecht) 曾派代表到日內瓦出席於國際聯盟經濟會議。此外，基督教徒組織了各種職業的國際工會，也有強固的運動。至於一九二五年加入「基督教工會國際聯盟」的各國勞動團體，如下所列：

比國 Confédération des Syndicats Chrétiens de Belgique.

德國 Gesamtverband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

法國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

匈牙利 Keresztényszocialista országos szakszervezetek koezpontja.

意大利 Confederazione Italiana dei Lavoratori.

南斯拉夫 Jugoslovanska Strokovna Zveza.

盧森堡 Fédération des syndicats chrétiens de Luxembourg.

荷蘭 R.K. Werkliedenverbond in Nederland & Christelijk nationaal vakverbond.

奧地利 Zentralkommission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Oest-
erreich.

西班牙 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 sindicatos catolicos de obreros.

捷克斯拉夫 Verband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für das Gebiet
des Tschechoslowakeüschen Staats & risska ceskoslo-
vanska vseodborova komise krestanskosocialni.

瑞士 Christlich-Nationaler Gewerkschaftsbund der Schweiz.

又該同盟本部事務局的主要職員如左。

幹事長 Jos. Scherrer (瑞士)

副幹事 Bern. Otte (德國) Giannitelli (意國) Jules Zirnheld (法國)

秘書長 P. J. S. Serrarens (荷蘭)

副秘書 H. Pauwels (比國)

會計 H. Amelink (荷蘭)

副會計 M. Allinger (奧國)

第八章 基督教無政府主義

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歷史上不可少的事實，還有一種。就是依據基督教精神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努力於美國廢奴運動的無抵抗主義的鬥士伽利孫 (William Lloyd Garrison) 和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 (Lef Nikolayevitch Tolstoi) 就是這派的代表人物。

伽利孫在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十日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紐巴立波特 (Newburyport) 父親是一個很能幹的航海家但是極放蕩，在伽利孫纔九歲的時候，便把妻趕走了。伽利孫或做鞋匠，或做裁縫的徒弟，輾轉流離之後，纔做了報館的印刷工人。後來到了波斯頓，在一八二八年二十四歲的時候，曾充國

家博愛主義者 (National Philanthropist) 雜誌的記者，後又幫助震教徒蘭兌經營
 奴隸解放主義雜誌世界的解放天使。一八三一年一月一日與漸進主義的蘭兌分
 手而與勇敢的薩克·那普共同發行解放者 (Liberator) 報紙。他們原無資本，但
 都有很大的決心，他們會宣言「只要有麵包和水吃」這報紙是決不停刊的。他們
 的標語是「我們的國家是世界，我們的同胞是人類。」伽利孫又說「我是最熱心，我
 決不會含糊，我決不辯解，我寸步也不後退，那末，總有人來請教我罷。」

他的熱心，果然把報紙的生命維持下去了。他們的編輯所，事務所，寢室，當然不
 過是樓頂底下的一間小房。他們的補助手只有一個少年黑人。而且「不把你的
 報紙停刊，就要暗殺你」一類的恐赫信，無日不有，朱爾嗟州的立法院還出了「有能
 把他拿獲告發交於法庭的，賞銀五千元」的告示。但是，一方面這樣壓迫，他方面却
 得更多的同志。為援助他的主張起見，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做「新佐治亞」(New-

(Georgia) 州奴隸反對協會」(一八三二年一月)。這年他發表非洲殖民感想集 (Thoughts on African Colonisation) 依據公牘支卷，證明了亞美利加殖民公司是完全靠奴隸生產的利益而成立的。

從此以後，他的活動，着着成功，不顧奴隸主的暴動，和迫害而發表宣言，說那關於奴隸的憲法規定是不合道德的。他有時到英國去向志士乞援，有時又被「豪富的暴民」所傳，而從獄中遇救出來，他的活動真足以震世駭俗。等到南北戰爭一啓，廢奴的事業，竟得實現，可見天下事是有志竟成的了。他於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紐約去世，享年七十五歲。據伊理教授的批評說他是一個穩健的無政府主義者。

★ ★ ★ ★ ★

托爾斯泰是伽利孫無抵抗主義讚美者，所以他的思想也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

托爾斯泰在一八二八年生於俄國圖喇 (Tula) 州克拉比拿那波里耶那的伯爵

家中。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六年在卡贊 (Kazan) 學習東洋語和法律學。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八年在聖彼得堡專習法律。以後回到故鄉，閒居許久，一八五一年入高加索的砲兵隊就任軍職，到一八五三年纔離該地。自從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後，遂於一八五五年辭退軍職。

退職後，暫住聖彼得堡。一八五七年週遊德法意瑞諸國，歸後直到一八六〇年住在莫斯科。一八六〇及一八六一兩年，重遊西歐歷訪德法意英比諸國。經過比

國時，得與蒲魯東相識於布魯塞爾 (Brussels) 市。

一八六一年以後，差不多都在故鄉，過着農夫生活和著作生活。一八七八年以前的著作多是小說，其中最有名的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勒尼拿 (Anna Karenina)。而一八七八年以後的著作，多是帶着哲學性質的。

欲知托爾斯泰關於法律，國家，所有權等的教義，不可不讀他所著的我的懺悔。

(一八七九年)簡易的福音書(一八八〇年)我的信仰(一八八四年)我們應做何事(一八八五年)生命論(一八八七年)神國在你們的心裏(一八九三年)等書。托爾斯泰並沒有說他自己關於法律國家所有權等的教義有無政府主義。他以爲無政府主義是以無政府的生活爲目標，而且是用暴力去實現其目標的教義。以愛爲人生最高法則的托爾斯泰，當然不承認以暴力爲本的法律，不承認國家，並且不承認這國家與法律所保證的所有權。

愛爾士巴赫爾說「世人把托爾斯泰與巴苦寧(Bakunin)蒲魯東等相提並論，說他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實未明托爾斯泰主義的真髓。」鎚田研一說「我們用到無政府重農主義這名稱的時候……纔真能把托爾斯泰主義的真髓表現出來。」又說「馬克思一派，還承認過渡期中有無產階級獨裁的最高機關的國家，但是托爾斯泰和一般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切的國家形態都不承認。在此一點，托爾斯泰主義和無

政府主義是一致的。馬克斯主義採取中央集權制，而無政府主義和托爾斯泰主義則採取地方分權制。在這一點，無政府主義和托爾斯泰主義也是一致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等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是個人主義同時是超個人主義；在道德方面採取互助主義，在經濟方面採取社會主義。而托爾斯泰的無政府重農主義，卻是完全的超個人主義，在道德方面採取共愛主義，在經濟方面則採取社會主義。在這道德的與經濟的方面，托爾斯泰主義和克魯泡特金主義是一致的云云。」又說「據馬克斯所說資本家能夠把資本集積在手裏的一個原因，是由於資本家與勞動者間有工資鐵則的存在。而托爾斯泰對於認工資制度為鐵則的見解，全然反對。托爾斯泰說：所謂鐵則，當然是指資本家能夠制服勞動者的經濟條件中存有絕對不變之物而言，但是這些條件之中絲毫沒有這種東西。那鐵則不過是國家關於土地、租稅、財產等的法律的結果，所以，使現代奴隸制度能夠成立的，並非工資鐵則，實是國家的

本身。〔農民第一卷第一號〕

否認現代都市文明宣傳田園生活的福音的英國納斯欽(John Ruskin)也可算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一人。他看見近世工廠勞動者的可憐的生活，非常痛心，努力令勞動者去享受田園生活的幸福，這是世人周知的事實，無容多說了。

第九章 基督教和社會主義

基督教原爲近世社會主義的道德的出發點。但是唯物論的社會主義出來以後，對於社會主義和基督教的關係，便發生種種的爭論。通常各國的社會黨勞動黨等，以爲宗教的信仰是個人生活上的問題，都避開這種問題不講。然而看作純理論上的爭點的這個基督教，是個人主義？卻是一問題。美國基督教會的先輩雷曼阿波特說「基督是最初的個人主義者，這句話總算得不錯的。」又有一派是以基督教爲無政府主義。而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名稱，也有人用過。前章所介紹的美國伽利孫和俄國托爾斯泰等，卽其代表。又如，非基督敎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英國巴克斯等也主張基督教是個人主義。但是社會主義史的著者柯加浦卻說「若以爲

基督教之道德的教理，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理之間有相背馳之點，實是大謬。
「比國拉威勒教授於其現代之社會主義者之中也說道：『能夠把基督的精神，誠心領會的基督教徒，精神上都是社會主義者。』一般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對於一切宗教都抱着反感，而他們本身的心裏，在不知不覺之中銘感着基督教。」這話說得很有道理。

我現在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對於非宗教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辯駁，錄寫於後，以完結本章。下面所舉的，是美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首倡者布理斯的話。

「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以基督之道應用於社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並不否定個人的基督教。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最初所應做的事，當然是個人的接受基督。基督教會主義並不把悔改，信仰，洗禮，聖餐等個人的精神的生活，也取而代之。基督教的救濟，不能專靠組織或境遇的力量一舉而實現的。這不是甚麼新思想。

：基督教社會主義固然是由於個人的服從基督而起，但是在現代，卻不能單以個人的服從爲一切的服從。：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的法則，可由舊約中看得出來。基督是爲成全這法則而來的。：個人主義，忘了法律，而制度主義（以爲只改革制度便可以改良社會之主義）忘了人情。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通乎人情，以完成其社會法。舊約給世界以社會的軌道，基督則給機車以動力。托爾斯泰以及其他新教徒所說的，好像是在沒有軌道的地方要去開機車的樣子。這適足以陷人於鑿柄矛盾的泥溝中。」

附 錄 基 督 教 共 產 村 另 一 紀 載

上篇第六章中所述基督教共產村，尙嫌未詳，茲覓得德國第爾（Carl Diehl）關於基督教共產村之紀述一篇，適與上章吻合，且其詳盡處，過於上章，其中所述阿馬那村的組織尤爲詳盡；至所云耶穌會徒在美洲西班牙境內所組織的耶穌會徒國家更覺得新穎而富有趣味，現在由原文直譯出來，附錄於此，供作讀者參考。

你們如旅行到北美合衆國，不可錯過機會往訪阿馬那（Amana-Gemeinde）這團體就設在衣阿華（Iowa）州內。

這團體由七個村落合成，凡訪過這些村落的旅行家都具有無盡的興味，以報告那裏的生活與動作。

利夫曼（Liefmann）曾在一九〇七年秋中往訪這村，對此曾有一個詳細的報

告，善寶 (Sharnbaugh) 夫人在最後十八年中，常長期間住在那裏，在最近曾發表關於這村的一本大著作。

一七一四年格魯柏 (Gruber) 與洛克 (Rock) 曾在南德方面創立一個教會，這阿馬那村就是由於其中產生出來，而且現在還在興盛，他建在一塊良好的山地上；這些依德國農村的體裁以佈設的村落，只有一條修長的幹路與無數不規則的短促的橫路。

先使往訪者發生奇異的，是一切房屋一樣形式，外部與內部的陳設裝置都是一樣，簡樸，不加修飾，極像德國農屋。

旅行者如走進這麼一種屋子裏，和農人談論起的經濟狀況，其奇異的程度又將隨之而加增。他們纔曉得這種房屋並非屬於個人，這些房屋——猶之那裏一切財產——都是全團體的公產。

各種的私產都嚴厲的受了禁止；約一千八百人住在那裏而且對於萬公頃以上的膏腴的麥田有公共的使用權。

街道兩傍林立簡單的房屋，每屋指定給一家庭。

結婚在那裏是許可的，不過有若干的困難；要舉行結婚須得「大兄弟會」(Grosser Bruderrat)——即是那裏行政官廳的許可。男子不得在二十四歲以前結婚，他們把這結婚的意見通知地方之後，須等到一年之後方可舉行。與非會員結婚的男子須經過幾時退出團體，不論他們的妻子有意做會員。但是這情形一向是很罕見，會員大多數就團體內找其伴侶。

進餐共同在公共食堂內舉行。

每村內有四乃至十六的廚屋，每屋內有三十個乃至五十個家庭共同進食。在廚房內，以及在祈禱時與在一切集會中，男女都是分席。

烹飪是少婦的事；她們被分派在各村的各廚屋內，並且受一個老婦人的監視。和這幾個廚房聯絡的，有一個公共的園地，種植這園地的，也是婦女。

居民的主要職業是農業。從事的工業只以團體中所需要的為限。一切重要的手工業在那裏却有：鞋匠，衣匠，木匠，銅匠，鐵匠等。

也有穀磨，羊毛織機與羊毛壓機；也有釀造啤酒，葡萄酒，但是——這是阿馬那地方團體的物質——連一切這些工場，工廠，磨房等皆不屬於各個人，而屬於團體。

村內各分子不得自由選擇他們的工作；工作是由十三個管理者，所謂「特拉斯提」(Trustees) 派定的。這十三個人是由團體分子自行選出的。這些管理者——即所謂「大兄弟會」——徵集工作力時候，務使全體分子所需的極簡單的需要都得了滿足，全體分子，無論男女，都同樣的被召去工作。

秋天裏因為收穫的關係，田上的工作特別加忙，所以工業的工人，也被召去擔任

田上的工作。

一切服裝，無論男女，都極其簡單。

對於婦女規定有一種統一的，樸實的服裝。牠根本上是該團體內二百年前穿的那樣服裝。一般婦女都穿着短裙——無老無少——都頂着一頂削狹的女帽。

婦女製造衣服給自己和她們的兒子穿。村中的衣匠卻替男子製衣。

村內的分子除衣食住之外，所需要的其他物件，都是由村立的商店徵取，這種商店，每村有一家。裏面存積有種類相當繁多的使用品。各分子對於他們所取的物品不用付款，只須掛賬罷了。每一分子在這些商店內獲得一種特定的信用，以抵他的開銷，信用的多寡是由全村的首席團依「法律與公平」而定的，大約每年可得二十五乃至五十元；各分子可以根據這種信用，向商店中取貨，每次的取貨，都記在上面，到年終方始結算。

【五四】

關於教育及學校狀況的報告如下：七村中每村有一個學校，是指定給村中五歲乃至十四歲的一切兒童。在這年齡內的兒童，都得進這學校；時間全日，分作三部：即遊戲學校，讀書學校與工作學校。可見這學校包含兒童的全部工作。兒童在工作學校內學習各種技藝；年長者有數小時進入工場，或則幫助耕田。

一切分子間所通行的完全的平等原則復被展用到兒童方面。所以那裏沒有通常那種學校教育，學校有似一個大家庭。

要明瞭阿馬那村的組織，最好參看一八五九年所定的，作為他們經濟組織的基礎的規約。

我今要告訴你們以這規約中最重要的那幾條：

第一條

「我們平民的組織的基礎也是上帝——聖主，而且應該永遠是他，其次就是他的自由的恩惠與慈悲心感動我們發生那種對他的信仰，這信仰的根據（一）是新舊約中神的啓示，（二）是耶穌以預言的精神表示的證據；（三）是聖主暗中表現的賞罰精神。」

第二條

「我們在這個由神替我們聯絡的團體之內，具有一致的意志與決心，務使這裏已購的與待購的土地，連同在他上面一切投資與改良，以及各分子願意各盡其分以擔任的一切工作，努力與負擔，都作為團體的財貨與產業，而且將來仍當如是，又因為我們根據一八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州憲法第一三一條，得以成立一個教會的團體，所以我們的公共土地中所有關於現在以及未來的各項都得過戶於「阿馬那協會」

而公布之；這是我們依法宣布的團體名稱。

第三條

「農業和牧業以及那幾種製造業與手工業，應在神的庇佑之下，合成爲這社會的營業。至土地與經營的收入中，應先除去社會公共的費用。如其更有盈餘，則應時時用以改良公共的土地，建築或且維持學校會所，印刷機關，補助及布施社會中老病，殘廢的分子；設立一種營業基金與保險基金，以及一般慈善的事業。」

第四條

「社會中一切事件之指導與處理，應該委託十三位特拉斯提。這十三位是社會中有選舉權的分子，就最老的人數中選舉出來的。關於各機關職員之一切選舉

的時期，地點，方法，以及各分子的選舉權等項，應在附律內規定，再由本會採用施行。我們署了名的分子，應付與這被選的特拉斯提以國家規定與團體的一切全權，特權，並且依我們的神聖制度，或則依多數決，付與他們以必需的全權與感化的力量以討論，處理以及指導本社一切事件；如許可新分子入會；規定新分子的維持費，革除或且驅逐那些不守秩序，不遵命令，經過數次警告，不加改善的分子；依法律與公平，同那些自願脫會，或且被迫脫會的分子，清算一切；接收或且管理社會中一切人欠人的財產記錄，或且買賣一切財產；經營農業，牧業，以及製造業，手工業；登記一切財產目錄；聘任律師，代理人與監工等；貸借，或且安放金錢與資本等；以及用有益於本會的名義，執行一切必需的，有益的，合法的，適當的與合理的事件與行爲。」

第五條

「本會的各分子在入會時，未經本會簽字之前，應立即讓渡其動產與不動產於特拉斯提，以作公共的基金，同時得以其財產登記於本社會的簿記上，并可獲得本會的會長及秘書署名的收據，更得以本會的公產爲其財產的安全的保障。」

第六條

「本會的各分子，除了免費的食宿，以及於老、病或殘廢之時，享受的保護與供給之外，還可以向公共的社會基金中支取每年的維持費以供自身、兒童，及屬於會中的家屬等之用，這種維持費之給與應視各人是否獨身抑或兼有家族的關係，由特拉斯提依法律與公平指定之，且應時時考察之，並依所得之表冊報告，而重新修正之。我們因爲在這團體內享受這些利益，所以自願放棄於我們自身，我們的兒子，相續人，管理者等關於工資，墊款的利息，收入或且成功的事業等要求；並自願放棄取得公共財

產中一部分私有財產。

.....

依阿馬那地方團體中生活之紀述，並上文所觀察規約條文，則我們所見者乃是一種共產主義的團體，現在我要給你們舉幾個例，作為這麼一種社會組織的特質看。依我們在第一講所認識的定義看來，這團體是共產主義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為不僅生產手段，而且連消費對象都是團體中各分子的共有。

固然在阿馬那村內未曾遂行共產主義的嚴厲的原則，未曾完全取消生產與消費之個人主義性。在實際的形成這些原則時候，必定往往有例外的發生，所以我們看見阿馬那人每年可得二十五乃至五十元金額，以作自由選擇使用品之用。這種自由的選擇，並不是共產主義的，尤之金錢之保持——固然在如是狹小的限界之內——也不是共產主義的。

在共產主義的國家內，金錢都無作為交換手段，而且作為價值標準之必要，蓋全體生產的品物只簡單的依特種同一的標準分配給各分子。此時金錢與價值計算都是多餘的。

阿馬那的人認打破這共產主義的原則很有必要；他至少要適應環境的經濟狀況，所以竟至依特拉斯提之許可，付與團體中各分子以特種的現款，作為讀書與旅行之用。

除此例外不計外，則此間實是遂行一種共產主義憲法；各分子自一八五九年以來，會不斷的依據這種憲法以為生。——至於該團體自身的年歲比這憲法更長，這是我已經說過了。

阿馬那團體是北美洲最古，最大，最興盛的共產主義團體之一，但他卻不是唯一的。今試舉震教徒村 (Shakers-Gemeinde) 為例。這些村早已屬於美國最大。

的共產主義的團體。一九〇四年在十五團體中只有六八八個分子。此外在南達科他州 (Süd-Dakota) 的十二團體內有一千三百餘人是「呼忒會」(Huterische Societies) 的分子，他們自三百五十餘年以來經過短時間的間斷，曾實行過一種完全的共產主義。

依利夫曼的報告，因為他們共同住在兄弟莊 (Brüderhof) 裏面，所以他們的共產主義比阿馬那的還要嚴厲；在阿馬那那裏，各家族是分居，所以關於家計中的用品還是一種私產。在呼忒會裏事實上各個人身上絕無一種私產物。現在那裏的各個人乃至各家庭在兄弟莊內還有他的臥室；一切其他房間都是共有的。

關於兒童訓練與教育，直到現在還守古代的習俗。婦女在分娩前移居產室中，兒童到二歲半時候，便進所謂「小學校」是一種幼稚園。這是呼忒兄弟會在二百餘年前所創立，而且至今還加保持的。這些兒童終日在那裏受師母或師姊的看護；

這師母或且師姊，是由全中選派的。這些兒童在那裏特式房子內進食，到晚間又交給他們的雙親。他們到了六歲，便進「大學校」由教師看視。該會的宗教觀是教程中一重要學科。

在美國創設的數百個共產主義團體中——有的或立在十八世紀中——現在殘存的不過幾個。大多數只有極短的壽命；經過久暫的期間，這些一切，除開極少數之外，又復瓦解了。謹嚴的紀律與制裁，個人自由之完全的壓抑——這是與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相結托的——往往又引起爭執與不和，經過較長的期間還能存在的唯一團體是阿馬那與呼忒團體，他們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的。

如上述，阿馬那人原是一個教會，他發源於德國，並且發源於南德，他的開頭遠在十八世紀初年。這派教會的信徒相信神以他的萬能，在現在還可照數千年那樣，藉一人的發言，以表示他的意志；是以他們深信所謂「靈感」，"Inspiration"，就是聖

神籍信徒的口中說出的話。神籍以語民衆的那一個人被稱爲「靈感的器械」，「InspiresteInstrument」而且視爲社會的首領。這會當時分布於全德，而且藉「靈感的器械」相團結。這些「器械」或則說教，或則警告，以周行各村間。一八四二年他們當時的首領木匠基利斯當麥次（Christian Metz）因獲得了神的啓示，遂召集一切信徒，要他們遠去他們的故國，同他移殖到美國去。許多同志跟了他去。第一年去了三百五十個信徒，一八四四年去了二百十七人。其數在後幾年中更形增加，以致最後在各村中竟聚殖了千餘人。他們在德國還沒有共產主義的原則；在美洲時候，藉了「靈感」的途徑，方始奉命把一切財產放作一種社會的基金，并且財貨共有之下爲生。他們相信此舉不啻就是一種特合神意的事件，他們的基本理想是人類生在世上爲的是搭救他們自己的靈魂而已。他們說：「創造天地的那位人本來很容易占領世上一切財富，然而他寧願化作一個貧兒，來到我們中間，并且

化作最貧的人雜在我們中間，以致他連安放他的頭顱的地方都沒有，因為他們努力模仿他，所以他們過一種簡單而自制的的生活，而且他們的服裝，居屋及環境都極力避免一切修飾與奢華。他們的集會所，是很簡單，因為聖主自身并未有石砌的屋子，與華美的教堂。他的廟堂，就是他們的心；把心保持得潔淨，就可以供他來住，使他喜歡到裏面住；這才是他們的最好的努力。」

阿馬那村的基本組織中，最特別的是他們的規約第一條中那一地方，就是我在上文已經講述的那第一條裏面有說道：

「我們結合為一教會的目的，并不是此世的，也不是自私的，乃是神對我們表現的那種愛的目的」等等。

阿馬那村的真確的認識者善寶夫人也說：「他（指這村）誕生於宗教的熱誠，且受時代之約束；所以常常仍是一種教會」（第十六頁）。

然則正因他們不要此世的享樂，所以能夠這樣久遠的維持着。他們所想的共產主義國家，並不是理想的經濟組織，乃是一種不重視經濟的，甚至不重視一切此世的事物的國家。各種宗教的訓練占去阿馬那人日常工作之一大部分。在每殮之前後，做了一次很長的禱告，每晚舉行一次溫習禱告的大會。每星期舉行三次禮拜，團體中一切份子都來參加。那裏並無世俗的書籍，只許有聖經與宗教的讀物。

阿馬那各村的居民不知有娛樂，跳舞與戲劇被看作基督主義之玷。

他們甘受這樣單調的生活，因為他們相信：人的意向如注於塵世的娛樂，神的思想便被引開了……

美洲的共產主義宗教的團體，在十七世紀時曾在巴拉圭（Paraguay）境內的耶穌會徒國家得了一個前驅。蓋巴拉圭境內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由耶穌會徒創立的，他有一五〇・〇〇〇人的居民，曾經百十五餘年之久，即自一六一〇年至一

七六八年。他的創立者是意大利的耶穌會徒。在普拉塔河 (RisdelaPlata) 兩傍地帶及巴拉圭界上實行了這種制度，那裏也就是把印第安人 (Indians) 當做農奴分配給西班牙人地主的地方。有兩個最能幹，最勇敢的教徒走入森林中，學他們的語言，對他們宣傳基督的教義，不久在森林中得了幾千人的徒黨，這些人便奉這二人為神的代表。這二人因見這種印第安人性質之柔順，遂想利用這種民族來創設一種由教會領導的公共團體，一種同時適合耶穌會徒的特質與用意的國家機體。因為當時耶穌會徒很有勢力，因為當時國家向該州徵取的稅收很為微細，所以他們的請求竟不難得了西班牙王室的許可。於是耶穌會徒隨即本其素來的毅力從事建設。這個新國家全部由三十一處殖民地合成；這些都是由一百乃至一百五十的耶穌會徒所指導的。這個國家——就是上文所謂教會——把一切土地與資本收斂已有，並且隨意使用居民的工作力。凡是居民都負工作的義務，而由上峯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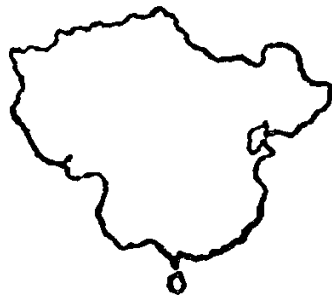
到他的場地，凡從事農業的印第安人都派得一塊地，他在每星期中須在上面耕作兩天，以取得他生存上必需的收穫品，其餘的日子須用以耕作國家所屬的土地；此項收穫中應先提出一部分以供給不親身務農的居民，剩下的，把來賣在外方的市場上，所得款一半用以買進國內自身不生產的物品，如鹽，灰，金屬等，一半歸作會中的基金，婦女尤其從事紡績官廳發給的線紗。一切工業的產品，必須由教會親身製造。達到這目的的法子，是就富有技巧的居民之中，養成一大批人，以擔任工業的職業。應作工作的數量預先規定好了。印第安人須絕對的依此而行，在耶穌會徒的領導之下，政府，管理一切，監督一切，如兒童的教育（兒童在早歲中早已慣於常規的工作），牧夫的役務與工業的活動，各居民住的房屋之建築與修繕等，并使一切居民參加禮拜，娛樂，以及宴會等。印第安人的每個男子到了十七歲，必須和十五歲的女子結婚。這一雙新夫婦向公共團體須取必需的設備，以及一塊土地及牧畜等等……這個耶

耶穌會徒國家後來瓦解了，尤其受了外來的影響。蓋耶穌會徒同時推行某種利得政
 策，因為他們藉印第安人的工作與生活狀況以刺取利潤，此種計劃更依有利的麥、棉
 等物的貿易而收完全的效果，但是此事却引起西班牙人的妬忌與貪念，於是耶穌會
 徒每每被人舉發，而謂他們營業成功實感謝着他們對於印第安人之苛酷的榨取，以
 致印第安人不免工作至死。結果是與住在西界上的西班牙人繼續發生齟齬，有時
 甚至發生流血的鬥爭，及十八世紀中期西班牙諸侯，甚至王室對這教會下攻擊的時
 候，於是這個南美的創造物的末日也到了。一七五〇年西班牙把巴拉圭中一塊地
 割與葡萄牙，其中有七百萬的居民，葡萄牙人命令居民出徙，於是印第安人受耶穌會
 徒的唆使，拿起武器來防禦他們的祖國。這次戰爭，經過居民好幾年失望的反抗之
 後，竟以葡萄牙人的勝利與耶穌會的完全破壞相了結。及一七六八年耶穌會徒被
 驅出他們從前建設的全部國家領土之外……

■
■
民衆
文庫

基督教社會主義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石川三四郎

譯者 李搏 譯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街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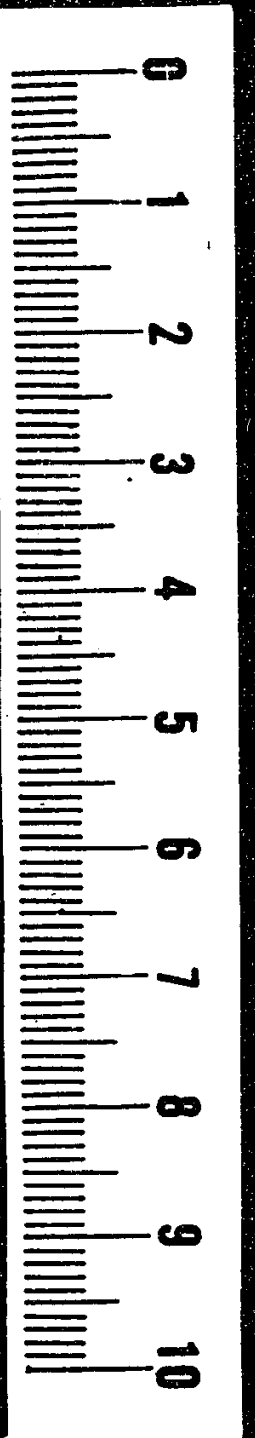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廿四日發行

民衆文庫

經濟學上的主要學說

冊 上

高島素之著
鄧紹先譯



經濟學上的主要學說

第一章 斯密司的國富論

第一節 斯密司的生涯及其思想的發展

斯密司 (Adam Smith (1723—1790)) 的大著「關於諸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七七六年出版的，我國譯稱「原富」，現通稱為「國富論」。這部書對

於當時的經濟學界給了很大的刺激，比較其他任何著述，都能博得特殊的注意與賞讚。斯密司的經濟學說全部體現出來的這部書，在他活着的時候，曾經印過五版，歐洲各國文字，差不多都翻譯過，受人歡迎的程度，到了這樣地步。

斯密司，在一七二三年六月，生於蘇格蘭的刻科狄（Kirkcaldy），一七三七年，進格拉斯哥（Glasgow）大學，一七四〇年，又轉入牛津的巴力奧爾（Balliol）大學，六年之間，研究數學、自然科學與文學。一七四六年八月，回到鄉里，侍奉慈母，一面繼續他的研究，一七四八年，移居愛丁堡（Edinburgh），由這年冬季一直到次年，受詹姆士（James）卿的囑託，作修辭學與美文學的公開講演。

一七五一年，他做了格拉斯哥大學的論理學教授，次年，又擔任了倫理學與哲學的講座。他的講義，分作四部，第一部，自然神學，第二部，倫理學，第三部，自然法學，第四部，是討論以國家利益為最後目的之政治的規定，所以關於國家與商業、財政、宗教以

及軍事的設備等等，都會加以討究。由這第四部的講義擴充而完成的著作，就是後來的「國富論」。

一七五九年，他的「道德情操論」出版了。他這部書，把那第二部講義，即倫理學講義相當的補充了許多，後來便把從前的口授縮短，專致力於法學與國家經濟的講義了。但在一七六三年，巴克勒公爵 (Duke of Buccleuch) 出外遊歷，他又做了公爵的個人教師，次年二月，同往巴黎，辭去了格拉斯哥大學的教職。

在外國的時候，他多住在巴黎與托爾兩個地方。他與揆內 (François Quesnay) 及塔哥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等重農學派的法國經濟學者相交際，就是在這個時期。他的「國富論」也就在一七六四年居住托爾的時候開始執筆的。一七六七年，回到英國，次年五月以前，還是住在倫敦，隨後又回到鄉里，埋頭伏案做他的「國富論」的撰述工作。一七七三年，「國富論」的草稿，約略完成，於

【四】上卷 「國文論」

是再到倫敦，經過許久的訂正推敲，遂於一七七六年三月，刊印出來了。

一七七七年，他受任為蘇格蘭稅關委員，卜居於愛丁堡。一七八七年，又被推為格拉斯哥大學的總長，這總長職務，到一七八九年十一月，才算離脫，一七九〇年七月十七日，逝世。

給斯密司的思想生活以最大影響的，是他底老師格拉斯哥大學教授，佛蘭西士·赫起遜 (Francis Hutcheson) 與他的朋友大衛·休謨 (David Hume)，以及法國重農學派的諸人。

赫起遜是沙甫慈白利 (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的門生，是發揮老師的倫理哲學而加以組織化的一位倫理學名家。沙甫慈白利又是洛克 (John Locke) 的門生，是把「認定社會性的本能乃人類的根本特質」的倍根 (Francis Bacon) 與格老秀斯 (Hugo Grotius) 之思想，集其大成，要去論證「道德意

識是人性所固有」的一位學者。所以，受了赫起遜的感化的斯密司，也就感受了倍根、格老秀斯以及洛克的思想了。並且，斯密司的純粹經濟上的諸觀念，尤以關於分業、價值、貨幣及租稅的觀念，是由赫起遜傳授給他的。

斯密司，從一七五二年前後，與休謨往來很親熱。休謨這一位學者，不單只發展了倍根與葛羅求斯的倫理哲學，築成一個堅固的基礎就算完事，他還更進一步，能如倍根的希望，把這些倫理哲學，應用到一切的知識領域去。所以在他的大著「人性論」裏面，詳細點說，在他的「想在道德問題的研究上用經驗的方法之人性論」的裏面，他主張道德性的根底並不在人類的理性，應當在感情上去考求，尤其把「同情」看得非常的重要。斯密司的同情說，就是步着休謨的思想，不過把對於道德性之心理學的分析，弄完成罷了。斯密司認定道德性是存於人類內在感情的同情，並且是存於有社會的存在之人類同情。像這樣的倫理學者斯密司，實在可以稱爲休謨的

最大後繼者了。

英國當時的倫理學者，對於經濟與政治等的實踐方面，都很留心。他們都是以哲學者而兼經濟學者的。所以，斯密司在經濟學上，也受了休謨的不少的影響。在休謨本人，雖然沒有留下甚麼經濟學的著作，可是他在經濟學上的造詣，仍然是很深。假若他在斯密司之前，公表了他的經濟學之體系的著作，那麼，斯密司的「國富論」，恐怕不會那樣博得人們的歡迎與讚賞了。休謨本來受了重商主義學派的影響，他並非不承認對外貿易的重要，而對於勞動，又極其重視，他說，一切的富與權力是存於能夠支配的勞動量上。

受了赫起遜與休謨的影響的斯密司，在倫理學上，利他的觀念極重，這是不足為怪的。但是一方面，他又主張人類的經濟行為是以利己心為基礎。他的經濟學說，是立在「各人之利己的活動終究會增進社會全體的利益」的前提上面。據他的

見解，政府的保護與干涉，會阻止各人的利己的活動，對於經濟的發展於社會福利的增進，都是有損害的。

斯密司的這種自由主義經濟觀與利他的倫理觀，一眼看去，好像是很矛盾的樣子。所以在經濟學者之中，有人說斯密司的自由主義思想，好像是在「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出版以後，受了重農主義學派的影響，然後生成的。但是斯密司並不矛盾。試看倍根以來的倫理思想，重視人類的社會性，以為各人的自由行動，結果就是社會的幸福。洛克與沙甫慈白利以為人類的本性，是與豺狼一樣，反對托馬斯·霍布士(Thomas Hobbes) 重視社會的拘束。又如哈切遜，主張由個人本能的行動，可以得到「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飲着這種思想之泉的斯密司，對於經濟生活，注重個人利己的活動，這是當然的。他並不以為追求個人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以為社會全體的利益

「八」 上册，「國富論」

與幸福，只有個人的利己的活動，纔能維持纔能增進。他又主張由社會生活中間養成的相互性與道德性，很能使個人的人格發展，他極力排斥那束縛自然道德律的「宗教律法」的強制。所以把他的經濟學說之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認為是由重農主義學派得來的，那確有點不妥當。他未與重農主義學派人接觸以前，就抱着自由主義的思想的，從後來發見的他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授時代所編的講義筆記，就可窺見其中的實情。

然而在他的經濟理論的各部分中，斯密司受了重農主義的影響，這是不能否認的。「國富論」這部書，先就逐年的國富的源泉說起，討論勞動的如何重要，次就增進勞動生產力（國民之富）的手段，研究分業，更由分業說到交換，再又考究交換媒介的貨幣與價值，作成物價論，並連帶的研究價格之構成要素（據斯密司的見解）的工錢、贏利、地代等問題，批評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學派之後，更又論及財政問題。

在「國富論」中間，他所要研究的一國之「逐年的富」與「逐年的勞動」的觀念，我們可以推測是受了重農主義學派的影響，然後纔發生出來的。

斯密司主張勞動是富的源泉，是價值的測尺。關於此一點，與重農主義學派所謂生產力不歸於勞動，惟有土地纔是生產的主張，就完全不同了。但是，斯密司所認為重要的，是產生「物之效用」的人類勞動，不必盡都是生產的勞動，要把僕婢、官吏、自由職業者等所作的「不生產的勞動」除開之外，才算「生產的勞動」。對於此點，我們可說斯密司已經墮入重農主義學派的差別觀了。還有他在價值論中，有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區別，這也可以說是步著重農主義學派的使用價值與販賣價值的後塵了。

在他的地代論中，恐怕也受了重農主義學派的影響。據他所說，土地為什麼會發生地代呢？因為由土地所生的食物，有一種特權的緣故。人類對於食物的需要，非

常強烈，產生食物之土地的所有者，常常把土地獨占起來，收取地代。但是不用來生產食物的土地，那就不一定會生地代的。因為據他所說，土地生產物的價格，若不比所投下的資本與由資本所得的贏利，還要加多，所謂地代這種東西，是決不發生的。

斯密司這樣的重視食物的需要特權，他又說，食物不但是地代的本來的源泉，並且可以增加產生食物與使土地耕作進步的勞動生產力，這不能不說是他把重農主義學派所說的地代論的主要構成部分，完全採用了。

第二節 國富論的結構

以「增加一國之富與力」為目的的斯密司經濟學，在理論與實際兩方面，都留下了很偉大的功績。在理論方面，刺激了李嘉圖 (David Ricardo) 與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諸人的研究，對於所謂正統學派的大成，很有貢獻，在實際方面，指導

庇得 (William Pitt) 與庇爾 (Sir Robert Peel) 以及葛拉德斯吞 (William Edward Gladstone) 歷代政治家，以厲行自由主義的政策。利己心與自由，葛拉德斯吞可說是他的經濟學的基幹。所以，他排斥獨占，反對加於自由的干涉與束縛。就國內說，如像同業組合法，予少數人以特權，妨礙多數人的競爭，這是他所認為不善的，再就對外貿易說，如像因為保護國內的工商業者，對於外國商品的輸入，加以限制或禁止，遂令國內的特殊工商業者，獨占國內的市場，這也是他所認為不善的。他的意見，以為對外貿易的目的，是以本國有餘的生產物，與不足的他國相互交換，就與個人彼此間的交換剩餘生產物是同一樣的作用。所以對於對外貿易，也與對於個人間的貿易一樣，不可不以自由為根本原則。他排斥民間的獨占，同時，對於政府干涉人民的經濟行為，他也是極力排斥的。他主張人民的行為在不擾亂社會的安甯秩序與不侵犯他人的生命財產之範圍以內，應當自由放任的。他又主張政府的

任務只限於經營國防與防止犯罪以及促進教育等事，如像指導產業指揮資本的配置，卻是不分際的多管閑事。

斯密司像這樣從理論與實際兩方面，助成近世資本主義的發展。假若要稱馬

克斯 (Karl Marx) 的「資本論」是社會主義的經典，那麼，斯密司的「國富論」也不妨稱作資本主義的經典了。

斯密司把經濟學的系統分爲兩類，一種是重商主義學派所代表的商業制度，一種是重農主義學派所代表的農業制度。但是，他並不與重商主義學派一樣，認貨幣爲富的本質，也不與重農主義學派一樣，認農產物爲富的本質，他自己所認爲富的本質，一如上面所說，是淵源於勞動的。

既認勞動爲富的源泉，那麼，勞動生產物與人口的比例，立刻就可決定一國的盈虛消長。所以要增進國富，最要緊的就是使勞動生產物加多，使勞動生產物與人口

的比例加大。因此，第一：必須增進勞動者的熟練、敏捷、判斷等，第二：必須使從事於有用勞動的人加多，從事於無用勞動的人減少。從第一的觀察點，對於勞動之組織的運用，有所貢獻，他那有名的分業論，由此開展，從第二的觀察點，因為勞動的有用與無用，他的生產勞動與不生產勞動的議論，就此發端了。

對於斯密司的最有異彩的分業觀，馬克思又倡「協業的分業」說，這不過是一種補足的修正意見罷了，斯密司的分業論，是就工廠工業立論，在分業的研究上，仍然保着最高的權威。惟有生產的勞動與非生產的勞動的這個概念，稍稍覺得是非科學的，不免要加以修正，至如關於供給需要的論述，固定資本與流通資本的區別，到了現在，還有許多學者是採用他的。

重視分業的斯密司，對於機械的充用，也非常重視，隨着當然的步驟，他又說明物資交換的必要，連帶的到達了價值與價格的研究。這就是「國富論」的核心的第

一篇中的主題。在第二篇中，說明貨幣流通的原理，對於構成價格的分子之工錢、贏利、地代三者各個的性質，又加以詳密的說明，關於資本本質的研究，占去了這一篇的大部分。第三篇以下的各篇，是把第一、第二兩篇的理論，應用到實際問題上，所以在第三篇中，說各國產業進步的經過，在第四篇中，說經濟政策，到了第五篇，他又掉轉筆鋒，發表他關於財政學的研究，不留餘蘊。

第三節 價值論與分配論

斯密司以勞動為國富的源泉，以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是分業。分業的結果，就發生交換的必要，而規律交換的，是價值與價格。所以，他把價值分類，分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兩種。所謂使用價值，是表示物的效用，所謂交換價值，是表示一種商品能與他種商品交換的力量。至於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係，斯密司就沒有作進

一步的討論，他所討論的，僅以交換價值為主。因為他以爲分業與交換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極力去究明那規制交換的法則，所以未作進一步的討論，在他也是當然的數命。

然而構成財貨的交換價值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斯密司便答道「那就是勞動」。要獲得一定的財貨就不能不支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交換價值。「惟有勞動，纔是最初的價格，纔是購買一切物品的本來的貨幣。最初購買世界一切財富的東西，即是勞動。」（「國富論」第一篇第五章）

這樣說來，一切財貨的交換價值，是由能夠購買或能夠支配這種財貨的他人的勞動量來決定的。但是，在現實的買賣上，財貨的價值，也不一定是由勞動量來決定的。普通勞動的一點鐘，與需要熟練的困難勞動的一點鐘，中間還有很大的差異。並且，熟練的程度，也找不着一種正確的標準來測定。所以在實際上，價格的決定，不

一定要由正確的勞動量，只是由市場上大概的計算，來決定的。

價值與價格的差異，斯密司並沒有說明。他只說，「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不過是商品的名目價格。」他又說：在規定永久借地權的時候，對於真實價格與名目價格，即是對於勞動上的價格與貨幣上的價格，實有區別的必要，但在普通的買賣上，就沒有這種必要了。這樣主張的斯密司，把在交換價值之一定時期上的貨幣名目，就整個的認作價格。所以，他在「國富論」第一卷第六章所試行的價格構成要素的分析，同時也就可以說是交換價值的分析了。

在分析價格構成要素的時候，他以為價值純由生產上乃至獲得上所費的勞動量來決定的這件事，要在還未實行土地所有與資本蓄積的原始社會裏面，纔能看得見的。據他的意見，假若一旦實行了資本的蓄積，把資本投進了生產事業裏面，那麼，資本也就成爲價格構成的要素了。這時候，勞動者的勞動，在工錢的價值部分之外，

把贏利的價值部分，付與生產物去了。換句話說，所投的資本越多，勞動者的勞動，也可以產出更多的價值來了。假若生產物的價格，不能在收回資本之外，有更多的剩餘，那麼，冒險投資的人，恐怕一個也不會有。

不但資本是這樣。在一切有着土地的社會裏面，土地也加入價格的構成分子之中。因為地主對於土地的利用，必定要求代價的，所以土地生產物的價格，除工錢與贏利以外，必定要包含地代。假若有一個人，兼着勞動者資本家與地主的時候，這種生產物的價格，只是勞動一項就可以構成了，他的收入，或者可以當作工錢看。但是，事實上，構成他的生產物價格的分子，是工錢、贏利、地代三種要素。所以，據斯密司的見解，一切財貨的價格，不能不由工錢、贏利、地代三者的全部，或僅由一二兩項，即工錢與贏利兩者來構成。

斯密司的這種說法，以財貨的「真實價格」不單是由於勞動，還須由於資本與

土地所構成，這豈不是自己陷於矛盾了嗎？這種矛盾，大約是他爲「財貨的價值繫於生產上所耗的費用」的那種觀念（就是生產費說）所支配的結果罷！但是在現實的市場裏面，一切的財貨，也不一定要能償工錢、贏利、地代的價格纔來販賣。所以斯密司又有自然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區別，他說：市場價格常以自然價格爲中心而浮動。

所謂自然價格，就是指與工錢、贏利、地代相等額的價格而言。以自然價格爲中心，由市場上的財貨供給與有效需要所決定的東西，就是市場價格（即實際買賣的價格）。與所說的有效需要，稍爲不同，那是喜歡照自然價格付價的需要。

市場價格，雖因爲商品供給與有效需要的關係，常常不絕的變動，但是常常也有復歸到自然價格的傾向。假若市場價格，很顯著的降到自然價格以下，那麼，自然價格之構成要素的工錢、贏利、地代三者之中，總有一樣，不能不低落下來。現在假定爲

贏利低落那，麼，資本就會離開這個生產部份，走向別種贏利多的生產部份去。於是贏利低的這部份的生產，當然減少，因供給不足的結果，市場價格自然又會騰貴起來。由於勞動、資本、土地的這種自由競爭，市場價格自然歸於平均，不能離開自然價格太久的。

但是，獨占的商品，却能繼續的維持自然價格以上的市場價格。例如，法國的葡萄酒，祇有特別地方纔能產生的東西，又如，有專賣權的個人或公司所制限供給的生產物，便是。

斯密司說：工錢、贏利、地代，一方面是價格的構成要素，一方面又是文明社會的所得的三部門。文明社會的人們，就依這三個所得部門，分爲三種階級。他關於這三階級與一般社會的利害，在價格論的末段，有如下的說明。——地代取得階級的利害，與社會的利害，立於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他們成爲立法的指導者，並無妨礙，但是，

他們事實上太過懶惰，不適於公職。工錢取得階級的利害，也和社會的利害一致，但是他們太無知識，不能理解社會的必要。贏利取得階級的人們，最爲敏慧，可是他們的利害，不能與社會的利害相一致，他們所提議的商業的立法，實有注意的必要。——由他這種見解看來，也可推知是受了重農主義學派的影響。

第四節 斯密司的資本論

斯密司以爲先有了資本的積蓄，而後纔有勞動的生產力。

社會在極幼稚的時代，分業還沒有實行，便也沒有交換和交易。各人所需物品，只有各人自己去生產或去取得。在這種時代，沒有蓄積資本的必要。無論何人，都由自己的努力，來滿足時常的需要。肚中覺得餓了，就到森林中去打獵，身上覺得冷了，就把所剝的獸皮拿來做衣服，若想住房子，就把附近的樹木與泥土取來，自己蓋

造。

然而，社會上一旦起了分業，只是自己所生產的物品，無論何人，都不能滿足他的時常需要，能夠滿足的，只是需要的最小部分。所以各人不能不拿自己所造之物，或拿自己所造之物去賣得來的東西，再去購買他人勞動的結果，以滿足需要的大部分了。但是，要想購買他人的生產物，必須先把自己的生產物，拿去出賣，以換得交換媒介的貨幣。在這一賣一買的當中，必要經過一定的時期。在這時期內，自己的生活不能不維持，生產上必需的材料與器具，也不能不準備。於是，就有貯藏的必要了。舉個例說這裏假若有一個想以織布為專業的人，他不能不預先打算從織布起到賣布止的期間，怎樣去維持他的生活，用作供給材料與器具的資本，怎樣去籌畫。在他委身於織布事業以前，這些事，都是不能不預先辦妥的。

這樣預先蓄積的資本越大，勞動的分割就會越小。勞動越被細分，同數勞動者

所能加工的材料分量越發會大。於是，勞動者的工作，也就越見單純，又因單純勞動的刺激，單純化的機器，也就發明得越多了。所以，就同類勞動者的工作上說，分業越進步，要豫先準備的食糧與材料及器具，也越見其加多。隨便在任何產業部門，分業一進步，從事於這部門的勞動者，也就增加很多的數目。

這樣說來，因為要促進分業，增進勞動的生產力，就有預先蓄積資本的必要。資本蓄積得越多，生產力也就越見進步，越會發達。所以為維持勞動者而使用自己資本的人們，務必盡力保持多量的生產。於是他們對於勞動者間要實施最適當的分業，採用最精巧最優良的機器。他們所有的實行力，就與他們所有的資本額的大小，及他們所用的勞動者的人數的多少，成正比例。因為這個原故，無論在任何國家，資本越增加，產業的範圍，也就越見擴大，並且，同一規模的產業，若與從前比較，生產額的增加，也是非常的大。資本的增加所及於產業上與生產力上的影響，實在有這樣的

厲害。

然而，資本是怎樣成立？是可分成怎樣的種類呢？

凡自己所蓄積的東西，若只夠支持幾天或幾星期的生活，無論何人，都不會想到用這點蓄積來另謀所得的罷！他務必儉約的去消費這點蓄積，在未把全部消費盡罄以前，趕快就要勞動，另求別的生活資源。在這個時候，供他的所得的東西，只有勞動。

轉過來說，假若他準備了能夠維持生活至幾月或幾年的資力，他就把這資財的大部分，用於能獲新所得的地方，其餘的小部分，留着維持他獲着新所得以前的生活。他的全部蓄積，於是分作這樣兩部分。他用來獲得新所得的這一部分，就稱作資本。其他的一部分，他直接充作自己的消費，就是最初便為消費起見所保存的蓄積，與不管什麼原因，總之慢慢到了手裏的所得，以及前幾年所置下的衣服家具之中還

未用完的東西，那第二部分，就是由這三個分子所構成。

那麼，資本的所有者，怎樣得着所得呢？就是怎樣得着贏利呢？在得着贏利的目的上，使用資本的方式卻有兩種：

第一，資本用在購買培養或製造財貨，為獲得多多少少的利益，又更行販賣。這樣使用的資本，在他的手中，保持原狀的時候，什麼利益，也不會發生的。商人手中的物品，在未賣出以前，生不出任何利益。並且他們手中的貨幣，在未再轉化為物品以前，也不會生出任何利益來。所以，他們的資本，務必常常離開手中，變換形狀，復又回到手裏。只有這樣不停的循環運動，纔會給他們以利益。這種狀態的資本，就叫作流動資本。

第二，資本用在改良土地，購買機器，建築廠屋，都能得着利益。這樣使用的資本，不會變更所有主去各處轉動的。所以叫作固定資本。

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的比例，在各種職業中，多不相同。商業上以流動資本為主，而近代的大工業，固定資本的使用範圍極大。農人改良土地的資本，算是固定資本，支付其所用的勞動者的工錢，又是流動資本了。他買耕牛所用的資本，與買農具一樣，算是固定資本，飼養耕牛的費用，又與所用的工錢一樣，屬於流動資本之中。但是，他們所買的豬羊等家畜，最初的目的，就在出賣獲利，所以最初買家畜的資本，與飼養費用，同為流動資本。

一國或一社會的資本，也與個人的資本一樣，可分作三種職能不同的部類。第一，因為直接消費而保存着的部分，其特徵就在不生任何所得。例如消費者等所購買的食物，衣服，家具等物之中，還未用完的東西便是。還有一國的某一時代所存在的房屋與一切附屬品，也是屬於這部類的。建築自己居住的家屋，投下很大的資本，這種投資，不生所得，嚴密的講，是失卻資本的性質的。但若租給別人去住，就

能收房租，資本的機能，復又開始，不過就社會全體說，什麼收益都沒有的。

第二，固定資本。一國或一社會的固定資本，是由四個部類而成。（1）產業上所必需的機器與器具。就是使勞動輕便或節約勞動的東西。（2）如店鋪、工廠、飼養園等類以收益為目的的建築物。這些東西，不但是所有者得着利益，即使用者亦能獲得收益的。（3）如開墾、灌溉、疏水、施肥料等類在土地改良上的投資。這些投資，增高農業上的生產力，並使同一的流動資本能得着比較更多的收穫。（4）構成一社會的人門所有的各種技能。習得這些技能，當然需要教育與訓練，因此便須相當的費用。這些費用，是固定於技能者之一的。但從社會全體觀察，這些技能，就是一種財產，並且是一種固定資本，與使勞動輕便的機器及器具，可作同一的看待。

第三，流動資本。這也是由四個部類而成的。（1）貨幣。（2）飼畜業者、屠宰業者、農夫、釀造業者等手中所存的食糧，其目的在由出賣而得利益的東西。（3）家

具商、衣類商、建築業者等手中所存的家具、衣類與建築材料等。(4)還在生產者或商人手中未賣給消費者的製成品。

以上四種之中，(2)(3)(4)三種，都是由貨幣(1)來分配給消費者的，每年或每月，必定被人拿去，或作直接的消費對象，或是作為固定的資本。一切的定固資本都是由流動資本出來的，並且是常由流動資本來支持的。任何機器或器具，都需流動資本來供給材料。勞動者也需流動資本來支持生活。

固定資本也好，流動資本也好，其最後目的，都是要把為着直接消費而保存的資本，維持或增加起來。所謂人之貧富，不外是固定的與流動的兩種資本，對於為着直接消費而保存的資本，所能供給的程度之大小而已。

流動資本的大部分，常常用來供給固定資本與直接消費的資本，再有不足，還須格外另找補充的東西。這種補充，是多由於農業、水產業、採礦業而來。由這些產業

不停的供給食糧與材料。這材料成爲製作品，製作品又與糧食或材料相交換。所以，在流動資本之中，常常這樣被人拿去一部分。至於採鑛業的生產物，常常去補充那構成流動資本的貨幣。因爲貨幣免不了磨滅，更免不了輸出國外，所以常有補充幾分的必要。

無論何人，只要具備普通的理性，是常把他自己所有的資本，用來求現在的享樂，或求將來的利益的。爲現在的享樂而用的資本，就是以直接消費爲目的的資本了。至於爲將來的利益而用的資本，就有兩種使用的方式，其一是由自己把持這資本而得利益，其二是把資本由自己手中放出去而得利益。利用於前者的資本，就是固定資本，利用於後者的，就是流動資本了。

上面說過，斯密司以勞動爲國富的源泉，但是，勞動固然說是勞動，勞動的中間，也有兩個種類。一種是增加價值的勞動，一種是不增加價值的勞動。前者叫做生產

的勞動，後者卻叫做不生長的勞動。工業勞動者的勞動，在工業原料的上面，增加與自己生活費及僱主贏利相當的價值。這就是生長的勞動。至如僕婢的勞動，並不增加任何價值。那就是不生長的勞動了。工業勞動者雖然由僱主得了工錢，一方面又使僱主得着了贏利，所以這份工錢，在僱主並沒有甚麼負擔。至於給僕婢的工錢，就不會復歸到主人的手裏。所以，職工的使用，是財富的增加，僕婢的使用，卻是財富的減少了。僕婢的勞動，不像職工勞動的一樣，不會遺留甚麼結果，勞動自身，在勞動的瞬間，即行消失去了。還有文武百官的勞動，也是屬於這一類不生長的勞動。他們的是公僕，從以他人的勞動結果為生活的這一點說，和普通的僕婢毫無差異。此外還有法律家、醫師、文藝家、伶人等的勞動，確有收其他勞動相交換的價值，然其勞動的結果，並沒留下後日可以購買其他勞動的任何實物，仍然是立刻消滅去了的。所造出來的生產物，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是豫定作資本的補充的，一部分

是作為資本的贏利的。前者的部分，除維持生產的勞動者以外，不會再直接為其他為的而使用。反之，後者的部分，固然為維持生產的勞動者而使用，同時，又用在其他成生產的各種目的上去。

以自己的財貨用作資本的時候，無論何人，於收回資本之外，都想再得贏利。所以他的財貨，只用在維持生產的勞動者之一途。但是，一旦盡了資本機能的財貨，就不歸所有者的所得。反之，假若所有者把他的財貨，用在不生產的目的上，從那一瞬間起，財貨就失了資本的性質，成為直接消費的財貨。

把富國與貧國相較，在富國裏面，從每年的生產中，預定作資本之補充的部分，比例上是很大。就是，用在維持生產的勞動的資本比例，在富國裏面，比較貧國，非常的大。一國的資本，利用在生產的有幾多，消費在不生產的有幾多，這個比例，就是國民勤惰的表示。有人說，現代的英國國民，比從前勤快，就是因為他們資本的大部分，都

利用在產業的維持或發展上的緣故消費在遊惰或享樂的資本部分，也就相對的減少了。

所以，無論在何國家，其國民勤惰的程度，可以說是繫於資本與所得的比例。資本這種東西，是由勤儉而增加，由浪費而減損的。一般的人們，或把自己由所得中節約出來的部分，加在資本上，自己來經營生產，或使別人作生產的利用，自己只從生產物中，分取一部分的利息。各人由其每年所得之中節約出來的部分，都增加在資本上，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資本，也就同時增大。

資本增大的直接原因，在節約不在勤勉。說到節約，自然是以有可節約的物品之存在為前提。製造物品，是在勤勉就是生產的勞動。但是，無論製造許多，若不節約不貯蓄，資本決不會增加的。所以，使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無甯說是節約，還妥當些。

由節約而蓄積的東西，若用在循規蹈矩的消費上，和預定作個人支出的所得部分，就沒有不同的地方。不過消費者的身分不同，結果上就生出本質的區別來了。譬如，富人所豫定爲自己個人支出的所得部分，多半用在交際費或僕婢的使用費上。消費之後，甚麼餘留的東西都沒有的。反之，他每年由節約而蓄積的部分，若用作資本的時候，直接消費這部分的人，就是勞動者與事務員，所消費了的東西，日後還會添着贏利復又收回轉來。總之，把每年所得的幾分，蓄積起來的人，就能造出支持生產的勞動者之基金。

然而，獎勵節約，決不是法律或契約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不過受着利己心的刺激，就是爲節約所與的利益而受着刺激，人們才來實行節約。但是世界上有些人，把自己所得的全部浪費了去，還覺得不足，更要喫進資本裏頭去。他把祖先多年蓄積下來的資本，不生產的消費了去，於是，生產勞動的活動範圍，也就從此縮小，於是一

國的土地與勞動每年所生的生產物的價值，以及國民的現實之富，也就因此而減少了。這樣的浪費，假若沒有別人的節約來補償，這些浪費者，只有作乞丐去討吃勤勉者所剩餘的麵包，並且助成全體國民的困窮。

與浪費生同一結果的，還有營業上的失敗。不管農工商，凡屬營業上不週到的計畫，或太冒昧的方策，都會發生損失資本的結果的。但是個人間的浪費與營業的失敗，在大國民中，國勢上還不致受很大的影響。因為大國民中，一方面的節約與謹慎，常可補償他方面的浪費和失敗而有餘。各人的節約與謹慎，不但能夠填補他們自身的浪費與失敗，即一國全體的浪費與失敗，也屢屢由他們來填補的。他們為改善自己的地位與境遇而努力奮鬥，他們自身的境遇，固然可以改善成功，同時也使國家能得著向上進步。

因為政府的浪費，國民之經濟的進步受了不少的阻害。但是，國民經濟之自然

的進步，卻不能使之中止的。縱令政府誅求無厭，國民各自為境遇改善的動機所推進，常以節約與謹慎的行爲，慢慢的蓄積資本，漸次會變成現代所看見的各大資本國家。即就英國來說罷！從前的英國，凡國民各自改善境遇的努力，都由法律來保障，所以各人都能自由發揮其能力，國民各自的利己心與勤勉努力，就築成了今日之英國。上面把斯密司關於資本的一般見解，約略地說過了，然而這些資本是怎樣使用呢？就是資本之用途的問題，斯密司也有不少的見解。現在把他的這種見解介紹如下。

資本的使用方面，大概可以分作四類。（1）獲得天產物，以供社會使用或消費，（2）就天產物加工或製造，以便社會的直接使用或消費，（3）把這些天產物與製造物，由豐富的地方運往缺乏的地方，（4）把這些物品細分，分成相當的分量，來適合需要者的使用與消費。具體的說，農業、鑛業、漁業等屬於第一類，工業屬於第二類，

躉莊批發商業屬於第三類，小販與行商屬於第四類。

在資本使用的這四種方面中，直接擔當資本使用之責任的人，就是生產的勞動者。他們的勞動，實現在生產物的上面。他們至少，也要把維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價格，加入於生產物的價格之中。一方面，農業、鑛業、漁業、與工業，從生產物品的價格中，得着利益，他方面，躉莊批發商業與行商小販，從販賣生產物品的價格中，得着利益。在這四種用途中間，所用資本的額，縱令相等，但所用勞動的量，卻大相懸隔了。

小販行商，以自己的資本，取着一定的所得，同時，還要付還供給商品的批發商人的資本，才能繼續營業。以自己的資本來活動的生產勞動者，只有行商小販。所以，他們的利得，包含在自己的勞動與生產物兩種的全價格裏面。

躉莊批發商人，以自己的資本，取着一定的利得，同時，還要付還供給商品的農人與工業者的資本，才能繼續他的營業。批發商人，用這種方法，間接的去維持「生機

的勞動者，「使每年生產物的價格增加。並且令將商品由甲地搬到乙地的多數人，也要勞動。所以，除了他們自己的利得之外，還要把與這些運輸勞動者的工錢相當的部分，加入商品的價格裏面去。運輸勞動，就是使他們的資本直接活動的唯一生產的勞動，並且是他們的資本直接加於生產的總價值。

工業家的資本之一部，以機器的形式，用在固定資本上，取着一定的利得，同時，也要付還供給機器的機器製造業者的資本。流動資本的部分，用來購買原料，取着一定的利得，同時，也付還供給原料的農人與鑛業家的資本。這種付還資本所用的，不過是他的流動資本中的一小部分，其大部分，是以工錢的形式，分配到所使用的勞動者的手中。工業家的利得上，加上這份工錢，原料的價值，也就等額的增大。所以工業家的資本，與批發商人的資本比較起來，使生產的勞動越發活動的事更多，增加在每年生產上的價值，尤其更多。

至於農業資本，使用生產的勞動最多。農人裏面，由僕婢以至家畜，都是生產的勞動者。並且，在農業上，「自然」也來和人共同工作。對於「自然」所作的工作，一文工錢也不要；在增大生產物的價值上，比較任何高級的勞動，還要優越。農業上最重要的，就是使自然的土質，產生人類最有用的財貨。雖說是土地之上加以人工，但人工加到一定程度之後，完全就放任給「自然」的手中。自然所參加的範圍，在農業上有這樣的廣大，所以，在農業上所使用的勞動者與家畜，就與工業上的勞動者不同，在生產物的上面，不單只增加與自己生活費相當的價值，還要把非常大的價值增加上去。在這價值之中，於農業上的資本與利得之外，還包含着給與地主的地代全部。產生地代的，是自然力，地主把自然力借給農夫，再向農夫要求自然力所生的地代。

工業上，依賴自然力的事，差不多沒有。專是以人力來從事生產的，以同量的勞

動所得的生產，在工業上就沒有在農業上那樣的大。所以在農業上所用的資本，與在工業上所用的等額資本比較起來，不但使用「生產的勞動」之機會更多，並且在每年的生產上增加更多的價值。總之，就增加國富與一國收入的這一點說，沒有再比農業上的資本還好的。農業上的資本，纔是增進國利民福的最大原動力。

第五節 斯密司經濟學之歷史的地位

斯密司的『國富論』，以上面所說的五篇完結了，但是，在這部書裏面，最使人驚異的，就是研究對象的極其廣汎。他以經濟學為「政治家與立法者的科學之一分科」。他主張研究經濟學的目的，要以「對於人民，供給豐富的收入與衣服，對於國家及公共團體，給與公共職務必需的充分的收入」為準則。所以，他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多方面了，然而他對於經濟學，這樣以利用厚生為直接的研究目的，我想是與他

的倫理學者的身分，有密切的關係的。

他承認人類的利己心，從這觀察點去解釋人類的經濟活動。他在「國富論」裏面，也曾說。是信「自然之法則」。他以為人類有利己的天性。只要各人把利己心，正當的活動起來，自然會給社會以最大的幸福的，在這裏還是倫理學的範圍，但是，他從這個觀察，漸次超越倫理學的藩籬，以全副精神，致力於經濟學的成立了。他總以為各人都站在利己本位的立場，生產各自適宜的物品，並且以自己的生產品，與別人的物品相交換。各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各人的正當活動都不會被入妨礙，那麼，各人努力各人的事，就能生產更多的物品，各人把物品互相交換，於是各人所獲得所消費的物品，越發豐富。就是社會之物質的幸福，越發增進，他這種見解，就成了他的經濟學的基礎。利己心的承認，與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的倫理的命題，常常轉到他的經濟學上來，并非無故。

但是「國富論」公刊以來，已經一百五十幾年了，斯密司的豫言，完全破裂了，分業雖已實行，機器雖已採用，財富的生產雖已增加，然而，最大多數的人民，恰與豫期相反，並沒增加最大幸福，卻反增加了相等的不幸，勞動的結果，很有被一部分少數者獨占了去的形勢。這究竟是甚麼原故呢？

斯司密雖然抱着樂天的人生觀，那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就全體說，雖然增加了財富的生產，但是，財富的分配，確是太平不平等了。

對於這種分配不平等的社會攻擊，時至今日，已經成爲常識化，若從這個觀察點，去批評斯密司，我們卻用不着再來畫蛇添足。然而，把經濟學組成一個獨立的學問體系的斯密司，對於「資本制生產」的考察，做了一番革命的貢獻的斯密司，他的聲名，仍然是萬古不朽的啊！同時，他的名著「國富論」成爲正統派經濟學的最大經典，其價值也是永垂萬世不會淹沒的。

第二章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第一節 人口論的由來與結構

人口論的鼻祖，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他是「人口增加原則」的發明者，不知道的人固然很少，但是他的人口論的內容，卻似乎沒人知道。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倡產兒制限論，有些人，便以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大約也是這樣的主張。

這真是太沒知識，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決不是這樣的。產兒制限的方案，固然是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引伸出來的，但這不過是許多方案中的一個罷了，並且與馬爾薩斯的意趣，毋寧是站在反對的方向。其理由，容後再講，總之，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真

價值，並不在這些方案上面，是在這些方案所由來的根本原理。現在想把這根本原理，簡單的解說一番，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非常單純明白，不像解說馬克思「資本論」的那樣困難。

在未入本題之先，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所以發生的由來，與他的論文的結構，約略說說：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初版的序文中，有如下的聲明：這篇論文，是由於我與某友人所交換的談話而來，這談話是關於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論文的主題，就是關於葛德文在他的「研究錄」中所說的貪慾與浪費的。這裏所稱的某友人，即指他的父親丹尼爾·馬爾薩斯（Daniel Malthus）而言。這位丹尼爾·馬爾薩斯，是一個又有錢又闊綽又有思想的時髦紳士，他與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深交，是撒布法蘭西革命種子的改革思想的共鳴者。但是他的兒子馬爾薩斯，對於

法國式的革命思想，大大的反對，他看見一七九三年正月法國革命黨處國王的死刑，與繼續而起的恐怖政治，對於革命的反感，愈加深刻。惹起他們父子相爭論的這位威廉·葛德文，是英國無政府主義的開山祖師，一七九三年著了一部「政治的正義」一七九七年著了這部「研究錄」，在當時的思想界，喚起了很大的反響。他與洛克及休謨以及盧梭諸人都認定人類的道念，不過是由外界得來的印象的產物。人性本來如一張白紙，是因境遇而變化的。所以，若把社會的環境與制度改善了，罪惡與不幸，就可絕跡於世界，人類也就達到完全的境域。老父丹尼爾·馬爾薩斯是承受了葛德文的這種思想，但其子馬爾薩斯卻很反對，馬爾薩斯因與乃父爭論，想把自己的主張，公表於世，遂於一七九八年，把他的「人口論」匿名刊印了第一版。

人口論的第一版，既由這種目的而來，當然是爭論的口調，免不了偏頗與躁急的地方。馬爾薩斯自己，後來也承認這種缺點，到了一八〇三年，出第二版的時候，便加

【四四】 上冊 「人口論」

以修正，從新加入很豐富的新內容，與第一版的面目完全不同了。隨後，在馬爾薩斯的生前，共計出到第六版，每版的內容，都與第二版不很大差，不過每版都有些增補與修正。現在世上所通行的，就是這第六版。

至於「人口論」的結構，全書共計四篇，第一篇論人口的一般原理，以及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的人口制限的觀察，又從最低階段的人類社會起，把美洲的印第安人，南洋羣島的土人，北歐古代居民，近世的遊牧民，非洲各地，南北西伯利亞，土耳其領土，與波斯，印度與西藏，中國與日本，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等地居民間所有的人口制限的實例，很有趣味的叙了一遍。第二篇，是接着第一篇，對於近世歐洲各國的人口制限，下一觀察，引用了許多的統計。在第三篇，反駁葛德文與昆多耳塞（Marquis de M.-J. A. N. C. Condorcet）的平等主義，而論移民政策與救貧法，論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和農商並行主義，論禁穀令，並論及社會財富的增加與貧民狀態的關係。在第三

四篇，力說道德的抑制之義務，並對於改善貧民狀態的各種提案，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他自己的改善案。

第二節 罪惡與貧困的根本原因

葛德文與其他理想主義的社會思想家等，認定社會所以有罪惡與貧困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制度不良的緣故，馬爾薩斯卻反對此說，他說：罪惡與貧困的真正大原因，還在別處，如社會制度這種東西，好像水面上漂着的一片羽毛，沒有多大的關係。他所謂真正大原因，是甚麼呢？就是人類有比食糧的增加還增加更快的傾向。他先從如下的兩個前提出發。

- 一 人類若無食糧，不能生活。
- 二 男女兩性間的情慾，從前未曾變化，將來也不會變化。

第一命題，無論何人，都沒有異議。第二命題，未必就是這樣的。現在有許多學說，以為人類隨着文化的進步，慾望的種類，也就漸次加多，所以在性慾方面所消的力量的量，也就漸次減少了。葛德文，對於性慾不變說也是很反對的，他說性慾將來只怕是會減退的，又說為減卻性慾起見，若把性慾的一切附屬物都取開了去，性慾也就不算是甚麼可貴的了。對於此點，馬爾薩斯針鋒相對的言道：如照葛德文所說，簡直是取去樹木的一切枝葉，只留着赤裸裸的一條樹幹，還有甚麼美可說！我們不是單為着她是女身而愛慕，是愛慕那優美的舉止，澄靜的心情，美麗的丰姿……的一個女性呀！他又說：人類之道德的或英雄的行爲，以受了清潔的愛情所刺激的時候為多，他是主張男女間有性慾的必要的。或者有人推想馬爾薩斯以罪惡與窮困的原因，是在於人口的增加，所以他一定排斥男女的性慾，這種推想，是錯誤的。

男女間的性慾若是不變的時候，不問結婚的形式是怎樣，當然要生出小孩來的。

假若女子在二十歲前後結婚，一生大約可生五六個小孩。若結婚越早，所生的小孩也越多，若遲些結婚，所生的小孩，當然也就減少些的。總之，一對夫婦，總會產出兩個以上的多數人來，所以，人類的數目，只有漸次增加的。然而養活這些增加出來的，人類的食糧，又怎麼樣呢？食糧當然也是增加的，不過照馬爾薩斯的主張，是沒有與人類一樣的增加力，所以人類不能拿食糧給他們所生出來的人，於是不得不陷於苦境了。

這種苦境，不但是人類所獨有，乃是一切生物所共通的。馬爾薩斯所引據的佛

蘭克林(Franklin)博士說道：動植物羣集在一處，互相侵奪生活資料，這件事很限制他們的蕃殖，但是，限制蕃殖性的，也只有這一件事，此外就沒有了。他又說：假定地球上沒有別的植物，只有茴香一種，這種植物蕃殖起來，就會把地球全體遮滿，又假定地球上沒有其他的國民，只有唯一的英國國民，蕃殖的結果，不久也會塞滿全地球。這話

卻是真理，沒有置辯的餘地，無奈一切動植物，關於生存上所必需的場所與營養分，是不能無限的享有的。於是，無限的蕃殖力，便不能發展到場所與營養分的範圍以外去，若越出了這個範圍的，就不能不受一種抑制。

植物與人類以外的動物之蕃殖問題，倒很簡單。他們完全是盲目的去發揮生殖本能，所生的子，能否得到場所與營養分，是不加顧慮的。只要一有閑暇，蕃殖力就起作用，若是作用的結果過多，所生出來的，就因場所與營養分的缺乏而死亡了。

然而人類的這種問題，就沒這樣簡單。人類有理性，他對於將來的事情，要去考慮。所以，人類雖有與動植物一樣的很強的生殖本能，理性卻常來牽制本能的自由活動，生了小孩，就要打算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撫養。弄到每每中止結婚，或婚後，想法去制限產兒，於是乎，種種罪惡，也就相伴而生了。這種制限，將來是怎樣，暫且不說，在過去與現在的社會，雖不充分，確已實行過了。總之，人類也與動植物一樣，產生之後，

每受着食糧缺乏的限制。人口若比食糧的分量還多，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會不得其食。照平等主義者的主張，若把食糧平均分配給一切人類，那麼，一切人類都會苦於食糧不足，而在實行私有財產的社會裏面，只有那運命不好的人們，會苦於食糧不足。

第三節 食糧增加率與人口增加率

人類沒有食糧，就不能生活，食糧若不增加，也就不能增加人口。但是，人口增加率，比食糧增加率還大，這是我們觀察過去與現在各種社會所能明瞭的。縱或不能明瞭，我們要想一想：在最好的條件之下，人類增加的速度是怎樣？又，人類在最好的條件之下從事工作，土地生產物增加的速度又是怎樣？這問題就可以瞭然明白了。

馬爾薩斯，爲便於推定人口增加不受妨礙的增加率起見，採用美國的實例。在美國北部諸州，與近代歐羅巴諸國比較起來，生活資料更見豐富，人民風俗也更純樸，

所以容易實行早婚，每二十五年人口增加二倍。而在都會裏面，還有死亡率超過生產率的時候，所以在平均上，填補這種缺損的鄉村生產率，不能不估作二倍以上。就實際說，在以農業為唯一事業，沒有惡習與不健全的職業的僻地，每十五年人口增加二倍的事實，確是有的。然而，這樣異常的增加率，恐怕還不足表示人口增加率的極致。因為美洲的移住民等，開墾新地來生產食糧，這種新地的開墾，是非常困難的勞動，常有減短生命的傾向。加以時嘗又受猛惡的印第安土人的襲擊，喪失了不少的生命，總之荒廢了許多收穫，是一定無疑的。

威廉·配第，(Sir William Petty) 以為在十年的短期間內，人口就能增加二倍。然而馬爾薩斯，根據上面的實例，以人口的倍加期間，為二十五年，這是最安全最妥當的斷定。

但是，土地生產物的增加率是怎樣呢？

馬爾薩斯對於這問題的考察，有一個很

重大的經濟學說。就是所謂收穫遞減法則，他雖沒有用明確的形式，表來明想法則，但是有如下的說話，他說：耕地漸次擴張，到了一切肥沃土地都被占領了的時候，這要食糧年年增加，只有改良已耕土地的一條路可走，因為食糧的資源，是與一切土壤的性質相關，只是遞減，不會遞增的。

人類繁殖起來，從前無一顧價值的荒地，漸被人開墾耕作了。在日本那樣人口稠密的國家，在山頂上，也種蕎麥與黍粟。但是，在這種瘠瘠的地方，無論投下好多資本與勞動，總不能得着這樣多的食糧來，這很容易明瞭的。縱令不顧一切的去開墾荒地，還不如把那些勞動與資本，投在已耕地去，倒反合算，但是在已耕地裏面，前述的收穫遞減法則，就有作用起來了。總之，若就已耕地加以改良與施用肥料，假使今年加了一定分量的勞動與資本下去，增加五擔的收穫，到了明年，又再加了同一分量的勞動與資本下去，卻不能同樣得着五擔的收穫增加，到了後年追加的勞動與資本，

就只能得着更少量的增加罷了。因為土地有這樣的性質，所以對於一定面積內的土地生產物的增加率，不能與人口增加率那樣的容易斷定。但是馬爾薩斯卻有如下的說明。

英國的農業，雖已發達，然而還有進步的餘地。設若採用最善的政策，大大的獎勵農業，這島國的平均產物，假定為以二十五年增加兩倍。這總可算是合理的最大增加。在其次的二十五年間，要想生產物增加四倍，那就違反了我們關於土地性質的知識了。現再假定這島國的生產額，每二十五年，都是與現今生產額相等的分量增加上去。無論怎樣熱心的空想家，再也不能想有比這更多的增加能！若照這樣增加下去，幾百年之後，這島國的山陬海澨，都會變成花園的樣子了。若把這個假定適用於全地球，地球所給與人類的生活資料，若是也與現在生產額相等的分量，每二十年都增加上去。這種增加，比較人類的努力所能得着的增加率要算最大的比率。

了。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地球的食品生產量，在人類勞動的最好條件之下，不過是等差的增加。

照這樣說來，人口是等比的增加，而食糧卻是等差的增加。再明白點說，人口是一、二、四、八、十六……：幾何級數的增加，食糧是一、二、三、四、五……：算術級數的增加。把這兩個增加率，合攏起來一看，就顯出非常的結果。假定英國的人口為一千一百萬，以現在的生產額很容易的能夠養活得住。最初的二十五年間，人口增加為二千二百萬，食糧也增加二倍。在其次的二十五年間，人口增加為四千四百萬，食糧只能養活三千三百萬人。在又其次的二十五年間，人口到了八千八百萬，食糧僅能養活一半的人口。在百年之後，人口為一億七千六百萬，食糧只夠養活五千五百萬人，還有一億二千一百萬人，完全不能得着食糧。

且莫說英吉利島國，試着眼到全世界上去，就不是用移民政策來處分人口過多

的問題了。假定現在世界的人口爲十億，人口以一、二、四、八的增加率來增加，食糧以一、二、三、四的增加率來增加，二世紀之後，人口對食糧之比爲二五六對九，三世紀之後，爲四〇九六對十三，到二千年之後，相差之大，簡直要算不出來了。

照這樣，人口增加的趨勢，比食糧增加的趨勢，厲害得多，然而人口沒有食糧，就不能生活。所以，這樣優勢的人口增加力，必定要有一種制限作用，使他與食糧增加的速度，步調一致。

第四節 人口制限的種類

上面所說的人口增加，嘗被「因爲人口與食糧的增加率的差異而不得不釀成的食糧不足」所制限。然而這種極端的制限，除了饑饉以外，是不能夠直接顯現的。人口在未受這種絕對的制限以前，因爲種種原因，嘗受着直接的制限。湊成這種

直接制限的東西，就是由生活資料的不足所生出來的一切，習慣與疾病，還有與這種不足雖無關係而會促進人體衰弱與死亡的一切道德的物質的原因。

此等人口制限，雖有強弱之差，但是無論在何社會，都會起作用，會把人口抑止在生活資料的水準上。此制限可以大別為積極制限與豫防制限。就是阻止人口出生的防禦制限，與減少已生的人口的積極制限。

積極制限之中，包含許多種族。起於罪惡的也好，起於貧困的也好，總之，促短人類自然的壽命的一切原因，都屬於積極制限。所以，在這種制限裏面，可以舉出的，如一切不健康的職業，苛酷的勞動，寒暑的侵害，極端的貧窮，小兒的營養不良，大都會，凡百的不節制，一切的普通疾病與流行病，戰爭，傳染病，饑饉等都是。

豫防制限，是人類所獨具有的有意的行爲，是本於人類「顧慮將來」的優良理性的。然而這種制限，是抑制人類自然的欲望，縱令罪惡不隨抑制而生，對於人類畢竟

是一種害惡。若這種抑制同時發生了罪惡，那麼，由此而生的弊害，就非常的厲害了。性的道德之頹廢，若瀰漫了社會，其結果，必定會擾亂家庭的幸福，減少夫妻父子的情愛，社會一般的幸福與道義，必受很大的創痕。尤以私通一事，必釀成其他各種的罪惡。

以上所說積極與豫防的人口制限，若用別種觀察法來分類，可以分爲道德的抑制，罪惡，貧窮三種。在豫防制限的方面，如像：變則的不圖性慾滿足相抑制結婚，是屬於道德的抑制。又如像：濫行性交，不自然的情慾滿足，夫妻的性淫，隱蔽私通結果的不正手段等，都是明明的屬於罪惡的豫防制限。

就積極制限說，能認爲由自然法則所必致的東西，都可說是屬於貧困的。如像戰爭與不節制，明明是由人類自己作出來的，其他，多由人力可以避免得了的，卻含有混合的性質，這些都是由罪惡生出來，其結果就生出貧困。

第五節 人口制限的作用方法

上述的積極與豫防的各種制限，一齊湊合攏來，就成了對於人口的直接制限。在人口增加力尙未充分顯現的國家，就是在二十五年以內人口倍加的增加速度尙未表現的國家，必定有這些各種制限中的一種，以某種程度在起作用。但是，雖有這種制限作用，而世界各國幾乎還是都有人口增加到生活資料的範圍以上的傾向。這種繼長增高的傾向，時時刻刻使下層社會陷於貧困，他們永久的境遇的改善，也就受着妨礙。

這種結果，在現代文明社會的狀態之中，是循着下述的過程生出來的。現在假定一國的生活資料，是恰夠維持這一國的人民。在這時候，人口的繼長增高的傾向，也會使人民數目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範圍。於是乎，以前維持一千五百萬人的

食糧，現在不能不分配給一千六百萬的人了。所以，貧窮的人，越發貧窮，他們的多數，就不得不受着極貧窮的苦痛。勞動者的人數，多過市場所需的勞動量，於是勞動者的工錢低落，而一方面，食糧的價格騰貴。因此，勞動者要與從前一樣的得錢，不得不比從前更加勞動。在這種困難時期，因為結婚數的減少，與贍養家族的困難，於是人口的增加，就漸見緩慢了。又一方面，勞動者工錢便宜，勞動者人數有多，勞動者的工作又更精勤努力，這幾種情形合攏起來，遂致農業家能比從前僱用更多的勞動者，去開墾新地，或去改良已耕地，於是，人口與生活資料的比例，便恢復到最初的狀態。像這樣，勞動者的境遇，又再變好了些，對於人口的抑制，在某程度以內，復又弛緩起來。關於人民幸福的逆轉的進轉運動，每每是這樣循環反覆的。

以上是把馬爾薩斯的說明，大體照樣鈔錄出來的。這說明，可以看作德國社會主義者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e) 的所謂「工資鐵則」的經濟學說之萌芽。

這學說，與馬爾薩斯同時代的經濟學者李嘉圖 (David Ricardo) 也曾說過，但在馬克思 (Karl Marx) 的「資本論」中，討論產業豫備軍的地方，對於此說加以反駁了。

閑言少叙，請再就馬爾薩斯的方面來講。上面所說的逆轉的進轉運動，並不很明顯的引人注目，這是有種種原因的。向來的歷史，只是上層階級的歷史，而發生這種逆轉的進轉運動的，是以下層階級為主，關於這下層階級的歷史的事實，我們差不多沒有可資憑信說明材料，這也是各種原因之一。而且，變動時期的自身，因為種種介在的原因，常常弄得成爲不規則的，這種情形，也是有的。所謂介在的原因是甚麼？舉個例說，如像某種工業的興替，農業上的企業精神的盛衰，年歲的豐歉，戰爭，流行病，救貧設施，移民，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諸原因都是。

尤其使這變動含糊不明的重大原因，就是勞動的名目上的工錢與實質上的工錢之差異。名目上的工銀一般的低落，除了極稀少的例外，差不多是不會有的。

然而食糧的名目上的價格，儘管漲高，勞動者的工錢，老是一樣，這種現象是我們常常看見的。從實質上說，這就是勞動工錢的低落，在這種狀況繼續的期間，下層社會的境遇，就漸次變壞。然而，因為勞動者的工錢低落的緣故，資本家的富，越發是膨脹起來。資本越膨脹，越能僱用多數的勞動者。但是人口的增加，被實質工錢的低廉贍養家族的困難所妨礙，經過一定期間，勞動的需要便超過了供給，依需要供給的法則，勞動工錢又會騰貴起來。像這樣，勞動者的工錢，在名目上，雖不起一點變動，而實質上的工錢，確生出變動來，下層社會的狀態，因此也就有發生逆轉的進轉運動的可能。

在沒有工錢勞動的野蠻社會裏面，當然也有與上述的性質相同的變動。人口若增加到食糧的極限，一切豫防的與積極的制限，都就開始活動，性的惡習流行，棄兒或殺嬰兒的事增加，戰爭與瘟疫發生的機會加多，所受的慘禍，非常厲害。這些對於人口的制限作用，繼續至人口減少到食糧的水準以下，纔會中止，於是，食糧又稍豐富，

人口便再開始增加。等到經過了一定期間，復如上述的原因，人口的增加又復阻止。馬爾薩斯說：以上的理論，無論怎樣去考量，都是顯明確實的，找不出否定的理由來。他把這理論，縮成如下的三個命題。

一 人口勢必被生活資料所限定。

二 人口除被極有力而且明白的限制所阻止以外，必隨着生活資料的增加而增加。

三 這些制限，與抑壓優勢的人口增加力把他的增加勒止到生活資料的水準上的一切制限，必屬於道德的抑制，罪惡，貧困三者中之一。

馬爾薩斯對於第一命題，是不待說明的，對於第二與第三命題，他以爲觀察過去與現在的社會之直接制限，就可以充分證實，他由最低階段的野蠻社會，順次而進的從事各種社會之歷史的與統計的研究。

這種歷史的統計的研究，極其明確，極其詳細，最後，便達到如下的結論。男女兩性間的情慾，無論在何時代，在何社會，差不多有同一的強度。然而對於所歸結的人口增加，必定是常常有種種方法來限制的。在野蠻人的社會裏面，戰爭就是最有力的限制。在脫了野蠻之域而文明程度頗進步的社會裏面，戰爭也是隨時會起的，還有在下層人民之間，常常週期的發生流行病與饑饉，這些事，也是最有力的人口限制。等到社會進了步，戰爭的機會減少，衛生的設施發達，都市被改良，而且土地產物的分配法也被改善，因此，流行病與饑饉的慘禍，大為和緩，不會像從前那樣的頻發，所謂直接限制，遂漸減退，而那豫防限制，就會盛行起來了。

但是，在現今的狀態之下，這些豫防限制裏面，屢屢隨帶着罪惡，在延遲結婚的期間內，屬於所謂「嚴守道德」之道德上的抑制的這種豫防限制，在現今的男子之間，不大實行，但是隨着社會的進步也有漸漸實行的傾向。至於女子，在近世文明國

裏，於頗長的生涯之間，確守道德上的抑制的人們，比較從前，或比文明落後的國家的，確是很多了。總之，通常因慮着結婚的結果而延遲婚期的這種豫防制限，文明越進步，越更有力，至於積極制限，可以說是漸被消除了。這是很可喜的傾向，在沒有贖養家族的十分把握以前，暫緩結婚，並且在這期間內，嚴守着道德的行爲，這是對於神與對於社會之人類的義務。

第六節 移民論

與人口過多的問題相關聯，當然會想到的，就是移民問題。移民這件事，就日本那樣狹小的國土說，在人口問題的解決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救濟手段。英國的情形，也是這樣的，所以馬爾薩斯注意到移民問題，乃是當然的事。

但是馬爾薩斯對於移民的事情，沒有像現今一般所期待的那樣大的希望。他

以爲移民不過是彌縫一時的緩和策。這種思想，與現今所流行的思想，不能一致，今日各國雖把移民政策當作很重要的政治事項，但是並非不承認馬爾薩斯的所說有相當的理由。卽就日本而論，對於移民問題，無論如何大聲疾呼，實際上的成績，比較的也沒有多大向美國移民的事，已被拒絕，這也不限於美國，凡屬文明極發達的國家，若從外邊移入多數的人進去，在被人侵入的方面，受着許多麻煩，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所謂人種的反感，姑且不論，單從經濟的觀察點說，也是當然有麻煩的。

因爲無論在何國家，都有一種與其富力及文化程度相適應的一般的生活水準。美國勞動者的生活，或者與日本中流紳士的生活差不多，由日本勞動者看來，必定是很羨慕的，但就美國勞動者自身說，他們總覺得還是在社會的最下層的階段，決不能充分滿足他們的慾望。他們不滿足現在的生活水準，總想再提高幾分，就此點而論，是與日本的勞動者沒有絲毫不同的。好像中國勞動者羨慕日本勞動者的生活，

而日本勞動者又不滿足現在的生活水準，完全是一樣的。所以，慣於低度生活水準的人們，從外面移進來很多，好像把下等酒混入上等酒裏面一樣，會把一般的標準降低，這是一定令人不愉快的。日本的移民，固然只在美國成爲問題，但這種令人不愉快的事，不僅在美國，就在歐洲諸國，也會同樣的成爲問題的。

那麼，移民的事，勢不得不向着比較未開化的土地去進行。但對於未開化的土地的移住，也有種種困難，例如，日本對於北海道的移住，經多年努力，算有相當的成功，而但對於滿洲與南美的移民，還是不能稱心滿意的。

在馬爾薩斯的時代，由文化落後的國家向文化進步的國家移民的事，還沒有這。去開拓未開化的土地，纔是他所說的移民的唯一形式。馬爾薩斯的移民論，比較日本人論對美移民。還要悲觀。他因爲要說明殖民地移住的困難情形，舉出了不少的實例。

在美洲大陸的某地方，雖具有極適於建設新殖民地的條件，然而還是受了非常的困難。例如由那窩忒羅利爵士所初創由德拉瓦 (Delaware) 卿所建設的維基尼阿 (Virginia) 殖民地，所有的計畫經過三次挫折。第一回殖民的半數，被土人所殲滅，剩下的人們，因勞倦與饑餓弄得精疲力盡，都歸國去了。第二回的殖民，為原因不明的事情所滅亡。這大概也是死於土人之手。第三回的殖民，也受了同樣的慘劫。第四回的殖民，因為饑餓與疾病，六個月之中，由五百人減少到十六人，遇着本國運載食糧的船隊，好容易纔得回國。

在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的最初的移民，僅僅是些清教徒。他們不能倚靠公家的資金，而且這地方比往年又冷得分外的早。他們恰恰在這樣的時候上了岸，但這一帶都是茂林豐草，要安慰他們長期航海的疲勞，要養活他們帶來的兒女，偏偏一樣東西也沒有。他們的半數，都因壞血病與饑餓以及嚴寒而僵斃了。所剩

下的一半人，靠着身心的力量，與逃脫了舊教徒壓迫的一種自慰，纔漸次開拓環境，總算得着舒適的生活。

巴佩道斯 (Barbadoes) 殖民地，開拓後的發展，雖然極快，但其初全是一片荒郊，食糧很缺乏，林中的樹木，又大又硬，着手開闢，受了不少的困難。並且第一次的收穫極歉，由本國供給食糧，纔得免於餓死。

一六六三年，法國想在基尼 (Ginea) 急建一大殖民地的計畫，只落得一個悲慘的結果。一萬二千的移民，在雨季中上了岸，住在很破舊的小屋與帳棚裏面，他們勇氣盡失，一切用品，都付缺如，飲食又很粗惡，遂發生傳染病，加之，在這種閑居野處的生活中，彼此之間，竟釀出意外的不規律的事來。於是，他們的全體，都在可怕的絕望之中，死亡殆盡，這個計畫，終成了畫餅。僅僅剩下二千人，因為身體強健，纔得逃回本國。此次殖民的遠征，用去資金二千六百萬利弗 (Livre) 完全是白白的花費了。

以上是關於美洲大陸殖民地的實例，其他的殖民地的結果，也與這大同小異。

俄國喀德琳 (Catherine) 女皇，因為保護倭爾加 (Volga) 附近的殖民地，實行築城，並以俄國國民不堪克里米亞 (Crimea) 韃靼人劫掠之苦為口實，遂占領克里米亞全境，把大部分的土人都驅逐了。

在新殖民地所經驗的困難紀錄，大抵都是相類似的，似無再舉實例的必要，至於為什麼不得不嘗這些大困難，卻也有個原故，凡適於母國之種種道德的與物質的習慣，在新殖民地多不適合，並且每每又遇着許多不能豫料的變故，這都是那困難的原因。適於新土地的各种習慣，非有長久的經驗，不能養成，在未養成這些習慣以前，殖民地的發達，是決不能稱心如意的。並且，在建設新殖民地的當時，一般的人口，超過食糧的生產額很多。若不從本國待着充分的補助，人口就會漸次減少，以減到該地食糧所能維持的程度為止。

這樣說來，要開拓新殖民地，必須有種種準備。所以，在本國因人口遽增而生活困難的人們，都沒有向遠處移住的資格。因為他們，遠道旅行，開拓新地，在未得充分的收穫以前，沒有維持兩年或三年閑居生活的資源。最好是，在懷着貪心或冒險精神的有產階級中，或在被宗教乃至政治的不平所刺戟的富豪中，去找指導者，縱或不然，也要得着政府的援助纔容易成功，假若這兩種辦法都沒有，那麼，無論在本國怎樣受着缺乏的苦痛，在地球上，有怎樣廣大的未墾土地，要想在那些未墾土地的上而，建設新的地盤，是絕不可能的事。

縱令這些條件都能完備，然而人類確有一種不願離開故鄉，遠赴異國的通性。在國外有很好的機會可得，偏偏對於本國的貧苦生活戀戀不捨，也許是很蠢的見解，但是人類愛他自己的故鄉，愛自己的父母，眷念自己的親戚故舊，決不能說他是不對的。環境的情形，使他們斷絕這些羈絆，或者於他們有益，但是這些羈絆的斷絕，在他

們是一種苦痛，決不是一樁好事。並且遠地的移住，在下層社會的人們，對於他們日後的着落，是抱着很大的疑惑與不安的。雖有人向他們說：工錢很貴，地價又很廉，這話究竟是否真實，他們是完全不能相信的。他們的運命，捏在發給旅費與目前生活費的人們的掌中，又保不定這些人不會欺瞞他們以別圖私利的。他們將要渡過的海洋，恐怕就是與親戚故舊生離死別的關口。因為，假若一旦失敗歸國，就不能像出去的時候一樣，會有人來發給旅費。所以，除了大冒險心與貧窮的苦痛來催逼以外，上面所說的顧慮，就會使他們拿定「與吾受將來難料的苦痛，寧肯安於現在的困苦」的主意，這是不足為怪的。

以移民政策為救濟人口過多的方法，古來就實行過了。然而困難的理由，卻很明顯。就是，無論何人，都不願離開本國，並且因為新土地的開墾與耕作都很困難，所以移民政策從未充分的實行。縱令移民政策成了功，多數的人口，從母國向新土地

滔滔的移出，在母國的罪惡與貧困，就算已經挽救過來了，但是生活漸次安樂，人口又會遽增，仍與從前一樣的稠密，一方面在殖民地裏面，充其力也是養得人滿爲患，只怕要弄到再也動彈不得。

總之，移民政策，用來補救人口的無限制的增加，不是萬全的辦法，至於只作局部的應急策，或土地耕種的獎勵與文化的普及，卻不能不說是適切而且必要的。從前有些國家，禁止勞動者向國外移住，這到是不公平不合算的處置。若以爲勞動者移住國外，會把國內的人口減少，真是過慮之見，還有一種理論，說是移住國外的太多，勞動工錢就會高漲，發生困難，這種理論，在英國也曾盛行一時，要算是最不合理的了，若一國的勞働工錢，能使下層人民得着安樂的生活，恐怕他們必定不會想移住到國外去。假若不能使他們得樂着安生活，而一定要把他們禁在國內，豈不是過於殘酷了嗎。

第七節 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與修正

馬爾薩斯考察食糧增加的法則的時候，便想到收穫遞減的法則。這話在上面已經約略說過了，總之，耕地漸次擴張，肥沃的土地完全占領了以後，每年食糧的增加，就不能不靠着已耕地的改良。這種改良所需的費用，在一切土地的性質上，與其說是收域遞增的基金，無寧說是收入遞減的基金。就這幾句話講來，馬爾薩斯的思想，固不能說是很正確的，但在大體上，也很合當。再講詳細一點，就有左下的說法。

「土地耕種的改良，到了某種程度的時候，其他情形若無變化，對於這種程度以上的改良添放下去的資本增加分與勞動增加分所應得的收穫，不會與資本及勞動的增加有同比例的增加。」

然而這個法則，不是像馬爾薩斯所想像的這樣固定的。雖說是改良達到「某

種程度，「但這種程度卻不能正確的追究出來，雖說是「其他情形」無變化，然而現實的情形，卻屢屢發生變化。並且人口增加，固然進增食糧的需要，而同時在食糧的生產上，也發生更完備的組織與更進步的分業，其結果，對於土地耕種所投的勞動增加分，不會使收穫遞減，仍可得着增加的收穫。並且對於這種土地改良，投下的肥料與器具，即對於投下的資本增加分，所得的收穫，不會遞減而反遞增的事，也是有的。更且，因為沒有餘力不能去疏水與灌溉以及用其他形式，把資本與勞動投於開墾的方面，又或因附近一帶有兇險的野蠻土人，常致先耕瘠瘠的土地，而把肥沃的土地留了下來。這些留下來的肥沃土地，隨着社會的進步當然加以耕種，他最初所投的勞動與資本，必定能夠得着極多的收穫。加之，文明越進步，將來用於耕種的土地會與現在的不同，所出的生產物也會與以前的不同。那麼，以舊日的耕種法照向例所得的收穫，縱令是減少，而一方面，以新的耕種法所得來的新收穫，也會有增加的可

能。

以上所說的情形，在馬爾薩斯死後，是首由英國以及其他文明各國裏，都發生過了的。這些文明國，都來改良農作物的種類，改良農具，造出價廉質美的肥料，增進收穫的方法，得到非常的發達。所以，勞動與資本雖增加而收穫不能相當增加的所謂那個「某種程度」就自然而然的延遲到很遠的將來去了。換句話說，收穫增加的界限，的確不是像馬爾薩斯所想像的那樣的固定的，而是很富於伸縮性的。

再者，馬爾薩斯對於由外國輸入食糧的事，沒有十分注意。也許是因爲當時的交通機關還沒有很發達的原故，隨後，發明了火車輪船，能夠以低廉的運費，迅速運送大量的貨物，如那英國人消費美國，俄國，印度的食糧，就比消費本國出產的還要多。於是，諸舊國所頽敝了的土地，受着新世界的新土地的援助，遂致諸舊國的土地，或改變用途，或改充別種的耕種了。

這樣的變化，馬爾薩斯並非是全然不顧。不過他對於這化變的全景，的確是未能看透。他雖知道「這地球的大部分，還沒有耕種，差不多是放棄得無人過問，」而他以為「去教育這些未開土地的人民，去指導他們從事產業，只怕要很長久的歲月。」他認定歐洲的人口還有增加的餘地，農業科學在英格蘭與蘇格蘭都很有進步，又看到這些國裏，還有很多的未開墾的土地。但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急速而且駭人的產業發達，他卻沒有看到。

在人口論第一版裏面，人口增加的制限作用，就是罪惡與貧困，這種高調的主張，上面已經說過。這主張，曾惹起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宗教家的憤慨，馬爾薩斯遂被人攻擊為異端邪說的倡導者。他好像因此有所反省，所以在第二版裏面，於那兩個制限條件以外，又加上一個道德的抑制。他表示這個道德的抑制的意義，費了很大的氣力。他對於道德的抑制，下了如次的定義，「由戒慎的動機，抑制結婚，而且於這抑

制期間，嚴守道德的行爲。」照這樣看來，後起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明明是違背了馬爾薩斯的真意。馬爾薩斯倡結婚的抑制，而新馬爾薩斯主義，要求結婚之後，來限制產兒。這種產兒的制限，在馬爾薩斯，毋寧是歸在豫防制限中之罪惡的部類裏的。

馬爾薩斯加了一個道德的抑制的這種要素，很把世上的指摘，緩和下來，然而因此，他的理論的正確與鋒利，的確是都已失去了。英國經濟學者巴佐特 (Walter Ba-zott) 批評他說：「人口論的第一版，雖是以錯誤的事實為基礎，但就立論說，還是堅固的。至於第二版，雖以正確的事實為基礎，然而立論就不堅固了。」他又把理由說了出來，「——只因爲，馬爾薩斯從新加上道德的抑制，就把他自己的全立論的根本推翻了。這種道德的自制之原理，假若是有的，那麼，他已經不能向葛德文提出反對了。對於完全的社會之夢想，他已經不能絕對的反對了。假若人類有這種道德的自制力，那麼，這種抑制只怕會與人類的進步一同普及於全社會。在這種社會裏

面，諒也不會發生甚麼破壞共產生活的障礙了。共產社會，也能以其所有的食糧適應其所有的人口而永遠繼續的存在了。」巴佐特這個批評，是正當的。

馬爾薩斯拿着人口增加會超過食糧增加的原理而說「如像以人類的完全性為條件之葛德文的共產社會，到底是不能成立不能永久繼續的。」但若道德的抑制能夠實行，等到有甚麼罪惡與貧困，人口也能適當的受着制限罷。

並且，馬爾薩斯，關於實道德抑制的人們心中所考慮的內容，他也沒有首尾一貫的明確思想。有時，他把考慮的內容，限定於確保單純的生活必需品之手段的準備方面，有時，他又把人們對於自身的品位與社會的地位以及子女的教育之各種考慮包括進去。在某節裏他說：雖是社會最下層的人們，也不是祇以單純的食物或祇以不可缺的必需品，就能滿足的。在他節裏，他又說：在有教養與無知識的境界線的人，把社會的階段，再降下兩三級，這種事情，對於一般人，縱不是想像的悲慘，也是現實

的不幸。

關於此點，由後世的研究，對於馬爾薩斯學說加了修正。就是把如下的事項，來極力的說明——在道德的抑制上，關於結婚與養育子女所考慮的滿足標準，不限於單純的生活必需品之物質的最小限度。是立腳於所謂體面、舒服、嗜好等道德的最小限度的上面，因結婚的費用，把標準降在水準以下，這是男女都不肯去做的。這個標準，因階級的不同，國情的不同，生出種種的差異。並且隨着時代的進步，會漸次向上增高的，就事實說，各國卻都是循着這種增進的路而來。無論在怎樣進步的文明國裏，構成這標準的要素之食糧，已經沒有從前那樣重要，而結婚率，不以穀價的漲落為高下，實以產業界一般的盛衰為高下了。

對於馬爾薩斯學說，還有一個應當注意的事，就是生理學上的問題。大凡生活標準越高，知識越進步的人，生殖率會越低。關於此點，究竟在那知識及物質的增進

與生殖之間，有甚麼神經緊張上的關係，卻不能不使人發生疑問。但關於這問題，還沒有得着充分的研究。

第八節 馬克思對於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

最後，把馬克思對於馬爾薩斯學說的批評，紹介出來，以作本文的結束。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很用過激烈的口調來罵倒馬爾薩斯。動植物界的生存競爭，馬克思是承認的，然而他以為在人類中間，像馬爾薩斯所主張的人口原理，是不能通用的。所以馬克思主張，各時代的生產情形，各有其特殊的人口法則，決沒有永久不變的抽象的人口原理。至於現代之人口過多的現象，只算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

若從馬克思說的立場來講，現代的人口過多，是有兩種意義。第一，是隨着資本主義經濟自身直接而來的永久的人口過多；第二，是由資本主義經濟所必有的現實

的投資之伸縮而使之增減的暫時的人口過多。

資本主義下的產業發達，是與資本的蓄積相表裏的。所謂蓄積，就是社會全體
的資本越發加大的意思。生產力的發達，就越加運用更大的資本，越運用更大的資
本，生產力也越加發達。但是，所謂擴大資本增進生產力，是把資本在生產機關（機
器，建築物，原料）所用的部分（馬克思謂之不變資本）加大，把用在僱傭勞動者的
部分（馬克思謂之可變資本）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的意思。就是，資本的蓄積越
增進，生產越發達，用在僱傭勞動者的這一部分的資本，越會減少。因此之故，就不停
的添出了許多無人僱用無職可得的勞動者的人口來。並且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
機器的經營也就發達，很有驅逐熟練技術的傾向，這也是在過多的勞動羣擴張上，最
有力底一種貢獻。因為，在這時候，勞動很容易，未熟練的婦女小孩，都能作一人份的
勞動，勞動羣的範圍，就漸次擴大了。於是就添了永久的過多的勞動羣出來。這勞

動羣，好像軍隊的後備軍一樣，資本家在必要的時候，自由自在的從這後備軍中召集勞動者，不用的時候，又很自由的把他們退回到後備軍裏去。但這些過多的人口，不像馬爾薩斯所說，不是人口以食糧以上的急速力所增加的結果，反爲是物質的生產力，以用在僱傭勞動者的資本部分以上之急速力所增大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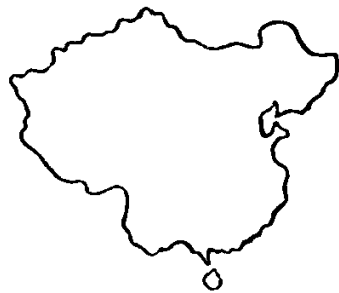
第二種的人口過多，是隨着現實的投資之伸縮而增減的。現實的投資，是看產業的氣運如何，時常在伸張或收縮的。在投資伸張的時候，勞動的需要增加，但是工錢不能隨着需要的增加而騰貴。因所增加的需要，先有永久的後備軍可以拿來充用的緣故。若以這些後備軍的全部還不敷用的那種程度的勞動需要的增加，除了戰時或其他非常變故以外，差不多是沒有的。在投資收縮的時候，勞動的需要減少，過多的勞動者，又無理由的被退回到後備軍裏去。總之，現代的人口過多，不是由生活資料實在不足所取，是由資本主義經濟所造成的。

【八二】 上册 「人口論」

馬克思的這種人口論，那一點是真實的，那一點是牽強的，只好完全請讀者來下判斷，此處不過在介紹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後面，把馬克思的話，也約略的引來說說罷了。（關於馬克思的人口論，可參閱高島素之譯的「資本論」（改造社版）第一卷六〇二頁以下。）

■ 民衆文庫 ■
經濟學上的主要學說
■

實價：大洋二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高阜素之
譯者 鄧紹先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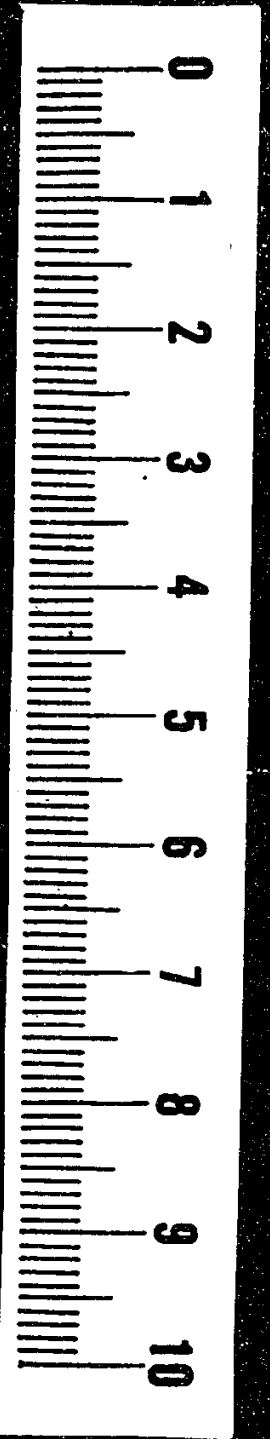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三日發行

民衆文庫

西洋社會運動史六講

石川三四郎講

黃源筆記



前記

十六年秋，日本石川三四郎先生應某大學之請，來華講學。當時石川先生本預備將西洋社會運動史分八個項目，在二星期內講完；可惜在講期中又因小病，把講演時間減少了，所以未能照預定的項目逐條詳細的講。這一點當時石川先生也很覺得遺憾的。但是要把整個的西洋社會運動史，在極短的時間內講完，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石川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社會思想家，他的立論，自有他的立腳點，所以講學二星期後，非但給與學生一個劃然的概念，並且也給了學生一個很深的印象。當時講演由方光濤先生翻譯，由我筆記。這講稿曾前後在八大學聯合會月刊及某大學週刊上發表過，因這二種刊特外間讀者不多，現在把全稿略加整理，印行單行本，徵之於同好者。

西洋社會運動史六講

第一講

總論

總
論

今天是我第一次講話，現在先把自法蘭西大革命直到現在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要點，與諸位一講。

諸君對於歷史上的時代，想都已明瞭，所以現在我依着時代來講，可使你們容易明白一些。爲便利起見，今以第一國際勞動協會(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爲中心，分前後兩時期而講：

前期：法蘭西大革命：

- (1) 社會主義思想之發端。
 - (2) 理想家社會主義。
 - (3) 歐洲革命時代。
- 第一國際勞働協會。

後期：

- (1) 無政府黨之勃興。
- (2) 社會民主主義之盛隆。
- (3) 工團主義(Syndicalisme)時代。
- (4) 歐洲大戰。
- (5) 大戰後之形勢。

因爲時間不多，關於法蘭西大革命及英國產業革命，只能從略的講了。法蘭西大革命和英國產業革命之發生，差不多在同一時代，而兩者含都有社會主義的色彩。

法國的巴勃夫 (Babeuf) 與英國的高德文 (Godwin) 都是最早的社會主義者。巴勃夫對於法國的大革命頗感不滿，他以爲自由、平等、博愛，都沒有實現，尤其是在財產的沒有平均。他在一七九五年發表了平等宣言。據歷史家說：他這篇宣言比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更其重要。因爲平等宣言出版後，各國才有人繼起宣傳社會主義。同在這年（即一七九五年）高德文也發表了他的政治的正義 (Political Justice)。巴勃夫的主張，以爲要實現平等，必須用中央集權的政府；高德文的思想，却完全從無政府主義作出發點。

當高德文的著作發表後，好像一個炸彈投入英國的思想界中，有很大的影響。雖然有許多史家說：巴勃夫與高德文的思想不一樣，可是他們都是承受「近代

【四】

思想之父」盧梭 (Rousseau) 的影響。

巴勃夫發表了平等宣言，因而被政府逮捕，在一七九六年處了死刑；他的五個同志，也是同時下獄。此後就是拿破崙專政時代，所以歐洲的社會運動就好似中止了。

以後，社會運動的思想家，在法國有聖西門 (Saint Simon) 及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在英國有渦文 (Robert Owen)。聖西門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鼻祖，傅立葉是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先驅，渦文是自由聯合的都市社會主義之首創者——這是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的批評。這三人都是社會主義的先進者，都開闢城市社會而組織共產村落的傾向。當時歐洲很黑暗，守舊勢力很盛，從一八一四——一八四八年可說是反動思想和社會主義的衝突時期。

當時社會運動的中心是法蘭西，巴黎可說是社會思想的發源地。最有名的社會運動家如拉梅內 (Felice de Lamennais, 1782-1854) 孔斯特蘭 (Victor C-n-

sidérant, 1805-1893) 勒魯(Pierre Leroux, 1797-1871) 蒲魯東(Pierre Josaphé Proudhon, 1809-1865) 布朗(Louis Blanc 1811-1882) 透利斯探(Flo-
ra Tristan, 1813-1844)。

這些都是法國人，他們有時逃往外國，有時坐在監獄中。而透利斯探女史曾著國際勞動組合論一書，可說是提倡國際勞動團體組織的先聲。

這些都是歐洲大革命(一八四八年)以前活動的人物，他們在一八四八年時也幹過不少的工作。他們都是集中於巴黎。所以後來馬克思(Karl Marx)恩格爾(Friedrich Engels)及巴枯甯(Michael Bakounin)都到巴黎去會晤這許多的社會思想家。在巴黎最使人注目的是巴枯甯。他首先把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此字是從希臘文 Anarkhia 變化出來的，希臘文原意是反對強權。——一詞有作理想的新社會的名字。

【六】

一八四八年後，歐洲革命開始了，法國的革命最有社會革命的色彩；其他各國，如英國有Chartist的議會改造運動；意大利自瑪志尼（Mazzini）的獨立運動；及德國的統一運動：都帶有社會革命的色彩。但是法國的革命却不僅為選舉權的爭執，而想徹底的改造社會，其實當時的第四階級並沒有組織完成，完全受第三階級的支配，所以結果，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乘機握得政權，於是開始實行武斷政策，驅逐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列可侶（Elisée Reclus Elis Reclus）二弟兄。到後來列可侶曾參加巴黎自治制（Commune de Paris）工作。

自拿破崙第三實行專制政策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勞動協會（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宣告成立於倫敦。當時各國的社會運動家都逃在倫敦，如德國馬克思，意國的瑪志尼，和法國的許多革命家。並且以前法國的女革命家透利斯探他提倡過「全世界的革命者應當聯合起

來；「所以這個國際勞動協會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在前巴黎也組織過一個國際協會，那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所以這是第一個的國際勞動協會。當他們在倫敦開萬國展覽會的時候，倫敦的泰晤士報（The Times）也替他們鼓吹，歡迎各國的代表。拿破崙第三雖稱雄一世，也怕勞動者的勢力，也曾派代表去參與此會。

一八七〇年法皇拿破崙懷着極世野心，適逢德國的鐵血主義者俾斯麥（Bismarck）互相稱雄，所以就引起了普法戰爭，但是法蘭西的軍隊，完全是金錢雇來的，所以結果敗於德國。德兵進逼巴黎，巴黎人民就把拿破崙第三推倒，共舉退耳（Thiers）爲大總統，在凡爾賽（Versailles）就職。這時在巴黎有許多革命家，他們不服從凡爾賽的共和政府，於是在巴黎組織自治制（Commune）發表自由宣言，其他各地也都自己起來組織自治制；但是後來都被共和政府的軍隊打敗，而巴黎自治制直到最後才被推翻，當時巴黎自治制的中心人物是布蘭葵（Louis Auguste Bla-

ngui) 他在世上活了六十多年，可是三分之二的年歲都在監獄中過去的。還有一
 米雪爾女士 (Louise Michel) 後來被稱為勞動者的女神，這許多思想家都反對
 私有財產制，主張組織自治村，但是結果却完全失敗。

關於巴黎自治制以後還要細說，現在只要知道牠會給第一國際以很大的影響：
 牠成立後，第一國際就分裂了。這在社會思想史上，很有重要的意義。

巴黎自治制為甚麼要和國際勞動協會分裂呢？當時國際勞動協會的總會設在
 倫敦，總會的書記是馬克思，他曾發表宣言，援助巴黎自治制；但是語氣中暗示巴黎自
 治制應受國際勞動協會的節制。巴黎自治制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組織，所以對於任
 何形式的命令都不願接受的；因此對於馬克思及盎格思，非當憤慨。說到巴黎自治
 制與國際勞動協會的分裂，馬克思的宣言，雖則是一大原因；但是推其根源，兩方根本
 思想之不同，實為最大之原因。所謂思想的不同者：巴黎自治制是繼承蒲魯東 (Proudhon)

judhon)的思想,主張地方自治和個人自由的運動;而馬克思等主張中央集權,兩派思想絕對相反,理想社會的組織亦所不同,所以巴黎自治制和國際勞動協會的分離,不論在思想或事實上,都是不能避免的。本來在國際勞動協會成立時,蒲魯東派佔優勢;後來馬克思引用種種手段,他這派的勢力遂逐漸的強盛起來了。

當時革命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之祖巴枯甯,也在倫敦,他在一八四四年曾在德國特蘭斯敦(Dresden)鼓吹革命,不幸被奧政府捉住,並判處死刑,正在危急之際,俄國要求把他引渡回國,他的一身曾三次轉歸祖國政廳的手掌中,初年幽禁在士呂塞爾堡(Schlüsselburg)的堡寨,二年後即流刑於西伯利亞;後來他決心從西伯利亞逃走,經過千里嶮阻的山野跋涉,嘗盡了無窮的辛酸苦楚,從日本極東未開化的島,直渡太平洋,突然的來到倫敦。那時正當國際勞動協會初在倫敦組織,平民階級的世界革命運動將在這團體中大大的噴火。巴枯甯最初沒有加入此會,但是不久加入後,就

發揮他偉大的力量，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相拮抗。

一八七二年國際勞動協會在海牙 (Hague) 開會，馬克思所以主張在海牙開會，就是怕巴枯甯與他辯論，到海牙必須經過德國，那是巴枯甯所做不到的。巴枯甯不能赴會，馬克思可以設法操縱。

當時巴枯甯雖未能赴會，但他的同志居支倫 (James Guillaume) 等，還是冒危前去。結果，與馬克思爭論以後，就當場退出；於是在大會議決將巴枯甯派的人全體除名。巴枯甯憤極了，於是在瑞士遂召集了同志開會，馬克思想伸長他的勢力，也趕去參與。可是他的一派人數不多，不能得勢。所以他就把第一國際勞動協會的總會遷到美國去，自後第一國際勞動協會在歐洲的聲勢就消滅了。至於自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九〇年間，歐洲所發生的社會革命行動，如俄皇亞歷山大 (Alexander) 及法國大統領的暗殺，英皇威廉 (William) 的謀殺，以及里昂和芝加哥的大罷工。

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動。

各國政府對於這許多事件的發生，以為統統是國際勞動協會所指揮，所以就國際間聯合起來，防止這會的活動，各國政府聯合的決議：凡列名於那會的，都要監禁。克魯泡特金在法入獄，就是這個緣故，因處置的凶惡，防止的嚴密，無政府主義者遂一點都不能自由的活動了。

此後社會民主主義一天天的興旺起來，社會緩和的政策亦漸次施行：如德國有許多社會民主黨都投身到政府去做議員，可是這般議員對於勞動者一點也沒有利益。到後來，大家覺悟到議會政策是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於是就有許多人起來反對了。

反對議會政策的有兩派：（一）以為議會靠不住，我們應該自己起來。（二）要實行專政。

這種不要議會，主張工人自己武裝起來，處理自己的事情，謀自己的解放，就是工團主義 (Syndicalisme)。關於工團主義以後還要細講。現在從略的說：工團主義的發生是因無政府主義者被壓迫得太厲害，不能活動；於是他們就投身到勞働界去，告訴他們議會政策是不行的，勞働者應當自己起來謀解放。

在這混亂的局面中，歐洲大戰就開始了。

右派的社會黨在俄國得了政權，就實行武斷政策。俄國人民在強權壓迫之下，

個人無所謂自由，無所謂人格。意大利的法西蒂斯 (Fascists) 也是如此。列甯

(Linin) 自稱承襲馬克思，墨索里尼 (Mussolini) 何嘗不是馬克思的化身，列甯和

墨索里尼都自以為英雄，把人民踏在脚下。

現在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 強權主義。(二) 自由主義。諸君願從奴

隸地位出來，再跑到奴隸中去嗎？

第二講 社會主義思想之發端

今天下午會將社會運動講了一個概要，現在把第三階級 (Bourgeois) 成立的事情一講：

近代社會運動者或無政府主義者都說現代的社會爲 Bourgeois 的組織或資本主義的組織。要是推本求源，追問爲甚麼會造成這種資本主義或 Bourgeois 式的社會？那末要是推到古代，恐怕話太長了，時間也不夠，所以現在只講最近 Bourgeois 的組織。

上次說到法國社會運動和英國產業革命，現在更要詳細的講。要說明 Bourgeois 的組織，不如說明英國的產業革命，可以更加明瞭。至於英國的產業革命是

否能稱爲「革命」還是一個問題；但是革命前和革命後的形勢完全不同，這一點却和法國的大革命沒有兩樣。英國的產業革命自十八世紀直至十九世紀初纔告完成。

產業革命的第一個原因是航海術的發明。原來英國的民族，多半爲海盜，常常到各處去找尋寶石；航海術因此而發達。同時在工業方面機器發明的很多，最早而最有名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

許多器械初運用人力，後來應用了汽力，工廠組織更其宏大，家庭工業因此統統都失敗了。家庭工業爲甚麼要失敗呢？那是很顯明的，因爲用了機器以後，只須費很少的勞力而可得很大的效果。而有錢人可以大規模的組織工廠，那些小規模的家庭手工業，自然漸漸地被淘汰而失敗了。

一方面航海和探險事業的發達，他們帶了許多人，打服弱小的民族，並奪掠錢財

貨物；於是回國來創設工廠，一般由家庭工業失業後的平民，就做了他們的工人。他們擄取掠奪了弱者的錢財，而自己就爲資本家了。

他們從海外得到了錢，回到本國來設置機器，創辦工廠。國內的工業發達後，資本家和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諸侯，就在權利聲勢上根本不能並立。

在封建時代皇帝的消耗奢華已極，於是一面加重人民的賦稅，一面還要到諸侯那邊去拿錢。如今資本家的錢財有超於諸侯了，於是皇帝就要向資本家要錢，資本家也向皇帝要權力。先前諸侯居於皇帝與資本家二者之間，但是現在皇帝直接向資本家要錢後，諸侯就失却了地位，變成無用的了。而英國克倫威爾（Cromwell）的革命就是資本家與諸侯權利衝突的爭執，諸侯直接向皇帝的鬭爭。

近代憲法的起源，起於資本家限制皇帝向人民徵收捐稅，皇帝每年的用度，須經國會通過。先前在皇帝以下，有諸侯大臣等，現在這些人都失了聲勢，所以資本家獨

占上風。並且一班海賊般的人，到海外奪了弱小民族的錢財，回國來就成爲有錢的貴族，向貧弱者施同樣的搶掠——榨取一般工人的血肉。

一般歷史家說：『英國人的氣質在機械發明以前是很快樂，淡泊；但是以後却變成自私，自利，鄙賤，殘酷的行爲了。』

產業革命對於英國的影響：使富者日富，貧者日貧。所以當時手工業失業的人，對於機械痛恨至極，時有暴動毀滅機械的事情。

關於產業革命最詳細的說明是斯密亞丹 (Adam Smith) 的原富 (Wealth of Labour)。斯密亞丹被稱爲「經濟學的父親」他對於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 組織的說明，極有價值，他從師於法國第琴稷 (De Quincey)，而第琴稷是崇拜盧梭 (Rousseau) 及狄德羅 (Diderot) 的學說。所以斯密亞丹在他經濟學說裏說：『政府是最大的浪費者；』並說對於人民創製產業的發展，政府不應加以干

涉。後來高德文很受他的影響。

威廉高德文 (William Godwin) 一七五六年生於英國威士比渠 (Wish-beach)；在一八三六年四月七日活到八十多歲的高齡而逝去。

上次講到他的政治的正義 (Political Justice) 出版後，好似一個炸彈投入英國的思想界。那本書的精意，和近代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沒有差別。這書的原名是政治的正義及其與人類道德幸福的影響 (An inquiry into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morality)。他的思想的發展站在人類的幸福上面。他以人類的觀察點來考察社會。他否認國家的強權和法律的存在。他以為法律的存在，實是人類最大的羞辱。因為人類是進化的，社會是變動的，而法律是永久不變的，以不變的法律來繩正進化的人類及變動的社會所發生的事件，是何等違反自然的法則而不適合啊！比如古時稱贊兒童偷竊，但是在現在却以為做賊是不道德的。

假使要以法律來規律一般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是以一事一律來規範人類的生
活，那更不知要造成幾千萬條法律。而且要造成這許多法律，必得數十年的研究；但
是社會決不能停滯了一切，候你造成了法律來規正。社會的生活是變化的，所以法
律是永久不能存在的。

而且在百人中可說有九十九個不明白法律的條例的。雖然這樣，但是也要同
樣的受法律的規範。人類自造法律來規範自己的行動，是多麼愚呆的事啊！

以上是高德文對於法律的見解，而他對於強權構成的國家和所有權的存在，也
都是根本反對的。他以為原始時代是沒有所謂國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南洋
羣島沒有受到西洋文明影響的還有這種原始社會的組織，他們是度着和平幸福的
生活。這種事實，是遊歷家常常發見的。並且無論在那一國的社會歷史中，都會有
過和平幸福生活的原始時代。

但是現在爲甚麼又有許多階級並國家等的存在呢？在原始時代的人民，對於自
然的變遷，很覺神祕而害怕。諸君試想，古代人民的生活，在熾烈的陽光中，火一般感
得不可忍受的炎熱，在風雪的冷天，畏縮得如蛇一般的生活着。他們在嚴冬的寂寞
悲哀的生涯，我們在神話中很可以看到。但在一村落中，必有多經驗的高年老人告
訴人們，風雪的寒冬過去後，就是和暢顯耀可愛的春天了。經過了明輝美麗的春天，
日光灼灼的盛夏又要臨頭了。當無知無識的古代人民聽到老年人的預言，是多麼
感激，因此也得一些安慰和希望！非但氣候是如此，他看看天色，知道狂風暴雨之將至；
告人留神注意。老年人依他年高的經驗，可以得到村落中人民的愛護和尊敬。他
也愛護他的村落，導領人民安度樂園似的生活。一般人民因此感謝並敬重他，送他
禮物，他就也得不勞而食。於是他把這許多經驗和智識傳給子孫，使他們同樣的受
到人民的感謝和尊敬。因此這種學問就成爲祕傳。從此這種人可以不勞而活，得

專門研究學術，他們把這種智識世代相傳，並教授他們的親戚知友，於是這種人就成了一種特殊階級了。

這特殊階級可說是皇室的起源。

那時候是政教一致的，一切權力都操於一個特殊階級，於是這個階級特別受人崇拜。

同時因為地理的變遷，——如據美國探險家的考試證；現今荒涼的泊米爾高原，是古時很繁華的都市——人民要遷居，於是有時不免和別的民族發生戰爭。在戰爭時，必有人為羣衆的指揮者，這些特別的人物也就成了特別的階級。

階級和國家，二者是不能分離的東西，發生了階級，就產生了國家。

假使沒有這些有智識有經驗的老年人，也許國家的制度不會發生吧！

單純國家的組織和近代國家的組織根本是一樣的：多數人受苦做工，少數人享

福逍遙。總之，這些特殊階級的貴族和少數專政的國家，他們的組織是阻止社會進化，和人類的幸福的！

以上這是高德文思想的大概。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原因，大約不外乎三種：（一）盧梭學說的影響；（二）經濟的困難；（三）政治的變遷。

盧梭學說的影響於思想界很大，有許多思想家都受他的染受，高德文就是其中之一。

盧梭的思想與中國的孟子相似。他說：「人類在自然狀態裏，天性是善的；在沒有什麼道德和法律的時候，也無所謂『惡』。」盧梭又說：「人在自然狀態中的生活與別種動物一樣。既不會使人厭惡，也不會有貽害他人的心思。」這正如孟子所說：「隱之心，皆有之，」這可說是人的本能。

但是後來本能的生活，受了種種的刺激，漸漸生出反省作用，就有意識了。有了意識——理性——就使人想到自己，於是人的生活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在意識（或自我）中，有許多自我的自好，於是一個中心的自我，時時和許多自我衝突起來。有了反省作用，把整個的自我分離，以前祇要必要的東西，比如食物穿衣，只要滿足一時的慾望；不會把餘剩的東西保存起來。自我分裂後，他知道把東西保存，遺留給自己後來的需要，因此「所有權」發生了，同時對於人的同情也漸漸的淡薄；於是人的生活與自然的本能生活，就完全不同了。

盧梭看到這種缺點，他盡力的懷慕原始時代的自然生活。他爲甚麼要如此追念呢？因爲當時航海術發明後，航海從海外歸來，報告各處未開化人民的一切生活狀況，使盧梭大受影響。尤其是他聽到美洲的伊路過哀的民族，一切的組織都很好，過着自由的無政府的共產生活，他們是享受着自由，互助，平等的生活；他們沒有貧富，貴

賤強弱之分；法蘭西大革命所沒有實現的理想，他們都在自然生活中保存着。因此他就倡說「依返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學說。盧梭的意思，不僅要打倒社會上一切的不平和經濟制度，他主張要回返到純粹的自然社會去。

法蘭西大革命雖將皇帝推翻，但是人類平等的思想，尙未實現；對於所有權還是視爲不可侵犯的，因此巴勃夫(Babert)等起來了。

巴勃夫於一七六四年，生於法國野耶州沙科野地(Saint Ruentin)——在歐戰時完全毀壞——他父親爲奧大利軍隊的大佐，所以他在幼時受過良好的教育。

不幸他父親在他十六歲時逝世。他爲生活所迫，不得不拋棄了學問，以求糊口。初任下階職務，後爲沙摩州的行政官。後因得罪被割官職，並禁錮二十年。後自獄中逃至巴黎，乃投身爲革命運動。他在青年時對於希臘羅馬的社會主義的制度，非常讚美，他更其羨慕羅馬的保氏官(Caius Gracchus)因此他自稱爲 Gracchus

Babeuf)

在法國革命起來後，當初是傾向於平民的；但是在七月革命成功羅伯司比爾（Robespierre）被刑殺，保守派佔勢時，真正的革命精神就消滅了。那時巴勃夫就在人氏公論（Tribune de Peuple）報上，做很激烈嘲罵政府的文章；並攻擊當時文明社會的組織。因此又下獄數月，他利用了這機會，得認識了獄中的達爾齊（Darthe）部與那洛提（Buonarroti）並連絡雅各賓黨（Les Jacobins）及山獄黨（Les Montagnards）幾及二千餘人，相約出獄後再起事。他們出獄後，遂組織叛亂的團體，其目的在廢除執政官制度，建設共產的理想國，在巴黎的中心，他們組織一個複雜巧妙的團體，叛亂的祕密局，共有中央委員七人：巴勃夫（Babeuf）部與那洛提（Buonarroti）馬來克斜爾（Sylvain Maréchal）奧托納來（Felix Lepelletier-Autonelle）達爾齊（Darthe）和底部（Debon）。他們都是新聞記者。巴黎的各

區各部由勞働者及通訊員擔任宣傳鼓吹，但是他們都不知道叛亂的領袖七委員的名字；但是有連絡委員，連絡全巴黎的黨員。他們的計畫有非常的成功，到一七九六年四月，有七千多的同志了。於是準備同時在全巴黎分布馬來斜爾 (Maréchal) 起草的平等宣言並暴動。但是其中一個領袖忽而變節，(他先前是海陸將軍) 向政府告發；於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那天，謀叛的首領都被逮捕了。巴勃夫和達爾齊都被處死刑；部奧那洛提及其六人處罰流刑。當時被告總共六十五人，內五十六人因沒有充分理由的證據，宣告無罪。巴勃夫和達爾齊在執刑前曾自殺，但是終於被處極刑。部奧那洛提在瑞士流浪中，著了一冊有名巴勃夫叛亂史 (Histoire de la Conspiration de Babeuf)，於一八三〇年公刊於世，博得法國很好的贊譽。巴勃夫和他的計畫於是能再在萬人的記憶中復。現巴勃夫主義 (Babouvism) 能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九年在法國歷史上佔有一頁的地位，都是這書的效力。部奧

那洛提的著作，直到現在在法國勞動者的思想上還有相當的勢力。

巴勃夫思想，初都受盧梭的影響，後來又受摩勒爾 Morelly 的影響。摩勒爾著

有自然的法則 (Code des la nature) 一書。

他說：『社會的目的在謀萬人的幸福。萬人的幸福在於平等。』

在平等宣言 (Manifeste des Egaux) 的第一條說：『自然賦與人類平等的權利，享有全自然的產物。』這顯然是受盧梭的影響。第七條說：『在真正的社會，沒有貧富的存在，』第十條說：『革命的目的是破壞不平等，建設共同的幸福。』我們從這個條例，就可以明瞭他主要的思想了。

他在人民公論上又說：『我們對於社會的事實不能完全抹殺。要是社會上有富者的存在，雙方面的鬥爭是永遠不能避免的。勞動者——貧民——在沒有明白宣告戰爭的時候，富者似乎很和平而不注意，但是在爆發的時候，他們爲了要保存自

己的地位，於是不顧勞働者一切的苦痛，立調海陸軍來壓迫。社會是爲共同謀幸福的，決不是爲少數的資產者爭地位的。」

法國大革命到了中途，權勢就被少數人所操縱，祇獲得少數人的幸福，破壞了革命的眞意。這是巴勃夫異常憤慨的一點，巴勃夫的反叛也因此而起了。

但是他也並不是主張立刻完全取消富者的財產，他想在五十年內，漸漸地取消相續權吧了。

他和高德文的主張是不同的，他的主張是統一的傾向，激進的，共產的社會；高德文是主張分散的傾向，漸進的，無政府的社會。這也是受環境的影響所致，因爲巴勃夫生長於革命時代中，所以他的思想較爲激烈。

巴勃夫的平等宣言，在歷史上此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更其重要，巴勃夫在宣言中，很明白的發揮階級爭鬥的原理。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以爲階級爭鬥是馬克思

所創說，殊不知巴勃夫在人民公論上早已有此主張。

巴勃夫失敗後，一切政權就操於政客之手，革命者似乎在此中絕。

第三講 理想家社會主義

理想家社會主義 (Utopian Socialism) 這個名詞是恩格爾 (Engels) 定的，他用以和馬克思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 (Scientific Socialism) 相對稱。他們自以為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是建設在科學上的，不是如理想派的社會主義祇是根據個人的直覺與玄想；殊不知後來却從理想家社會主義中，發現無窮的真理。現在法人又有回到聖西門普魯東的呼聲，也是因此。

理想社會主義者有聖西門 (Saint Simon, 1760-1825.) 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湯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並卡陪 (Etienne Cabet, 1788-1856)

聖西門在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七日，生於法國巴黎。他是法國有名的聖西門公爵的後裔。幼時受業於達朗相 (D'Alembert) 很是聰明，懷着極大的志願，他令他的僕人每晨警醒他『先生，你記着，你還有許多大事業要做呢！』他在法國大革命時，沒有活動，他曾宣言放棄「伯爵」的稱號，加入平民黨，從事於社會事業。在一七八九年被選為其領地都市的市長；他願與平民為伍，因而沒有就職。後為當時握政權的雅各賓黨 (Jacobin) 所嫉妒，致陷牢中；他在獄中十數月，直到七月革命起來後纔得釋放。出獄後，產業已被政府收沒，生活非常難苦，後來做了些土地投機事業，得利十四萬四千法郎；於是他就決心準備研究學問。他在七年中，得到了許多科學知識和深刻的經驗。

聖西門在十九歲時，自願援助美國獨立運動，曾在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軍隊中，盡力地奮戰，立了不少的偉功。

他在四十三歲才發表他第一篇著作日內瓦書簡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而後著名，他早年的著作多半是屬於科學和政治方面的。他最初發表社會主義的評論是在一八一七年出版的產業論 (*L'industrie*)，後來又有組織 (*L'organisation*, 1819) 工業制度 (*Du système industriel*, 1821) 產業階級問答 (*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1823)，因此他的主張更其闡明的發揮了，他的最後又是重要的著作就是新基督教 (*Nouveau Christianisme* 825)，這書可說是集他思想的大成。

他全生涯的事業，實在是在他的新宗教，他的新宗教的最大的宗旨是在迅速地改革最貧苦而最大多數的階級的道德的境遇。所以他說，「新基督教是伸說人類互助的原理，以此推及現世社會的組織。」

恩格爾 (*Engels*) 說：「聖西門在日內瓦書簡時代，唱着「人人勞動之必要。」

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恐怖時代，即主張無產人民治世。他認法國的大革命是貴族與中流階級及無產階級的爭鬥，他以為政治學是唯一的產業的科學，所以應該把政治學併入經濟學，先前的政治學是講怎樣處置人，現在是在怎樣處財。」

他的二句有名的標語，是「各盡所能，各得所值。」就是說，各人盡他的才能而工作，社會也對他的勞動給以相當的酬報。這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先河。他對於社會歷史的解釋是依據於經濟的解釋，即唯物史觀，這可說是馬克思的先驅。

在拿破崙第一時，各國封鎖法國。聖西門曾呼「歐洲各弱小國應該連合起來！」恩格爾說：「這是世界主義的發端。」

聖西門是著作家及社會改良者，他自一八〇三年（四十歲）直到一八二五年他逝世時，雖陷於極端的貧困，飽嘗人生的辛酸，但終以殉教者的精神來自勉，謀求人類的將來社會的幸福，他在著最後的一本書時，祇有麵包和水齊吞。他在臨終時告他的

弟子說：『Rodrigues，不要忘記，要想成就偉大的事業，必先深深地回憶我的全生涯是何等刻苦悲慘，爲了人類將來的幸福……將來的世界是我們的，我們該努力！』

近代社會學的建設者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實證哲學的思想，實由聖西門的學理涵養而得。聖西門早年計劃開鑿巴拿馬運河；後來開蘇夷士運河 (Suez

Canal) 的是他的學生李西蒲 (Lesseps)。又如在一八三〇年革命的重要人物巴

雜爾 (Saint Amend Bazard 1701-1832) 益力蕩 (Enfantin, 1704-1864) 都是他的學生。

傅立葉 (Charles Fourier) 在一七七二年，生於法國的柏桑爽 (Besanc, on)，他父親是本地很有錢的布疋商人。所以傅立葉大部分的生涯是在經營商業，幼時聰慧異常，對於學校功課很有心得。他歡善研究地理學，所以他的零用錢，都消去在購買地圖及地球儀，他熱心愛好音樂與花卉。

傅立葉自小就富有同情心，極力的愛護貧苦者。下邊是一個很好的例：

『有一天早晨，一個貧乏的跛者走到他父親的家裏來探問傅立葉是否在病；後來他知道傅立葉是赴巴黎求學去了，他不禁流淚滿頰了。原來先前傅立葉每天到校，在路上遇見這貧人的時，常常把自己的麵包分一半給他。但是傅立葉始終對人保守着秘密。』

這種偉大的精神的特徵，足可表現他年青時的情緒。

傅立葉在少年時就舍學經商，遍游法國各城市；後來又漫遊荷蘭和德國，做一個商業的旅行家，滿足他社會觀察的宿願。父親逝去後，得十萬法郎的遺產。自後他就在里昂 (Lyon) 經營商業。當法國恐怖時代 (The Reign of terror) 里昂被雅各賓黨人所襲，他的工場變成了戰壘，食料都被徵收為軍餉，不但資財喪盡，並且還被捕下獄，幾乎喪命；他釋放以後，遂投入了軍隊。他對於軍隊生活多少有些興味；

但是二年後因病而離開軍隊；於是又從事了商業。

他大部份的生涯都在經營商業，因此看到了社會經濟組織的弊害，使他的良心時時覺得非常的苦痛。少年時代曾有兩件事情，使他常常纏繞在心頭，永遠不能忘懷：當他五歲時，因為在父親店中對某種貨物說了幾句真話，就受懲罰；於是他知道商業社會的習慣是詐言。後來十九歲時，他在馬賽 (Marseille) 做某實業家的店員，此時正遭飢荒，米價騰貴，店主為投機的目的留着一船滿載的米穀，等待奇價。後來竟腐敗不堪，要傅立葉去監銷毀這種東西。

他第一本的著作是一八〇八年出版的四個運動論 (Theorie des quatre Movements)。他說，在宇宙間有四種運動：(一)物質的，(二)有機的，(三)動物的，(四)社會的。在這四種運動中有一共通性是引力。引力的法則是普遍的，足以支配世上各種運動的。牛頓 (Newton) 發見的引力定律是支配世上物質的運

動。現在要發明的，是社會的運動法則。他以為社會的引力是愛，所以才能互相幫助，連絡，假使我們人的生活能依照社會的引力法則，就如人的行路是依照物理的法則，那末社會一定能達到真真的和平幸福。

傅立葉希望有錢人的幫助，爲了想實現他的計劃。他每天與預告的時間內在家裏等候；但是終於失望，在十二年間，竟沒有一個慈善家光臨！

他在這十二年中，頗覺舊作未能盡善。於是在一八二二年公刊第一卷家庭的

農業組合論——一名產業引力論 (Traite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 Agricole on Attraction Industrielle.) 這書也是根據引力而伸說：他以為社會的引力是「愛」和「興味」。他更主張澈底地改良「組合」(Association)，那書內有實際的計劃是共產舍 (Phalanstere)。共產舍是由四百家或一千八百人組合而成；這些人都住在三方英里以內。他們一切都是自治自給的；他們將團體內所有

的資財都集合起來，供給大家，使得自由地發展各人的才能，滿足各人的嗜好。在這種機關裏，所有農業，工業，娛樂與人類自由發展的方法和機會，都聯絡成一氣；所以私人自由和公共聯合的種種利益，都是用一種方法調和起來了。

住在共產舍內的生活，正如家庭生活一般。他們都要勞働；但是可以自由選擇時間和變換種類，使勞働如遊戲一般地有興趣。

傅立葉更主張以農業為主，他厭惡產業革命的機械事業，他的思想雖則受盧梭的影響，可是他是更進一層，提倡「回到土地去。」——創造一種理想的田園世界。

近世對於「回到土地去」的呼聲，還是很高。如現在英國的思想家羅斯基（John Ruskin）摩黎斯（William Morris）加賓脫（Edward Carpenter）他們的思想都是受傅立葉的影響。

傅立葉對於幼稚教育也很注重，他以為少年應作勞働的生活。一八四七年創設

幼稚園 (Kindergarten) 的德人福羅倍爾 (Fraebel) 也是他的信徒。現在各國都有的童子軍，也是他所發明。

共產舍在美洲曾很盛行；在現在，法國所留下來的不多，如哥當 (Andre Godin) 創設的鑄造工場是一個，這工場的一切設備和設計，都依照共產舍的計劃。所以現在有許多研究社會學的，都去那裏參觀以供研究。

渦文 (Robert Owen) 是英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他在一七七一年生於北威爾士 (North Wales) 蒙果麥里協 (Montgomery Sindre) 的紐塘 (Newtown)；他父親是貧苦的馬具商。渦文自小就很聰明，鄉里中都知道他讀書的成績優良。十歲時就當學徒；到了十八歲他共積蓄了一百鎊，於是他就和二三個實業家共同經營商業，他每年得賺三百鎊的利銀，這是很能滿足他願望的。他對於文學也很有興味，做事的精明勤懇，足使人驚奇。後來他費了六百鎊買得紐拉拿克 (New

Lamarck) 的紡織工場；又和先前場主的女兒結了婚。——有人傳說：他要和場主的女兒結婚所，以購買這工場——這可說是他生命之一大轉機。那時，他還祇有二十七歲。

後來英美國際間不和，美國禁止棉花輸出。因此，英國許多紡織業都停工。他的工廠雖停工了四月，但是工資仍照常付給工人；因此工人們對他非常感激，而他的名譽也漸漸地大起來了。

他對於織工的教育也很費苦心，而最困難的：在當時普通人都不知道尊重勞動者的教育；其他股東都被自私心所克制，未能顧到改善職工的生活，因此他和其他的股東發生衝突而脫離了工場。又和人合股，費了十四萬鎊購買了工場；獨自經營辦理。於是過文得依照他的理想施行，盡力提高工人的地位，並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注意勞動者的教育，並設幼稚園和小學校，使勞動者的子弟也有受良的機會。這時

他的聲譽非但全英國喧傳，就是歐洲各國都知道他了。英國的皇室也時常派人去視察，因此漸漸有人嫉妬他人。他決然地離棄了紐拉拿克；那時是一八二八年，馮文五十七歲了。

馮文時常希望自己的社會的理想能夠實行，在一八二五年他的學生康丕 (Abram Combe) 在附近格拉斯哥的阿畢斯頓 (Obinston) 實行組織新社會的試驗。馮文費盡他全部的財產，到美州印地那 (Indiana) 的紐哈謨 (New Harmons) 組織共產村。但是實行他理想的時機尚未成熟，所以經過兩年的實驗，師生的計劃都完全失敗了。

這時英國的勞動改良運動漸漸地勃興，他就回國來從事參加。在一八三二年發起組織「全國勞動交換組織」 (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這交換組織，就是使勞動者直接購取物件，不必經商人從中賺錢。在一八三五年他

又組織「全國民全階級組合」(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of all nations.) 因此英國社會主義的議論，就很流行了。

渦文以爲個人品性的好壞，只要看他能否支配環境；所以要使個人改善，必先改良社會環境，宗教家以爲罪惡是個人造成的；但是渦文却以爲罪惡是因社會的不良而發生的；因此他時與宗教家爭鬥。

同時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注意的：自馬爾薩斯 (Malthus) 的人口論 (On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出版以來，英人大受影響；但是渦文很反對此說，他以爲社會的制度要是能改良，機械的發明能夠多量的生產，那決不用愁人口的增加而缺乏麵包。

渦文的影響及於後世者很大；勞動組合運動，消費合作社等等，都紛紛而起。「合作事業」在渦文的生平中可說是最有成績的。他的學生在洛淒堆爾 (R. [四一])

（chdale）創設的合作社，現在還是很有名的，並有生產品運輸至各國。但是當時過文已年逾七十，對於合作事業不能十分注意了。

卡倍（Etienne Cabet）對於社會運動沒有偉大的事蹟。他是一八四八年歐洲騷亂時期的一個革命家。

他讀了瑪耳（Thomas More）的理想國（Utopia）而感動，著了一本哲學的社會小說伊卡利亞渡船記（Voyage to Icaria），他曾在美國建設共產村。

第四講 歐洲革命時代

現在要講的，是以歐洲革命爲中心而興起的社會主義。但是在沒有說起這事以前，不得不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沒有起來的時期的情況，加以說明。

自拿破崙失敗後，歐洲有權力的人們都開始作反動的行動，這時可說是專制時代。反動勢力的中心人物是奧大利的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他聯合列強組織「神聖同盟」，共同壓迫勞動者和革命運動。在法國，工人組合是被禁止的，因爲拿破崙戰爭的緣故，歐洲各業都有停頓的現象，而美國把工業的出產品盡量地運去，因此資本家賺了不少的錢。但是英政府因派遣海陸軍到歐洲去，軍費支出過於浩大，負有數十億的債款，於是不得不增加稅率，剝削平民的金錢；平民一方面又因工業

【四四】

品都輸到歐洲而生活程度增高。在這種情況中，國內中等階級的人不久都變為無產者了，因此暴動時起，最有名的如一八一九年馬千思脫（Manchester）附近的比脫洛（Peiterloo）地方的暴動，人民宣說：『不自由，毋甯死』的口號。

到了一八三〇年，人民的困窮更其厲害了。那時的詳情，英國小說家狄根思（

Diskens）在雙城記（Tales of Two Cities）內描寫得很詳細。

渦文的改善運動，他在一八三五年組織的「全國民全階級組合」有五十萬勞働者參加，他們要求改良待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可是這些運動的結果都被政府壓平了。

關於英國的運動講到此地，以下講法國的情形。

自拿破崙放逐荒島後，列國推舉坡旁（Bourbon）為法皇。在一八三〇年自

由主義勝利後——其實還不如說資本主義勝利更其適當——人民的痛苦，終未解

除；因此社會黨人和勞動者聯合着在里昂大起暴動。他們把警語寫在黑旗上：「讓我們勞動者先存在勞動中，我們要勞動；否則，願死！」里昂遂被人民佔領，成爲一個自由的大都市，自後黑旗就傳爲無政府的徵象。——這是第二次用黑旗。當法國大革命時，法王向奧王求援，請他派兵到法國來鎮壓革命黨，那時法國的婦女知道了這事，就異常憤慨；她們就把一切的首飾充助軍餉，幫助革命者。這時市政府上面正懸掛着黑色的旗幟。後來共和黨和社會黨分裂時，民主黨就開始用赤色旗。但是據萊（George Sorel）的解說：「紅色是戒嚴用的，不能說是代表自由的徵象。」里昂的暴動僅僅是舉一例而已。

一八二八年巴勃夫叛亂史出版後，法人對於社會思想運動，才有一個正確的概
念。到了一八三九年「共產黨」的名字也有了，而「階級爭鬪」一語，遂成爲流行
語。

一八二〇年歷史家基佐 (Guzot) 說：「法蘭西十三世紀間的歷史，都是「階級爭鬪」的事實。」現在馬克思派以爲「階級爭鬪」是馬克思發明的，殊不知在一八二〇年基佐 (Guzot) 就有此說。他論文的題目是：「Du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puis la sestamtion et duministere Astuel」。

一八四〇年國家社會主義的鼻祖路易布朗 (Louis Blanc) 的勞勸組織論 (Organisation du Travail) 出版。同年蒲魯東的甚麼是財產 (Qu'est-ce que La Properte) 也出版了。蒲魯東說：「財產是賊物，」他的理想的社會是無政府的社會組織。

社會主義到了蒲魯東，是達到極點了。以後的社會主義的書籍，都半是以他爲主旨。

現在再講德意志的情形。

在德意志大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的學說中，分爲二派。一，理想派，二，唯物派。唯物派的中心人物是 Benesch 恩格爾與馬克思都是此派的重要人物。理想派有馬耳 (Wilhelm Marr 1808) 和衛脫令 (Wilhelm Weitlin, 1808-1874)。馬耳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曾到瑞士祕密組織「日耳曼青年」。這團體和「八三四年馬志尼祕密設立的「歐洲青年」一部份的「意大利青年」及「波蘭青年」並立。

衛脫令是馬格德堡 (Magdeburg) 的裁縫師。他是德國最早的共產主義的宣傳者。曾漫遊各地，得認識許多社會主義者。後來他感受了傅立葉的思想，就回國從事於社會運動。他不是唯物論者，而是一個基督教徒；他主張以基督的教訓來改造社會。歐洲革命時，他很受壓迫，曾離開祖國逃往美國。同時，他又在那邊參加了社會運動。

【四八】

在一八四三年他同巴枯甯，馬克思，洛旗（Babe）同赴巴黎。洛旗是馬克思及巴枯甯的先輩，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到法國後，對德國大肆攻擊；法國答應了德國政府的要求，於是在一八四五年就把他驅逐出境，這時正是基佐（Guizot）做法國的內閣時。

上面講到各國社會紛亂的狀態。——在英法國時有暴動，社會的根基，不住地搖撼不定。德國則四分五裂，受制於奧大利，屢想自己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大國家。奧大利則受專制之壓迫及外鄰的侵略，也想掙扎起來自建國家。這可謂是各國獨立競爭的時期了。

於是在一八四八年，歐洲的革命起來了。

當一八四六年法國正遭荒災，人民痛苦已極。於是內亂勃起，軍警無能制止。後來軍警與名衆聯合戰線，共同驅逐皇帝，組織了共和政府。

路易布朗 (Louis Blanc) 也是共和政府的重要人物之一。而民選的議員有：蒲魯東、勒魯、柏赫拉、梅內等。

於是路易布朗根據他的勞働組織論，創設國立工場 (Ateliers Nationaux)。但爲其他的議員所忌，以致工場失敗，喪失民心，並要告發他。幸而逃到比利時得避免，後避難於英國。

蒲魯東也提議改良社會的計劃，但不得其餘議員的通過。於是他是報紙上攻擊政府的設施。因此，他便下獄被禁錮了三年。

當拿破崙一世實行武斷政治時，一班社會思想家都往外國去，人民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毫無自由可說。自共和政府成立後，直到拿破崙三世專政以前，人民稍得自由，勞働者也稍有力。但是政府對於危險人物，總時時顧忌，後來終於把蒲魯東驅逐；於是拿破崙三世即乘此良機，以金錢運動，成就帝業。

這時英國就有普選運動，(Chartist Movement) 其目的為達到人民的普選，改良議會的組織，他們共有六項要求：

- (一) 全國選舉區域須平均劃一。
- (二) 成年男子都有選舉權。
- (三) 國會每年改選一次。
- (四) 隱名投票。
- (五) 選舉資格無財產多寡之限制。
- (六) 國會議員給俸。

普選運動在一八三九年，有一三〇萬人簽名，曾派四個代表到政府去請願。但是那時的政府為第三階級所把持，所以結果終於失敗。可是他們還是不斷地努力，直到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成功，建立第二次共和國的消息傳到英國時，普選運動又

重新勃興起來了。他們宣說又要向國會請願，並有六百萬人簽名的請願書，用十幾輛大車裝載，二十萬人排隊隨行。於是政府緊急預備，終以武力遣散。普選運動就此中止。以後純粹的社會主義的運動就起來了。

德國的社會運動起來較遲，但是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的波浪蔓延到德國的時候，德奧諸國都受極大影響，一時騷動得十分利害：在維也納和柏林的保守的專制的政治，都被完全撤去。奧國有名的專制主義的盟主梅特涅（Meternich）也被驅逐出國。於是組織民衆政府，設立議會，制定憲法。惟在改革運動者之間，都缺乏明顯的共同目的，以致徒然騷亂一時，終被保守的專制主義再得勝利。但是那時歐洲革命的聲勢更其浩大，柏林和維也納騷動不絕，巴枯甯加入，斯拉夫民族大會（Paris-laveit Congress）連絡斯拉夫民族反對反動的保守派的壓迫。此時馬克思和恩格爾也回德國來辦報宣傳，但是不久封閉。

歐洲革命的結果：Bourgeoisie（第二階級）與 Proletariat（第四階級）很顯明的分裂了。而在大紛亂之中，意大利、德意志，都統一而獨立了。匈牙利獨立國基也更其堅固。

歐洲革命的風潮傳到俄國後，俄國的民衆受到極大的影響，在一八五〇年左右，農奴解放運動已漸漸地興起來了，那時正值克里米戰爭，全國下動員命，各地的農奴乘機起暴動，直到俄皇亞歷山大（Alexandur）在一八六一年下命解放農奴後，始得平息。

當農奴在被解放以前，他們努力耕種得的生產品，都爲地主所有。那時他們可說沒有獨立的人格，祇是終生受人嚴酷束縛的奴隸。這時候他們不能自由活動，因此也沒有社會運動發生。但是從農奴解放後，他們都變成獨立自主的人了。可是同時依舊不免處處受社會的壓迫，於是各地的社會運動遂隨之而起了。

這時在北美也有解放黑奴運動。黑奴的生活異常痛苦，簡直類乎非人的地步；地主的虐待，殘酷至極。他們終天工作，而以一切的生產品，獻之於主人，使他們安然享樂。

關於紀載黑奴的小說，在美國史篤芙女士 (Stowe) 著的 *Uncle Tom's Cabin* 最著名。(林琴南譯爲黑奴籲天錄) 此書給美人很大的感動，後來黑奴的解放，給與很大的力量。在俄國有屠格涅夫 (Tur-genev) 著一本臘人日記 (*A spot of man's Sketches.*)

美國最先主張解放黑奴的是清教徒 (Quaker)，在這運動中最有名的如加密松 (Garrison 無抵抗主義者) 及布拉文 (Brown) 等。被拿破崙第三放逐到英國的列可侶 (Reclus) 後來到美國去看到黑奴的慘狀，就在法國二週評論上發言論，當時林肯 (Abraham Lincoln) 要給他獎金，他拒絕不受。

【五四】

當美洲的黑奴尙未解放時，南美的生產都靠黑奴；所以在北美主張解放黑奴的時候，南美就反對此說，因此就引起南北戰爭，經過五年的苦戰，北美戰勝，於是在憲法上制定不准買賣黑奴。

美洲黑奴解放後，他們與俄國解放後的農奴同樣的時常在各地發生社會運動。以前社會運動只限於英法兩國，後來就波及於全世界了。

在此應當再添插一句：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就在此時興起，（自一八四八年起至一八五二年止。）金斯來（Charles Kingsly）及馬麗思（D. Maurice）和盧德洛（Mr. Ludlow）三人都是這種運動的主要人物。

第五講 第一國際勞動協會

在講第一國際勞動協會之前，現在先講路易布朗和蒲魯東二大革命家的一生事蹟和主張。

路易布朗 (Louis Blanc 1811-1882) 是一身兼任著述家、政治家、新聞記者及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在一八一一年生於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 (Madrid)。他的雙親雖是法蘭西人，然當拿破崙第一之弟約瑟夫 (Joseph Bonaparte) 爲西班牙王時，他父親曾任西班牙的財政總長。路易布朗就在這時候生的。後來拿破崙失敗時，約瑟夫去西班牙王位，他的全家都回到法國，住在愛塞溪 (Horsice)。他初入羅德士 (Rodez) 專門學校，後往巴黎入某校肄業。這時正值法國大革命，他的父親

也不幸同時死亡。因此他爲生活所逼，不得不獨自尋生，最初爲學校教師；在一八三四年爲 *Le Bon Sens* 雜誌的一個記者，一八三七年就升任爲主筆。後因鐵道問題與雜誌所有者意見不合，遂辭職。路易布朗主張鐵道應該爲國有；而所有者却贊成鐵道私有制。他在一八三九年創辦進步之評論 (*Revue de progrès*)。他的最偉大的社會主義的著作勞働組織論 (*Organisation du Travail*)，就在這雜誌上登載的。後來此書印成單行本時，大受世人熱烈的歡迎。他的十年史 (*Histoire de dix ans*)，第一卷在一八四一年發表，到一八四四年完成了十六卷。這書實爲世界著作中最有名的傑作。牠詳細記載着路易腓力布王 (*Louis Philip*) 十年間的事件的真相。路易布朗對於事實的內情是充分的瞭解，而對於當時的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懸隔，更能深刻的觀察。他以為這十年間實是平民要求政治勢的發端。

其次的著作是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六二年發刊的十二卷的法蘭西革命史 (*Histoire de Révolution Française*)。本書完全以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的眼光來批評革命的事蹟，而對於當時革命的實情，也有詳細的記述。

路易布朗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的拔羣人物。在同年二月曾爲臨時政府閣員。他曾與他的同僚阿爾伯 (*Albert*)——一個勞動者——及賴圖羅林 (*Léon Rollin*)——前國民議會議員——企圖發布許多社會主義的法律，但是爲多數議員所反對，未能實現。惟「勞動權」 (*Droit du Travail*) 一案，得閣議之通過。什麼叫勞動權？勞動權就是在勞動者失業的時候，有向政府要求工作的權利。他又爲勞動者便利計，要求設置「勞動部」 (*Minister du Travail et du Progrès*) 不幸又爲多數閣員否決。因此他決心辭職。然而那些同僚怕他辭職後，與政府爲難，拚命的設法挽留他。結果創設了勞動問題討論會於盧森堡 (*Luxembourg*) 指

定路易布朗為委員會會長。而他們所討論的計劃和政策，却完全不能實際的施行。路易布朗祇做了無實權的會長，徒把貴重的光陰及真正的勢力喪失殆盡，而受人民的輕侮與嘲弄，才達到政府的目的。他們又假借實現「勞動權」的口實，會依照他的「社會的工場」(Ateliers sociaux)的計劃，創設「國立工場」(Ateliers nationaux)。其實政府想陷害路易布朗，使他名譽掃地，消失民衆對他的信仰心，而不能與政府為敵了。所以非但不給以資本及器械，並使他的政敵篤姆斯(Emile Thomas)為工廠的管理人。不久，工廠試驗失敗後，政府曾幾次的公佈虛偽的報告，因此路易布朗也非常激昂。雖則這種虛偽的報告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本身毫無損傷，但是當時事實的真相，未免使一般的民衆不能透澈地瞭解。所以這時候的法蘭西及德意志的勞動者心理，對於路易布朗都失却了信心，引起不快之感。後來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拉薩爾(Lassalle)聽到這話，曾大聲絕叫地說「虛偽是歐洲

一種勢力」

路易布朗的勢力僅在這短短的時間，他爲保持公共的安甯秩序，在勞働界裏犧牲了自身的人望。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勞働者蜂起時，人民視他爲共犯而告發。於是他逃到比利時；後來避難於英國，頗受英人的優待。他就此藉著作而生活，又曾爲法國的大新聞時報（*Le Temps*）的英國通信員。

當一八七〇年德法戰爭，法軍失敗，拿破崙第三逃亡時，他遂在九月八日歸國，竭力組織政府。一八七一年二月八日他被選爲國民會議的議員。同年五月巴黎康米恩叛亂暴發，他因爲非難勞働者的輕舉，致使革命主義的勞働者失望。

他歸國後，時時發表關於當時的問題的著作，標題爲今日與明日的問題（*Questions d'aujourd'hui et de Demain*），努力地繼續宣傳他自己的理想。直到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六日在加納（*Cannes*）逝世。社會一般人士表示敬重的悼意，由

國會議決賜以國葬的榮典。

路易布朗的高潔的品行，寬宏大量的德行，無論何人對他都不免引起愛慕之情。他對於他弟弟的深厚友愛，及友人的真誠的信儀，世人會傳為美談。

路易布朗的事蹟已講過了。現在再講到他的社會的理想。要明瞭他社會的理想，須先了解他對於人生的目的的見解。因為他的社會思想，都由「人生的目的什麼？」這問題為一切的起點。他以為人類的生存的目的，不外乎幸福與發達，要是社會的組織良善，必能完成一切人類的幸福與發達。然而如何可說是充分的發達與幸福呢？就是說：社會的各份子都得相當的方法，使其養成最完全的智力，體力，和道德。但是現在的社會如何能滿足人類的要求，現代的社會是建築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而競爭可說是驅引世界爭鬪的意味，所以生存競爭的結果，祇能產生人類許多的弊病，造成了這不息的爭鬪的世界。路易布朗以為要改良現代社會的組織，必定

要廢止自由競爭滅棄個人主義及變更私有財產制，而以友愛的法則建設新社會。

路易布朗以為生活的困苦，足使其精神墮落。社會的組織若不給人民以職業的自由，則社會的平等永不會實現。所以他主張勞動權，一方面創造「社會的工場」使人民都有相當的職業；同時藉此可以消滅私有的工場，以實行互助的本能。

關於財貨分配的意見，他和聖西門的不同。聖西門是以勞動為度量，給以相當的報酬；路易布朗是以平等為原則，主張「各盡其能力而生產，各應其需要而消費。」這種原則和近世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標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在學理上是完全一致的。

現在講到蒲魯東 (Pieree Joseph Proudhon) 一八〇九年一月十五日生於法國柏桑爽 (Besancon)，此處就是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及最偉大的文學家雨果 (

Vicío Huso) 的生地。他家非常貧苦，父親在一家釀酒店裏做箍桶匠，母親是一個強壯而且伶俐的農婦。他的少年時代常在柔拉(Jura)山上牧牛，還做料理家務及耕種田地一類事件。他後來雖成爲大思想家，可還是時時勞動。他告訴人說：『我幸而生在平民的家裏，得深悉平民生活的狀況，這使我覺得非常榮幸而愉快的。』

蒲魯東天資異常聰悟，自小學到專門學校，頗得發揮他非凡的才能，博得很多的褒賞與名譽。他在十四歲時，求知心急，教師的教課已不能滿足他的慾望，常在公立圖書館內，閱覽各種書籍。十九歲時，不幸父親因事業失敗而去世，他就不得不中途輟學，到一個印刷局當排字工人；後升爲校對員。這時候該店出版的多屬於神學書，所以後來他對於神學 (théologie) 上的知識，非常豐富。從來書店出版希伯來文和法文對譯的聖經 (Bible) 他因此自己學會了希伯來文。後來他在天主教編印百科全書時，就做了幾種關於宗教的論文寄去。

在他的母校柏桑爽學校，每年依例募集論文，這是用來獎勵一班有望的青年的。

一八三九年的課題是遵守安息日的利用 (On the utility of Keeping the Sunday)。蒲魯東也爲此懸賞競爭，不幸沒有成功。但是他的論文出版後，博得許多

人的讚美，不久即行再版，因此柏桑爽學校就把每年一五〇〇法郎的獎金給他。蒲

魯東在受獎時，他說：『我今後的志望，是要研究最多數最貧困階級的心身的改善方

法。』他又寫信給他的知友——當時有名的文學家愛克馬 (Paul Ackermann)

說：『當我領受年金時，有二百多人來祝賀我，他們慶賀我顯耀的榮譽，恭祝我前程的遠大；但是沒有一個人告訴我，萬事要爲平民的利害打算，要謀平民的幸福，改善平民的生活；應該廢去法律和財產私有權。這是使我感得異樣的悲哀。』

自得到年金後，他時在巴黎潛心求學。他從師於有名的經濟學者露西 (Pellegrino Rossi) 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結果，在一八四〇年將他的第一種著作財產

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付印。

這書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實在佔一個重要的地位，他著這書的目的，第一，對於個人主義的存在與實現共同生活的障礙的私有財產，根本加以猛烈的攻擊；第二，對於共產村，宗教大團體，及社會工場的禁止私有財產的計劃，都極力的提倡。他說：「財產是賊物」(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因為財產都是將別人以勞力所產的物品，毫無相當的報酬，用一種租金，利息或利益的名目掠奪來的。

這書給以後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極大的影響。後來法國無政府主義的學說，馬克思的價格論及勞動榨取論都是從此書演譯而成。而且這書出版後，簡直使經濟學轉換一個新方面，可說是經濟學界的大革命了。

在一八四六年他的最著名的傑作矛盾的經濟制度或貧困的哲學(Système de contradictions E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出版了。此

書對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及經濟學說都有銳利的批評，他在這書內主張「先有破壞而後可建設。」

蒲魯東在二月革命爆發時，曾抱着一腔熱腸，投身於混亂的漩渦中。但是他不是所謂政治家，他的思想也又是如何的厭惡政府。他說：要在政治革命失敗後，纔可能實現我們的理想。在四月，他爲人民代表（*Représentant du Peuple*）的記者，在這新聞紙上，他以激烈的言詞來傳播最新的學說。到六月被選爲色訥（*Seine*）選舉區的代表，而爲民選議會的議員。這時他曾提出一種有名的議案，要求對於租金常徵收三分之一的稅金，這議案當然被大家拒絕了。他還想試辦一個銀行，也沒有成效而失敗。後來又因爲他的新聞違反新聞條例，在巴黎受了三年監禁。

他在獄中，著成一本十二月二日的武斷政治所表現的社會革命（*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Etat du 2 Décembre.*）在一八五一

年出版時，頗惹起世人的感動，發行未及六月，已再版六次了。一八五二年六月四日禁錮刑滿期。他出獄後，就此不再幹社會運動，過退隱生活去了。他在一八五〇年在獄中與一商人的女兒結婚。一八五六年以攻擊宗教又被判監禁三年，罰金四千佛郎，乃逃至比利時。後在一八六〇年回國。不久在一八六五年死於巴黎的帕栖(Passy)。

蒲魯東的思想對於歐洲的社會很有影響。他的言論雖則激烈，但是都合乎科學的精神，嚴密而透澈的。現在對於他的社會思想分三要點來講。

1. 關於財產制度的理想。
2. 關於政治組織的理想。
3. 關於積極建設的順序。

(二) 他對於所有權始終的猛烈的攻擊，他以為維持所有權實在是社會組織紛

的起因。所以他說：「私有制度是強者擄取弱者的制度。」但是他以為共產制度有私有制度的反對的意味，是弱者依賴強者的制度。而蒲魯東表示二則都反對，取折中的辦法，就是「所持」(Possession)所謂「所持」，凡是我們勞動的各種工具（如器具，土地，肥料等）及日常所必須的物件，可以自用。不是如「所有」就是個人不用，也可受法律的保護而佔有。蒲魯東還反對借貸及利金。

(二)無政府是政治的理想。說到「無政府的政體」似乎是自相矛盾，其實不然，所謂無政府的政體，就是把以前政治方面的官吏，併入經濟方面去。使政治的職務，改為經濟上的職務。各人拿所持的勞動，各自自治自立，而無政府一貫的精神也。在乎「自治」，自治的個人，自治的團體，自治的社會。再自由的聯合起來，成為很有組織的大團體。但是個人自由與自由聯合必須建築於互助主義上面的。所以「自治」(Autonomie)「聯合主義」(Fédéralisme)「互助主義」(Mutuellisme)

三則有至密的關係，也是達到無政府的唯一的要素。

(三)關於建設方面，蒲魯東主張創設國立大銀行，發行直接交換產物的紙幣，以免商人從中取利；這紙幣是表記勞動時間的價值，就此可以交換得同樣時間的勞動而同樣價格的物品。蒲魯東對於勞動的酬報，是以時間為標準，這一點和聖西門的以勞動的才能為酬報標準不同。有人以為以時間為標準，似乎有許多不公平。其實，在「所持」的自由平等的社會裏，每天只要做幾小時的工作，就可以生活。所以勞動不是像在私有制度之下，為着利益而苦痛地工作。勞動是用來發揮各人的才能的，有好的才能，可以消費好的材料，所以在一方面說來，生產也就是消費。你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工作，這就是無上的報酬。

關於蒲魯東的話，只講到這裏。現在再講國際勞動協會。

最初給與『國際勞動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 men)

創設的直接機會的是一八六二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當時法國的勞動者代表與博覽會時，受英國熱烈的歡迎招待，就在這席上，為勞動者自身的利害，二方共同會商，交換意見。當時法國的到倫敦的勞動者代表，多數是蒲魯東派的「互助主義者」(Mutualists)而那班英國工聯和急進派却又多數信從過文的學說，於是英國過文主義 (Owenism) 同法國互助主義攜手的結果，便產生了一個有力量的國際勞動協會。第一次正式成立大會開於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倫敦的聖瑪利堂。

我們已在第一次總論裏說過，國際勞動協會內，因為巴枯甯派與馬克恩派的思想根本不同，所以時時衝突，終致於分裂。自後國際勞動協會的總會遷到美國去，不久幾歸於衰亡。因此馬克思就隱居在倫敦專心著資本論；巴枯甯也退隱在意大利。後來馬克思的思想起發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巴枯甯的感化興起了無政府主義的運動。

巴枯甯與馬克思對於國際勞動協會的意見的不同，實由於他們的根本思想的傾向趨於異端。馬克思的思想是傾於構成的綜合的；巴枯甯的思想是傾於破壞的分解的。並且馬克思的根本思想離不開黑格爾的哲學，而巴枯甯的根本思想脫不出叔本華的哲學。因此馬克思站於實在主義上，巴枯甯站於虛無主義上。兩者的思想如此相背，其意見之不同，亦是自然的結果。

而巴枯甯的思想傾向於無政府，也自有他的思想的背境。他生於最極端的專制君主政體的俄國，所以他的思想自然的傾於極端的破壞主義或革命主義。同時在這種極端的政治組織之下，又有有名的 *Nich* 的制度，形成最自由最自治的共產生活。巴枯甯看到俄國 *Nich* 的制度，認為是理想的生活與實際的生活的溶合。

在施短波尼克 (Stepniak) 著的沙兒治下的俄羅斯 (Russia under the Tsars) 中(這書已由蒂可先生譯成中文名地底下的俄羅斯，啓智出版)關於 *Nich* 的生活的

訛載，很有趣味。他說在村落中有重要的事件，可以一個人召集集會。像瑞士原始時代的國會（Landesgemeinde），在長老的門前，或來往便利的曠場上，首由召集者申說開會的理因，以後各人自由發表意見，於是自由的討論，互相爭論，到了全會的意思一致得到全體的贊同後，才散會。要是還有人反對，可以與意見不同的對方私人談話，直到這問題完全的圓滿解決。巴枯甯自幼生於這種的村落裏，後來投身於無政府主義者隊中，對於強權專政政治的反感也是必然的趨勢。

無政府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最顯見的不同：（一）馬克思主張生產物歸國家，工具歸個人，而無政府主義主張一切歸于公共所有。（二）馬克思主張中央集權；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地方自治的。——無政府者對於地方自治的意見，總是相同的。

現在說到無政府主義，略談牠的派別：

(一)無政府共產主義。——這新名稱，自一八八〇年在瑞士開大會時，克魯泡特金主張把從來稱爲集產主義改爲無政府共產主義，自後就一般的通用。這派的代表是巴枯寧，居支倫 (James Guillaume) 列可侶 (Elisée Reclus) 克魯泡特 金等。

(二)個人的 (或哲學的) 無政府主義，這派代表最著名的德國斯提奈 (Max Stirner)

(三)宗教的無政府主義，這派的代表是托爾斯泰 (Leo Tolstoj)

其實個人的或哲學的及宗教的無政府主義，是否能成派別而歸入無政府主義，還是問題。現在略講斯提奈的思想。

斯提奈一八〇〇年生於德國黑依路特。習哲學及神學 (一八二六——一八

二八) 於柏林，一八二九年在德國各處遊歷。到一八三二年住居在開尼思里洛或

克陸姆。自一八三二年到三四年又在柏林研究。一八三五年高等學校教授的試驗

及第。他沒有就什麼職，一八三九年在柏林的女子宗教學校執教鞭。一八四四年棄職生活於柏林。一八五六年逝世。他的最著名的能盡量表達他的個人的無政府主義的著作是唯一者及其固有（日本譯為自我經）（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 旨）這書中說：「神明並不賦與人類任何使命，固有的事業及職業，正和植物或動物一樣。人間沒有任何使命，唯有「力」而已。「力」的存在就是自我的表現。我們有了這「力」，無論誰都能在任何時候使用牠。」斯提奈又否認真理，他說：「什麼是真理？所謂真理祇是空談而已。」「在我，要我服從的東西，不論是名為真理，權利，自由，或人道等，是不能的，假使人間有真理的存在，那末唯有生命與力。假使不相信自身而服從什麼人間的規則，支配，法律等，就成了奴隸。自我的存在就是真理，自己越出於真理以外。」

斯提奈的思想影響於歐洲的思想界很有力量。他的主張不特完全反抗那國

家和強權派共產主義，想加於人類的奴性，也主張個人自由，脫離一切社會的和道德的束縛，回復「我」的位置，個人的尊嚴。他的思想內包含虛無主義，(Nihilism) 後來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混合起來也是因此。

關於宗教的無政府主義的托爾斯泰，他雖未嘗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可是他的思想及他的著作都含有宗教的無政府的極濃厚的色彩。他在他的天國在你自己 (The Kingdom of God in Yourself) 我的信仰 (My Faith) 懺悔 (Confessions) 等著作中，對於教會國家，和一切法律，而猶以現在產業法律，都有嚴厲的批評。他摹述國家是惡人所做的統治，以野蠻的武力為之維持。他說：盜賊比一個組織很好的政府還少許多危險，他的全部著作，都給讀者無限的感動。

現在不能多講了，關於無政府在二三十年中的發達也祇能不講了。以後就講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

第六講 社會民主主義時代

自一八七二年國際勞動協會瓦解後，繼續世界革命運動的不是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巴枯甯派的無政府主義者。但是馬克思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却在馬克思的祖國德意志開始漸漸地發達。而德意志在一八六三年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的社會主義運動已開端了。當時他創立一政黨，名「全德意志勞動者協會」（The Universal German workers men's Association）其綱領極簡單，唯求普通選舉之實現。拉薩爾不久因戀愛問題，與人決鬪而死，繼拉薩爾的事業而再興起有力的運動的是修魏芝哀（Von Schweitzer）。他以伶俐明智的方法來指導協會的萬事，惟當時在德意志南部，又有許多新勞動團體發達起

來，這等團體都是在自由民主的感化之下建設的，他們以為只是在政治求得任何目的，是危險的，不如着眼於一般在經濟與教育，比較得適合。因此他們都採用「勞働者教育團體」(Arbeiter bildungs vereine) 的名稱。其中最有名的二個就是林波克納 (Wilhelm Liebknecht) 與倍倍爾 (August Bebel)。這時候拉薩爾派的勢力還非常的強盛，林波克納却時時與修魏芝哀不絕地爭鬪。在一八六九年愛依修娜 (Eisenach) 大會中，倍倍爾與林波克納極力的鼓吹，反對拉薩爾黨的專制的制度，創立勞働社會民主黨。自後兩黨對立，雙方時有不堪入耳的誹謗。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德國統一，北部的德意志聯邦建立德意志帝國，宣言立憲代議制施行普通選舉制。在一八七一年修魏芝哀因選舉失敗，辭去勞働協會的會長。自後由哈愁哥佛爾 (Hassenclever) 為拉薩爾派的首領，這時因修魏芝哀的退隱，及時代變遷的結果，感得二派分立的不利。於是在一八七五年愛依修娜黨與

拉薩爾黨互相融合，開會於高綢（Gothe）組織德意志社會主義勞動黨（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這聯合大會的黨員共二萬五千人內有愛依修娜黨九千人，出席代表五十六人，拉薩爾黨一萬五千人出席代表七十三人。當時規定新綱領，其綱領的內容採納拉薩爾黨的多量的意志，概此時拉薩爾黨尚有相當之勢力。

當兩黨聯合後，社會黨的勢力突然強大，其運動亦更形猛烈。這可說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轉入盛大新生活。首途。一八七七年的選舉，新政黨得五十萬的投票選出十二位代表者送入帝國議會。因此他們更努力的宣傳，德意志的各都市都有能幹精練的煽動家，在傳播社會主義的思想。該黨急速的進步和同黨演說家的誇張的態度，自然的喚起政府者的注意，於是政府決以特殊的方法來對付。

一八七八年三月十日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實行示威運動。這時行哈依黑（A. H. H.）

Guste Heinrich) 葬儀。哈依黑是一個普通的印刷工。在柏林選舉競爭時，曾爲平民階級盡過相當的力。他是社會主義者所謂「平民病」的肺病死去的。這稱之爲「平民病」者，因爲這病的原因，多半因勞動過度的不衛生所致。哈依黑的肺病深重的最大原因，是爲平民共同的利害，勞動過度而犧牲。因此柏林的勞動者舉行極靜肅莊嚴的示威運動，表示哀悼與紀念。送葬的一隊通過東柏林的勞動者的街道，屋上窗口都飄翻着黑旗，街上如雲的民衆不知幾十萬。在這些羣衆顏上都深刻着無限的同情，數千勞動者在此雜亂之中，靜靜地守着同志的棺車，送到最後的安息所。這沉痛悲壯的大示威運動，政府者目擊時是如何的惶恐，德意志的貴族更不住的戰慄。但是俾斯麥就有了鎮壓社會黨的好口實了。一八七八年海提爾 (Hödel) 及拿皮裏科 (Nobilins) 二人相次的企度暗殺皇帝的陰謀，這是發布社會黨鎮壓令的好機會。海提爾的陰謀之後，政府提出社會黨鎮壓法案，被國會拒絕。拿皮裏

科的事件爆發，政府向國民訴說解散議會。因此總選舉的結果，社會黨的投票從四十九萬三千就減少到四十三萬七千，嚴酷的非社會黨法案迅速地在新議會裏通過了。於是在剛復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壓迫之下，社會主義的集團被解散，社會主義的集會被禁止，社會主義的書報被取締及封閉。並制定凡是違反這等的規定的人們或宣傳者，一概加以最苛酷的刑罰。自德意志社會黨創立以來，在遭遇中，可是算最大的難關了。但是當此難關之際，他們很能堅忍的節制的一方排除激烈的無政府主義，如一八八〇年在魏登（Wye）的大會，開除社會黨員中最不得自禁其革命熱情的莫斯脫（Johan Moste）及哈修爾瑪（Hasseimann），他們是最著名的人物，也是激烈的無政府主義。一方同守着臥薪嘗胆的十年苦節。他們雖不能公然的組織，但是還不住的隱密的進行。黨的生命雖不順當，但是更有力量。他們對於個人集團的處分，連帶責任的感情，激昂，獻身與犧牲的精神，都很深刻的表現出

來。他們各自愉快的自由的從着一信條努力幹去。社會黨因此就不住地前進。一八七八年的選舉，社會黨失敗，一八八一年又失敗。但是從這時期起社會黨更顯示進步的樣子，在一九〇〇年的開始，社會黨選舉的投票數增加到四百二十五萬以上了。依照這樣的結果，俾斯麥對於社會主義撲滅的努力完全歸於失敗。社會民主黨不絕的奮鬥的精神，在勞動運動的歷史上留了沒有任何形式的規律而真實有效的團體結的力量。

一八九〇年的選舉後，俾斯麥被解職，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法令也取消。次年開愛福爾脫 (Erfurt) 大會，變更高調綱領，制定一新綱領，統一黨內的思想。這綱領是恩格爾起草的，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最進步的宣言。

在愛福爾脫大會，社會民主黨再把極端的革命主義者除名。革命主義者所主張的，革命主義者的事業祇是革命，假使以獲得政治的權力為有效，吾等不得不須要

秘密結社與叛亂。但是林波克納以爲普通選舉沒有施行以前，議會運動應該反對；但是在普通選舉施行以後，可以有獲得公共的權力的可能，我們只要在投票上獲得勝利就可得到政治的權力，所以他屢屢說：這是一「新武器，新兵法」。自後他們的選舉每次獲得勝利，更堅信他們的主張。順着這個潮流，漸漸的排斥舊的革命的手段，專一的宣揚議會政策。因此一八九一年開愛福爾脫大會，遂排斥極端的革命家，與激烈的革命的同志分離。以後的社會民主黨只可說是政治的政黨了。

當時歐美各國看到德意志社會黨的發達也羣起摹倣。如英國的社會主義在一八八一年組織「民主同盟」(Democratic Federation)，一八八三年改稱爲「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該黨由哈依獨門 (Hyndman) 及步洛思 (Herbert Burns) 等主持。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哥思特 (Jules Guesde) 陪非爾各 (Paul Lafargue) 等在一八八六年就組織「勞動黨」(Le

Partivrier) 在美國方面當時因「巴黎自治制」的壓制而橫渡到美洲的革命家足以助長社會運動的勃興；又加國際勞動協會總務局轉移紐約，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就在美國深深的下，同是在一八七八年德意志的社會黨因鎮壓令而許多社會黨員都渡至美國參加社會運動，因此在美國的國際勞動協會中，也有激烈派（無政府主義）和穩和派（社會民主主義）的激烈的爭鬪。終於在一八八三年穩和派脫離了國際勞動協會，另外採用「社會主義勞動黨」的名稱；激烈派還是襲用國際勞動協會的名稱。同時（一八八三年）在意大利也有新社會黨成立，名「意大利勞動黨」(Partidodel lavoro) 由考斯達 (Andrea Costa) 指導會務。考斯達初為無政府主義者，後為馬克思的信徒，因此這黨多少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是依據馬克思派系統而組織的。

以上的諸國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漸赴於隆盛，在運動史上就發生了三種新現

象。(一)諸國的穩和派與激烈派分立。(二)勞働組合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三)議會政策或改良政策的發達。

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常常以馬克思的意見爲基礎又從這基礎得生長發達。因此現在再講點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採用德國唯心派的哲學家黑格爾 (Hegel) 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依據正 (These) 反 (Antithese) 合 (Synthese) 的三段過程的發展形式，來說明一切事物所以存在的理由。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應用到社會進化上去，成爲辯證法的唯物論。假使此「正」「反」「合」的過程只適於生產關係，以此根據就能批評一切的社會現象，則社會上終有許多成爲不可解的事實。在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史觀的最重大的要素，以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將趨於必然的崩壞，而使成爲無產階級的必然的勝利。所以他主張資本集中，以爲先使資本集中於少數的資本家，而增長平民讎敵心，引起階級爭

鬪的結果，將成爲共產社會。

同時反對馬克思主義及修正派，亦在各國盛行。在德國最著名的是社會黨員

倍爾思他 (Bernstein) 他對於馬克思的學說幾近全部論駁。於是在社會黨內大

起物議，倍爾思他遂被除名，這一派就稱爲修正派。當時（一八九九）他曾做一小冊

子公佈於世，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社會民主黨的政策 (Die Voraussetzungen der

sozialismus and die aufgaben sozialdemocratic) 在這書中對於馬克思重要

的學說全都批評。他的物質主義的歷史觀，他的推論法，他的剩餘價值，他的關於社

會發展的革命觀念即在資本家時代的終局的激變產生新的無產社會：倍爾思他都

加以批評。倍爾思他以爲資本家的數目漸漸減少，巨大的資本集中於少數資本家

團體；平民的生活更其困苦，因此增長讎敵之心，而階級爭鬪的結果造成社會的大激

變的馬克思學說，不論在學理上或實際上都是不適合的。倍爾思他又以爲國家的民

主的改造，與都市社會主義及勞動的運動擴張的結果，使實現平和進化的事情，祇是高調而已。

當時林波克納以爲這小冊子，破壞社會民主主義的原理，在社會黨中惹起不少的擾亂，想把倍爾思他置於死地，他得他的同黨極力的擁護，而得幸免。

在英國方面有哈爾提（Keir Hardie）組織「獨立勞動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一八九三年），主張以最善的方法調和勞動組合（Trade unionism）與社會主義的運動。在法國有「獨立社會黨」（Le parti Socialiste Independentant）由裘雷斯（Jean Jaures）主持。以上各派不論是保守派，修正派都想利用議會的手段來改造社會；但是他們的議員對於勞動者很少能有効力；對於勞動者的實際的生活，更無法改善，即使有幾條勞動法之創制，也還是勞動者自身奮鬥的結果。

當時社會民主黨專門注意在議會政策的政治上的權利，無暇顧及一般的勞働者，因此勢働者對於民主黨的政策漸感不滿。同時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受政府的壓迫，暗中加入勞働界再與起新活動。於是產生了「工團主義」(Syndicalism)這在法國是最顯著的例子。

法國的最著名的工團主義者如波其哀 (Emile Pougé) 潘洛溪愛 (Fernand Pelloutier) 他們都是深受巴枯甯及蒲魯東的思想的感化。

根據工團主義的原理組織的團體，在法國一九〇二年成立的有「勞働總聯盟」(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此會在一九〇六年法國的愛密安 (Amiens) 開成立大會，制定綱領。勞働總聯盟在這綱領上明白的宣言：「勞働總聯盟是脫離一切的政黨政派為消滅雇主及雇人而戰，及團結勞働者。」工團主義的事；要求勞働時間的縮短，貨銀的增加勞働者的幸福。但是這也還祇是工團主義

事業的一部分。工團主義是要求必須實現資本的徵收，以準備完全的解放。更認定同盟罷工為活動的方法，現在是為抵抗的團體而組織，將來即成為生產及分配的團體，這是工團主義改良社會基本的見解。

法國工團主義的興起，使沉滯的歐洲各國的運動別開新生面。工團主義的思想開始興起諸國勞動界的強力的波濤。大戰勃發以前，諸國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實在都是受工團主義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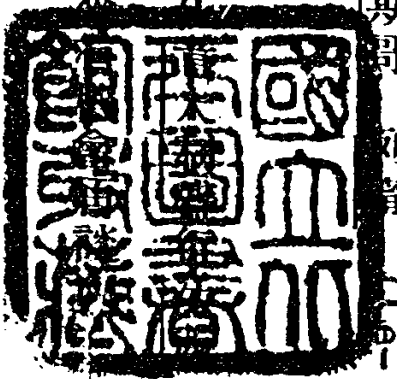
在美國有「世界勞動者產業的團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 W. W.) 的組織。這團體的歷史很久，後來受法國工團主義思想的傳染，就採用法國「勞動總聯盟」(C. G. T.) 同樣的戰鬥方法。同時在英國有「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 發生。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唱者可爾(G. D. H. Cole)說：基爾特國家的思想與法國的工團主義同樣的本質。基爾特國家的理

論也是與地方的工團主義的同樣的。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只是工團主義的英國化而已。

說到第二國際，是一八八九年，有許多革命家，一則因為紀念法蘭西大革命的百年祭，二則給與國際勞動協會的一回復活的轉機，因此召集各國的同志開會於巴黎。這在勞動史也是極重要的集會。當時議決：一實行八小時的勞動制；二常備軍的廢止；三認定五月一日為勞動祭。第二國際現在在比利時還有辦事處，在一九二三年曾在漢堡開過一次會。

第三國際是由俄國共產黨提倡，曾在一九一九年開會於莫斯科。列寧在此會宣言將取無產階級獨裁主義。Lenin在此會宣言將取無產階級獨裁主義。

在歐戰後，右派社會黨在俄國得勢，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左蒂斯的國粹主義。可惜我現在沒有時間詳細的講，我們在將來



獨裁政治論叢書

◇著磨次中今◇

現代獨裁政治學概論 萬寶青選譯 實價八角

第一卷

這是獨裁政治論叢書之第一卷。本叢書關於各國法西斯蒂獨裁之史蹟，有詳盡之敘述，凡關心世界政治者，均宜一讀。

現代獨裁政治史總說 萬寶青選譯 實價一元

第二卷

本書為獨裁政治論叢書第二卷，關於世界各國法西斯主義之發源，以及君主立憲的獨裁政治，和憲法政治的獨裁政治，詳列於此。加而論及階級政治，政治勢力，形勢，亦均有敘述。

法西斯蒂主義運動論——第三卷——

查士驥譯 實價五角

本書為獨裁政治論叢書第三卷，關於世界各國法西斯之現象論列甚詳。欲知法西斯之真蒂者宜讀此書。

民族的社會主義論——第四卷——

金奎光譯 實價一元

本書為獨裁政治論叢書第四卷，內分：民族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民族的社會主義的發生，那齊士運動的構成及綱領，民族的社會主義的批判各章。凡已讀前三卷者不可不再讀此書，即未讀前三卷者，一讀此書亦可得到國際政治趨向之真確概念。

法西斯主義之組織理論——第五卷——

本書為獨裁政治論叢書第五卷，內容簡明，敘述法西斯主義之組織理論及德意兩國法西斯主義之發展過程。卷末并附錄日本法西斯團體系統表，誠為關心國際政治現狀者必讀之書。

天 囚譯 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上海馬路四

張銳著 此書係橫的敘述，內分英、俄、德、法、美、日、意、中等國，各編自爲例，而於各國市政府之長短，則時有比較，且於中國市政府之組織研究獨詳，誠爲目下研究市政唯一之善本。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

趙如珩編 本書爲趙君苦心經營之作，凡過去之中國地方自治制度，孫總理對於地方自治之遺訓，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之地方自治條例，現代中國州非常會議時代頒布之自治條例，各省縣之地方自治以及各國地方自治制度，均有極簡明的敘述。此訓政期內，江蘇省地方自治各種暫行法規。在國人均宜一讀，以作準繩。

實價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

交通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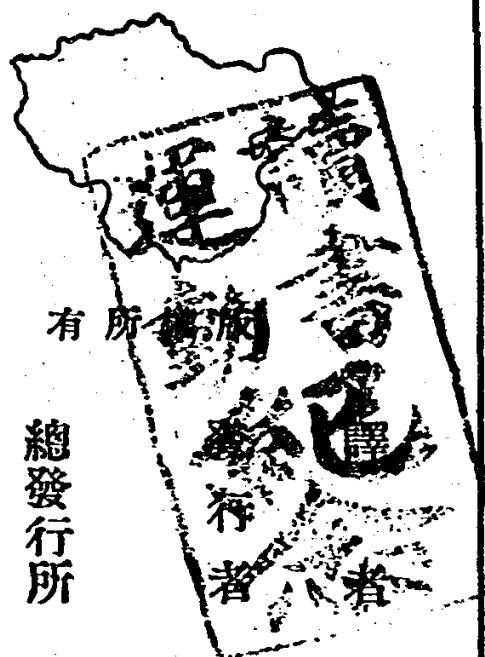
鄒敬芳譯

本書關於交通機關與國家的關係，交通機關的營業制度，交通機關的創業，無不詳爲論述，實爲物質建設中絕好的參考書

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政治經濟常識叢書

實價大洋壹元捌角



有所

總發行所

鄧紹先等

王懷和

上海四馬路

華通書局

望平街口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發行

